

國語解叙



常昭

昔孔子發憤於舊史垂法於素王左丘  
明因聖言以摠意託王義以流藻其淵  
源深大沈懿雅麗可謂命世之才博物  
善作者也其明識高遠雅思未盡故復  
采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訖魯悼智伯之





誅邦國成敗嘉言善語陰陽律呂天時  
人事逆順之數以爲國語其文不主於  
經故號曰外傳所以包羅天地探測禍  
福發起幽微章表善惡者昭然甚明實  
爲經執並陳非特諸子之倫也遭秦之  
亂幽而復光賈生史遷頗綜述焉及劉  
光祿於漢成世始更考校是正疑繆至

於章帝鄭大司農爲之訓註解疑釋滯  
昭晰可觀至於細碎有所闕略侍中賈  
君敷而衍之其所發明大義略舉爲已  
僚矣然於文間時有遺忘建安黃武之  
間故侍御史會稽虞君尚書僕射丹陽  
唐君皆英才碩儒洽聞之士也采摭所  
見因賈爲主而損益之觀其辭義信多



善者然所理釋猶有異同昭以末學淺  
闇寡聞階數君之成訓思事義之是非  
愚心頗有所覺今諸家並行是非相貿  
雖聰明疏達識機之士知所去就然淺  
聞初學猶或未能祛過切不自料復爲  
之解因賈君之精實採唐虞之信善亦  
所以覺增潤補綴參之以五經檢之以  
內傳以世本考其流以爾雅齊其訓去  
非要存事實凡所發正三百七事又諸  
家紛錯載述爲煩是以時有所見庶幾  
頗近事情裁有補益猶恐人之多言未  
詳其故欲世覽者必察之也

國語解叙

畢



刊國語序

國語史家者流在謂春秋外傳出左氏  
與左氏事辭多異同類否之或謂左氏  
先集之草或謂繼作之書皆莫得而辨  
夫史以存古先王立注著以脩其典聖  
人加筆削以章其義達士陳睹記以周  
其識王迹熄聖訓不昭達士言有枝葉  
然則國語其睹記所及者耶夫存古以



存是非其誣淫不可爲軌其繁絮不可爲幹其困善不可爲振其雜駁不可爲則而世則傳之豈將即古以考於經也乎是故野史竹書小說先王不欲深廢蓋資博極以自見於聖人其要在是非不淪於心傷周卑霸懷王悼俗泯然言意之表何不爲也古之爲學本之經以正其基推之史以通其用叅之百家以

盡其變至於能盡其變而學成綜錯辭苑雌黃是非踴本以肇末程意而不徵於編則國語當不終棄如獵其摛藻如資其夸豔如尚其竒峻如攻六小節又焉用之葉君守安吉能篩儒術於治欲爲盡變之學而廣焉於是是刊舉嘉靖丙申歲一陽月望日歸安唐樞撰







周語上第一

韋氏解

閩中葉邦榮校刊

穆王將征犬戎

穆王周康王上計下之稱犬戎西戎之

別名在

祭公謀父諫曰不可

祭畿內之國周公之後

曰九將邢茅胙

先王耀德不觀兵

耀明也觀示也明

兵者有大罪惡然後致

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

威聚

誅不以小小而示威武

觀則玩玩則無震

玩躡

是故周文公之頌曰

文周公旦之謚也頌時邁

此詩巡守告

載戢干戈載橐弓矢

載則也橐韜也言天

下已定聚斂其干戈韜

我求懿德肆于時夏

肆陳也

于於也時是也夏大也言

武王常求美德允王保之





允信也信哉武王能保此時夏之美也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

其性茂勉也性阜其財求阜大也大其財而利其器

用器兵甲也用明利害之鄉示之以好以文脩之禮

也法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也保守

也益昔我先世后稷后君也稷官也父子相以服事虞

夏謂棄為舜后稷不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衰謂啓

曰太康也廢稷之官不復務農夏書序我先王不窋

用失其官先不窋故通謂之王商頌亦以契為玄王

而自窋于戎翟之間窋也堯封棄于郟至不窋失

近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脩其緒緒事也脩其訓典

訓教也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弈世載德不

忝前人亦前人也載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

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也商王帝辛大惡

於民也商殷之本號辛紂名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

戎于商牧戴奉也戎兵也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

隱而除其害也恤憂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謂天

曰千里之內曰甸商頌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王制

甸服則古今同矣甸王田也服服其職業也自商以

前并畿內為五服武王克殷周公致太平因禹所制

之外曰侯服侯服之外曰甸服今謀父諫穆王稱先

王之制猶以王畿為甸服者甸古名世俗所習也故

周襄王謂晉文公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

司吾上

二

一



蠻服以為甸服是也周禮亦以邦外侯服邦外五百里

之地謂之侯服侯服侯圻也侯衛賓服此總言之也

言諸侯之近者歲一來見也侯衛賓服此總言之也

衛圻也言自侯圻至衛圻其間凡五圻圻五百里五

見於王五圻者侯圻之外曰甸圻甸圻之外曰男圻

甸男采衛是也凡此服數諸家蠻夷要服蠻蠻圻也

之說皆紛錯不同唯賈君近之蠻夷要服蠻蠻圻也

周禮衛圻之外曰蠻圻去王城三千五百里九州之

界也夷圻去王城四千里周禮行人職衛圻之外謂

之要服此言蠻夷要服則夷圻朝貢或戎翟荒服戎

與蠻圻同也要者要結好信而服從之戎翟荒服

去王城四千里為蕃圻在九州之外荒裔之地與戎翟同

圻五千里為蕃圻在九州之外荒裔之地與戎翟同

忽無常謂之荒荒甸服者祭祭日祭也此采地侯服者

祀供月祀也堯舜及賓服者享供時享也享獻也周

祀周侯服皆歲見及賓服者享禮甸圻二歲而見男

圻三歲而見采圻四歲而見衛圻五歲而見其見也

皆以所貢助祭於廟孝經所謂四海之內各以其職

祭要服者貢服六歲貢一也要荒服者王周禮九州之外

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王日祭日祭祭於祖

為贊詩曰自彼氐羗莫敢不來王日祭日祭祭於祖

近漢月祀月祀於時享時享時享於歲貢歲貢歲貢於終王終王終王謂

垂終也朝嗣王

及即位而來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脩意意謂邦

甸之內有違闕不供日祭者先有不祀則脩言言號

脩意以自責畿內近知王意也

有不享則脩文文法也有不貢則脩名名謂尊卑職貢

信於名則有不王則脩德德遠人不服則脩序成而有

不至則脩刑序成謂上五者次序也已於是乎有刑

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讓責也告不王謂以文詞

告不王謂以文詞

告不王謂以文詞

告不王謂以文詞

告不王謂以文詞

告不王謂以文詞

告不王謂以文詞

告不王謂以文詞

告不王謂以文詞

告不王謂以文詞

告不王謂以文詞

告不王謂以文詞

告不王謂以文詞

告不王謂以文詞

告不王謂以文詞

告不王謂以文詞



遠者鼻於是乎有刑罰之辟刑也有攻伐之兵伐也

有征討之備征不有威讓之令讓不有文告之辭告不

也王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脩於德無勤民於遠

也勤勞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仕之終

也大畢伯仕犬戎氏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其嗣子以

也其貴瑤來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享實

也禮以責犬戎而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幾

也敗也吾聞夫犬戎樹惇樹立也言犬能帥舊德而守

終純固帥循也純專也固一也言犬戎氏循先王之

享也王責其其有以禦我矣禦猶應王不聽遂征之得四

白狼四白鹿以歸白狼白鹿戎所貢自是荒服者不至責犬

恭王游於溼上密康公從恭王穆王之子恭王伊尼

姬有三女奔之奔不由媒氏其母曰必致之於王康

之母欲使夫獸三為羣自三以人三為衆女三為粢

粢美王田不取羣不盡羣也易曰王公行下衆公諸

下衆不敢誣衆也禮國君王御不參一族御婦官也

族一父子也故取姪娣夫粢美之物也衆以美物歸

女而何德以堪之堪任王猶不堪況爾小醜醜類也

尊且猶不堪况小醜備物終必亡言德小而物備康

引語上

日



公弗獻一年王滅密密今安定陰

厲王虐國人謗王厲王恭王之會孫夷王謗詐也召公告王

曰民不堪命矣召公召康公之後穆公虎也為王怒

得衛巫使監謗者衛巫有國之巫也以告則

殺之巫言謗之王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目不敢發言以

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弭止召公曰

是鄣之也鄣防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流者曰川言川不可防而口又

甚川壅而潰傷人必多害於人也民亦如之亂害於

也是故為川決之使導導為治也為民者宣之使言宣猶

放也觀民所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以知其得失

獻詩以風也瞽獻典無目白瞽瞽樂史獻書史外史

外史掌三皇師箴師箴師小師也箴箴刺瞽賦無眸子曰

五帝之書師箴師箴師小師也箴箴刺瞽賦無眸子曰

賦詩也瞽誦有眸子而無見曰瞽周禮瞽主百工

諫謂百工執技以事上者諫者執藝事以諫庶人傳語

庶人卑賤見時得失近臣盡規近臣盡規近臣謂驂僕之屬也

不得達傳以語正也近臣盡規近臣盡規近臣謂驂僕之屬也

也親戚補察親戚補察補過察察政也傳曰自王以瞽史教

誨瞽樂大師史大史也掌陰陽天時禮法之書者艾

脩之瞽史之教以聞於王而後王斟酌焉斟酌取也是

以事行而不悖悖逆也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

財用於是乎出猶若也山川所以宣地氣而出猶其



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廣平曰原下濕曰隰

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民所善者行之其所

惡者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

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

何與辭不義也王弗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

流王于彘流放也彘晉地漢為彘縣屬河東今曰永安

厲王說榮夷公說好也榮國名夷謚也芮良夫曰芮良夫周大夫芮伯也

王室其將卑乎卑微也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難專

也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利生於物也專天地之所載

也載成也地受天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害謂惡害榮公者多也孔

子曰放於利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天地成

而將多怨之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能

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導開也布

謂人物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日怵惕懼

怨之來也怵惕懼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

烝民莫匪爾極頌周頌也思文謂郊祀后稷以配天

也莫無也匪不也爾女也極中也言周公思有文德

者后稷其功乃能配於天謂堯時鴻水稷播百穀立

我衆民之道無不於女大雅曰陳錫載周大雅文王

布也錫賜也言文王布是不布利而懼難乎言后稷

賜施利以載成周道故能載周以至于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言



可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歸附周也

也者寡榮公若用周必敗既榮公為卿士既已也卿士

諸侯不享王流于莒享獻也

莒之亂宣王在召公之宮宣王厲王之子宣王靖也

國人圍之召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從以及此難及

也今殺王子王其以我為懟而怒乎殺王子今國夫

事君者險而不懟謂君諸侯也在危險之中不當懟

戰而不怨而不怒況事王乎怨怒望也乃以其子代宣

王宣王長而立之號曰共和十四年而宣王立

宣王即位不藉千畝藉借也借民力以為之天子田

籍田禮廢宣王號文公諫曰賈侍中云文公文王母

昭謂號叔之後西號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穀民之

為大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出於農也器實民之蕃

庶於是乎生蕃息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共具也和

協輯睦於是乎興協合也輯聚財用蕃殖於是乎始

殖長敦龐純固於是乎成敦厚也是故稷為大官民

之職為大官古者大史順時視土視視陽瘳憤盈

土氣震發瘳厚也憤積也盈滿饗祥晨正晨正謂

立春之日晨中於午也日月底于天廟底至也天廟

皆在營室土乃脉發脉理也先時九



日先立也大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初吉二月朔也詩云二

吉月初陽氣俱烝土膏其動其動潤澤欲行也弗震弗

渝脉其滿膏穀乃不殖氣震動也土膏欲動當即發動

變寫其氣不然則脉滿氣稷以告言告王王曰史

帥陽官以命我司事史大史陽官春官也曰距今九日

土其俱動距去也王其祗被監農不易祗敬也被齊戒

易物土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百吏百官也庶民甸

耕氏所掌之民主司空除壇于藉地也命農大夫

咸戒農用農用田器也先時五日先耕也警告有恊

風至警樂大師知風聲者協和也風王即齊宮所齊之宮

百官御事各即其齊三日御治也王乃淳濯饗醴淳次也濯

洗也饗飲也謂及期期耕也鬱人薦鬯鬱鬱金香草宜以和鬯酒也周

禮鬱人掌裸器凡祭祀賓客和鬱儀人薦醴儀人司以實彝而陳之共王之齊鬯犧人薦醴犧人司

醴者酒也王裸鬯饗醴乃行裸灌也灌鬯飲醴百吏庶民

畢從及藉后稷監之監察也膳夫農正陳藉禮膳夫上也

王敬從之王耕一墾墾一耦以耜之墾也班三之也

於下各三其上也王一墾於下各三其上也王一墾庶人終于千畝終盡也其后

稷省功大史監之司徒省民大師監之畢宰夫陳饗

膳宰監之宰夫下大夫也膳夫贊王王歆大牢歆饗也



班嘗之公卿大夫也庶人終食終畢也是日也警師音官以

省風土音官樂官也風土以音律廩于藉東南鍾而

藏之廩御廩一名神倉東南生長之處鍾聚而時布

之于農布賦也稷則徧戒百姓紀農協功紀猶綜理也

陰陽分布震雷出滯陰陽分日夜同也滯蟄蟲也明

電蟄蟲咸動啓戶始出土不備墾辟在司寇墾發也辟舉也

乃命其旅曰徇徇衆也農師一之農師之先往也農正

再之農正后稷之佐田后稷三之后稷農官之司空

四之司空主道路司徒五之司徒省民大保六之

大師七之大保大師天子三公佐王論道大史八之

大史掌逆官府宗伯九之宗伯卿官掌相王之禮

史王則大徇夫親行農也耨穫亦如之耕時也民

用莫不震動恪恭于農用謂田脩其疆畔日服其罽

不解于時疆境也畔界也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

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求利謂

使干亂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三時春夏秋一故征

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於神媚說也而和於民

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優饒也今天子欲脩

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之祀而困民之財匱神

不耕藉也困民之財取於民也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三十九年



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姜氏之戎西戎之別種四嶽之後也

傳曰我諸戎四嶽之裔胄言宣王不納諫務農無以事神使民以致弱敗之咎

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武公伯禽之玄孫獻公之子

也戲括弟王立戲太子為樊仲山父諫曰不可立也

父王卿士不順必犯不順立少也犯魯犯王命必誅

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政不行即

行而不順民將棄上使長事少故夫下事上少事長

所以為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若

魯從之而諸侯傲之王命將有所壅言先王立長之命將壅塞不行

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誅王命者先王之命立長今魯亦立長若

誅之是自誅王命也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誅之則誅王命不誅則王命廢

天子其圖之王卒立之魯侯歸而卒及魯人殺懿公

懿公也而立伯御伯御括也三十二年宣王伐魯立孝公

懿公之弟稱也諸侯從是而不睦睦不睦不親睦於王

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者賈侍中云國子諸侯之嗣子或云國

子諸侯之子欲使訓導諸侯子也唐尚書云國子謂諸侯能治國子養百姓者昭謂國子同姓諸姬也凡

王之子弟謂之國子導樊穆仲曰魯侯孝穆仲仲山父之謚也

猶魯叔孫穆子謂之穆叔王曰何以知之對曰肅恭明神而敬事

耆老耆凍黎也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遺訓先王之教而咨於故

實咨謀也故實不干所問不犯所咨王曰然則能訓



治其民矣乃命魯孝公於夷宮命為侯伯也夷宮者宣王祖父夷王之廟

古者爵命必於祖廟

宣王既喪南國之師喪亡也敗于姜戎氏時所亡也南國江漢之間也詩曰滔滔江

漢南國乃料民于大原料數也大原地名仲山父諫曰民不

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孤終司民

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協合也無父曰孤終死也合其名籍以登於王司商協

名姓謂司商掌賜族受姓之官商金聲清司徒協旅徒

掌合師司寇協姦司寇刑官也掌合姦牧協職牧人

旅之衆司寇協姦以知死刑之數牧協職牧人

掌牧養犧牲合工協革更制度者合其數也場協入

其物色之數工協革更制度者合其數也場協入

場人掌場圃委積廩協出出廩人掌九穀是則少多死

之珍物歛而藏之廩協出出廩人掌九穀是則少多死

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於是乎又審之以事事謂

田與民狩以王治農於藉藉藉於千菟于農隙菟于農隙春田

簡知其數也王治農於藉藉藉於千菟于農隙菟于農隙春田

菟擇也禽獸懷妊未著秋乃取釋穫示於藉言王亦

之也農隙仲春既耕之後隙間釋穫示於藉言王亦

考課獮於既烝秋田曰獮獮殺也順時始殺也烝升

謂仲狩於畢時冬田曰狩圍守而取是皆習民數者

秋也狩於畢時冬田曰狩圍守而取是皆習民數者

也又何料焉習簡也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

事也言王不謂其眾少而大料數之是示臨政示少

命為侯伯也夷宮者宣王祖父夷王之廟

喪亡也敗于姜戎氏時所亡也南國江漢之間也詩曰滔滔江

料數也大原地名仲山父諫曰民不

司民協孤終司民協孤終司民協孤終

也無父曰孤終死也合其名籍以登於王

司商協名姓謂司商掌賜族受姓之官商金聲清

司徒協旅徒司寇刑官也掌合姦

牧協職牧人掌合師司寇協姦以知死刑之數

牧協職牧人掌合師司寇協姦以知死刑之數

更制度者合其數也場協入其物色之數

工協革更制度者合其數也場協入其物色之數

場協入其物色之數工協革更制度者合其數也

場協入其物色之數工協革更制度者合其數也

場協入其物色之數工協革更制度者合其數也

場協入其物色之數工協革更制度者合其數也

場協入其物色之數工協革更制度者合其數也

場協入其物色之數工協革更制度者合其數也

場協入其物色之數工協革更制度者合其數也

場協入其物色之數工協革更制度者合其數也

場協入其物色之數工協革更制度者合其數也

場協入其物色之數工協革更制度者合其數也

場協入其物色之數工協革更制度者合其數也

場協入其物色之數工協革更制度者合其數也

命為侯伯也夷宮者宣王祖父夷王之廟

喪亡也敗于姜戎氏時所亡也南國江漢之間也詩曰滔滔江

料數也大原地名仲山父諫曰民不

司民協孤終司民協孤終司民協孤終

也無父曰孤終死也合其名籍以登於王

司商協名姓謂司商掌賜族受姓之官商金聲清

司徒協旅徒司寇刑官也掌合姦

牧協職牧人掌合師司寇協姦以知死刑之數

牧協職牧人掌合師司寇協姦以知死刑之數

更制度者合其數也場協入其物色之數

工協革更制度者合其數也場協入其物色之數

場協入其物色之數工協革更制度者合其數也

場協入其物色之數工協革更制度者合其數也

場協入其物色之數工協革更制度者合其數也

場協入其物色之數工協革更制度者合其數也

場協入其物色之數工協革更制度者合其數也

場協入其物色之數工協革更制度者合其數也

場協入其物色之數工協革更制度者合其數也

場協入其物色之數工協革更制度者合其數也

場協入其物色之數工協革更制度者合其數也

場協入其物色之數工協革更制度者合其數也

場協入其物色之數工協革更制度者合其數也

場協入其物色之數工協革更制度者合其數也



料之及幽王乃廢滅

幽王宣王子幽王宮  
涇也滅謂滅西周也

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

西周鎬京也幽王在焉蓋  
岐之所近也三川涇渭汭

出於岐山也震動也地震  
故三川亦動也川竭也

伯陽父曰周將亡矣

夫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

序次也若過其序民之亂也

過失也言民者陽伏而不能出陰遁而不能蒸

蒸升也陰

不敢斥王也於是地震

陰陽相迫氣動也今三川

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

鎮為陰所鎮竿陽失而

在陰

陰在陰在川源必塞國依山川今源夫水土演而

民用也

水土氣通為演演猶潤也水土無演民之財用

不亡何待

水氣不潤土枯昔伊洛竭而夏亡

出熊耳洛出冢頽禹  
都陽城伊洛所近

河竭而商亡

商人都衛今周德

若二代之季矣

謂桀紂也

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

必依山川

依其精氣

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

崩

水泉不潤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

數起於十

則更故

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

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

東遷謂平王

惠王三年

惠王周莊王之孫釐王之子惠邊伯石漱

為國出王而立王子積

王子周大夫也積莊王之少

生子積子積有寵為國為之師及惠王即位取為國  
之圃及邊伯之宮又收石漱之秩故三子出王而立  
積王處于鄭三年子積飲三大夫酒子國為客



也客上樂及徧儻徧舞六代之樂也謂黃帝曰雲門

曰大濩周曰大武一鄭厲公見虢叔厲公鄭莊公之

曰諸大夫徧舞也曰吾聞之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不舉不舉樂也

而况敢樂禍乎今吾聞子積歌舞不思憂夫出王而

代其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是謂樂禍禍必及之益

納王乎虢叔許諾鄭伯將王自圍門入虢叔自北門

入二門王城門也殺子積及三大夫王乃入

十五年有神降于莘惠王十五年魯莊三十二年降

以接人莘號地王問於內史過內史周大夫過其名掌爵祿

曰是何故固有之乎故事也固對曰有之國之將興

其君齊明衷正齊一也衷中也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

香惠愛也馨香芳其惠足以同其民人同猶神饗而

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之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

國之將亡其君貪冒辟邪冒抵淫佚荒怠麤穢暴虐

其政腥臊馨香不登腥臊臭惡也登上也芳香不上

馨明德其刑矯誣以詐用法曰誣百姓攜貳攜離也

也明神弗蠲蠲潔也而民有遠志欲叛民神怨痛無所

依懷懷歸也故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而降之禍苛慝也

是以或見神以興亦或以亡昔夏之興也融降于崇

山融祝融也崇崇高山也其亡也回祿信於聆隧回祿



火神再宿焉商之興也禱杙次於丕山禱杙繇也過信聆隨地名

邳山在河東其亡也夷羊在牧商羊神野周之興也鸞

驚鳴於岐山三君云鸞驚鳳凰之別名也詩云鳳皇其

衰也杜伯射王于郕郕郕京也杜國伯爵陶唐氏之

幸後二年宣王會諸侯田于圃日中心折脊而死

是皆明神之志者也志記也見記者王曰今是何神也

對曰昔昭王娶於房曰房后昭王周成王之孫康王

實有爽德協于丹朱爽亡也協合丹朱馮身以儀之

生穆王焉馮依也儀匹也詩云實惟我儀言房后之

穆實臨照周之子孫而禍福之夫神壹不遠徒遷焉

不遠徒遷焉若由是觀之其丹朱乎王曰其誰受

之對曰在虢土言神在虢王曰然則何為何為對曰

臣聞之道而得神是謂逢福逢迎淫而得神是謂貪

禍取以貪今虢少荒其亡乎王曰吾其若之何對曰使

大宰以祝史帥狸姓奉犧牲烝盛玉帛往獻焉大宰

掌祭祀之式王帛之事祝大祝掌祈福祥史大史掌

次主位狸姓丹朱之後神不散非類故帥以往也純

儀色曰無有祈也祈求也勿有求王曰虢其幾何對曰

昔堯臨民以五五年一今其胄見胄後也謂神之見

也不過其物物數也若由是觀之不過五年王使大宰

忌父周公忌帥傅氏及祝史傅氏狸姓也奉犧牲玉



鬯往獻焉

王鬯酒之圭長尺一寸有瓚所以灌地降神之器

內史過從至虢

從從大宰而往也內史不虢公亦使祝史請士焉

掌祭祀王以其賢使聽之內史過歸告王曰虢必亡矣不禋於神

而求福焉神必禍之潔祀曰禋不親於民而求用焉民必

違之用其財力也精意以享禋也享獻也慈保庶民親也慈愛

也保也今虢公動置百姓以逞其違逞快也離民怒神

而求利焉不亦難乎求利謂請士十九年晉取虢惠王十九年魯

僖之五年

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

襄王周僖王之孫惠王之

子襄王鄭也召公過召穆公之後召武公也為王卿士惠公晉獻公之庶子惠公夷吾也命瑞命諸侯即

位天子賜之命圭以為瑞節

呂甥卻芮相晉侯不敬

呂甥瑕呂船甥也卻芮戴

芮皆晉大夫相詔相禮儀不敬慢惰也

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

玉信圭侯所執

長七寸卑下也禮執天子器則上衡稽首首至地也

內史過歸以告王曰晉不

亡其君必無後嗣也且呂卻將不免王曰何故對曰

夏書有之曰衆非元后何戴夏書逸書也元善也后非

衆無與守邦邦國也在湯誓曰余一人有臯無以萬夫

湯誓商書伐桀之誓也今湯誓無此言則已散亡矣天子自稱曰余一人余一人有臯無臯萬夫

夫有臯在余一人在余一人乃我教導之過在般庚曰國之臧則

維女衆般庚殷王祖乙之子今商書般庚是也國之

不臧則維余一人是有逸罰逸過也罰猶臯也國俗之不善則維余一人是



我有過也其如是我則長衆使民不可不慎也民之所

急在於大事大事戎祀也先王知大事之必以衆濟也故

祓除其心以和惠民被猶拂也考中度衷以蒞之蒞臨也

省已之中心以度人昭明物則以訓之物事也制義則法也

庶孚以行之義宜也庶衆也孚信也當制祓除其心

精也精潔也考中度衷忠也忠恕也昭明物則禮也制義

庶孚信也然則長衆使民之道非精不和非忠不立

非禮不順非信不行今晉侯即位而背外內之賂背外

不予秦地背內虐其處者棄其信也虐其處者殺不

敬王命棄其禮也施其所惡棄其忠也已所不欲勿

於下不以事上今晉侯皆以惡實心棄其精也實滿

四者皆棄則遠不至而近不和矣禮信也將何以

守國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崇立上帝明神而敬事

之崇尊也立立其祀也於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

民事君禮天子以春分朝日以秋分夕月拜日於諸

侯春秋受職于王以臨其民言不敢大夫士日恪位

著以儆其官中廷之左右曰位庶人工商各守其業

以共其上猶恐有墜失也故為車服旗章以旌之旌

也車服旗章上下有等所為摯幣瑞節以鎮之鎮重

以章明貴賤為之表識六摯也謂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

執鷩工商執雞幣六幣也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



以錦琥以繡璜以繡圭六寸也王執鎮圭尺二寸公執相圭九寸侯執信圭七寸伯執躬圭亦七寸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皆五寸節六節也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為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為班爵貴賤以列之也班次為令聞節皆以竹為之

嘉譽以聲之謂有功德者則以策命述其功美進爵加錫以聲之猶有散遷解慢而者在刑辟流在裔土言為之法制備悉如此尚奉職業者故加之於是乎有夷蠻之國遂為夷蠻有刑辟流之荒裔也

斧鉞刀墨之民斧鉞大刑也刀墨謂以刀刻其類而墨窒之而況可以淫縱其身乎夫晉侯非嗣也而得其位嗣也適也臺臺怵惕保任戒懼猶曰未也非其位雖守職戒懼猶未足也居若將廣其心廣其心放情欲也而遠其鄰背秦陵其民者也

而卑其上王命將何以固守位也夫執玉卑替其摯也替廢也廢其執摯之禮拜不稽首誣其王也誣罔替摯無鎮重也無誣王無民民亦將夫天事恒象恒常也事以自重任重享大者必速及速及於禍故晉侯誣王人亦將誣之欲替其鎮人亦將替之大臣享其祿弗諫而阿之亦必及焉大臣呂卻也享襄王三年而立晉侯三年魯僖之十年八年而隕於韓八年魯僖之十五年錫瑞命在十一年忘德舉兵伐之戰於韓原獲晉侯以歸隕其師徒三月而復之十六年而晉人殺懷公無胄胃後也襄王十六年魯僖之二十四年懷公惠公之子子圉也惠公卒子圉嗣立秦穆公納公子重耳晉人秦人殺子金子公子金呂甥子公刺懷公於高梁



子悔納重耳欲焚公宮而殺公寺人披以告公公潛會秦伯于王城二子焚公宮求公不獲遂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

襄王使大宰文公及內史與賜晉文公命大宰文公王卿士王

子虎也內史與周內史叔興父晉文公獻公之子惠公異母兄重耳也命命服也諸侯七命冕服七章

上卿逆于境也逆迎也晉侯郊勞郊迎用館諸宗廟也館舍

於宗廟尊饋九牢牛羊豕為一牢設庭燎設大燭於庭謂之庭燎

及期命于武宮期將事之日也武宮文公之廟設桑

主布几筵主獻公之主也練主用栗虞主用桑禮既葬而虞虞而作主天子於是爵命世子世

子即位受命服也獻公死已父於此設之者文公不欲繼於惠懷故立獻公之主自以子繼父之位行未踰年之禮大宰涖之晉侯端委以入說云衣玄端冠

筵席也

也昭謂此士服也諸侯之大宰以王命命冕服冕大

子未受爵命服士服也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即冕服贊道也三命三公

衣也既畢賓饗贈餞如公命侯伯之禮而加之以宴

好賓者主人所以接賓致餐饗之屬饗饗食之禮贈致贈賄之禮餞謂郊送飲酒之禮如公命侯伯之

禮者如公受王命以侯伯待之之禮而又加內史與

之以宴好也大宰上卿也而言公者兼之

歸以告王曰晉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逆王命敬謂

卿逆於境奉禮義成謂三讓實饗敬王命順之道也

成禮義德之則也則德以道諸侯諸侯必歸之道訓

且禮所以觀忠信仁義也言能行禮則忠所以分也

心中則仁所以行也仁行則信所以守也信守則義



所以節也制事忠分則均仁行則報信守則固義節

則度得其分均無怨行報無置守固不偷偷苟且也節度

不攜攜離也若民不怨而財不匱令不偷而動不攜其

何事不濟中能應外忠也施三服義仁也賈侍中云三謂忠信

仁也昭謂施三謂三讓也服義守禮不淫信也行禮

不疚義也疚病也臣入晉境四者不失四者忠信仁義臣故曰

晉侯其能禮矣王其善之樹於有禮艾人必豐樹種也艾

報也豐厚也王從之使於晉者道相逮也逮及也及惠后之

難王出在鄭惠后周惠王之后襄王繼毋陳嬀也陳嬀有寵生子帶將立未及而卒子帶奔

齊王復之又通於襄王之后隗氏王廢隗氏周大夫頽叔桃子奉帶以翟師伐周王出適鄭處于汜在魯

傳二十晉侯納之納王於周而殺子帶襄王十六年

立晉文公襄王二十六年魯二十一年以諸侯朝于衡

雖且獻楚捷遂為踐土之盟襄王二十一年魯二十一年

鄭地在今河內温地捷勝也勝楚所獲兵衆文公以

至衡雖天子臨之晉侯以諸侯朝王且獻所得楚兵

駟介百乘徒兵千也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與

史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

國語上第一 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周語中第二

韋氏解

閩中葉邦榮校刊

襄王十三年

襄王十三年魯僖之二十一年也下事見二十四年

鄭人伐滑

滑姓小國也先是鄭伐滑滑人聽命鄭師還

伯請滑

周大夫伯

鄭人執之

鄭人入而不與厲公爵又怨

襄王之與衛滑故不聽王命而執王使

王怒將以翟伐鄭

翟國也富辰

諫曰不可

富辰也

人有言曰兄弟讒閱侮人百里

閱

也兄弟雖以諛言相違狠猶禁禦它人侵侮已者百里諭遠也

周文公之詩曰兄弟

閱于牆外禦其侮

文公之詩者周公旦之所作常棣之篇是所以閱管蔡而親兄弟也

此二句其四章也禦禁也言雖相與狠於牆室之內然能外禦異族侮害已者其後周室既衰厲王無道骨肉之恩闕親親禮廢宴兄弟之樂絕故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而合其宗族於成周復脩作常棣之歌以



親之鄭唐二君以為常棣穆公所作失之矣唯賈君得之穆公召康公之後穆公虎也去周公歷九王矣若是則閱乃內侮而雖閱不敗親也雖已相狠外禦

鄭在天子兄弟也言與襄王有親鄭武莊有大勳力于

平桓武鄭桓公之子武公滑突也莊武公之子莊公

平王之孫太子泄父之子桓王也幽王既滅鄭武

公以卿士夾輔平王東遷洛邑桓王即位鄭莊公為

之卿士以王命討不庭伐宋入郟在魯隱十年唐尚

書云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伐鄭鄭祝射王中

肩豈得為功桓當為惠傳曰鄭有平惠之勳昭謂鄭

世有功而桓王不賞又奪其政聃雖射王非莊公意

又詩叙云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明桓王之非也下富

辰又曰平桓莊惠皆受鄭勞明各異人不為誤也

凡我周之東遷晉鄭是依東遷謂平王也晉語曰鄭

夾輔平王是也子積之亂又鄭之由定子積周莊王

父也篡王而立惠王出居鄭厲今以小忿棄之是以

公殺子積而納之事在周語上

小怨置大德也無乃不可乎置猶廢也詩云忘

兄弟之怨不徵於它謂徵召也它徵於它利乃外矣外

在翟章怨外利不義章明棄親即翟不祥祥善也棄親

鄭以怨報德不仁言鄭有德於王王怨夫義所以生

利也祥所以事神也仁所以保民也保養不義則利

不阜阜厚也不祥則福不降不仁則民不至古之明王

不失此三德者三德仁義祥也故能光有天下光大而歸寧

百姓令聞不忘不忘言德王其不可以棄之王不聽

十七年王降翟師以伐鄭降下王德翟人將以其女



為后富辰諫曰不可夫婚姻禍福之階也階梯也利內

則福由之利外則取禍今王外利矣於樹利其無乃階

禍乎昔摯疇之國也由太任摯疇二國任姓奚仲仲

任王季之妃文王之母詩云摯仲杞縉由大妣杞縉

氏任又曰思齊大任文王之母齊許申呂由大姜皆姜

大妣文王之妃武王之母也齊許申呂由大姜皆姜

姓四岳之後大姜之家大陳由大姬陳媯姓舜後大

姜大王之妃王季之母大是皆能內利親親者也內

成王之姊傳曰以元女大是皆能內利親親者也內

婚配虞胡公而封諸陳陳是皆能內利親親者也內

內行七德親親昔鄆之亡也由仲任鄆妣姓之國仲

以申固其家昔鄆之亡也由仲任鄆妣姓之國仲

夫人唐尚書云鄆為鄭武公所滅非取任氏而亡也鄆

昭謂幽王為西戎所殺而詩言褒姒滅之明禍有所鄆

也由密須由伯姑伯姑密須之女也傳曰密須之鼓闕

也密須由伯姑伯姑密須之女也傳曰密須之鼓闕

大雅云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不姓鄆由叔妣國叔妣姓之

由嫁女而亡世本云密須姑姓鄆由叔妣國叔妣姓之

亡也昭謂公羊傳曰先鄭伯有善乎鄆公滅之不由女國叔妣姓之

人以取其國聃由鄭姬鄭姬鄭女為聃夫人同姓相

取猶魯昭公取於吳息由陳媯息媯姓之國陳媯陳

矣亦取其躋姓所以亡息由陳媯息媯姓之國陳媯陳

侯亦取于陳息媯將歸過蔡蔡哀侯止而見之弗賓息媯姓之國陳媯陳

媯以告息侯導楚伐蔡蔡侯怨因稱息媯之美於楚息媯姓之國陳媯陳

子楚子遂滅鄧由楚曼鄧曼姓楚曼鄧女為楚武王

息以息媯歸鄧由楚曼鄧曼姓楚曼鄧女為楚武王

大雅詩

二

階梯也

於樹利

摯疇二國

任姓奚仲

仲杞縉

由大姜

皆姜

陳媯

姓舜後

大

是皆能

內利親

親者也

內

鄆

由叔妣

國叔妣

姓之

鄆

公滅之

不由女

國叔妣

姓之

鄆

階梯也

階梯也

階梯也

階梯也

階梯也

階梯也

階梯也

階梯也

階梯也

階梯也

階梯也

階梯也

階梯也

階梯也

階梯也

階梯也

階梯也

階梯也

階梯也

階梯也

階梯也

階梯也

階梯也

階梯也

階梯也



新新來過賓也舊君之故舊也然則民莫不審固其心力以從上令

也後為官不易方也方道也而財不匱竭有節不盡也求

無不至動無不濟百姓兆民世功受氏姓也官有夫人

奉利而歸諸上是利之內也十億人猶人人也若七德離

判民乃攜貳判分也攜離也七各以利退以利利其

也自營上求不暨是其外利也暨至夫翟無列於王室

也列位鄭伯南也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賈侍中云南

侯伯或云南南面君也鄭司農云南謂子男鄭今之

新鄭新定之於王城為在畿內畿內之諸侯雖爵於

侯伯周之舊法皆食子男之地昭按內傳子產爭貢

曰爵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

貢懼弗給也以此言之鄭在男服明矣周公雖制土

中設九服至康王而西都鎬京其後衰微土地損減

其見待重於宋地之君故曰是不尊貴之也翟豺狼

之德也鄭未失周典王而蔑之是不明賢也蔑小平

栢莊惠皆受鄭勞王而棄之是不庸勲也依鄭武公

相王之孫僖王之子惠王母涼也為子翽所篡出居於

鄭鄭厲公納之自平王以來鄭鄭伯捷之齒長矣王

而弱之是不長老也捷鄭文公之翟隗姓也隗姓鄭

出自宣王王而虐之是不愛親也鄭栢公友宣王之

出於宣王世夫禮新不間舊問代王以翟女間姜任非禮

且棄舊也姜氏任氏之女世為王妃嬪王一舉而棄

七德臣故曰利外矣書有之曰必有恐也若能濟

一



也書逸書也若猶乃也濟成也王不恐小忿而棄鄭

又登叔隗以階翟階翟翟禍也翟封豕豺狼也不可厭也

封大也王弗聽十八年王黜翟后四年也黜廢也翟

后既立而通於翟人來誅殺譚伯誅責也翟人奉子

伯譚伯譚富辰曰昔吾驟諫王王弗從以及此難若我

不出王其以我為懟乎乃以其屬死之帥其徒屬初

惠后欲立王子帶故以其黨啓翟人言初者惠后已

謂積叔桃子綠惠后欲立王子帶翟人遂入周王乃出

居于鄭晉文公納之而殺子帶在魯僖之二十五年

晉文公既定襄王于郊郊洛邑王王勞之以地其勤

勞賞之以地謂陽辭不請隧焉賈侍中云隧王之

樊温原攢茅之田辭受也請隧焉葬禮闕地通故曰

隧昭謂隧六隧也周禮天子遠郊之內有六卿則六

軍之事也外有六隧掌供王之貢賦惟天子有隧諸

侯則王弗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

為甸服規規畫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其職貢

上帝天神五帝也山川五嶽河以備百姓兆民之用

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庭直也百官有世功者用財用也

不度不億度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其餘甸服之

而至于患里伯周禮公之地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使各有寧宇寧安

也居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順順天地尊卑之義也

先王豈有賴焉利皆均分諸侯內官不過九御九嬪



外官不過九品

九品九卿周禮內有九室九卿朝焉足以供

給神祇而已

言嬪與卿主祭祀也魯語曰自豈敢獸

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

獸足也耳目聲欲也亦唯是死

生之服物采章

謂六隧之民引王輅之服以臨長百

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

輕重布之貴賤各有等

然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

僅猶劣也

藏又不佞以勤叔父

勤勞也天子稱九州而班先王

之大物以賞私德

謂分也大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

余一人余一人豈敢有愛也

應猶受憎惡也言晉文

先民有言曰改王改行

王佩王所以節行步也君臣

行其禮以言晉侯尚在臣位不宜有隧也

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

以剗制天下自顯庸也

光廣也裕寬也更姓易姓也

也庸用也謂為天子造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

創制度自顯用於天下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

也備物屬余一人其流辟於裔土何辭之與有尚將列為公

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

言文公若尚在

之職則六隧未可改也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

茂勉也言有天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

章表也所以表明天其若先王與百姓何先王鎮撫

子與諸侯異物也何政令之為也而為政令乎百姓若不然叔父有地



而隧焉自制以余安能知之所不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

王至自鄭襄王從鄭以陽樊賜晉文公陽樊二邑陽

人不服不肯晉侯圍之倉葛呼曰倉葛陽王以晉君

為德行德故勞之以陽樊陽樊懷我王德是以未從

於晉懷思謂君其何德之布以懷柔之懷來也使之

有遠志遠志離今將大泯其宗泯滅也宗祊宗祊猶宗廟也

而蔑殺其民人滅猶宜吾不敢服也夫三軍之所尋

也尋討將蠻夷戎翟之驕逸不虔於是乎致武謂諸夏故臣

蠻夷之國主於此羸者陽也未狎君政狎習也

承命君若惠及之唯官是徵其敢逆命官管有司也何

足以辱師君之武震無乃玩而頓乎震威也玩玩黷也

將見將見慢驕而頓弊之臣聞之曰武不可覲文不可匿

覲覲見也匿匿也言覲武無烈烈威匿文不昭陽不承

獲甸而祗以覲武臣是以懼不然其敢自愛也祗適

且夫陽豈有裔民裔民謂凶惡之夫亦皆天子之父

兄甥舅也謂吾舅者若之何其虐之也晉侯聞之曰

是君子之言也乃出陽民放令

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周溫晉之河陽也成

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周溫晉之河陽也成



公鄭也晉文公討不伏衛成公恃楚而不從聞楚師敗於城濮懼出奔楚使元咺奉弟叔武以受盟于踐土或愬元咺曰立叔武矣衛侯殺其子角咺不廢命奉叔武以守晉人復衛侯衛侯先期入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元咺出奔晉會于溫討不服衛侯與元咺訟不勝故晉侯執之歸之于京師在魯僖晉侯請殺之王曰不可夫政自上下者也當從王上作政而下行之不逆故上下無怨言君不出也怨今叔父作政而不行無乃不可乎不行謂不順也言晉侯不行德政而聽元咺之愬欲殺衛侯夫君臣無獄獄訟也無是非今元咺雖直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而叔父聽之一逆矣又為臣殺其君其安庸刑庸用也刑法也布刑而不庸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政余懼其

無後也無後無以不然余何私於衛侯晉人乃歸衛

侯在魯僖三十年晉侯使醫行醢衛侯不歸魯

二十四年秦師將襲鄭過周北門襄王二十四年秦師襲之

左右免胄而下免脫也超乘者三百乘超乘者

王孫滿觀之言於王曰秦師必有譴譴王孫滿之名

王曰何故對曰師輕而驕謂超乘也驕輕則

寡謀驕則無禮無禮則脫脫簡脫也謂寡謀自陷入

險而脫能無敗乎險謂地秦師無譴是道廢也是道廢是

行也秦師還伯之命稿之晉人敗諸殺獲其三



帥丙術視將謂白乙丙西乞術孟明視

晉侯使隨會聘于周公獫狁也隨會晉正卿士焉之子景

成伯之子士定王饗之殺烝定王周襄王之孫項王

季武子也原公相禮襄公也相佐也范子私於原公子

或曰隨會或曰於隨范故曰吾聞王室之禮無毀折今

此何禮也王見其語也召原公而問之原公以告王

召士季季范字曰子弗聞乎禘郊之事則有全烝全烝

禘郊皆血腥也凡王公立飫則有房烝王天子公諸

成者為飫房大俎也詩云豶豕親戚宴饗則有殺烝

殺烝謂之折俎也今女非它也而叔父使士季實來

脩舊德以獎王室獎成也唯是先王之宴禮欲以貽女

也貽遺也余一人敢設飫禘焉禘全體也忠非親禮而于舊

職以亂前好忠厚也親禮親戚宴饗之禮也且唯夫

戎翟則有體薦體委與也夫戎翟冒沒輕僂貪而不讓

其血氣不治若禽獸焉其適來

班貢不俟馨香嘉味適往也故坐諸門外而使舌人

體委與之舌人能達異方之女今我王室之一二兄

弟以時相見兄弟也將蘇協典禮以示民訓則協合也

無亦擇其柔嘉無亦不亦也柔嘉美也選其馨香潔其酒醴

品其百籩籩竹器容四升其脩其簠簋脩備也簠簋



奉其犧象

犧象尊以象骨為之飾出

其尊彝酒之器

陳其鼎俎

俎設於左牛豕為一列魚特於東靜其巾幕也中

是乎有折俎加豆

豆加豆謂既食之後所加之屬酬幣冥

貨其宴束帛為好謂之宴貨

以示容合好示容儀

也胡有子然其效戎翟也

子然全體之貌夫王公諸侯之有

也大德大功大故立成禮烝而已

立成不坐也升也

也物戎器也故立成禮烝而已

其備物而已也

也物戎器也故立成禮烝而已

其備物而已也

也物戎器也故立成禮烝而已

其備物而已也

也物戎器也故立成禮烝而已

其備物而已也

也物戎器也故立成禮烝而已

其備物而已也

也物戎器也故立成禮烝而已

其備物而已也

也物戎器也故立成禮烝而已

其備物而已也

也物戎器也故立成禮烝而已

其備物而已也

也物戎器也故立成禮烝而已

其備物而已也

也物戎器也故立成禮烝而已

其備物而已也

也物戎器也故立成禮烝而已

其備物而已也

也物戎器也故立成禮烝而已

其備物而已也

也物戎器也故立成禮烝而已

其備物而已也

也物戎器也故立成禮烝而已

其備物而已也

也物戎器也故立成禮烝而已

其備物而已也

日完不忘日完不忘其禮也服物昭庸采

飾顯明功庸也見服旗章所以顯明德也文章比象黼黻

容貌有崇崇飾也容也威儀有則則法也其威可度也五味

實氣味以實氣味以行志五色精心五色之章所以異五聲昭

德昭德謂政平者其樂和五義紀宜五義謂父義母

也昭德謂政平者其樂和五義紀宜五義謂父義母

也昭德謂政平者其樂和五義紀宜五義謂父義母

也昭德謂政平者其樂和五義紀宜五義謂父義母

也昭德謂政平者其樂和五義紀宜五義謂父義母

也昭德謂政平者其樂和五義紀宜五義謂父義母

也昭德謂政平者其樂和五義紀宜五義謂父義母

也昭德謂政平者其樂和五義紀宜五義謂父義母



法秩秩之法自靈公以為常法者晉文公蒐于被廬作  
為晉國之法

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也問者王之卿士單朝也聘問

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時天子微弱故以諸侯相

聘使次介假道也聘禮若過國至于火朝覲矣道弗不

可行也華朝見謂夏正十月晨見於辰候不在疆侯

客也掌送迎賓司空不視塗掌道官澤不陂陂古

不實澤川不梁不流防川梁渠梁古野有庾積云尚書

斗曰庾昭謂此庾露積穀也詩場功未畢治場未畢

月築道無列樹目為城守之用墾田若執墾田若執

授館掌授客館也國無寄寓寓亦寄也無寄寓者不

客縣無施舍者所以施舍賓客負任之處民將築臺

于夏氏民陳大夫夏徵舒觀臺也夏及陳陳靈公與孔

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買弗見及至也陳靈公

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夫稱子襄公也卿士

稱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之辰角大辰倉龍

也雨畢者殺氣日盛雨氣盡也天根見而水涸根

見者朝見東方建戌之初寒露節

元氏之問也涸竭也謂寒露雨畢之後五日天根朝

見水涸盡竭也月令仲秋水始涸天根見乃盡竭朝



本見而草木節解本氏也謂寒露之後十日陽四

而隕霜謂建戌之中霜始降也火見而清風戒寒謂霜

以戒人為清風先至所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

涸而成梁教謂月令之屬也九月草木節解而備藏備

至而修城郭宮室謂火見之初也故夏令曰九月除道

十月成梁夏令夏后氏之周所以便民使不涉也其時

徹曰收而場功俾而番揭時徹時所以徹告其民也

營室之中土功為始營室謂建亥小雪之中定星昏正於

見期于司里具會於司里之築作之此先王之所以不

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謹蓋歲成樂功也今

陳國火朝覲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水陂障川

無舟梁舟梁以舟為梁也是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列

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鄙廬廬有飲食國有郊牧

草澤無水曰藪圃大也必用園有林地園苑也林積所

以禦災也禦備也災其餘無非穀土民無縣耜言常

入土曰耜野無與草與深也不奪民時不蔑民功

也農棄有優無匱有逸無罷國有班事國城邑也班次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縣有序民

縣部之民

今陳國道路不可知

不墾功成而不收

野場若

民罷於逸樂

罷於逸樂

是棄先王之法制者也

周之秩官有之

敵國賓至關尹以告

位敵

行理以節逆之

瑞節為信而迎也

謂關人遂以入境

行理

以節逆之

瑞節為信而迎也

也行人候人為導

導賓至

朝卿出郊勞

聘禮曰賓

君使卿朝

門尹除門

門尹除門

宗祝執祀

宗祝執祀

司里授館

司空視塗

司寇

詰姦

虞人入材

虞人掌山澤之官

甸人積薪

甸人掌薪

火師監燎

水師監濯

水師掌水

蒸之官也

膳宰致餐

廩人獻餼

司馬陳芻

膳宰致餐

廩人獻餼

司馬陳芻

司馬掌馬

圉人養馬

工人展車

百官官以物

百官官以物

至賓入如歸

是故小大莫不懷愛

其貴國之

賓至則以班加一等

益虔

至于王使則皆

官正蒞事

上卿監之

若王巡守則若親

監之

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於周

朝單

名有分族王

承王命以為過賓於陳

而司事

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

先王之令有之曰

文武

天道賞善而罰淫

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彝

造為也無



郎愾淫即就也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休慶也今陳侯

不念胤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伉對也而帥其卿佐

以淫於夏氏不亦瀆姓矣乎卿佐孔儀也一曰夏氏君

姓鄭女亦姬姓故謂之瀆姓昭謂夏徵舒也而靈公

即陳公子夏之子靈公之從祖妣周武王之女虞胡

其妻是為陳我大姬之後也公之妃陳之祖妣也

棄衮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衮卷龍之衣冕大

略也彝常也言其是又犯先王之令也無從非彝昔

先王之教茂帥其德也猶恐隕越言勉帥其德若廢

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則危

居大國之間晉楚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四者謂教

六年單子如楚宣定王六年八年魯八年陳侯殺于夏氏

魯宣之十年也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于夏氏

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

自其廐射九年楚子入陳殺君之罪既滅陳而復討

之故曰入唐尚書云遂取陳以為縣也

定王八年使劉康公聘于魯劉畿內之國康公發幣

於大夫發其禮幣季文子孟獻子皆儉二子魯卿季

孫齊仲無佚之子季孫行父也孟獻子仲慶父之曾

孫公孫敖之孫孟文伯歎之子仲孫蔑也儉居處節

也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二子魯大夫叔孫宣子

之子叔孫僑如也東門子家莊公歸王問魯大夫孰

之孫東門襄仲之子公孫歸父也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乎叔孫東門其亡乎若家不



亡身必不免王曰何故對曰臣聞之為臣必臣為君

必君臣尚敬君寬肅宣惠君也肅整也宣徧也敬恪恭

儉臣也寬所以保本也本位也肅所以濟時

也濟成也宣所以教施也施徧則民不怨惠所以和民也本有

保則必固時動而濟則無敗功不干時而動教施而

宣則徧惠以和民則阜阜厚也若本固而功成施徧而

民阜乃可以長保民矣其何事不徹徹達也敬所以承

命也恪所以守業也恭所以給事也儉所以足用也

恭給事則寬於死寬猶遠也以儉足用則遠於憂無之絕

遠驕僭之罪也若承命不違守業不懈寬於死而遠於憂則

可以上下無隙矣上下君臣也其何任不堪上任事

而徹下能堪其任所以為令聞長世也長世多今夫

二子者儉其能足用矣二子季孟言二人用足則族

可以庇庇覆也恭儉節用無取於民國二子者侈侈

則不恤匱匱而不恤憂必及之志在奢侈不恤人之窮匱故憂患必及之

若是則必廣其身廣大也務自大且夫人臣而侈國

家弗堪亡之道也王曰幾何對曰東門之位不若叔

孫而泰侈焉不可以事二君東門大夫叔孫卿也位在東門下而侈其上重而

無基故不可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亦泰侈焉不可



以事三君

叔孫下卿

若皆蚤世猶可

蚤世蚤即亡也其家猶可以免

也若登年以載其毒必亡

登年多歷年也載行也十毒害也必亡家必亡也

六年魯宣公卒

定王十六年魯宣公卒

赴者未及東門氏來

告亂子家奔齊

來告周大夫也東門子家謀去三桓使如晉未反宣公薨三桓逐子家

遂奔齊也諸侯大夫以君命使出必有禮贄私觀之事以通情結好吉凶相告子家宜使於周故以亂

告也告在魯宣公八年簡王十一年魯叔孫宣伯亦

奔齊成公未沒二年

簡王定王之簡王夷也十一

通於宣公夫人穆姜欲去季孟而專公室國民逐之故出奔齊言成公未沒二年明不及三君也

簡王八年魯成公來朝

簡王八年魯成公將與周晉伐秦而朝使

叔孫僑如先聘且告使僑如先脩聘禮且見王孫說

與之語

說周大夫也

說言於王曰魯叔孫之來也必有異

焉其享觀之幣薄而言諂殆請之也若請之必欲賜

也魯執政唯強故不歡焉而後遣之

魯執政之人唯畏其強禦難距

其欲故不歡說而後遣之且其狀方上而銳下宜觸冒人王其勿

賜若會陵之人來而盈其願是不賞善也且財不給

給供也故聖人之施舍也議之不施予也舍其喜奴取予

也亦議之是以不主實惠亦不主猛毅

主猶主德義名也

而已賞得其人罰當其罪是為德義王曰諾使私問諸魯請之也王

遂不賜禮如行人

如使人禮無加賜及魯侯至仲孫蔑為介

在賓為介介上介所以佐相禮儀

王孫說與之語說讓說好讓也言說



以語王王厚賄之

晉既克楚于鄢克勝也晉厲公伐鄭楚人救使郤至

告慶于周郤至晉卿步揚之孫蒲城推居之子未將

事將行也未行王叔簡公飲之酒王叔簡公周大夫

酬好貨皆厚以貨酬相酬之幣也好貨宴飲飲酒宴語

相說也明日王叔子與諸朝郤至見召相公與之語

召相公王叔士召公以告單襄公曰王叔子與溫季以為必

相晉國相晉國必大得諸侯勸二三君子必先導焉

可以樹使二三君子在朝上卿也導者導晉侯今夫子

見我以晉國之克也為已實謀之言戰勝楚曰微我

晉不戰矣微無也楚有五敗晉不知乘我則強之乘勝也

背宋之盟一也宋盟宋華元所合晉楚之成也華元

至合二國之好盟在魯成十二年薄德而以地賂諸侯

二也楚王薄德鄭人從楚以汝棄壯之良而用幼

弱三也壯謂司馬子反也建立卿士而不用其言

四也卿士子囊不聽夷鄭從之三陳而不整五也

夷楚東夷救鄭三陳夷鄭楚也王臯不由晉晉得其民

言楚叛盟非晉之四軍之帥旅力方剛時晉立四軍

臯得民得民心也韓厥將下軍知崧佐之趙旃將新軍郤至佐之旅

強也剛卒伍治整諸侯與之諸侯與之是有五勝



也有辭一也

楚背盟故得民二也

軍帥疆禦三也行

列治整四也諸侯輯睦五也有一勝猶足用也有五

勝以伐五敗而避之者非人也不可以不戰樂范不

欲我則疆之

樂書也戰而勝是吾力也

謂郤至曰

不可也且夫戰也微謀無無也言無計謀吾有三伐伐功也三

也勇而有禮反之以仁吾三逐楚君之卒勇也見其

君必下而趨禮也

車也下下能獲鄭伯而赦之仁也

從鄭

伯其右弗翰胡曰余從之乘而停

若是以而知晉國之

政楚越必朝

為知政也謂吾曰子則賢矣

吾自謂抑晉國

之舉也不失其次吾懼政之未及子也

郤至位在上七

木及謂我曰夫何次之有昔先大夫荀伯自下軍之

佐以政荀伯荀林父也從下軍之

趙宣子未有軍行

而以政宣子趙盾也為中軍佐第

今欒伯自下軍往

欒伯欒書也將下軍

是三子也吾又過於四之無不

及三子荀趙欒也得郤至四人言已之材優

若佐新

軍而升為政不亦可乎將必求之是其言也君以為

奚若

言如是君以

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郤

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

稱舉

非以讓也惡其益人

也蓋掩

夫人性陵上者也

如能在人上者人欲勝陵

下莫敢不可蓋也

不可掩也

求蓋人其抑下滋甚

滋



也求掩蓋人而益甚也故聖人貴讓且諺曰獸惡其

網民惡其上獸惡其網為其害已書曰民可近也而

不可上也書逸書民不可近可以恩意近詩曰愷悌君

子求福不回禮回邪也求福以在禮敵必三讓敵體是

則聖人知民之不可加也加猶上也故王天下者必先諸

民然後庇焉則能長利也先諸民先求民志也庇猶廢

有福利也長利長今卻至在七人之下而欲上之是求蓋

七人也其亦有七怨怨在小醜猶不可堪而況在侈

卿乎其何以待之待猶備也晉之克也天有惡於楚也故

倣之以晉而卻至佻天以為己力不亦難乎佻偷也

以為佻天不祥來人不義也佻天棄之不義

則民畔之且卻至何三伐之有夫仁禮勇皆民之為

也民力以義死用謂之勇若富奉義順則謂之禮謂

楚包茅青畜義豐功謂之仁豐大也謂若姦仁為佻以

獲鄭伯而舍之謂姦禮為羞羞楚君而趨姦勇為賊

勇謂逐楚卒姦夫戰盡敵為上守同守順義為上謂和

朝以序成序次也朝不畔戰而擅舍鄭君賊也棄殺

行容羞也容容儀也畔國即讎佻也畔其國而即讎

仁也倫有三姦以求替其上遠於得政矣替廢也以丑觀



之兵在其頸不可久也雖吾王叔未能違難在大誓

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王叔欲卻至能勿從乎違避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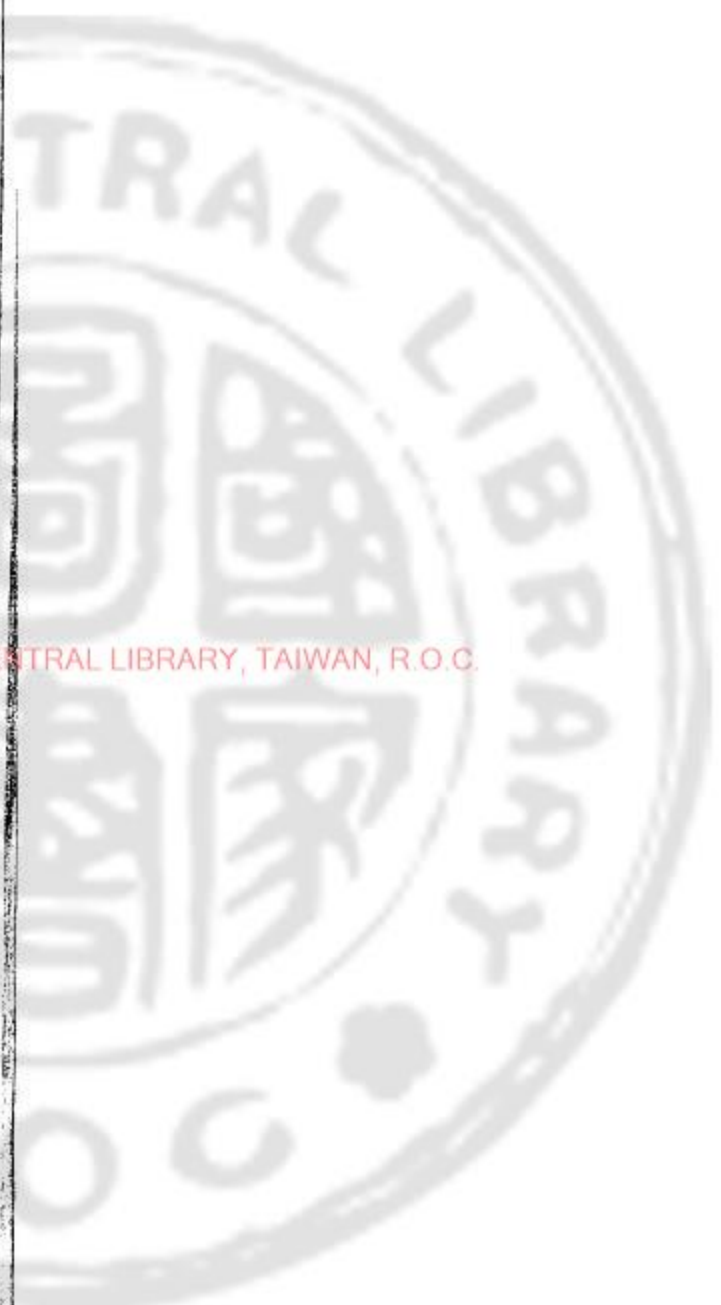
周書大誓無此言其散亡乎卻至歸明年死難明年魯成十七年也死謂為厲公所

殺及伯輿之獄王叔陳生奔晉伯輿周大夫獄訟也

政王佐伯輿王叔不勝遂出奔晉在魯襄十年

國語第二 周





周語下第三

青氏解 閩中葉邦榮校刊

柯陵之會

齊柯陵鄭西地名經書公會尹子單成十七

年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

襄公王卿士單朝之

會故不書厲公晉成公之孫景公之子高舉足高晉卿錡見單

子其語犯

駒伯也晉卿卻克之子

卻雙見其語送

卻錡之族父步揚之於人若卻至見其語伐卻雙至晉卿

成叔也迺迺回加誣於人

子溫季昭子也齊國佐見其語盡國佐齊鄉國歸父

伐好自伐其功

者盡其心意善惡

公宣公之子成公黑肱也言及晉難語次及晉將罪

已之難及為卻擊所誣晉將伐鄭使樂繫乞師於魯

孟公將如會叔孫僑如通於成季之母穆姜欲去請

周語下

一



此而聽命公懼待於壞墮微守而後行故不及戰不可  
於壞墮將以待勝者之譜魯於晉侯怒不見公故公為單子  
言單子曰君何患焉晉將有亂其君與三卻其當之  
乎魯侯曰寡人懼不免於晉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  
道乎抑人故也故事也將以天道占之也對曰吾非瞽史  
焉知天道瞽樂太師掌知音象風氣執同律以聽軍  
車皆知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卻之語矣殆必禍者  
也夫君子自以定體足以從之體手足也論語是以  
觀其容而知其心矣心不正固則自以處義義宜足以  
步自今晉侯視遠而足高自不在體也存而足不步

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國  
之大事也於是乎觀存亡故國將無咎其君在會步  
言視聽必皆无謫則可以知德矣謫讀視遠日絕其  
義言日絕足高日棄其德人君容止佩玉有節今  
言爽日反其信爽貳也聽淫日離其名也淫監也雖失  
所夫目以處義足以踐德踐履也動口以庇信也  
為相覆耳以聽名者也耳所以聽物之名聲也故不可不慎也  
偏喪有咎二為偏喪也言視聽四者而亡其既喪則國  
從之既盡也四者盡晉侯爽三五員是以云爽當為喪  
偏喪二視與步也夫卻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



大夫可以戒懼矣三卿詩筆至也復有五高位寔疾

債高者近危疾厚味寔腊毒厚味喻重祿也腊亟也

人巧則誣人伐則揜人揜美也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

怨其誰能忍之益猶加也三雖齊國子亦將與焉與

禍也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

也招舉唯善人能受盡言以思聞過齊其有乎言無吾聞

之國德而鄰於不修必受其福國德已國有德也鄰

也為鄰今君偏於晉而鄰於齊齊晉有禍可以取伯無

德之患何憂於晉且夫長翬隼之人利而不義長謂之

孫僑如也僑如之父得臣敗翟於鹹獲長翟僑如因

名其子為僑如利者好利而不義通於穆姜欲逐季

孟而專其利淫矣流之若何耳其利所利驕淫之事魯

侯歸乃逐叔孫僑如簡王十一年諸侯會于柯陵簡

成十七年魯十二年晉殺三卻十三年晉侯殺緡公既

藥書中行偃懼誅執厲人於翼東門葬以車一乘翼都

也傳曰葬之於翼東門之外不得同於先君齊人殺

國武子是年齊人又殺國佐也齊慶克通於靈公之

人夫人愬之於靈公靈公殺之在魯成十八年

晉孫談之子周適周事單襄公談晉襄公之孫惠伯

悼公之名晉自獻公用麗姬之說詛立無跛跛偏也視



無還反轉復聽無聳不聳耳言無遠遠謂非耳言敬

必及天象天不怒言忠必及意出自心言信必及身

而後於人言仁必及人博愛於人言義必及利利物後

物足易和言知必及事物處事言勇必及制以義

義非勇也言教必及辯辨別也言孝必及神

存者於鬼神則言惠必及蘇蘇愛也言讓必

及敵雖在禮謙晉國有憂未嘗不戚其有慶未嘗

不怡慶福也襄公有疾召頃公而告之頃公單襄曰

必善晉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地經緯天能文則得天

地天地所胙小而後國則得國大則得天下夫敬文

之恭也文者德之總名忠文之實也忠自中

誠也信文之孚也孚覆也仁文之愛也仁者愛義文之

制也義所以制知文之輿也行所以載勇文之帥也

謂以勇帥行其心義教文之施也所以德化孝文之本也言人始

故孝為惠文之慈也慈愛讓文之材也象天能

敬言能敬則天帥意能忠帥循也思身能信

乃為誠其身也愛人能仁言愛人乃為仁利制能義利

為制故事建能知帥義能勇循義而行

勇而無義為亂施辯能教明其道化能辨昭神能孝昭顯也

之若周慈和能惠推敵能讓與已體敵猶



讓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夫子天六地五數之常也

天有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也地有五行金木水火土也經之以天緯之以地

五行氣為緯而成之經緯不爽文之象也爽差文王

質文故天胙之以天下夫子被之矣質文其質性有文德也

之也言文王質性有文德故得其昭穆又近可以得天下晉周則被服之可以得國

國而昭穆孫復為昭一昭一穆相次且夫立無跛

正也視無還端也聽無聳成也成定也言無遠慎也夫

正德之道也德之道路端德之信也端德之終也

慎德之守也守德也守終純固道正事信明令德

矣言周子明慎成端正德之相也覆述上事為下也

為晉休戚不替本也休喜被文相德非國何取

又何以四行輔助之非成公之歸也吾聞晉之筮之也

成公晉文公之庶子成公黑臀也歸者自周歸于晉

筮立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終君三出焉乾下乾上

上否乾初九九二九三變而之否也乾天也君也故

曰配配先君也不終子孫不終為君也乾下變為坤

而終上也有乾乾天地不交曰否變有五體不變周天子

國也三變一既往矣後之不知其次必此謂

成公已往為晉君也後之不知不知最後者且吾聞

之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脅以墨曰使有晉國

規畫也三而界驩之孫界予也三世為君而更予驩



孫周子也自孫謂僖公也皆稱孫故名之曰黑臀於今身

矣賈侍中云於二世單襄公時也晉厲公即黑臀之孫

云時晉景公在位成公生景公故言再昭謂魯成十

七年單襄公與晉厲公會于柯陵後二年而單襄公

卒其歲厲公殺則襄公將死襄公曰驩此其孫也周

子者晉襄而令德孝恭非此其誰且其夢曰必驩之

孫實有晉國其卦曰必三取君於周其德又可以君

國三襲焉襲合也三襲合德也吾聞之大誓故曰朕夢協于朕

上襲于休祥戎商必克朕大誓伐紂之誓也故故事也

也言武王夢上祥三合故遂克商有天下晉仍無道

而鮮胄其將失之矣

仍數也鮮寡也胄後也晉厲公

將失必蚤善晉子其當之也

晉子頃公許諾及厲公

之亂召周子而立之是為悼公

亂謂

靈王二十二年

靈王周簡王之二十二年靈王是歲齊人城

郊穀洛鬪將毀王宮

穀洛二水名也鬪者兩水格有

城之北東入于瀍至靈王時穀水盛出於王城之西

而南流合於洛水毀王城西南將及王宮故齊人城

郊王欲壅之

使北出也

太子晉諫曰不可

晉靈王

蚤卒晉聞古之長民者君也

不墮山也

不崇數高

也澤無不防川

不竇澤

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

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



導建也易曰澤水之鍾也鍾聚也夫天地成而聚於高

山澤通氣歸物於下聚物也高山疏為川谷以導其氣疏通也

陂唐汚庫以鍾其美畜水曰陂唐提也美謂滋潤是故聚不地崩

而物有所歸小曰地崩氣不沈滯而亦不散越沈伏也滯積也

越遠也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物有所歸故生

崩故曰陵為有所終齊然則無天昏札瘥之憂而無饑寒

乏匱之患短折曰札天瘥病也昏惑也故上下能相固以待

不虞虞度古之聖王唯此之慎慎逆天性昔共工棄此

道也賈侍中云共工諸侯與高辛之後姜姓也顓頊氏

共工堯時諸侯為高辛所滅昭謂為高辛所虞于湛

樂虞安也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堙痺以害天

下堙塞也高謂山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並興共

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密伯鯀有虞舜也鯀禹父密鯀

言有虞者鯀之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播放也稱

誅舜之為也堯用殛之于羽山殛誅也舜臣堯殛鯀

謂障共水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度法也肇改制量肇理

也象物天地取法天地之物象也比類百則類亦儀

之于民儀準也而度之於群生傷害也共之從孫四

岳佐之共共工也從孫昆弟之孫也四岳官名主四

岳之官掌帥諸高高下下疏川道滯高高封崇九山

侯助禹治水



澤也疏川決江疏河也鍾水豐物鍾聚也畜水潦封

道滯鑿龍門開伊闕也崇九山不封大也崇高也除其壅塞之害通其水泉使

之中山不封大也崇高也除其壅塞之害通其水泉使

長也汨越九原也越揚宅居九隩內皆可宅居九州之合通

四海同軌故天無伏陰有霜電地無散陽撒陽季水

無沈氣伏積之氣無火無災燁燁起見天神無間行

間行姦神民無淫心故無淫濫之心時無逆數四時

寒暑物無害生不害嘉穀帥象禹之功度之于軌儀

也厭合也皇天嘉之胙以天下胙祿也論語曰帝臣

帝天也

賜姓曰姒氏曰有夏燒賜禹姓曰夏謂其能以嘉社殷

富生物也其能以善福殷富天下主育萬物姒猶社

殷也夏大也以善福胙四岳國命為侯伯堯以四岳佐

使長諸侯伯賜姓曰姜帝世表其後變易至四岳有

使紹炎帝之後姓氏曰有呂為氏謂其能為禹股肱

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以四岳能輔成禹功比於股

肱心膂也此此一王四伯豈繁多寵皆亡王之後謂

禹四伯謂四岳也為四岳伯故稱四伯豈辭也繁是

也言禹與四岳豈是多寵之人乃亡王之後禹與諸

子禹郊緣而追王之四岳共工從孫共工侵陵諸侯

因之唯能釐舉嘉義舉用以有胤在下守祀不替其



典下後也有夏雖衰祀鄩猶在祀鄩在靈王之世申

呂雖衰齊許猶在或於申齊許其族也世唯有嘉

功以命姓受祀迄於天下受祀也迄至也至於祀社稷

下謂禹也及其失之也必有悖淫之心間之間代也

祀或為氏故亡其氏姓踣弊不振踣僵也絕

後無主無祭也堙替隸圉堙沒也替廢也隸夫亡者豈

繫無寵皆黃炎之後也黃炎帝之後共唯不帥天地

之度不順四時之序不度民神之義義宜不儀生物

之則儀準也以殄滅無胤至于今不祀及其得之也必

有忠信之心間之以忠信之心度於天地而順於時

動順四時也而動也融於民神而儀於物則故高朗令終顯

融昭明成也融長也猶命姓受氏而附之以令名附隨

若啓先王之遺訓啓開也省其典圖刑法典禮也而

觀其廢興者皆可知也其興者必有夏呂之功焉其

廢者必有共鯀之敗焉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避避

也而滑夫二川之神滑亂也使至於爭明以妨王宮精

也氣王而飾之無乃不可乎人有言曰無過亂人之門

亂人狂悖怨怒也又曰佐雖者嘗焉雖亨煎佐鬪

者傷焉又曰禍不好不能為禍禍生於好色之禍詩曰四

牡駉駉旗旒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詩大雅桑



行兒鳥隼日旗龜蛇日旄翻翻好動搖不休之意夷  
平也靡無也泯滅也疾厲王好翻翻征伐用兵不得其所  
禍亂不見滅無又曰民之貪亂寧為荼毒章桑采之十一

樂禍亂安為苦毒之行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

其飾彌章揚揚然恐懼也彌終也章著也言見禍亂

斂終將民有怨亂猶不可遏而況神乎王將防鬪川

以飾宮是飾亂而佐鬪也其無乃章禍且遇傷乎自

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於今未弭弭止也此

相繼厲暴虐而不宣不務農而料民幽昏亂以滅西

周平不能修政至於微弱皆已行所致故曰貪天禍

禍敗至我又章之懼長及子孫王室其愈卑乎其若

之何自后稷以來寧亂寧安也堯時鴻水黎民阻及

文武成康而僅克安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

而文始平之民基始也靖安也自后稷播百穀以始安

受命也十五王謂后稷不窋鞠陶公劉慶節皇僕十

八王而康克安之王康八者加武王成其難也如是厲

始革典十四王矣法更也典法也厲王無道變更周

頃臣定簡靈基德十五而始平基禍十五其不濟乎

至景王吾朝夕傲懼曰其何德之脩而少光王室以

逆天休逆少猶裁也休慶也王又章輔禍亂將何以堪

之輔明也王無亦鑒于黎苗之王下及夏商之季鑒

也黎九黎苗三苗也少皞氏衰九黎亂德顛頊滅之

高辛氏衰三苗又亂堯誅之夏商之季謂桀紂也湯



武滅上不象天而下不儀地中不齟民而方不順時

不共神祇逆方四時也謂而蔑棄五則謂象天儀地和

民順時也是以人夷其宗廟而火焚其彝器夷滅也彝

器子孫為隸下夷於民也隸役而亦未觀夫前哲令德

之則則此五者而受天之豐福饗民之勲力子孫豐

厚今聞不忘是皆天子之所知也天所崇之子孫或

在畎畝由欲亂民也崇高也賈侍中云一耦之發廣

也書曰異畎同穎畎畝之人或在社稷由欲靖民也

靖治也無有異焉行也詩云殷鑒不遠近在夏后之世

謂湯伐桀也將焉用飾宮以徼亂也度之天神則非祥也

比之地物則非義也類之民則則非仁也方之時動

則非順也咨之前訓則非正也咨議觀之詩書與民

之憲言詩書上亂生不夷之屬民皆亡王之為也上

下儀之無所比度王其圖之夫事天不從象小不從

文象天象也上非天刑下非地德猶法也中非民

則方非時動而作之者必不節矣作又不節害之道

也王卒雍之及景王多寵人亂於是乎始生景王周

子太子朝及臣景王崩王室大亂景王

子既立子猛又許賓孟立子朝未立而王及定王王

室遂卑定王頃王之靈王祖父而名介敬王子是



特大臣專政諸侯無伯故王室遂卑

晉羊舌肸聘于周

肸晉大夫羊舌名

發幣於大夫及

單靖公

發其禮幣於周大夫次及單靖公靖公享

之儉而敬

身敬也賓禮贈餞視其上而從之

賓待叔向之禮也

送靖公上以物日贈以飲食日餞

燕無

餞郊禮也

私

無私好貨及送不過郊亦言無私

語說昊天有成

命語宴語所及者說樂也

命

昊天有成命周頌篇名

單之老送叔向

老家臣室

大夫之貴

叔向告之曰異哉吾聞之曰一姓不再興

今周其興乎其有單子也

代姓一昔史佚有言周史佚

王時太史尹佚

曰動莫若敬

敬可居莫若儉

儉易德莫若讓

讓遠

事莫若吝

單子之況我禮也

皆有焉夫宮

怨也

室不崇

器無彤鏤儉也

刻金丹也鏤身聳除潔

也除治也

外內齊給敬也

事齊整也給備也

宴好享賜不

踰其上讓也

宴好所以通情結好也

賓之禮事放上

而動吝也必與上吝也

如是而加以無私重之以

不殺

獨也所以不殺

能辟怨矣居儉動敬德讓

事咨而能辟怨以為卿佐其有不興乎且其語說

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

威德二后也謂成王即位始

郊見推文武受命之功以郊

祀天地

其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

而歌之

命文武則能受之謂修己自勤以成其王功非謂周

命文武則能受之謂修己自勤以成其王功非謂周

命文武則能受之謂修己自勤以成其王功非謂周

命文武則能受之謂修己自勤以成其王功非謂周

命文武則能受之謂修己自勤以成其王功非謂周

命文武則能受之謂修己自勤以成其王功非謂周

命文武則能受之謂修己自勤以成其王功非謂周

命文武則能受之謂修己自勤以成其王功非謂周

命文武則能受之謂修己自勤以成其王功非謂周

命文武則能受之謂修己自勤以成其王功非謂周

命文武則能受之謂修己自勤以成其王功非謂周

命文武則能受之謂修己自勤以成其王功非謂周

命文武則能受之謂修己自勤以成其王功非謂周

命文武則能受之謂修己自勤以成其王功非謂周

命文武則能受之謂修己自勤以成其王功非謂周

命文武則能受之謂修己自勤以成其王功非謂周

命文武則能受之謂修己自勤以成其王功非謂周

命文武則能受之謂修己自勤以成其王功非謂周

命文武則能受之謂修己自勤以成其王功非謂周

命文武則能受之謂修己自勤以成其王功非謂周

命文武則能受之謂修己自勤以成其王功非謂周

命文武則能受之謂修己自勤以成其王功非謂周

命文武則能受之謂修己自勤以成其王功非謂周

命文武則能受之謂修己自勤以成其王功非謂周

命文武則能受之謂修己自勤以成其王功非謂周

命文武則能受之謂修己自勤以成其王功非謂周

命文武則能受之謂修己自勤以成其王功非謂周

命文武則能受之謂修己自勤以成其王功非謂周

命文武則能受之謂修己自勤以成其王功非謂周

命文武則能受之謂修己自勤以成其王功非謂周

命文武則能受之謂修己自勤以成其王功非謂周

命文武則能受之謂修己自勤以成其王功非謂周

命文武則能受之謂修己自勤以成其王功非謂周



成王身也皆然夙夜基命宥密夙蚤也夜莫也基始也宥寬也密寧也鄭唐說皆然夙夜基命宥密命信也宥寬也密寧也  
言二君蚤起夜寐始行緝熙亶厥心肆其靖之也熙明  
信命以寬仁寧靜為務緝熙亶厥心肆其靖之也熙明  
光也亶厚也厥其也肆固也靖和也言是道成王之  
二君能光明其德厚其心以固和天下是道成王之  
德也能成其道文武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威烈  
也言能明其文使之夫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其上  
也稱舉也二后受之讓於德也謂推功也書曰允恭  
也翼敬也二后受之讓於德也謂推功也書曰允恭  
也謂詢于八虞論於紳能讓有德成王不敢康敬百  
姓也敬百姓也百姓百官是其夙夜恭也夙夜敬事曰  
不遑暇食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密寧也緝明也熙  
廣也鄭後司農云廣當為光虞亦如之亶厚也肆固也靖齋也其始

也翼上德讓而敬百姓其始篇之為始也其中也恭  
也翼上德讓而敬百姓其始篇之為始也其中也恭  
儉信寬師歸於寧其中篇之向也帥歸也言其其  
終也廣厚其心以固齋之其終篇之向也廣厚其  
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齋故曰成成其命也單子  
儉敬讓咨以應成德應當單若不興子孫必蕃後世  
不忘詩曰其類維何室家之壺詩大雅既醉之六章也  
以相致乃及於室家族類君子萬年永錫祚胤祚胤也類  
也者不忝前哲之謂也言能以孝道施於族也者廣  
裕民人之謂也萬年也者令聞不忘之謂也祚胤也  
者子孫蕃育之謂也蕃息也育長也單子朝夕不忘成王之德可



謂不忝前哲矣。膺保明德，精也。抱也。以佐王室，可謂廣裕。

民人矣。若能類善物以混厚民人者，必有章譽。蕃育之，物事也。混同也。

則單子必當之矣。單若有闕，必茲君之子。

孫實續之，不出於它矣。單氏之世也。闕，缺也。茲，此也。君靖公也。它，它族也。

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景王二十一年，魯昭之十八年也。

年也。錢者金幣之名。所以買物通財用也。古曰泉，後轉曰錢。賈侍中云：虞夏商周金幣三等，或赤或白。

或黃黃為上幣，銅鐵為下幣。大錢者大於舊其買重也。唐尚書云：大錢重十二銖，文曰大泉五十。鄭後司

農說：周禮云：錢始蓋一品也。周景王鑄大錢而有二品，後數變易，不識本制。至漢唯五銖久行。王莽時錢

乃有十品，今存於民多者有貨布、大泉、貨泉、大泉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五十。則唐君所謂大泉

者乃莽時泉，非景王所鑄明矣。又景王至赧王十三世而周亡，後有戰國秦漢幣物，改博不相因。先師所

不能紀或云：大錢文曰寶貨，然則二品又來。單穆公云：古者有母，平子子權，母而寶行，然則二品之來，單穆公云矣。鄭君云：錢始一品，至景單穆公曰：不可。士單穆公

之會。古者天災降戾，謂水旱蟲螟之類。於是乎量資

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權猶度也。振，拯也。財也。民患輕則為

之作重幣以行之。作，重幣以行其輕也。於是乎有母

權子而行，民皆得焉。則子獨行物重，則以子貨物而行

之。子母相通。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

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幣重物輕，妨其用

也。故作輕幣雜而用之，以重者買其貴，以輕者買其

賤。子權母者，母不足則以子平而行之，故錢小大民

皆以為利也。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價乎？廢

也。傳

利也。



重則本竭而未寡若匱王用將有所乏民財匱無以

故民失其資也將乏則將厚取於民厚取厚民不給將有遠志是

離民也給通逃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備國備也

之謂豫備不虞安不忘危有至而後救之至而後救之

屬是不相入也相入者先後不相為用也不可先而不備謂

之急急緩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謂離民匱財是謂

召周固羸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災無乃

不可乎言周故已為羸病也國將民之與處而離之

將災是備御而召之則何以經國君以善政為經臣

國無經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王樹德

於民以除之樹立不從也除患夏書有之曰關石餼均王

府則有夏書逸書也關門關之証也百今之關也言

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詩大雅旱麓之首

曰鹿榛似栗而小楛木名齊齊愷悌君子千祿愷悌

盛貌盛者言王者之德被及也愷悌君子千祿愷悌

愷樂也悌易也干求也君子謂君長也言夫旱麓之

榛楛殖也長故君子得以易樂于祿焉若夫山林廣

謁林鹿散數澤肆既謂無山林既盡也散散也民力彫

盡田疇荒蕪資用之匱為疇荒虛也蕪穢也君子

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險危且絕民用以

實至府絕民用謂廢小猶塞川原而為潢汚也其竭



也無日矣大曰黃小曰數也若民離而財匱災至

而備亡王其若之何備亡無救也吾周官之於災備也

其所怠棄者多矣備官周六官災之法令而又奪之資以益

其災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王其圖之善政藏財人

屏其民也其資民離叛也遠王弗聽卒鑄大錢

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景王二十三年賈侍

而為大林以覆之其律中林鍾也或說云鑄無射而以

林鍾之數益之昭謂下言細柳大度又曰聽聲越單穆

公曰不可作重幣以絕民資又鑄大鍾以鮮其繼積聚既

妨用物過度若積聚既喪又鮮其繼生何以殖積聚既

也小錢生財也且夫鍾不過以動聲動聲謂合樂以金告

無射有林耳不及也若無射復有大林以覆之無射

也細柳大陵故耳夫鍾聲以為耳也耳所不及非鍾聲

也非去鍾也猶目所不見不可以為目也若目不能見亦

強之則有眩惑之失以生疾也而夫目之察度也不

過步武尺寸之間以半尺為步為武君其察色也不過墨

丈尋常之間五尺為墨倍墨為丈耳之察齟也在清

濁之間清濁律呂之變也黃鍾為其察清濁也不過

一人之所勝勝舉也是故先王之制鍾也大不出鈞重

不過石鈞所法也以鈞音之法也以木長七尺有律度量



衡於是乎生也律五聲陰陽之法也度丈尺也量斗斛

黃鍾之管容秬黍千二百粒粒百為銖是為一龠小

大器用於是乎出出謂錘也易曰制器者尚其象故

聖人慎之今王作鍾也聽之弗及耳不聞也知比之不

度不度不中鍾聲不可以知耳不能聽故制度不

可以出節節謂法度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

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

美而眩患莫其焉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樞機發動也

目為之發動故必聽辭而視正聽辭則聰視正則明習於

則不眩惑也聰則言聰明則德昭聽言昭德則能思慮純

固以言德於民民歆而德之則歸心焉歆猶欲也言德以

言發德教上得民心以殖義方殖立也是以作無不濟求

無不獲然則能樂夫耳內辭聲而口出美言耳聞和

有美言此感於物也以為憲令憲法也而布諸民正之以度量民

以心力從之不倦成事不貳樂之至也貳變也口內味

而耳內聲聲味生氣口內五味則耳樂五聲則志氣生也氣在口

為言在目為明言以信名信審也名號令也明以時動視明

得其時也名以成政號令所成動以殖生殖長也動得其時

政成生殖樂之至也若視聽不辭而有震眩則味入

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辭不辭樂而無射大林也若



則味入不精美味入不精美於是有狂悖之言有

眩惑之明有轉易之名有過慝之度慝惡也此四者氣佚之所生也

放紛動不順時民無據依不知所力各有離心易過惡變子配適將殺大臣也轉

盡力上失其民作則不濟求則不獲其何以能樂三

年之中而有離民之器二焉鑄二謂作大錢國其危哉

玉弗聽問之伶州鳩州伶司樂官鳩名也對曰臣之守官弗及

也守官所守之官也臣聞之琴瑟尚宮凡樂輕者從

故琴瑟尚宮也鍾尚羽鍾聲大羽尚羽石尚角石磬也輕於鍾故

竹利制匏笙也竹簫管也利制以大不踰宮細不過

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宮聲大故為聖人保樂

而愛財財以備器樂以殖財保安也備具也殖長也

故樂器重者從細重謂金石也從細尚

也輕者從大輕瓦絲也從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

絲尚宮匏竹尚議議議從革木一聲革蔽鼓也木祝

夫政象樂樂從和和從平和八音克諧也平細

政和即平也聲以龢樂律以平聲而調樂也賈侍中

金石以動之南呂為羽姑洗為角所以平五聲也

所以動絲竹以行之弦管所詩以道之道已志也誦

詩言歌以詠之歌詠詩聲也書和匏以宣之擗也發瓦以



贊之也贊助 草木以節之物得其常曰樂極物事也極

之所集曰聲集會也言中和之 聲應相保曰龢保安

細大不踰曰平細大之聲不相踰越曰平也如是而鑄

之金鑄錘也磨之石磨石以磬也 繫之絲木繫絲木以越

之匏竹越匏竹也樂記曰朱弦而疏越 節之鼓節其長

而行之以遂八風八風猶順也正西曰兌為金為閭闔西

北曰乾為石為不周正北曰坎為革為廣莫東北曰

艮為匏為融風為正東曰震為竹為明庶東南曰巽為

木為清明正南曰離為絲為涼風於是乎氣無滯陰亦無

景風西南曰坤為瓦為涼風於是乎氣無滯陰亦無

散陽帶積也積陰而發則夏有霜電散 陰陽序次風

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和利物備而樂成上下不罷

也罷勞 故曰樂正今細過其主妨於正細謂無射也主

大 林是作細而大 用物過度妨於財過度用 正害財

賁妨於樂樂從和今正害 細抑大陵不容於耳非龢

也細無射也大容於耳言大聲陵之細聲越遠

非平也越透也言無射之聲為大林 妨正賁財聲不

龢平非宗官之所司也宗官宗伯 夫有龢平之聲則

有蕃殖之財財樂以殖也 於是乎道之以中德詠之以中

音中德中庸之德舞也 德音不愆以合神人詒祭祀

也專冥神是以寧民是以聽聽從 若夫賁財用罷民力

以逞淫心逞快也 聽之不龢比之不度無益於教而離



民怒神非臣之所聞也王不聽卒鑄大鍾財賈故民

故神二十四年鍾成伶人告蘇於人樂人也景王二

年王謂伶州鳩曰鍾果蘇矣對曰未可知也州鳩以

不和故曰未可知也王曰何故對曰上作器民備樂

之則為蘇言政通也道今財亡民罷莫不怨恨臣不

知其和也亂世不知其和也且民所曹好鮮其不濟

也曹群也其所曹惡鮮其不廢也故諺曰衆心成城衆

其固如城也衆口鑠金鑠消也衆口所毀雖今三

年之中而害金再興焉害謂錢鍾也懼一之廢也金

之必廢王曰爾老耄矣何知耄八十月曰耄二十五年王

崩鍾不蘇崩而言鍾不

王將鑄無射王景也問律於伶州鳩律鍾也對曰律所以立

均出度也律謂六律六呂也陽為律陰為呂六律黃鍾

夾鍾大呂應鍾南呂也均者均鍾木長七尺有弦繫

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死而為樂正知天道者也

之聲而量度之以制樂也度律均鍾百官軌儀均平也

儀法也度律度律呂之長短以平其鍾和其聲以紀之

以三三天地人也鬼神紀聲合樂以舞平之以六以六

律也上章曰成於十二十二律呂也陰陽相扶助律取

天之道也天之大數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鍾月日







黜散越也揚也間六呂陰律在陽律之間陽律成其黜去也越

不和陰陽序次風雨時至所以生物也散則元間大呂

助宣物也法云三月日大呂坤六二四也管長八寸八分

五十二倍之為八寸十分之一百四十四下生律元一也

於黃鍾萌而赤地受義之大呂助陽而白成黃鍾之功

也二間夾鍾出四隙之細也管長七寸四分律長三

十二千一百八十七份五隙間也夾鍾助陽鍾聚

曲細也四隙四時之間氣微細者春為陽中萬物始

生四時之微氣皆始於春春發而出之三時奉而成

時之微氣也四三間中呂宣中氣也四月日中呂坤上

分律長三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九百七十四陽

內所以助陽成功也故曰正月正陽之月也四

間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坤初六也林鍾

長六寸律長六寸林象也言萬物象盛也恪聚也於

正聲為徵展審也俾使也肅速也純大也恪敬也言

不任其職事速其功大敬其職也五間南呂贊陽秀

也八月日南呂坤六二也管長五寸三分律長五寸

贊佐也六間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鍾坤六三

陰應陽用事萬物鍾聚百嘉具備時務均利百官器

師效功陳祭器案程應其禮復其常也巧以蕩上心必

功致律呂不易無效物也律呂不變易其常各順其

細鈞有鍾無鐸昭其大也細鈞大鍾鐸小鍾也昭明







有星出於涸氏而後太公因守其祀及析木者有建

星及牽牛焉從也建星在牽牛間謂從辰星所在須

女天龍之首至析木之分建則我皇妣大姜之姪

伯陵之後逢公之所馮神也皇君也生曰母死曰妣

之母妾女也逢伯陵也謂逢公伯陵之男後姜公之姪伯陵大姜

神封於齊地馮地屬天龍故祀天龍死而配馮依非

但合於水木相承而已又我實出於歲之所在則我

有周之分野也歲星在鶉火以伐周之分月之所在

辰馬農祥也辰馬謂房心星也故曰辰馬言月在辰房合

於農祥也祥猶象也農祥晨我太祖后稷之所經

正而農事起故謂之農祥

緯也稷播百穀故農祥后稷之所經緯王欲合是五

位三所而用之逢武王也五歲野所在后稷所經

緯自鶉及駟七列也鶉房五度歲月之所在從張至房

七列合七宿謂張翼南北之揆七同也七同合七律

在鶉火午辰星在天龍子鶉火周分野也天龍凡神人

及辰水星周所出自午至子其度七同也

以數合之以聲昭之凡合神人之樂昭之以數合律

也音數合聲齟然後可同也同謂神也故以七同其數而

以律齟其聲於是乎有七律七律同其數謂七律有

陰陽正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二月癸亥至

牧野之日夜陳師未畢而以夷則之上宮畢之



夷平也則法也夷則所以平陳周禮大師執同律以  
為宮聲夷則上宮也故所以畢陳周禮大師執同律以  
聽軍聲而詔曰吉上宮一曰當辰辰在戌上故長夷則之  
陽氣在上故曰吉上宮一曰當辰辰在戌上故長夷則之  
上宮名之曰羽長柄也當用之辰時也辰日月之會  
丑而斗柄在戌上其時所以藩屏民則也屏蔽  
名其樂為羽其翼也其時所以藩屏民則也屏蔽  
民使中法則藩蔽王以黃鍾之下宮布戎于牧之野戎  
陳兵也謂夜陳之晨旦甲子昧爽左杖黃鉞右秉白  
旄時也黃鍾所以宣養氣德使皆自勉尚相相也黃  
鍾在下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名此樂為厲者  
曰下宮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名此樂為厲者  
也衆以大蕪之下宮布令于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臯  
商紂都也文文王之德致紂也既殺紂入商之都發號  
施令於昭明文王之德致紂也既殺紂入商之都發號  
發出滯蓋謂釋箕子之囚散鹿臺之財故謂之宣所以  
發巨橋之粟也大蕪在下故曰下宮故謂之宣所以

宣三王之德也三王太王王季文王也反及羸肉以無射之上

宮布憲施舍於百姓羸肉地名憲法也施施惠舍舍

德示民軌儀無射故謂之羸亂所以優柔容民也治

世柔安也

景王既殺下門子下門子周大夫王子猛又欲立王子

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賓孟周

朝之傳問之侍者曰憚其犧也憚者孟之從臣也憚

賓起也問之侍者曰憚其犧也憚者孟之從臣也憚

將許之美念及子朝疾歸語王勸立之曰吾見雄雞

自斷其尾而人曰憚其犧也吾以為信畜矣信誠也



宗廟之用故不自斷其尾此人犧實難已犧何害謂雞

誠六畜之實難言將見殺也已謂子朝已自抑其

也為人作犧實難言將見殺也已謂子朝已自抑其

為犧當何害乎人君冕服有似於犧故以喻焉抑其

惡為人用也乎則可也斷其尾可也自可爾也人異

於是宜異於雞也人事宗廟也犧者實用人也用人自

議則能王弗應意畏大臣也田于鞏鞏北山今縣也使公

卿皆從將殺單于未克而崩單于單穆公也克能也

恐其不能從故欲殺之遇心疾而崩故未能在魯昭二十二年

敬王十年劉文公與萇弘欲城成周為之告晉敬王

之子悼王之弟敬王句也十年魯昭三十二年劉文

公王卿士劉擊之子文公卷也萇弘周大夫萇叔也

在欲成周初王子朝作亂於魯昭二十三年夏王子

朝入于王城敬王如魯昭秋敬王居于程泉程泉成周

之居于滑十月晉人救之徒多在王城敬王朝奔楚子朝

既奔其餘黨偃扁之徒多在王城敬王朝奔楚子朝

徵諸侯新石張為主如晉請城成周也魏獻子為政

獻子晉正卿魏說萇弘而與之從其求也將合諸侯

合諸侯衛彪侯適周聞之大夫也見單穆公曰萇劉

其不沒乎也終周詩有之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詩

支飲時所歌其所壞亦不可支也昔武王克殷而作此

詩也以為飫歌名之曰支以遺後之人使永監焉也

也夫禮之立成者為飫禮不坐也行昭明大節而已少

曲與焉敬節體也曲章曲也與類也言飲禮所以教民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類也比是以爲之日惕其欲教民戒也自惕懼也是以知

也戒慎然則夫支之所道者必盡知天地之爲也地知天

爲謂所不然不足以遺後之人今其劉欲支天之所

壞不亦難乎自幽王而天奪之明使迷亂棄德而即

惰淫即就也以亡其百姓其壞之也久矣而又將補

之殆不可矣殆近也水火之所犯也犯害也猶不可救而況

天乎諺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如崩喻難昔孔甲亂

夏四世而殞孔甲後四世也亂夏亂禹禹勤

商十有四世而興亦水德故云玄王勤者勤身修德

以興其國也自契至湯十帝甲亂之七世而殞帝甲

二十五世也亂湯之後稷勤周十有五世而興自后

文王十幽王亂之十有四世自幽王至今敬守府之

謂多胡可興也胡何也夏殷之亂或四世或七世而

未亡得守府藏天祿夫周高山廣川大藪也故能生

之良材言周之道德禮法所以長育賢材猶而幽王

蕩以爲魁陵糞土溝瀆其有悛乎蕩壞也小阜曰魁

孰多謂藎曰藎叔必速及夫將以道補者也藎叔藎

速及速也夫天道道可而省不道達也

藎叔反是以誑劉子誑惑也必有三殃違天一也支所



反道二也

以天人道補人事

誑人三也

感劉子也

周若無咎，長叔必

為戮，雖晉魏子

魏獻子也

亦將及焉

咎也

若得天福，其當

身乎

當其身為禍尚微後有繼故為天福也

若劉氏則必子孫實有禍殃

孫夫子而棄常法以從其私欲，從私欲不修周法也

用巧變以崇天災

巧變者見周滅於西都平王東遷以獲久長故今欲復遷也崇猶益

也。勤百姓以為己名，其殃大矣。名勤勞也。是歲也，魏獻

子合諸侯之大夫於翟泉，是歲敬王十年，遂田于大

陸焚而死。大田以火田也。及范中行，行之難，長弘與之晉

人以為討。二十八年，殺襄弘。中行寅也。作難，范吉射

初對氏范氏世為婚姻襄弘事劉文讓周周為之殺氏敬王二十八年魯哀三年晉人以讓周周為之殺

張及定王劉氏亡也。史亦載為貞子孫

### 國語第三 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魯語上第四

常氏解

閩中葉邦榮校刊

卷之四

長勺之役曹劌問所以戰於嚴公

長勺魯地也曹劌魯士也嚴公魯桓公

公之子嚴公同也初齊襄公立其政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奔莒魯嚴八年齊無知殺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九年夏嚴公伐齊納子糾小白自莒先入與嚴公戰于乾時嚴公敗績故十年齊興

公曰余不愛衣食於民

有惠也

愛牲玉於神

牲犧牲玉圭璧所以祭祀也對曰夫惠詩曰靡愛斯牲圭璧既卒

本而後民歸之志

惠本謂樹德施利也民和而後神歸之志志歸於上

降之福

降下也民神之主若布德于民而平均其政

事君子務治而小人務力動不違時器不過用

不過用禮

財用不匱莫不共祀

無不共祀也是以用民無不聽求





福無不豐今將惠以小賜祀以獨恭小賜臨戰之賜獨恭一身之恭

也小賜不咸獨恭不優咸徧也優裕也不咸民弗歸也不優

神弗福也將何以戰夫民求不匱於財而神求優裕

於享者也裕饒也享食也民和年豐為優裕故不可以不本本先利

祀公曰余聽獄雖不能察必以情斷之獄訟對曰是

則可矣可者未大備可以一夫苟中心圖民知雖不

及必將至焉苟誠也言誠以中心圖慮民事其

嚴公如齊觀社嚴公二十三年齊因祀社曹劌諫曰

不可夫禮所以正民也是故先王制諸侯使五年四

王一相朝也賈侍中云王謂王事天子也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五年之間四聘於王而

一相朝者將朝天子先相朝也唐尚書云先王謂堯也五載一巡守諸侯四朝昭謂以堯與相參義亦似

之然此欲以禮正君宜用周制周禮中國凡五服遠者五歲而朝禮記曰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

也晉文公霸時亦取於此禮終則講於會以正班爵

之義終畢也講習也班次也謂朝畢則習帥長幼之

序訓上下之則也帥循也制財用之節謂牧伯差國大

閒無由荒怠其間朝會之閒夫齊棄大公之法而觀民於社

大公齊始祖大公聖也君為是舉舉動也而往觀之非故業也業

也何以訓民土發而社助時也土發春分也周語曰

求福為收擗而烝納要也擗拾也冬祭曰烝因祭社

農始也今齊社而往觀旅非先王之訓

月令曰孟冬祀于天宗大祀公社及門閭



也旅衆也天子祀上帝上帝天也諸侯會之受命焉助祭受命也

諸侯祀先王先公先王謂若宋祖帝乙鄭祖厲王之屬也先公先若也卿大夫

佐之受事焉事職也臣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祀又不

法不法謂觀民也君舉必書動則左史書之書而不法後嗣

何觀公不聽遂如齊

嚴公丹桓宮之楹而刻其楹桓宮桓公廟也楹柱也唐云桓榱頭也昭謂榱

一名榱今北土云亦然爾雅曰榱謂之榱嚴公娶于齊曰哀姜哀姜將至當見於廟故丹柱刻榱以夸之

匠師慶言於公匠師慶掌匠大夫御孫之名也曰臣聞聖王公之先

封者謂若湯武遺後之人法使無陷於惡其為後世

昭前之令聞也為猶使也使長監於世監觀也觀世成故

能攝固不解以久攝持也今先君儉而君侈之先君令

德替矣替滅也公曰吾屬欲美之屬適也適欲自美對

曰無益於君而替前之令德臣故曰庶可以已乎已止也

也公弗聽

哀姜至公使大夫宗婦覲用幣宗婦同宗大夫之婦也

用幣言與大夫同贊宗人夏父展曰非故也宗人宗伯也夏伯

主男女贊幣之禮故故事也公曰君作故則言君所作對曰君作而

順則故之順順於禮則逆則亦書其逆也臣從有司

懼逆之書於後也故不敢不告從有司言備位隨夫

婦贊不過棗棗以告虔也棗取禮起棗取敬棗處敬也曲禮曰婦人之贊臚修



棗謂公執相圭侯執信圭男則王帛禽鳥以章物也

執蒲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也章明也明尊卑異物也今婦

執幣是男女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不可無

也公弗聽

魯饑臧文仲言於嚴公魯饑在嚴公二十八年文仲

子臧孫曰夫為四鄰之援援所攀援結諸侯之信重

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申重固國之艱急是為艱難

為為難鑄名器名器鍾藏寶財寶財王固民之殄病

是待病殄也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于齊盍何不也

市穀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

告請也辰也備卿辰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吾

子吾子請之其為選事乎選事自選擇文仲曰賢者

急病而讓夷夷平也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

之患是以國家無違無相違今我不如齊非急病也

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文仲以鬯圭與王

釐如齊生呂糴鬯圭裸鬯之圭長尺二寸曰天灾流行

戾于敝邑饑饉荐降民羸幾卒戾至也荐重也降下也羸病也幾近也卒

也大懼殄周公大公之命祀賈唐二君云周公為大

諸侯之國所當祀也或云命祀謂命祀二公也昭謂傳曰衛成公祀夏后相審武子曰不可以間成王周

公之命祀如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不腆先



君之敝器也

厚也

敢告滯積以紓執事

滯義也紓緩也執事齊有司也

穀久積則將朽敗執事所以救敝邑使能共職豈唯

憂也請之所以緩執事

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大公及百辟神祇

實永饗而賴之

百辟謂百君卿士有益於民者齊人

歸其玉而予之糴

齊孝公來伐齊公齊桓公之子孝公昭也魯僖公叛

魯討此

滅文仲欲以辭告

欲以文辭告謝齊也

病焉

病不能問

於展禽

展禽魯大夫展無駭之字季禽

對曰獲聞之處大教

小處小事大所以禦亂也不聞以辭

獲展禽之名也禦止也

為小而崇以怒大國

崇高也謂自高

使加已亂亂在

前矣

亂惡也

辭其何益文仲曰國急矣百物唯其可者

將無不趨也

無不趨言無所愛也

願以子之辭行

賂焉其可乎展禽使之喜以膏沐犒師

乙喜魯大夫

也以膏沐為禮欲以賂免曰寡君不佞才不能事疆場

之司不能事疆場也使君盛怒以暴露於敝邑

之野敢犒輿師也齊侯見使者曰魯國恐乎

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不公曰室如縣磬野無青草

何恃而不恐縣磬言魯府藏空虛但有棟梁如縣

對曰恃二先君之所職業昔者成王命我先君周文

公及齊先君大公曰女股肱周室以夾輔先王武先王



也賜女土地質之以犧牲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質信也謂

使之盟以信其約今君來討敝邑之罪其亦使聽從而釋之

釋置也必不泯其社稷也泯滅也豈其貪壤地而棄先王之

命其何以鎮撫諸侯恃此以不恐齊侯乃許為平而

還平和也

溫之會溫之會晉文公討不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

周成公恃楚而不事晉又殺弟叔武其臣使醫鳩之

不死鳩鳥名也一名運日其羽有毒漬之酒而飲之

魯僖三十年在醫亦不誅不誅醫者諱私行毒也臧文仲言於僖

公僖公嚴公之曰夫衛君殆無罪矣刑五而已無有

隱者隱乃諱也隱謂也大刑用甲兵賈侍中云謂諸侯

師移之昭謂甲兵謂臣有大逆則其次用斧鉞斧鉞

也書曰後中刑用刀鋸割鼻用刀斷截用鋸亦有

次用鑽笮鑽笮刑笮薄刑用鞭扑以威民也鞭官刑

也故大者陳之原野謂甲兵小者致之市朝刀鋸以

死刑大夫以尸諸市五刑三次是無隱也五刑甲兵

鑽笮鞭扑也今晉人鳩衛侯不死亦不討其使

者使行醫者諱而惡殺之也諱殺衛侯也有諸侯之請必免之

臣聞之班相恤也故能有親班次也恤憂也言位夫

諸侯之患諸侯恤之所以訓民也訓教也教君益請



衛君以示親於諸侯且以動晉勳發晉侯之志夫晉新得諸

侯新為伯也使亦曰魯不棄其親其亦不可以惡惡亦不可以

可以惡魯也公說行王二十穀乃免衛侯雙王曰穀傳曰納王於王及晉

侯皆十穀王許之自是晉聘於魯加於諸侯一等貴其爵同

則厚其好貨爵與魯同者特厚其好貨衛侯聞其臧文仲之為也

使納賂焉辭曰外臣之言不越境不敢及君言臣不外交也

晉文公解曹地以分諸侯解削也晉文公誅無禮曹人不服伐而執其君削其

地以分諸侯事在魯僖三十一年取濟西之田債公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

重魯地館候館也周禮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重館人告曰晉始伯而欲固

諸侯人守館之謀也固猶安也故解有罪之地以分諸侯有罪謂不禮文

公觀駢齊也諸侯莫不望分而欲親晉皆將爭先晉不以

故班班次也亦必親先者吾子不可以不速行魯之班

長而又先長猶尊也先至也諸侯其誰望之誰敢望與魯為比也若少

安恐無及也從之獲地於諸侯為多反既復命為之

請曰地之多也重館人之力也臣聞之曰善有章雖

賤賞也章著也惡有釁雖貴罰也釁孔也今一言而辟

境其章大矣辟開也請賞之乃出而爵之出出之於隸爵爵為大夫

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二日爰居雜縣也東門城東門也

臧文仲使國人祭之文仲不知以為神也展禽曰越哉臧孫之

為政也越迂也言其迂夫祀國之大節也節制也而節



政之所成也以言成政故慎制祀以為國典也法今無

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加益也謂以祭夫聖王之制

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謂五帝殷契周文也以死勤事則祀之

殷真水死是也周以勞定國則祀之微虞幕夏杼殷上甲能

禦大災則祀之是夏禹能扞大患則祀之武是也非是

族也不在祀典也族類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烈山氏

號也起於烈山祭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柱為后

法以烈山為厲山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稷自夏

草實曰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謂禹之興

棄能繼柱之功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共工氏伯者在

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其子共工之裔子句龍也

之土也后君也使故祀以為社社后土神也黃帝能成命

百物以明民共財黃帝軒轅也命名也顓頊能脩之顓

黃帝之孫昌意之子帝高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安固

也帝嚳黃帝之曾孫玄囂之孫嶠嶠之子帝高辛也

三辰日月星也謂能次序三辰以治歷明時教民稼

穡以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堯帝魯之庶子陶唐氏

也儀善舜勤民事而野死舜顓頊之後六世有虞帝重

也禹能禹以德脩鯀之功鯀

不成堯用殛之取于羽山禹為禹能以德脩鯀之功鯀

雖不成禹亦有所契為司徒而民輯契殷之祖為堯

因故曰脩鯀之功契為司徒而民輯契殷之祖為堯

和輯冥勤其官而水死冥契後六世孫根罔之子也



水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湯莫後九世主癸之子為

謂放桀扞稷勤百穀而山死稷周棄也勤播百穀死

文王以文昭周語曰王文王質文武王去民之穢穢謂

紂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賈侍中

氏舜後在夏殷為二王後故有禘郊宗祖之禮也昭

謂此上四者謂祭天以配食也祭昊天於圜丘曰禘

祭五帝於明堂曰祖宗祭上帝於南郊曰郊有虞氏

堯故郊堯禮祭法有虞氏郊饗而宗堯與此異夏后

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虞夏俱黃帝顓頊

禮同虞以上上德夏以下親親故夏郊鯀也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

湯舜當為饗字之誤也禮祭法曰商人宜郊契也周

人禘饗而郊稷饗始祖之父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此與

異者商家祖契周公初時亦祖后稷而宗文王至武

王雖承文王之業有伐紂定天下之功其廟不可以

毀故祖先推后稷以配天而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

報焉幕舜之後虞思也為夏諸侯帥循也杼能帥禹

者也夏后氏報焉杼禹後十世少康之子上甲微能

帥契者也商人報焉世湯之先也高圉大王能帥

稷者也周人報焉高圉后稷後十世公非之子也凡

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典法加之社稷

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

以為明質也質信也以其有德於民而及天之三辰



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行五祀金

木火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  
謂九州之中名山川澤也

非是不在祀典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為國典

難以為仁且知矣夫仁者講功講論也而不知

者處物也無功而祀之非仁也無功不知而不問

非知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

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煖煖避也文仲聞柳下

季之言柳下展禽之邑季字也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

法也使書以為三筴筴簡書也三筴三卿鄉一

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文公曾僖公之子文公與也

所居公欲毀之以益官使謂之曰吾欲利子於外

之寬者於外寬地也對曰夫位政之建也謂立也此位

所以立署位之表也署者位之表識也車服表之章也車服

有等所以宅章之次也有章服者祿次之食也居次

食也君議五者以建政為不易之故也五謂位署服

位則治其官服其章居其次食其祿今有司來命易

臣之署與其車服而曰將易而次為寬利也下而而

汝也夫署所以朝夕處君命也言朝夕者臣立先

臣之署服其車服為利故而易其坎先臣父是辱君

命也不敢聞命言臣不守先臣之職而欲若罪也則



請納祿與車服而違署臣納歸也祿田邑也違去也若

去其唯里人之所命次位則當受舍於里宰公弗取

臧文仲聞之曰孟孫善守矣善守善職也其何以蓋穆伯

而守其後於魯乎穆伯文子之齊公孫敖也淫乎莒

禮故守其後嗣也公欲弛郈敬子之宅亦如之文公

公也郈敬子魯大夫郈惠伯之後玄孫敬伯對曰先

臣惠伯以命於司里言先臣惠伯受命嘗禘烝嘗之

所致君昨者有數矣春秋祭曰嘗夏祭曰禘冬祭曰烝

云臣祭致肉於君謂之致昨謂此私祭而致肉非

世數也出入受事之幣以致君命者亦有數矣

出入謂受使出境入國奉聘幣今命臣更次於外合

也外為有司之以班命事也無乃違乎禮遠也言

次命職事於臣臣在外請從司徒以班徒埃公亦弗

取自以有罪君欲黜之故請從司徒徒里舍也

夏父弗忌為宗弗忌魯大夫夏父展之後烝將躋僖

公躋升僖也賈侍中云烝進也謂夏父弗忌進言於公

昭穆之三年喪畢拾祭先君於太廟升羣廟之主序

也僖罔之兄繼罔而立凡祭秋曰嘗冬曰烝此八月

拾祭也錢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外合宗

有司曰非昭穆也非昭穆之次也父為昭子為穆僖



為閔臣臣子一例而升曰我為宗伯明者為昭其次

為穆何常之有昭明也信有明德當為有司曰夫宗廟

之有昭穆也以次世之長幼而等也等齊也也

夫祀昭孝也昭明也明各致齊敬於其皇

祖昭孝之至也皇大故工史書世工瞽帥官也史太

宗祝書昭穆宗伯祝太祝也宗猶恐

其踰也今將先明而後祖是先禰而後祖自玄王

以及主癸莫若湯玄王契也主自稷以及王季苴若

文武稷棄也王季文王父商周之烝也未嘗躋湯與文武為踰

也不使魯未若商周而改其常無乃不可乎弗聽遂

躋之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夫宗有司之言順矣僖

又未有明焉昧德犯順不祥以逆訓民亦不祥易神之

班亦不祥不明而躋之亦不祥犯鬼道二躋不明也

犯人道二犯順以逆能無殃乎侍者曰若有殃焉在抑

刑戮也其夭札也不終曰夭疾死曰札唐曰未可知也

若血氣強固將壽寵得沒壽寵老壽而保雖壽而沒不

為無殃殃必以既其葬也焚煙徹于上已葬而火焚其

昔天子僕殺紀公紀公生僕及季它既立僕又愛以

其寶來奔寶王也來奔奔魯也或有魯宣公使僕人

以書命季文子宣公文公之子宣公倭也命告也曰

宣公使僕人

宣公使僕人



夫昔天子不憚以吾故殺其君而以寶來其愛我甚

矣憚難也為我予之邑今日必授無逆命矣授予也里革

遇之而更其書里革魯太史克也遇僕人見公曰夫

昔天子殺其君而竊其寶來不識窮固又求自適固廢也適近也為我流之於夷夷東也今日必通無逆命矣今日必通

疾之明日有司復命有司司寇復反也文子得書使

公詰之詰問僕人僕人以里革對對以里革公執之

執里革也曰違君命者女亦聞之乎對曰臣以死奮筆奚

啻其聞之也言所以觸死奮筆而更公命者不欲傷

臣聞之曰毀則者為賊則法掩賊者為臧掩匿竊寶

者為軌軌在內為軌用軌之財者為姦財寶使君為

臧姦者不可不去也臣違君命者亦不可不殺也公

曰寡人實貪非子之罪也乃舍之

宣公夏濫於泗淵濫清也清罟於泗水之淵以取里

革斷其罟而棄之罟網也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降下

氣初下謂季冬建丑之月大寒之後也土蟄發謂孟

春建寅之月蟄始震也月令孟春蟄蟲始震魚上外

魚祭水虞於是乎講罟罾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禮

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水虞漁師也掌川澤之禁令

魚大魚也川禽鼈蜃之屬諸之也是時陽氣起魚陟

負冰故令國人取之所以助宣氣也月令季冬始漁

乃嘗魚先薦寢廟唐云孟春誤矣鳥獸孕水蟲成此謂春時獸虞於



是乎禁置羅藉魚鼈以為夏槁獸虞掌鳥獸之禁令

禁不得施也藉揆也槁乾也夏不得助生阜也阜長

取故於此時揆刺魚鼈以為夏儲助生阜也鳥

獸方孕故取魚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柅置麗

龍助生物也設穿鄂置當為罟罟麗小網也穿隔也鄂柅格所以

誤獸也謂立夏鳥獸已成水蟲懷孕之時禁

魚鼈之物也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以獸實宗廟庖廚

取獸之物也且夫山不槎斲槎斲也澤不伐天州木

財用也曰魚禁鯤魚鯢魚子也鯢獸長麇麇麇子曰麇鳥翼

取蕃庶物也古之訓也蕃息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

又行網罟貪無執也別別於雄而懷公聞之曰吾過

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為我得法也良善使

有司藏之使吾無忘言見此罟則不忘里師存侍

師樂師也曰藏罟不如寘里革於側之不忘也寘置

子叔聲伯如晉謝季文子子叔聲伯魯大夫宣公弟

季文子者魯叔孫僑如欲去季氏譖季文子於晉

人執之卻孺之妻聲伯之外妹也故魯成公使聲伯

如晉謝之且請之卻孺欲與之邑弗受也卻孺晉鄉

事在魯成十六年邑欲信讓邪抑知其不可乎鮑國鮑叔牙之玄孫

欲為請邑以予之對曰吾聞之不厚其棟不能任重厚大也重

為施孝莫如國棟莫如德言國至重棟夫苦成叔家欲任兩



國而無大德任負荷也兩其不存也亡無日矣譬之

如疾余恐易焉疾疫也苦成氏有三亡少德而多寵位

下而欲上政位為下卿而無大功而欲大祿皆怨府

也怨之所聚其君驕而多私其君謂厲公也勝敵而

歸必立新家謂立所幸晉童之屬為大夫立新家

不因民不能去舊不能去舊卿也因民非多怨民無

所始言郤氏多怨為怨三府可謂多矣三謂少德而

而欲大祿也欲上政無大功其身之不能定焉能予人邑鮑國曰

我信不若子若鮑氏有釁吾不圖矣釁兆也言鮑氏

能豫今子圖遠以讓邑必常立矣

晉人殺厲公晉人晉欒書邊人以告邊人疆成公在

朝成公魯宣公之公曰臣殺其君誰之過也大夫莫

對里革曰君之過也夫君人者其威大矣君天也故

失威而至於殺其過多矣過於積不且夫君也者將

牧民而正其邪者也若君縱私回而棄民事也回邪民

旁有慝無由省之慝惡也益邪多矣若以邪臨民陷

而不振指墜也用善不肯專則不能使至於殄滅而

莫之恤也將安用之安用君也桀奔南巢南巢揚州地巢

滅于戲幽王為西戎所皆是術也術道也皆失夫

江居巢縣是也紂踣于京紂京師也厲不于彘厲周厲王幽

滅于戲幽王為西戎所皆是術也術道也皆失夫



君也者民之川澤也行而從之美惡皆君之由民何

能為焉川澤者以君諭川澤民諭魚也從之者魚從川之美惡以為肥瘠

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

仲孫它魯孟獻子之子子服它也曰子為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

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為愛且不華國乎愛吝也華榮華也

文子曰吾亦願之願華也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麋鹿

而衣惡者猶多矣吾是以不敢人之父兄食麋鹿衣惡

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者乎且吾聞以德榮為

國華以德榮顯者可為國光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孟獻

子獻子它之父獻子囚之七日也囚拘自是子服之妾

衣不過七升之布子服鄭它也馬籩不過稂莠籩林

似稂而無實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使

為上大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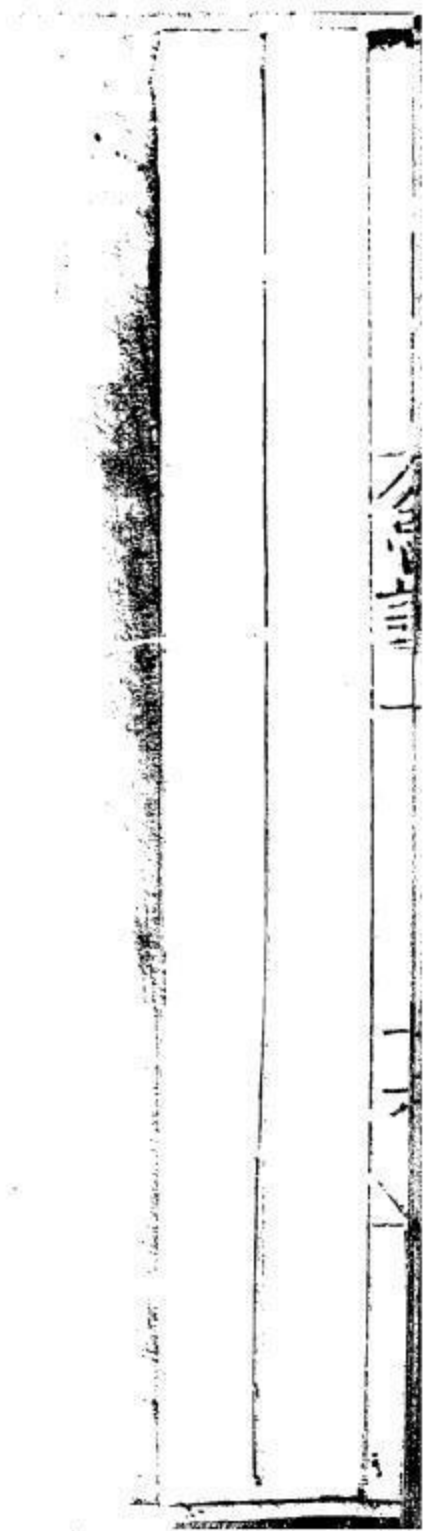
國語第四

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魯語下第五 苾氏解 閩中葉邦榮校刊

叔孫穆子聘於晉穆子魯卿叔孫得臣之子豹也禮見晉悼公饗之

之樂及鹿鳴之三而後拜樂三及至也悼公先為穆

篇而不拜至作鹿鳴之三也晉侯使行人問焉行人官名

禮傳曰韓獻子使曰子以君命鎮撫敝邑鎮重也不

腆先君之禮以辱從者腆厚也稱不腆之樂以節之

禮也吾子舍其大而加禮於其細敢問何禮也謂

謂夏文王細對曰寡君使豹來繼先君之好君以諸

侯之故況使臣以大禮也况賜夫先樂金奏肆夏繁道

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金奏以鍾奏樂也肆夏一名渠



此三夏曲也禮有九夏周禮鍾師掌以鍾鼓奏九夏元矣牧伯也鄭後司農云九夏皆篇名頌之類也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夫歌文王大明縣則兩君相見

之樂也文王大明縣大雅之首文王所輔昨其徵應符皆美文武王有聖德天所輔昨其徵應符

王著見於天下故兩君相見得以為樂也昭先皆昭令

德以合好也皆非使臣之所敢聞也臣以為肄業及

之故不敢拜肄習也以為樂人自習修今伶簫味歌

及鹿鳴之三伶人以簫作此三篇之聲與歌者相應也

詩云簫君之所以況使臣臣敢不拜況夫鹿鳴君之

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嘉善也鹿鳴曰我有嘉善先君

之好也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

四牡君勞使臣之樂也章著也言臣奉命勞勤皇皇

者華君教使臣曰毋懷靡及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樂也皇皇猶煌煌也懷

私為每懷靡無也言臣奉使當榮顯其君如華之色

煌煌然既受命當思在公每人人懷其私於事將無

所諏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此六者皆君之所

善為咨忠信為周言諏謀度臣聞之曰懷和為每懷

詢必當咨之於忠信之人鄭後司農云咨才為諏口咨事為謀咨親為詢難為謀咨義為度度亦謀也咨親為詢難為謀

信為周人也詩云周爰咨詢君況使臣以大禮重之

以六德敢不重拜六德謂諏也謀也度也詢也咨也周也

季武子為三軍武子魯卿季文子之子季孫夙也周禮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



曾伯禽之封舊有三軍其後削弱二軍而已武子欲  
專公室故益中軍以為三三家各征其一事在曾襄

針一叔孫穆子曰不可天子作師公帥之以征不德

師謂六軍之衆也公謂諸侯為王卿士者而東征則

將皆命卿詩云周公東征周公時為二伯而東征則

亦上公為元侯作師卿帥之以承天子若也師三軍

之衆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不義也天子曰天子無命於天子承天子謂從王師征

諸侯有卿無軍帥教衛以贊元侯諸侯謂次國之君

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無軍無三軍也若元

侯有事則令卿帥其所教武衛之士以佐元侯禮所

謂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謂以自伯子男有大夫無卿

賦出軍從征伐也贊佐也自伯子男有大夫無卿

無卿無命卿也王制曰帥賦以從諸侯賦國中出兵

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帥賦以從諸侯賦國中出兵

大國諸侯也是以上能征下下無姦慝征正也今我小侯

也言小侯者削處大國之間楚大國齊繕貢賦以其從

也弱之日久矣處大國之間楚大國齊繕貢賦以其從

者猶懼有討猶懼以不給若為元侯之所三所謂作

為所以怒大國無乃不可乎弗從遂作中軍言中者明

也軍自是齊楚代討於魯也襄昭皆如楚襄昭公也如

楚朝事楚也事在襄二十九年昭七年

諸侯伐秦及涇莫濟及至也涇水名也濟度也魯襄

以救鄭十四年晉使六卿帥諸侯晉叔嚮見叔孫穆

子曰諸侯謂秦不恭而討之及涇而止於秦何益何

何益於代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不知其危

業事也匏有苦葉詩邶風篇名也其詩曰匏有苦葉

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言其必濟不知其危也



叔嚮還召舟虞與司馬舟虞掌舟司馬掌兵曰夫苦匏不材於

人共濟而已材讀若裁也佩匏於人言不可食魯叔

孫賦匏有苦葉必將涉矣詩以言具舟除隧不共有

法隧道也共具也舟虞具是行也魯人以昔人先濟

諸侯從之諸侯諸侯之大夫也以

襄公如楚及漢聞康王卒欲還襄公魯城公之子襄

之盟朝于楚也漢水名康叔仲昭伯曰君之來也非

為一人也叔仲昭伯魯大夫叔仲惠伯之為其名與

其眾也名謂為大國有盟主之名今主死其名未改

其眾未敗何為還諸大夫皆欲還子服惠伯曰不知

所為姑從君乎惠伯魯大夫仲孫它之叔仲曰子之

來也非欲安身也為國家之利也故不憚勤遠而聽

於楚憚難非義楚也畏其名與眾也義楚非以楚夫

義人者固慶其喜而弔其憂况其而服焉慶猶賀也

聞畏而往聞喪而還苟羊姓實嗣其誰代之任喪羊

姓也嗣嗣世也任當也誰當代之當喪為王太子又

長矣執政未改馬執政也改易也予為先君來死而去之

其誰曰不如先君言我為楚先君故來聞死而去之

者將為喪舉聞喪而還其誰曰非侮也舉動也如在

將為之舉動而往况已至漢聞事其君而任其政其

喪而還其誰言魯不輕侮之也



誰由已貳任當也由從也言楚臣方事其君而當其

求說其悔而亟於前之人其讎不滋大乎滋猶除也

疾也言楚君求除其輕侮已者將說侮不懦執政不

貳帥大讎以憚小國其誰云待之懦弱也憚難也言

之耻不懦弱其執政之臣無二心以楚若從君而亟

患則不如違君以辟難走之且夫君子計成而後行

二三子計乎有禦楚之術而有守國之備乎則可也

還河可也若未有不如往也乃遂行反及方城聞季武子

襲卞方城楚北山卞魯邑也公欲還出楚師以伐魯

伐季氏也言魯者季氏專魯國榮成伯曰不可成伯魯大夫聲君之

於臣其威大矣不能令於國而恃諸侯諸侯其誰

之暱親也若得楚師以伐魯魯既不違夙之取卞也必

用命焉守必固矣夙武子名也言夙取卞時魯人不

而守故若楚之克魯克勝也諸姬不獲闕焉而況君乎

彼無亦置其同類以服東夷而大攘諸夏將天下是

王而何德於君其予君也無亦也同類同姓也攘

姓於魯以取天若不克魯君以蠻夷伐之而又求入

焉必不獲矣不如予之予武子以卞夙之事君也不敢

不悛悛改也醉而怒醒而喜庸何傷庸用也言公欲伐

止若醒而喜君其入也乃歸也用何傷乎



襄公在楚季武子取卞使季冶逆季冶魯大夫季氏之族子治也逆迎

也追而予之璽書璽印也古者大夫之印亦稱璽璽書璽封書也以告曰卞

人將叛臣討之既得之矣此璽書之辭也公未言榮成子曰

恐公怒故先言也子股肱魯國社稷之事子實制之唯子所

利何必卞卞猶也卞有罪而子征之子之隸也又何謁

焉謁告也子治歸致祿而不出致歸也歸祿還采邑也傳曰公治致其邑

曰使予欺君謂予能也欺謂璽書言下人將叛也能而欺其

君敢享其祿而立其朝乎享食也

號之會諸侯之大夫尋未之盟也在魯昭元年楚公子圍二人執戈先

焉楚公子圍恭王之庶子靈王熊虔也時為令尹先謂使二人執戈在前道也蔡公孫歸

生與鄭罕虎見叔孫穆子歸生蔡大師子朝之子子家也罕虎鄭大夫子

孫子展之子子皮也穆子曰楚公子甚美不大夫矣

美謂服飾盛也抑君也似君也鄭子皮曰有執戈之前吾惑之

惑疑也蔡子家曰楚大國也公子圍其令尹也有執戈

之前不亦可乎穆子曰不然夫子有虎賁習武訓也

訓教也虎賁掌先後三而趨舍則守諸侯有旅賁禦王閑在國則守官門所以習武教也諸侯有旅賁禦

災害也禦禁也止則持輪所以備非常禁災害也大夫有

貳車備承事也貳車承奉也士有陪乘告奔奔也陪重也奔奔猶

使令也今大夫而設諸侯之服有其心矣有篡國心也

若夫其心而敢設服以見諸侯之大夫乎將不入矣



若不見計必為篡夫服心之文也言心所好如龜焉

灼然申必文於外若楚公子不為君必死不合諸侯

矣不復為大夫公子圍反殺郊敖而代之郊敖楚康

藥有疾圍縊而殺之

號之會諸侯之大夫尋盟未還尋宋之季武子伐莒

取鄆鄆莒邑莒人告于會楚人將以叔孫穆子為戮楚

令尹圍也以魯背晉樂王鮒求貸於穆子大夫樂相

子曰吾為子請於楚穆子不予梁其蹇謂穆子曰有

貸以衛身也出貨而可以免子何愛焉梁其蹇穆子

穆子曰非汝所知也承君命以會大事大事盟也而國有

罪我以貨私免是我會吾私也苟如是則又可以出

貨而成私欲乎苟誠也誠復有如此事者則當復以

廢雖可以免吾其若諸侯之事何夫必將或循之曰

諸侯之卿有然者故也必將有循效我者言諸侯則

我求安身而為諸侯法矣貨免之法君子是以患作患所

作不得中作而不衷將或導之衷中是昭其不衷也

余非愛貨惡不衷也欲殺身以成義不且罪非我之

由由武子也為戮何害於義楚人乃赦之穆子歸武子勞

之日中不出日中且至日中也穆子怨其人曰可以

出矣其人穆子家穆子曰吾不難為戮養豎棟也武

臣曾阜也

二



正卿也是為國棟言己為夫棟折而榱崩吾懼壓焉戮魯誅盡矣故曰養吾棟則叔孫氏亦必亡故曰雖死於外而此宗於內可也也庇覆今既免大耻而不忍小忿可以為能乎乃出見

之平丘之會晉昭公使叔嚮辭昭公弗與盟晉昭公

之子昭公夷也魯昭十年季平子伐莒取郟莒人愬之於晉十三年晉將討魯會于平丘使叔嚮辭魯昭

公不與子服惠伯曰晉信蠻夷而棄兄弟蠻夷莒也

其執政貳也執政之臣有二心貳必失諸侯豈唯魯

然言不獨夫失其政者必毒於人魯懼及焉必加毒

不可以不恭必使上卿從之從至晉季平子曰然則

意如乎平子季武子之孫悼子若我往晉必患我誰

為之貳患謂見執若子服惠伯曰椒既言之矣敢逃

難乎椒請從伯名惠晉人執平子子服惠伯見韓宣子

宣子晉正卿韓曰夫盟信之要也要猶晉為盟主是

主信也若盟而棄魚貝信抑闕矣闕缺昔欒氏之亂

齊人閒晉之禍伐取朝歌間侯也欒氏晉大夫欒盈

使叔孫豹悉帥弊賦賦兵躋躋畢行無有處人躋躋

也以從軍吏次於雞俞與邯鄲勝擊齊之

左邯鄲勝晉大夫趙旃之子須掎止晏菜焉從後曰

齊也晏菜齊師還而後敢還非以求遠也非以求遠也非以求遠也

齊大夫



之密邇於齊而小國也邇比也齊朝駕則夕極於

魯國極至也不敢憚其患而與晉共其憂亦曰庶幾有

益於魯國乎益謂得晉之助也今信蠻夷而棄之夫諸侯之

勉於君者將安勸矣若棄魯而苟固諸侯群臣敢憚

戮乎諸侯之事晉者魯為勉矣若以蠻夷之故棄之

其無乃得蠻夷而失諸侯之信乎子計其利者小國

共命共敬也宣子說乃歸平子季栢子穿井獲如土缶

其中有羊焉栢子魯正卿季平子之子也或云得土如瓦缶狀中有上羊昭謂羊生羊也

故謂使問之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也獲羊而言則之物也對曰以丘之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曰

夔蜺蝮木石謂山也或云夔一足越人謂之山繅或作操富陽有之猴身能言或曰獨足

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墳羊龍罔象食人一名沐腫唐云墳羊雌雄不成者

季康子問於公父文伯之母康子魯正卿季悼子曾孫栢子之子季孫肥也

肥也大夫稱主妻也對曰吾能老而已何以語子康

子曰雖然肥願有聞於主願得一言對曰吾聞之先

姑夫之母曰姑曰君子能勞後世有繼能勞能自驛

孫不廢也子夏聞之曰善哉商聞之曰古之嫁者不

及舅姑謂之不幸夫婦學於舅姑者也



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敬叔魯大夫孟僖子之弟南宮說也以

露睹父為客禮飲尊一人以為客也羞鼈焉羞進

睹父怒怒鼈小也相延食鼈延進也衆賓相進以食鼈辭曰將使鼈長

而後食之遂出此詞文伯之母聞之怒曰吾聞之先

子先子先男也季悼子也曰祭養尸饗養上賓言祭祀之禮尊養尸饗養上

也鼈於何有禮於何有猶何也而使夫人怒也遂逐之五

日魯大夫辭而復之辭請也

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如之康子在其朝自其外朝也與

之言弗應從之及寢門弗應而入入康子之家康子辭於

朝而入見辭其家臣入見敬姜曰肥也不得聞命無乃罪乎無得

有罪乎曰子弗聞乎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言與

考合民事於外朝也合神事於內朝神事祭祀也內朝自鄉以下

合官職於外朝外朝君之公朝合家事於內朝家大夫也內朝

寢門之內婦人治其業焉上下同之寢門正室之下門

也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

政焉庀治也皆非吾所敢言也

公父文伯還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歎之家

而主猶績言家有寵不當績也懼于季孫之怒也季孫康子也位尊又為大

宗其以歎為不能事主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僮

子備官而未之聞邪僮僮蒙不達也言已居官而未聞道居吾語女居



也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為瘠確勞其民而

用之故長王天下瘠土利薄又勞而用之使不淫逸

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民勞於事則思逸則淫淫

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沃肥美

器能少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嚮善心生故是故天子

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禮天子以春分朝

云大采衮織也祖習也識知也地德所以廣生昭謂

禮王藻天子玄冕以朝日玄冕冕服之下則大采非

袞織也周禮王楛大圭執鎮圭藻五采五就以朝日

則大采謂此也言天子與公卿因朝日以脩陽政而

習地德因夕月以治陰教而紂天刑日日中考政與

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宣編也序次

也三居云師

尹大夫官也掌以美詔王惟陳也旅衆士也牧州牧

也相國相也皆百官政事之所及也一日師尹公也

詩曰赫赫師尹少采夕月與太史司戴糾虔天刑夕月以秋

虔敬也刑法也或云少采黼衣也昭謂朝日以五采

則夕月其三采也載天文也司天文謂馮相氏保章

氏與大史相儷偶也此因夕月而日入監九御使潔

奉禘郊之粢盛監視也九御九嬪之而後即安即就

諸侯朝脩天子之業命命業事也書考其國職各省其

典刑典常也夜傲百工使無惰淫而後即安傲戒也

惰慢也卿大夫朝考其職在公之書講其庶政夕序其

業序次也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庀治士朝而受業較

於書而講貫貫習也夕而習復復覆也夜而計過無憾而



後郎安後也凡此者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

無日以怠也王后親織玄紵說云統冠之垂前後

當耳公侯之夫人加以紵紵也又加之以紵

無結紵者也從下而上也卿之內子為大帶內子之適妻曰

帶命婦成祭服命婦大夫之妻也列士之妻加以

朝服列士元士也既成祭服又加之以朝服也朝自

庶士以下皆衣其夫庶士下士也社而賦事丞而獻

功社春分祭社也事農桑之屬也冬男女效績愆則

有辟古之制也績功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

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

位下位下大夫也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處事處身况

有怠惰其何以避辟上言愆則有辟吾冀而朝夕脩

我曰必無廢先人冀望也而汝爾今日胡不自安欲

我自安我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承奉也

情之心奉君官職無以避辟將見誅絕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志識季

氏之婦不淫矣

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祖父昆康子

往焉闔門與之言闔門也門皆不踰闕闕門限也皆

不踰闕而出康子不踰闕而入傳曰婦祭悼子康子

與焉悼子穆伯之父敬姜酢不受徹俎不宴禮祭主



賓酢主人不受敬姜不親受也宗不具不繹繹又祭  
祭畢徹俎又不與康子宴飲也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  
書云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此言繹者通言之也賈侍  
御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此言繹者通言之也賈侍  
中云宗宗臣主祭祀之禮不具謂繹不盡飲則退說  
宗臣不具在則敬姜不與繹也  
飲宴安私飲也昭謂立曰飲坐曰要言宗具則與繹  
繹畢而飲不盡飲禮而退恐有醉飽之失皆所以遠  
嫌仲尼聞之以為別於男女之禮矣

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也室妻也繹其宗老宗宗人主  
禮樂者也楚語曰屈到嗜芰有而為賦綠衣之三章  
疾屬其宗老曰祭我必以芰我思古以實獲我心老請  
綠衣詩却風也其三章曰我思古以實獲我心老請  
以言古之賢人正其室家之道我思古以實獲我心老請

守龜卜室之族也守龜姓也師亥聞之師亥魯樂曰善  
哉男女之饗不及宗臣賈侍中云男女之饗謂宴相  
賈侍中云男女之饗謂宴相

上章所謂徹宗室之謀不過宗人虞唐云不過宗人  
組不宴是也宗室之謀不過宗人虞唐云不過宗人  
親也昭謂此宗人則上宗臣也亦用同姓若漢宗正  
用諸劉矣凡時男女之饗不及宗臣至於謀宗室之  
事則不過宗臣故敬姜欲室文謀而不犯微而昭矣  
伯而嚮其宗老賦詩以成之也謀而不犯微而昭矣  
不犯不犯禮也微詩所以合意歌所以詠詩也今詩  
而昭詩以合意也微詩所以合意歌所以詠詩也今詩

以合室歌以詠之度於法矣也成  
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  
外士死之今吾子天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  
之辱共先祀者辱自屈辱共奉請無瘠色也毀瘠  
無瘠色也毀瘠無瘠色也毀瘠無瘠色也毀瘠無瘠色也

無聲涕出無插膺也無憂容有降服無加服  
涕為洵涕也無插膺也無憂容有降服無加服  
輕於禮為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仲尼聞之曰女  
重於禮為加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仲尼聞之曰女

重於禮為加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仲尼聞之曰女  
重於禮為加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仲尼聞之曰女



知莫如婦男知莫如夫童男之知不如丈夫公父氏

之婦知也夫公父季氏之別也知也夫者凡婦人之

乃反割却欲以明德此欲明其子之令德也

公父文伯之母朝哭穆伯而莫哭文伯後哭至之哭

也此夫子之喪哭不相及然言仲尼聞之曰季氏之

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章上下有章夫

吳伐越墮會稽會稽山名墮壞也吳王夫差敗越於

之在魯獲骨焉節專車骨一節其長吳子使來好聘

聘吳子夫差也且問之仲尼曰無以吾命賓發幣於

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發所齊幣於魯大夫次及既

徹俎而宴徹俎而宴飲也客執骨而問因折俎之骨曰

敢問骨何為大凡骨何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群神

於會稽之山羣神謂主山川之君為防風氏後至禹

殺而戮之防風注芒氏之君名也違命其骨節專車

此為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為神仲尼曰山川之靈是

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山川之守主為山川設者

大川能興雲致社稷之守為公侯守之是謂公侯也

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氏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

君也汪芒長翟守封隅之山者也封封山隅隅山在

為漆姓漆姓汪芒在虞夏商為汪芒氏於周為長翟



周世其國北今為大人子孔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

尼曰雋饒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雋饒西南長者不過

十之數之極也防風氏也

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磬

其長尺有咫隼鷩鳥今之鷩也楛木名磬鐵也以石

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惠公陳哀公之

孫悼太子之子

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

夷百蠻九夷東夷九國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各以

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

怒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

人使永監焉監視故銘其楛曰肅慎氏之貢矢刻曰

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武王元女大姬

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展重

陳以肅慎氏之貢陳媯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

得也故府舊使求得之金積如之積櫃也金以金帶

齊閭丘來盟閭丘齊大夫閭丘明也初齊悼公在魯

取季康子之妹及即位而逆之季魴侯

子服景

通焉女言其情不敢予也齊侯怒伐魯魯與子服景

齊平齊使問丘明來盟公在魯哀八年也



伯戒宰人曰陷而入於恭景伯魯大夫子服惠伯之

人吏人也陷猶失過也閔馬父笑景伯問之馬父魯大夫也

對曰笑吾子之大蒲也蒲驕也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

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為首正考父宋大夫孔子之

大師樂官之長掌教詩樂毛詩鼓曰微子至十載公

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司公

大至孔子以那為首鄭司農云自考父其輯之亂凡輯成也

章義既成撮其大要以為亂辭詩者歌也所以節舞

者也如今三節無矣曲終乃更變章亂節故謂之亂

也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執事有恪恪敬

王稱之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所作言先聖人行此恭敬之道久矣不敢言創之於已乃云受之於先先古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

昔曰先民此其不專也今吾子之戒吏人曰陷而入於恭

其滿之甚也驕為滿恭為謙周恭王能庇昭穆之闕而為恭

庇覆也恭王周昭王之孫穆王之子也昭王南征而

不反穆王欲肆其心皆有闕失言恭王能庇覆之故

也為恭楚恭王能知其過而為恭楚莊王之子也

夫曰不穀不德覆亡楚國之師若沒請為靈今吾子

若厲子囊曰君實恭可不謂恭乎大夫從之

之教官寮唐云同官曰寮昭謂此景伯之屬下寮耳

雖異事及白陷而後恭道將何為得道將何為乎

季康子欲以田賦田賦以田出賦也賈侍中云田一

二頭一井之田而欲出十六井之賦也昭謂此數甚

多似非也下雖云收田一井凡數從夫井起故云井耳使再有訪諸仲尼冉有孔子弟子冉求也為季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中華民國

七十七



齊語第六 韋氏解

閩中葉邦榮校刊

相公自莒反于齊

相公齊大公之後信公之子襄公之弟相公小白也初襄公立其政

無常鮑叔牙曰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公孫

無知殺襄公而立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齊人

殺無知逆子糾于魯魯嚴公不即遣而盟以要之齊

大夫歸逆小白于莒嚴公伐齊納子糾相公自莒先

入使鮑叔為宰鮑叔齊大夫姒姓之後鮑敬辭曰臣

君之庸臣也庸凡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

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國家

者則管夷吾乎管夷吾齊卿姬姓之後臣之所不若

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以寬則得衆惠則足治國

家不失其柄弗若也柄本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





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

姓加勇焉弗若也軍門立旌為門若桓公曰夫管夷

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於死三君皆云濱近也管仲

射桓公鮑叔對曰夫為其君動也糾也君若宥而反

之夫猶是也宥赦也猶是言為桓公曰若何若何得

鮑子對曰請諸魯是時桓公使鮑叔脅魯殺桓公曰

施伯魯君之謀臣也施伯魯大夫惠公夫知吾將用

之必不予我矣若之何鮑子對曰使人請諸魯曰寡

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於群臣故請之則

予我矣桓公使請諸魯如鮑叔之言嚴公以問施伯

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

之才也才冠天下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令彼在齊

則必長為魯國憂矣嚴公曰若何施伯對曰殺而以

其屍授之授子齊使嚴公將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

親以為戮欲得生自戮之以若不生得以戮於群臣

猶未得請也猶未得請生之於是嚴公使束縛以予

齊使齊使受而以還比至三釁三浴之以香塗身曰

桓公親逆之于郊逆迎也郊而與之坐問焉還國曰

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為高居高臺田狩異弋田

也狩圍守而取禽也畢掩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

也狩圍守而取禽也畢掩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



女是崇

崇高也

九妃六嬪

唐尚書云九妃三國之女以

禮者尊之如一明其淫侈非禮制也

陳妾數百

陳列食

也

也

必梁肉衣必文繡

戎車兵車游車游

戎士凍餒

戎車待游車之裂戎士

待陳妾之餘戲之車裂殘也

優笑在前賢材在後

能也

是以國家不日引

引申也

不月長

長益也

對曰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遠績以成名

管子周

子之先也績功也言昭王穆王雖有所闕猶能世法

文王武王之典以成其功名也周語曰厲始革典言

至厲王乃變更合群突比較民之有道者老合會也交

文武之常典也

德行也

德行也

德行也

德行也

德行也

之不埽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為此若何

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也周禮正月之吉縣治象於象魏使萬

式權以相應

式權以相應

式權以相應

式權以相應

式權以相應

式權以相應

式權以相應

式權以相應

式權以相應

式權以相應

用民使均平相應也

比綴以度

比綴以度

比綴以度

比綴以度

比綴以度

比綴以度

比綴以度

比綴以度

比綴以度

比綴以度

樽本肇末

樽等也肇正也謂先

樽等也肇正也謂先

樽等也肇正也謂先

樽等也肇正也謂先

樽等也肇正也謂先

樽等也肇正也謂先

樽等也肇正也謂先

樽等也肇正也謂先

樽等也肇正也謂先

樽等也肇正也謂先

刑罰

糾收也

糾收也

糾收也

糾收也

糾收也

糾收也

糾收也

糾收也

糾收也

糾收也

班序顛毛以為民紀

班次也序列也顛

班次也序列也顛

班次也序列也顛

班次也序列也顛

班次也序列也顛

班次也序列也顛

班次也序列也顛

班次也序列也顛

班次也序列也顛

班次也序列也顛

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

參三也

參三也

參三也

參三也

參三也

參三也

參三也

參三也

參三也

參三也

定民之居成民之事

謂使四民各居其職所以成其事

謂使四民各居其職所以成其事

謂使四民各居其職所以成其事

謂使四民各居其職所以成其事

謂使四民各居其職所以成其事

謂使四民各居其職所以成其事

謂使四民各居其職所以成其事

謂使四民各居其職所以成其事

謂使四民各居其職所以成其事

謂使四民各居其職所以成其事

也陵為之終

葬也

葬也

葬也

葬也

葬也

葬也

葬也

葬也

葬也

葬也

而慎用其六柄焉

柄本也六柄生

柄本也六柄生

柄本也六柄生

柄本也六柄生

柄本也六柄生

柄本也六柄生

柄本也六柄生

柄本也六柄生

柄本也六柄生

柄本也六柄生

相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

殺貧富貴賤也

殺貧富貴賤也

殺貧富貴賤也

殺貧富貴賤也

殺貧富貴賤也

殺貧富貴賤也

殺貧富貴賤也

殺貧富貴賤也

殺貧富貴賤也

殺貧富貴賤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四民謂士雜處則其言唯其事易唯亂見易公曰處

士農工商若何管子對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

燕士講學道執者也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

就田野令夫士群萃而州處萃集也閒燕則父與父

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

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物事也是故其父

兄之教不肅而成肅疾也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

故士之子恒為士令夫工群萃而州處審其四時四言

時各有宜謂死辨其功苦辨別也權節其用權

也疑釋之時也論比協材論擇也比其善惡節視其大小輕重也

也日莫從事施於四方施其物用也以飭其子弟飭教

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陳亦示也功成功少

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

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

恒為工令夫商群萃而州處察其四時四時所用者

而監其鄉之資監視也資財也以其市之賈負任

儋何背曰負肩曰儋服牛輶馬服牛車也輶馬車也

服以周四方周徧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取

也鬻賣也日莫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

賴賴贏也相陳以知賈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



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

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恒為商令夫農群萃而州處

察其四時四時樹藝各有宜也權節其用耒耜枷芟權平也平節其器用

小大倨句之宜也枷拂也所以及寒擊草除田寒謂

大寒之時也以待時耕時耕謂立及耕深耕而疾耨

之以待時雨疾速也耨摩平也時雨既至挾其槍刈

耨在掖曰挾槍耨也刈鎌以旦莫從事於田野脫

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襍襍脫解也茅蒲笠笠也襍

所以為笠也霑體塗足霑濡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

敏猶也以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

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

不勞而能夫是故農之子恒為農野處而不暱暱近

其秀良之能為士者必足賴也秀民之秀出有司

見而不以告其罪有司掌民之官也有司已於事

而竣已畢也竣相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

國以為二十一鄉唐尚書云四民之所居也昭謂國

農不相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以為二十一鄉二千

一鄉二千一鄉凡四萬二千工商之鄉六工商各三

家此管子所制非周法也工商之鄉六工商各三

從戎士鄉十五唐尚書云士與農共十五鄉昭謂此

軍農野處而不驅不在都邑公帥五鄉焉五鄉萬人

之數則下所云伍鄙是也公帥五鄉焉是謂中軍



公所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國子高子皆齊帥也

為左右參國起案以為三官參三也案界也分臣立

三宰三宰三卿也工立三族族屬也晉趙盾為旄車之族上言工商之鄉六

則各市立三鄉市商也商處澤立三虞周禮有澤虞之官虞度也

掌度知川澤之大山立三衡周禮有山虞林衡之官

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欲行伯道管子對曰

未可國未安桓公曰安國若何管子對曰脩舊法伯

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業猶遂滋民與無財遂育也

貧無財者而敬百姓則國安矣桓公曰諾遂脩舊法

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國既

安矣桓公曰國安矣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君若正

卒伍脩甲兵周禮五人為伍百人為卒今管子

國亦將正卒伍脩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

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

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事

事也隱匿也寄託也匿軍令託桓公曰為之若何管

子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內政國政也因治桓公

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為軌軌為之長軌中一人

十軌為里里有司為立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

鄉鄉有良人焉賈侍中云良人鄉士也以為軍令為

昭謂良人鄉大夫也



掌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居則為軌出則為伍所謂寄政

也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小戎兵車也此

有司之所乘故曰小戎詩云小戎伐收古者戎車一乘步卒七十二人今齊五十人四里為連

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

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帥

之五鄉每一軍為五鄉也鄉帥卿也萬人為軍齊制也周則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帥長也三軍

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狻振

旅春田曰狻振整也旅衆也周禮仲春教振旅遂以狻田也秋以獮治兵秋田曰獮

遂以獮田也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

成令勿使遷徙遷徙猶改更也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

恤憂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疇匹也世同

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垂書戰目相視足

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致死以相救也居同樂行同和死

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疆君有此士也三萬人

以方行於天下方猶橫也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屏猶蕃也天下

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禦當也

正月之朝鄉長復事鄉長鄉大夫也復白也周禮正月之吉鄉大夫受法于司徒邊

班于鄉吏以考其行君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好學慈孝

於父母聰慧質仁慧解瞭也質性也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

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



竣也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秀

出於衆者脛本曰股肱臂也大勇有則以告有而不

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

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

躁淫暴不用上令者上君也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

之下比比阿黨也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是故鄉長選

而脩德進賢桓公親見之遂使役官役為桓公令官

長期而書伐官長也期年也伐功也書其所掌在官有功者也以告且

選選其官之賢者而復用之復白曰有人居我官有

功休德休美也惟慎端慤以待時使民以勸綏謗言時待

動不違時也足以補官之不善政謂前有桓公召而與

之語訾相其質訾量也足以比成事比輔也是以輔

誠可立而授之言可以立為大設之以國家之患而

不疚患難也疚病也豫設以其國家選問其鄉以觀

其所能而無大厲問其鄉本其行升以為上鄉之贊

贊佐也謂之三選三選謂鄉長所進官國子高子選而

脩鄉鄉選而脩連連選而脩里里選而脩軌軌選而

脩伍伍選而脩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

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鄉里以齒長

朝不越爵賢不肖之爵罷士無伍罷病也無與為伍也



周禮大司寇以園土聚教罷民罷女無家夫稱家也夫是故民皆勉為善

與其為善於鄉也不如為善於里與其為善於里也

不如為善於家本其事行也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

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之議皆有終身之功相公

曰伍鄙若何管子內政既備故復問伍鄙之事管子對曰

相地而衰征則民不移相視也衰差也視土之美

重也移政不旅舊則民不偷舊君之故舊也偷苟且

徒也民相與不苟且也孔子山澤各致其時則民不苟謂

曰故舊不遺則民不偷陸阜陵墜井田疇均則民不

憾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墜溝上之道也九

恨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略則牛羊遂略奪也遂長也

相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鄙三十家為邑

邑有司下制野鄙內之政也此以十邑為卒卒有卒帥十

卒為鄉鄉有鄉帥三鄉為縣縣有縣帥十縣為屬屬

有大夫五屬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屬焉五屬家四十

立五正正長也各使聽一屬焉是故正之政聽屬正五

聽大夫也牧正聽縣牧五屬大夫也下政聽鄉下政縣

之治也鄉帥相公曰各保治爾所無或淫怠而不聽治者

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相公擇是寡功者而適之

適也曰制地分民如一何故獨寡功教不善則政不



治也理一再則宥宥寬也三則不赦桓公又親問焉曰

於子之屬有居處為義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

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

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

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

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

於子之屬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

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

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五屬大夫於是退而脩屬屬

退而脩縣縣退而脩鄉鄉退而脩卒卒退而脩邑邑

退而脩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

可得而誅也政既成以守則固以征則疆

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鄰

國未吾親也君若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則親鄰國鄰國

親足以為援不然將為己害難以遠征也桓公曰若何管子對曰審吾疆

場而反其侵地審正也反還也侵地正其封疆無受

其資積土為封資資財也而重為之皮幣以驟聘規於諸侯規

也以安四鄰則四鄰之國親我矣為游士八十人州

人齊居一州而雅曰齊曰營州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游

於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皮幣玩好使人鬻之四



方玩好人所玩弄也以監其上下之所好所好則知其

奢儉上下君臣也玩好物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相

公問曰夫軍令則寄諸內政矣齊國寡甲兵為之若

何甲鎧也兵屬管子對曰輕過而移諸甲兵諸之也移

輕其過使以相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制重罪贖

以犀甲一戟重罪死刑也犀犀皮也長丈六尺輕罪贖以

鞮盾一戟輕罪劓刑之屬也鞮小罪謫以金分不入

於五刑者以金贖有分兩之差者間罪有赦也間罪

之疑有赦五刑索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

索求也求訟者之情也三禁禁之三日使審實其辭

也而不可上下者辭定不可移也坐成獄訟之坐已

成也十二矢為束則訟者坐成以束矢入于朝乃聽

其訟兩人訟一人入矢一人不入則曲曲則伏入兩

矢乃治之矢取往而不反也周禮以美金以鑄劍戟

鑄治試諸狗馬狗馬難惡金以鑄鉏夷斤櫛惡麤也

似鉏而小櫛斫也試諸壤土甲兵大是相公曰吾

欲南伐何主主主人供管子對曰以魯為主反其侵

地堂潛堂魯也使洙於有蔽渠弭於有渚賈侍中云

有蔽言可依蔽也渠弭禪海也水中可居者曰環山

於有牢環統也牢牛羊豕也言雖山桓公曰吾欲西

伐何主管子對曰以衛為主反其侵地臺原姑與漆

里衛之四邑使洙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桓公



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燕為主燕今漁陽薊縣反其

侵地柴夫吠狗燕之二邑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

於有牢四鄰大親既反侵地正封疆地南至于鮪陰

鮪陰地名也西至于濟北至于河東至于紀鄆紀故國

齊南界也有革車八百乘賈侍中云謂一國之賦

鄆紀季之邑凡甲士六萬人昭謂此周制耳齊法五十人為小戎

車八百乘有四萬人又上管仲制齊為三軍軍萬人

下又曰君有是士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而車擢夫

數多者其副貳陪從之車乎或者八當為六

下之甚淫亂者而先征之即位數年東南多有淫亂

者萊莒徐夷吳越萊今東萊莒琅邪縣一戰帥服三

十一國遂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汶山濟度也汶水名方城

楚北之阨塞也謂師至于陘時也在魯僖四年汶山楚山也使貢絲于周而反荆

州諸侯莫不來服遂北伐山戎山戎今之鮮卑以荆其病燕故代之

令支斬孤竹而南歸二國山戎之與也荆擊也斬伐也令支今為縣屬遼西孤竹之

城存焉海濱諸侯莫不來服海濱海也與諸侯飾牲為載

以約誓于上下庶神飾牲陳其牲為載書加與諸侯于牲上而已不載血也

勦力同心勦并也西征攘白翟之地攘卻也白翟至于赤翟之別種

西河西河白翟之西方丹設泚乘桴濟河方併也編木曰泚小泚曰桴濟度也

至于石抗石抗晉地名縣車束馬踰太行與辟耳之谿拘

夏大行辟耳山名拘夏辟耳之谿也三者皆山西服

不沙西吳險谿谷故縣鈞其車偪束其馬而以渡也西服



其東門不克相公使仲孫湫徵諸反胙于絳胙說云

也謂天子致祭胙賞以大路龍旂相公於絳辭之天

子復使宰孔致之賈侍中云反復也非位也絳晉國

都也晉獻公卒奚齊卓子死國絕無嗣晉侯失其胙

位相公以諸侯討晉至高梁使隰朋帥師立公子夷

吾復之於絳是為惠公事在魯僖九年昭謂人君即

位謂之踐胙此言相公城周尊事天子又討晉亂復

其胙位善之也按內傳宰孔於葵丘致胙肉獄濱諸

賜命無辭讓及覆之文賈君得之宜從賈也獄濱諸

侯莫不來服常山也而大朝諸侯於陽穀陽穀之會

年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屬亦會也兵車之會謂

十四年會于鄆十五年復會于鄆魯僖元年會于榘

止九年會于陽穀五年會于葵丘凡九也諸侯甲不解纍纍所以兵

不解駢駢所以駢無弓服無矢無者無其用也隱

武事行文道帥諸侯而朝天子謂首止之會會王

丘之會天子使宰孔致胙于相公天子周襄王也宰

也曰余一人之命有事于文武事祭使孔致胙且有

後命且猶曰以爾自卑勞實謂爾伯舅無下拜稱天子

二八

二二

胙

其東門不克相公使仲孫湫徵諸反胙于絳胙說云

也謂天子致祭胙賞以大路龍旂相公於絳辭之天

子復使宰孔致之賈侍中云反復也非位也絳晉國

都也晉獻公卒奚齊卓子死國絕無嗣晉侯失其胙

位相公以諸侯討晉至高梁使隰朋帥師立公子夷

吾復之於絳是為惠公事在魯僖九年昭謂人君即

位謂之踐胙此言相公城周尊事天子又討晉亂復

其胙位善之也按內傳宰孔於葵丘致胙肉獄濱諸

賜命無辭讓及覆之文賈君得之宜從賈也獄濱諸

侯莫不來服常山也而大朝諸侯於陽穀陽穀之會

年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屬亦會也兵車之會謂

十四年會于鄆十五年復會于鄆魯僖元年會于榘

止九年會于陽穀五年會于葵丘凡九也諸侯甲不解纍纍所以兵

不解駢駢所以駢無弓服無矢無者無其用也隱

武事行文道帥諸侯而朝天子謂首止之會會王

丘之會天子使宰孔致胙于相公天子周襄王也宰

也曰余一人之命有事于文武事祭使孔致胙且有

後命且猶曰以爾自卑勞實謂爾伯舅無下拜稱天子

官之伯異姓曰伯舅無下拜無下堂拜賜也相公召管子而謀管子對曰

為君不君為臣不臣亂之本也相公懼出見客客宰

曰天威不遠顔咫尺遠也顔眉目

子之命曰爾無下拜承受恐墮越于下以為天子羞

越失也遂下拜升受命賞服大路龍旂九旒渠門赤

旂唐尚書云大路王路非也賈侍中云大路諸侯朝

服之車謂金路鈞樊纓九就龍旂九旒也渠門亦

二八

二二

胙

其東門不克相公使仲孫湫徵諸反胙于絳胙說云

也謂天子致祭胙賞以大路龍旂相公於絳辭之天

子復使宰孔致之賈侍中云反復也非位也絳晉國

都也晉獻公卒奚齊卓子死國絕無嗣晉侯失其胙

位相公以諸侯討晉至高梁使隰朋帥師立公子夷

吾復之於絳是為惠公事在魯僖九年昭謂人君即

位謂之踐胙此言相公城周尊事天子又討晉亂復



旗名赤旂大旂也昭謂龍旂畫交龍於終也正幅為  
終旁屬為旒鈎婁領之鈎樊馬大帶纓當留削革為  
門皆以五采罽飾之九就就成也渠諸侯稱順焉言  
禮順於栢公憂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父之亂魯人  
夫人哀姜也慶父莊公之弟共仲也通于哀姜哀姜  
欲立之莊公薨慶父殺大子般在莊三十二年又殺  
閔公在二君殺死國絕無嗣栢公聞之使高子存之  
閔二年齊卿高奚敬仲也存翟人攻邢栢公築夷儀以  
高子齊卿高奚敬仲也存翟人攻邢栢公築夷儀以  
之謂立僖公而成魯也  
封之邢姬姓周公之後也夷儀邢邑也翟人攻男女  
不淫牛馬選具也選見注略也翟人攻衛衛人出廬于曹  
廬寄也翟人攻衛殺懿公遂入衛衛人出奔宋栢公  
逆之河以衛之餘民立公孫申以寄于曹是為戴公  
在魯閔栢公城楚丘以封之而封之事在魯僖二年

其畜散而無育畜六畜也散謂栢公與之繫馬三百  
繫馬良馬在閑非放牧者也天下諸侯稱仁焉於是天下諸侯知  
栢公之為已動也動謂救患分災也是故諸侯歸之譬若市  
人栢公知諸侯之歸已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幣  
幣也禮酬賓之禮也故天下諸侯罷馬以為幣罷不任用也縷  
纂以為奉奉籍也所以籍王之藻也縷纂以縷鹿皮  
四介介枚諸侯之使垂囊而入也垂言空而來捆載而  
歸言重而歸也捆秦也故拘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故天  
下小國諸侯既許栢公許謂听其盟約莫之敢背就其利而  
信其仁畏其武栢公知天下諸侯多與已也與從也故



又大施忠焉忠信其可為動者為之動可為謀者為之

謀軍譚遂而不有也諸侯稱實焉軍謂以軍滅之也

桓公奔莒過譚譚子不禮入又不賀北杏之會通齊

國之魚鹽于東萊言通者則先時禁之使關市幾而

不征幾幾異服識異言也征稅也取魚鹽以為諸侯

利諸侯稱廣焉施惠廣也築葵茲蔓負負領塗丘四者皆

山戎衆以禦戎翟之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禁暴掠

於諸翟接者築五鹿中牟蓋與杜丘四塞諸夏以衛諸夏之

地衛蔽所以示權於中國也教大成定三革隱五刃

定奠也隱藏也三革甲冑盾也五刃刀劍矛戟矢也

說云三革甲冑鼓非也兵事息則禮樂興焉得廢鼓

也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又行渡河文事勝矣勝

也是故大國慙愧小國協附唯能用管夷吾宰賦隰

朋賓晉無鮑叔牙之屬而伯功立五子皆齊卿大夫

魯孫戴仲之子成子也

國語第六 齊



晉語第七 芾氏解 閩中葉邦榮校刊

武公伐翼殺哀侯武公曲沃叔之孫嚴伯之子武

之孫鄂侯之子哀侯光也初昭侯分國以封叔父相

叔為曲沃伯曲沃盛疆昭侯微弱六年晉潘父殺昭

侯而納相叔不克晉人立昭侯之子孝侯嚴伯殺孝

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魯桓三年曲沃武

公伐翼殺哀侯後竟滅翼侯之後而兼之魯嚴十

六年王使虢公命武公以一軍為晉侯遂為晉祖止

樂共子曰苟無死樂共子晉哀侯大夫共叔成也初

之故止共子吾以子見天子令子為上卿制晉國之

政上卿執政命天子者也辭曰成聞之良生於三事之如一三

父師也如一也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食謂非父不生





如一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如在君父為君報生以死報

賜以力人之道也謂家臣也臣敢以私利廢人之

道私利謂不君何以訓矣無以教且君知成之從也

未知其待於曲沃也君武公也言君知成將死其君

不死而待君於從君而貳君焉用之貳二遂歸而死

獻公卜伐驪戎獻公晉武公之子獻公詭諸也驪戎

姓也秦曰驪邑漢高帝徙豐史蘇占之史蘇晉大夫

曰勝而不吉公曰何謂也對曰遇兆挾以銜骨齒牙

為猾遇見也挾猶會也骨所以鯁刺人也猾弄也齒

骨在口中齒牙弄之以象說口之為害戎夏交猝也

也禮卜卜師作龜大夫占色史占墨也

二畫外象戎內象諸夏謂晉也交猝是交勝也臣

故云言晉勝戎且懼有口齒牙銜骨懽民國移心焉

懽離公曰何口之有口在寡人寡人弗受誰敢興之

對曰苟可以懽其入也必其受逞而不知胡可壅也

胡何也逞快也懽防也甘言入耳心公不聽遂伐驪

戎克之克勝也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為夫人驪姬驪

女公飲大夫酒令司正實爵與史蘇司正正賓主之

曰飲而無肴肴俎夫驪戎之役女曰勝而不吉故賞

女以爵罰女以無肴克國得妃其有吉孰大焉史蘇

卒爵卒盡也再拜稽首曰兆有之臣不敢蔽蔽兆之紀



失臣之官

紀經也失守官之

有二臯焉何以事君

二臯蔽

也 大罰將及不唯無有

及至也蔽非失官則抑君亦有大罰非但無有也

抑君亦

樂其吉而備其凶凶之無有備之何害若其有之備

之為瘳

瘳差也

臣之不信國之福也

不信也

何敢憚罰

憚難也

飲酒出史蘇告大夫曰夫有男戎必有女戎

也女兵言其禍猶兵也

若晉以男戎勝戎而戎亦必以女戎勝

晉其若之何里克曰何如

里克晉大夫

史蘇曰昔夏桀

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

桀禹十七世后臯之孫惠王之子夏癸也有施

喜姓之國妹喜其女也以女進人曰女

妹喜有寵於是乎與伊尹比而

亡夏

伊尹湯相伊摯也自夏適殷比比功也殷辛伐伊尹欲亡夏妹喜為之作禍其功同也

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

殷辛湯三十一世帝乙之子殷紂也有蘇已姓之國

妲己其妲己有寵於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

膠鬲殷賢臣也

自殷適周佐武王以亡殷也

周幽王伐有褒有褒人以褒姒女焉

幽王宣王之子幽王宮涅也褒姒姓之國幽王褒姒以伐之褒人以美女入謂之褒姒是為幽后也

有寵生伯服

伯服備王也

於是乎與虢石甫比

石甫虢公名鄭諱曰

伯服太子出奔申

申姜姓之國平王母家

申人繒人召西戎以

伐周周於是乎亡

繒姒姓禹後也繒及西戎素與申國婚姻同好幽王欲殺宜咎以成

伯服求之於申申人弗予遂伐之故

今晉寡德而安

俘女

軍獲

又增其寵雖當三季之王不亦可乎

季末也三



季王桀紂幽王也且其兆云挾以銜骨齒牙為猾我上伐驪

龜往離散以應我應答也往令告龜辭往夫若是賊

之兆也非吾宅也賊敗國家之兆也宅離則有之

國分不跨其國可謂挾乎跨猶擄也言驪姬不據不

得其君能銜骨乎言驪姬不得志於其君若跨其國

而得其君雖逢齒牙以猾其中其誰云弗從言驪姬

據晉國而得志於君齒牙之猾雖為諸夏從戎非敗

而何從政者不可以不戒亡無日矣郭偃曰夫三季

王之亡也空郭偃晉大夫上偃也空言民之主也縱

惑不疚疚病也縱其淫肆侈不違肆極也極其汰流

志而行也流放無所不疚無一處不是以及亡而不獲

追鑑鑑鏡也言不得復追鏡今晉國之方偏侯也大方

也偏偏方也乃甸內偏方其土又小小小於大國在

側大國謂秦齊也雖欲縱惑未獲專也專擅大家鄰國將師

保之大家上卿也師保多而驟立不其集亡驟數也

雖驟立不過五矣且夫口三五之門也口所以紀三

故謂是以讒口之亂不過三五少則三五君且夫挾小

鯁也可以小戕而不能喪國喪在內為戕猶傷也

亡國也當之者戕焉當者傷也值骨於晉何害無大

雖謂之挾而猾以齒牙口弗堪也堪猶勝也言骨在



不能勝也論其與幾何久也晉國懼則甚矣亡猶未

也商之衰也甲之謂帝其銘有之刻器曰銘謂曰噍噍

之德不足就也就不足歸就也不可以矜而祗取

憂也矜大也噍噍之食不足狃也食祿也不能為膏

而祗離咎也膏肥雖驪之亂其離咎而已其何能服

驪驪姬也離咎而已其後二子殺死身也吾聞以亂得

聚者聚財也非謀不卒時卒盡也三月一時非有善謀

非人不免難非得人也非禮不終年非禮法

不盡齒齒年壽也非有義刑不能盡其年壽楚非德

不及世世嗣也非有德惠不能及非天不離數離歷

安不可謂能謀據居也言驪姬之謀不居安行之以

齒牙不可謂得人行齒牙之猾以害人廢國而向已

不可謂禮廢國謂害羣公子也以不度而迂求不

可謂義迂邪也不可謂得其義義宜也以邪以寵賈怨不

可謂德賈市也言恃寵愛以市少族而多敵不可謂

天怨也不可謂有德也德義不行禮義不則無德

迂求非義故德棄人失謀天亦不贊行之以齒牙為

為失謀少族多敵吾觀君夫人也若為亂其猶隸農

二五吾二

五



也徒今之雖獲沃田而勤易之沃美也將弗克饗為

人而已饗食也為人士為曰戒莫如豫豫而後給士

豫備也給及也言先有備而後及事也夫子戒也郭子

其言抑二大夫之言其皆有焉二大夫史既驪姬不

克服不能晉正於秦五立而後平正者謂秦所輔正大

也謂以兵納惠公文公殺呂卻之屬也五家鄰國將師保之是

獻公伐驪戎克之滅驪子驪子驪戎之君本爵男獲

驪姬以歸立以為夫人生奚齊其姊生卓子女子同

則言妹也生為姊於男驪姬請使申生處曲沃以速縣申生獻

恭君也獻公娶于賈無子承于齊姜生申生曲沃宗邑今河東聞喜是也虞御史云速疾也縣縊也

重耳處蒲城夷吾處屈重耳夷吾中生異母弟蒲奚

齊處絳晉時都以儆無辱之故外以儆備於戎翟無

恥辱公許之史蘇朝告大夫曰二三大夫其戒之乎

亂本生矣日君以驪姬為夫人民之疾心固皆至矣

日昔日也疾疾其君也至深也昔者之伐也起百姓以為百姓也昔

謂古明王也為百姓是以民能欣之欣欣故莫不盡忠

極勞以致死今君起百姓以自封也封厚民外不得

其利不得攻伐之利而內惡其貪創上下既有判矣判離然

而又生男其天道也天疆其毒民疾其態其亂生哉

吾聞君子好好而惡惡樂樂而安安是以能有常好



好之惡者惡之樂則說之安則居之故能  
有常以言獻公好惡安樂皆非其所也 伐木不自

其本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基

必復亂基始也今君滅其父而畜其子禍之基也畜其

子又從其欲子思報父之恥而信其欲信古雖好色

必惡心不可謂好好美好其色必授之情情謂許彼

得其情以厚其欲厚益也從其惡心必敗國且深亂亂

必自女戎深亂亂深也三代皆然驪姬果作難殺大

子而逐二公子二公子謂重耳奔翟夷吾奔梁君子曰知難本矣難知

本謂史蘇驪姬生奚齊其姊生卓子公將黜太子申生黜廢也而

立奚齊里克不鄭荀息相見里克曰夫史蘇之言將

及矣其若之何荀息曰吾聞事君者竭力以役事不

聞違命竭盡也君立臣從何貳之有君立嗣臣則從而奉之貳二心

也 不鄭曰吾聞事君者從其義不阿其惑也阿隨也

則誤民民誤失德是棄民也言民失德陷於刑辟是棄之也民之有

君以治義也上下義義以生利利以豐民有義則利若生豐厚也

之何其民之與處而棄之也必立大子里克曰我不

佞雖不識義亦不阿惑吾其靜也靜默也三大夫乃別

烝于武公烝冬祭也武公獻公稱疾不與使奚齊涖

事涖臨也稱疾不祭而使奚齊足乃言於太子曰足

齊者欲諷羣臣使知已意

二

二



太子伯氏不出奚齊在廟賈唐皆云伯氏申生也一

臣也伯氏不出奚齊在廟云伯氏狐突也昭謂是時

孤突木杜門故以伯氏為子盍圖乎圖所以太子曰

吾聞之羊舌大夫羊舌大夫羊曰事君以敬事父以

孝受命不遷為敬遷徙也敬順所安為孝敬順敬順

命不敬言公命我守曲沃作令不孝作令謂擅發又

何圖焉且夫聞父之愛而嘉其況有不忠焉聞離也

廢人以自成有不貞焉孝敬忠貞君父之所安也猶安

善棄安而圖遠於孝矣吾其止也

獻公田見翟祖之氛田獵也翟祖國名氛禘歸寢不

寐欲代翟祖也翟叔虎朝公語之語以寢不寐也翟叔

也寐瞑也翟叔虎朝公語之虎晉大夫翟叔之父

卻豹對曰牀第之不安邪第簣也抑驪姬之不存側邪

公辭焉出遇士蔿曰今夕君不寐必為翟祖也君意

也祖夫翟祖之君好專利而不知忌難其臣競諂以求

媚其進者雍塞其臣競諂故進者則壅其退者距違

其退去者則其上貪以忍忍忍為其下偷以幸偷苟

傲幸有縱君而無諫臣縱放也有冒上而無忠下冒抵

也貪君臣上下各厭其私以縱其回厭足也民各有心

無所據依據杖也以是處國不亦難乎君若伐之可克

也吾不言子必言之不言讓士蔿以告公說乃伐翟

相卻叔虎將乘城乘升也其徒曰棄政而役非其任也



政猶職也役服戎役也卻叔虎曰既無老謀而又無壯事何以

事君壯事力役也言已無謀又取無攻也被羽先升遂克之羽鳥羽繫於背若今

軍將負

公之優曰施通於驪姬優俳也施其名驪姬問焉曰

吾欲作大事大事廢適也而難三公子之徒如何三公子

生重耳對曰蚤處之使知其極處定也極至也當蚤夷吾也

位以卿使自知夫人知有極鮮有慢心鮮寡也言人其位所極至也

戒懼不敢違雖其慢乃易殘也慢言有官任而違驪姬

曰吾欲為難安始而可難謂欲殺三公子始先也優施曰必於申

生其為人也小心精潔小心多畏忌精潔不忍辱也而大志重

長也重溥重也又不忍人不忍施精潔易辱重積可疾也溥

情則可疾斃僵也不忍人必自忍也自忍忍能辱之

近行以辱謂被義驪姬曰重無乃難遷乎遷移也優施曰知

辱可辱可辱遷重言知辱者若不知辱亦必不知固

秉常矣固執常謀因罪以去之今子內固而外寵內

而內辱之無不遷矣單盡也外盡善意待大子而內

也且吾聞之甚精必愚精銳精為易辱愚不知避難

雖欲無遷其得之乎是故先施讒於申生

驪姬賂二五使言於公賂遺也二五獻公嬖大曰夫



曲沃君之宗也

宗本宗也曲沃桓叔之封先公蒲與宗廟在焉猶西周謂之宗周也

二屈君之疆也

疆境也二屈屈有南北今河東有北屈則是時復有南屈不可以

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

威畏也疆場無主則啓戎心

啓開也開戎侵盜之心晉南有陸渾之戎蒲接之北有山戎二屈接之

戎之生心民慢

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而二公子主蒲與

屈乃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

旌章也伐功也使俱曰翟

之廣莫於晉為都

使俱者使二五同聲也廣莫北翟沙莫也下邑曰都使如為晉下邑

也晉之啓土不亦宜乎

啓土辟竟也公說乃城曲沃太子

處焉又城蒲公子重耳處焉又城二屈公子夷吾處

焉驪姬既遠太子乃生之言言生說太子由是得臯

十六年公作二軍

獻公十六年魯閔之元年魯嚴十六年王命晉武公以一軍為晉侯

至此初作二軍軍有上下公將上軍太子將下軍以伐霍

霍叔武師未出士為言於諸大夫曰夫太子君之貳

也貳副也恭以俟嗣何官之有今君分之土而官之

卿是左之也外也吾將諫以觀之乃言於公曰夫大

子君之貳也而帥下軍無乃不可乎公曰下軍上軍

之貳也寡人在上申生在下不亦可乎士為對曰下

不可以貳上猶足不可以貳手也手公曰何故對曰

貳若體焉體四也上下左右以相心目相助也用而不倦

身之利也倦勞也有貳故不勞四上貳代舉上手代體役身故身之利也



下貳代履

下足履也

周旋變動以役心目

役為也敵能治

事以制百物

制裁也

若下攝上與上攝下

攝持也周旋不

變以違心目其反為物用也何事能治

為物用與百物器用無異

故古之為軍也軍有左右闕從補之

左右左右部也闕缺也成

而不知是以寡敗

不知敵不知有闕也

若以下貳上闕而不變

敗弗能補也

變更也

變非聲音弗能移也

聲音金鼓也移動也

也聲音過數則有釁有釁則敵入

釁隙也軍法進退旗鼓有數過

數則有隙敵見隙而犯已敵入而凶救敗不暇誰能退敵凶猶凶

也退敵之如志國之憂也可以陵小難以征大

軍貳上可以侵陵小國難以征大國也君其圖之公曰寡人有子而制焉

非子之憂也對曰夫天子國之棟也棟成乃制之不

亦危乎

棟成謂位已定而更其制使將兵危之道也

公曰輕其所任雖危

何害

輕其所任謂輕大子之任重責也雖近危猶無害也

士為出語人曰大

子不得立矣改其制而不患其難輕其任而不憂其

危君有異心又焉得立行之克也將以害之

以得衆害之

若其不克其因以臯之雖克與不無所避臯與其勤

而不入不如逃之

不入不入君意也逃去也

君得其欲大子遠死

且有令名為吳大伯不亦可乎

得其欲得立奚齊也

越後武王追封曰吳大伯太子聞之曰子輿之為我謀忠矣

子輿士然吾聞之為人子者患不從不患無名不從



父命為人臣者患不勤不患無祿今我不才而得勤

與從以戰伐又何求焉焉能及吳大伯乎太子遂行

克霍而反讒言彌興彌益也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謂

公曰吾聞申生甚好仁而疆疆疆也甚寬惠而慈於民

慈愛皆有所行之行之皆有法術也今謂君惑於我必亂國

夫無乃以國故而行疆於君以國故恐敗國之故而以疆劫君也君未

終命而不沒沒終也君甚若之何盍殺我無以一妾亂百

姓盍何也公曰夫豈惠其民而不惠於其父乎惠愛也驪

姬曰妾亦懼矣吾聞之外人之言曰為仁與為國不

同為仁者愛親之謂仁為國者利國之謂仁利國謂安社稷

利百姓也故長民者無親無親無私親也衆以為親苟衆利而百

姓和豈能憚君豈憚殺君也以衆故不敢愛親衆況厚之

況益也言以衆故殺君除民害衆益為厚也彼將惡始而美終以晚蓋者

也美善也晚後也蓋掩前惡凡民利是生謂為民生利也殺君而

厚利衆衆孰沮之沮敗也殺親無惡於人人孰去之苟

交利而得寵志行而衆說交俱也欲其甚矣孰不惑焉

欲欲太子也誰雖欲愛君惑不釋也釋解也今夫以君

為紂若紂有良子而先喪紂良善也喪亡也若紂之有善子知紂之惡紂終

必滅國以計言之無章其惡而厚其敗厚其敗謂武王擊以輕劍

斬以黃鈞之死也無必假手於武王假借也而其世



不廢祀至于今吾豈知紂之善不哉先自亡之故君

欲勿恤其可乎也若大難至而恤之其何及矣公

懼曰若何而可驪姬曰君益老而授之政稱老以政授申生也

彼得政而行其欲得其所索乃其釋君且君其圖之

自相叔以來孰能愛親相叔獻公曾祖曲沃相叔成師也相叔伐晉殺其兄子昭

侯於翼相叔生嚴伯嚴伯又伐翼殺昭侯之子孝侯嚴伯生武公武公滅翼而兼之武公生獻公獻公滅

相嚴之唯無親故能兼翼公曰不可與政我以武與

威是以臨諸侯未沒而亡政不可謂武有子而不勝

不可謂威我授之政諸侯必絕能絕於我必能害我

失政而害國不可忍也爾勿憂吾將圖之驪姬曰以

臯落翟之朝夕苛我邊鄙臯落東山翟也苛擾也使無日以牧

田野無日不有翟做故君之倉稟果不實又恐削封

疆君益使之伐翟以觀其果於衆也與衆之信輯睦

焉果果於用師也輯和也若不勝翟雖濟其臯可也濟度也以不勝罪之

若勝翟則善用衆矣求必益廣所求益廣也乃可厚圖也

且夫勝翟諸侯驚懼五邊鄙不做倉稟盈四鄰服封

疆信君得其賴信審也賴利也又知可不其利多矣君其圖

之公說是故使申生伐東山東山臯落氏也衣之偏袷之衣

佩之金玦袷在中左右異故曰偏僕人贊聞之曰大

子殆哉贊大子僕也殆危也君賜之奇奇生怪怪生無常無常



不立奇異也不立不得立也使之出征先以觀之觀其用故告

之以離心而示之以堅忍之權離心偏衣中分也堅

也傳曰金寒缺離則必惡其心而害其身矣惡其心必內險

之險危也害其身必外危之外危之使危自中起難哉

且是衣也狂夫阻之衣也狂夫方相氏之士也阻古

周禮方相氏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以驅疫也其言曰盡敵而反言謂

祭詛雖盡敵其若內讒何申生勝翟而反讒言作於

中君子曰知微知微謂僕

十七年冬公使太子伐東山獻公十七年里克諫曰

臣聞臯落氏將戰言其不服將君其釋申生也釋舍

公曰行也對曰非故也非故君行太子居以監國也

君行則守君行太子從以撫軍也撫循軍士今君居太子

行未有此也公曰非子之所知也寡人聞之立太子之

道三身鈞以年身鈞德同也年同以愛立所愛疑決

之以上筮愛疑愛同也龜子無謀吾父子之間吾以

此觀之言吾使之征伐公不說里克還見太子太子

曰君賜我偏衣金玦何也里克曰孺子懼乎衣躬之

偏而握金玦令不偷矣孺子何懼孺少也偷薄也偏

投太子又令握金玦金玦兵夫為人子者懼不孝不

懼不得也賈唐云不得不得君心也昭謂不得不得立



無懼不且吾聞之敬賢於請賢愈也言執恭孺子勉

之手勉為君子曰善處父子之間也入諫其父大子

遂行狐突御戎先友為右狐突晉同姓唐叔之後狐偃之父大戎伯行也先友

與我此何也先友曰申分而金玦之權在此行也孺

子勉之中分中分君之半狐突歎曰以左衣純雜色

而玦之以金銑者寒甚矣胡可恃也玦猶

純純德謂大子也純猶而玦之以金銑者寒甚矣胡可恃也玦猶

言於大子無溫潤也言於大子無溫潤也雖勉之敵其可盡乎先友曰衣

躬之偏握兵之要握兵之要金玦之勢也金為兵在

此行也勉之而已矣偏躬無慮兵要遠灾身之半君

無惡意也握兵之勢也親以無灾又何患焉至于穆桑

欲令大子遠灾害也欲令大子遠灾害也親以無灾又何患焉至于穆桑

穆桑畢穆桑畢翟人出逆逆距申申生欲戰狐突諫曰不可

突聞之國君好艾大夫殆艾當為外聲相似誤也好

殆危也殆危也好內適子殆杜稷危好內多嬖妾也嬖專寵

稷危周幽稷危周幽若惠於父而遠於死惠順也去避奚齊為

傳曰孤惠於衆而利杜稷其可以圖之乎惠於衆謂

不可君之使我非歡也非歡愛抑欲測吾心也測猶

是故賜我奇服而告我權奇服偏祭又有其言焉申

將去父又以言之大其其中必苦譖在中矣君故生



心有此甘言非本雖蝎也譖焉也避之不若戰也也蝎木蟲也  
中起如蝎食木不戰而反我幸滋厚也我戰雖死也  
木不能避也猶有令名焉有恭從之名也果戰敗從於稷桑而反也讒言益  
 起狐突杜門不出不出避也君子曰善深謀

國語第七

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晉語第八 董氏解 閩中葉邦榮校刊

反自稷桑處五年自從也從伐東山戰於稷桑而驅

姬謂公曰吾聞申生之謀愈深謀謀殺公也愈益也日吾國告

君曰得衆日往也衆弗利焉能勝翟衆若不利焉肯今

矜翟之善其志益廣矜大也善善用衆也狐突不順故不出狐

申生之戎御也不順謂天子不順也吾聞之申生甚好信而彊彊彊禦

必行又失言於衆矣雖欲有退衆將責焉失言許衆以取國也

退改言不可食衆不可弭食偽也是以深謀君若不

圖難將至矣公曰吾不忘也抑未有以致罪焉驪姬

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太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柰





何優施曰吾來里克一日而已

來謂轉里克之心使來從已用一日之間

言其子為我具特羊之饗

特一也凡牲一為特二為牢

吾以從之

飲酒我優也言無郵

郵過驪姬許諾乃具使優施飲

驪姬許諾乃具使優施飲

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謂里克妻曰主孟啗我

大夫之妻

稱主從夫稱也孟里克妻曰主孟啗我此里

妻字啗啖也孟或作盍我教茲暇豫事君

克也暇閒也豫也

乃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鳥鳥

吾讀如魚吾吾不敢自親之鳥

集於枯

集止也苑茂木只已里克也喻人皆集於苑已獨

里克笑曰何

謂苑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為夫人其子為君可不謂

苑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枯且有傷

無毋論枯有謗論傷傷病也

優施出里克辟莫不殮而寢

辟去也奠置也

熟食夜半召優施曰曩而言戲乎抑有所聞之乎

曩也

也而曰然君既許驪姬殺太子而立奚齊謀既成矣

成定也里克曰吾秉君以殺太子吾不忍

秉執也執君志以殺太子

不忍也通復故交吾不敢

交與大子交也中立其免乎優施

曰免

中立不助大子

且而里克見不鄭

夜半召優施曰

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優施告我君謀成矣將立奚齊

不鄭曰子謂何

謂優施何言也

曰吾對以中立不鄭曰惜也

惜惜其失言也不如曰不信以疏之

曰不信者逆優施以不

姬意疎不

亦固大子以攜之

固固持也攜離也固持大子以離驪姬之黨



多為之故以變其志志少疏乃可閒也

故謂多作計術以變易其

志志少疏乃可閒也

今子曰中立況固其謀也

況益彼有成

矣難以得閒里克曰往言不可及也

及追且人中心唯

無忌之何可敗也

言驪姬唯無忌憚之心子將何如

不鄭曰我無心是故事君者君為我心制不在我

無我

心者不得自在也君為我心也里克曰殺君以為廉

賈侍中云廉猶利也

以天子故殺君以自利唐尚書云為天子殺奚齊不

有其國以為廉也昭謂是時太子未廢獻公在位而

以君為奚齊非也君獻公也虞御史長廉以驕心因

云廉直也讀若鬪廉之廉此說近之

驕以制人家吾不敢

制裁也自大其廉而有驕人之

敢不敢抑撓志以從君為廢人以自利也

撓屈也人謂申生也

利方以求成人吾不能

方道也利得道以求成將伏

也伏隱明日稱疾不朝三旬難乃成

難殺申生謂驪

姬以君命命申生曰今夕君夢見齊姜必速祠而歸

福齊姜申生母

申生許諾乃祭于曲沃歸福于絳

所都公田驪姬受福乃寘鴆于酒

寘置也鴆置董于

肉董鳥頭也公至召申生獻

將飲先

酒亦斃小臣官名掌陰公命殺杜原款

原款申生之傳申生

奔新城新城曲沃也杜原款將死使小臣圍告于

申生小臣大子小臣名圍曰款也不才寡知不敏



也不能教導以至於死不能深知君之心度度尺也棄

寵求廣土而竄伏焉棄寵令大子棄位也求廣土奔它國也竄隱也小心狷

介不敢行也狷者守分有所不為也言雖知當與申生俱去取不能事君而出故不敢行也

是以言至而無所訟之言讒也故陷於大難乃逮于讒

也逮及然款也不敢愛死唯與讒人均是惡也讒人驪姬均同

也吾聞君子不去情不去忠愛之情不反讒反謂覆校讒行

身死可也猶有令名焉有孝名也死不遷情彊也遷易守

情說父孝也殺身以成志仁也死不忘君敬也使

遺言屬孤突是也孺子勉之死必遺愛死民之思不亦可乎

申生許諾死民之思為人謂申生曰非子之罪何不

去乎申生曰不可去而罪釋必歸於君是惡君也解

也歸於君惡歸於君也童父之惡而笑諸侯吾誰鄉而入笑諸侯

侯所笑也當趨鄉誰入誰國也內困於父母外困於諸侯是重困也

棄君去罪是逃死也吾聞之仁不惡君知不重困勇

不逃死若罪不釋去而必重去而罪重不知逃死而

惡君不仁有罪不死無勇去而厚惡惡不可重死不

可避吾將伏以俟命驪姬見申生而哭之就曲沃哭之曰

有父忍之況國人乎有父忍自殺之況能愛國人乎忍父而求好人

人孰好之殺父以求利人人孰利之皆民之所惡也

難以長生驪姬還申生乃雉經于新城之廟雉經頭



也死將死乃使猛足言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聽伯氏

以至於死不聽謂稷桑之戰不從其言也申生不敢愛

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國家多難伯氏不出柰吾君何

伯氏苟出而圖吾君圖為之謀也申生受賜以至於死雖

死何悔是以謚為共君謚法既過能改曰恭驪姬既

殺太子申生又譖二公子曰重耳夷吾與知共君之

事言與知其逆謀也公令奄楚刺重耳重耳逃于程奄奄士也楚謂

伯楚寺人披之字於文公伯楚寺人披之字於文公令賈華刺夷吾夷吾逃于

梁賈華晉大夫梁嬴姓之國伯爵也唐尚書云晉滅以為邑非也是時梁尚存至魯僖十九年秦取之

盡逐群公子羣公子獻公之庶孽及先君之子九人乃立奚

齊焉始為令國無公族焉

二十二年公子重耳出亡及柏谷卜適齊楚獻公二十二年

魯僖五年也公使寺人披伐蒲城重耳自蒲出奔及至也柏谷晉地也狐偃曰無上焉

狐偃重耳之舅狐突之子子犯也無上不須卜也夫齊楚道遠而望大不可

以困往望大望諸侯朝貢道遠難通也望大難矣

難歸歸也困往多悔困且多悔不可以矣望望望其力也若以

偃之慮其翟乎可之翟也夫翟近晉而不通不與晉通也患陋

而多怨多怨於戎翟矣之易達不通可以竄惡竄隱也多怨

可以共憂今若休憂於翟以觀晉國且以監諸侯之

為其無不成監視也之為為誰動也視乃遂之程處



一年公子夷吾亦出奔虞翟一年魯僖之六年

曰益從吾兄竄於翟乎冀芮曰不可冀芮晉大夫後

出同死不免於罪同走嫌且夫偕出偕入難偕俱聚

居異情惡聚共也虞云重耳夷吾情好不同故惡相

不若奔梁梁近於秦秦親吾君吾君老矣秦穆夫人

故親吾子往驪姬懼必援於秦以吾存也以吾存者

也依秦且必告悔告悔是吾免也免免罪也乃遂之梁居二

年驪姬使奄楚以環釋言居梁二年魯僖之七年環

也解釋四年復為君居梁四年魯僖之九年也

號公夢在廟號公王季之子文王之弟號有神人面

白毛虎爪執鉞立於西阿西阿西公懼而走神曰無

走帝命曰使晉襲于爾門帝天也公拜稽首覺召史

歸占之史歸號對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蓐收西方

之官也傳曰少皞氏天之刑神也刑殺之天事官成

以官象成也公使囚之且使國人賀夢欲轉吉之舟

之僑告其諸族舟之僑曰衆謂號亡不久吾乃今知

之以其君不度而賀大國之襲於已何瘳度揆也大

焉曰服襲入小國教大國襲焉曰誅教慢民疾君之

侈也是以遂於逆命逆命距遠今嘉其夢侈必展展

二六言

六



也是天奪之鑿而益其疾鑿鏡也鏡所民疾其態天

又誑之誑猶惑也大國來誅出令而逆逆謂令人賀夢宗國既

卑諸侯遠已宗國公族也遠疎外也內外無親其誰云救之言

也吾不忍俟也將行也行去以其族適晉六年虢乃亡

適晉在魯閔二年後六年魯僖五年

伐虢之役師出於虞魯僖五年獻公官之奇諫而不

聽官之奇虞大夫諫虞公不聽出謂其子曰虞將亡矣唯

忠信者能留外寇而不害留外寇謂舍除闇以應外

謂之忠除去也去已闇昧之心以定身以行事謂之

信定安也行事以安今君施其所惡於人闇不除矣

已之所惡而以施人以賄滅親身不定矣賄財也謂

謂假晉道以伐虢也產之乘垂棘之璧假之道也親謂夫國非忠不立非

信不固既不忠信而留外寇寇知其釁而歸圖焉釁

也圖謀也已自拔其本矣何以能久本謂忠信吾不去懼及焉

以其孥適西山孥妻也西三月虞乃亡晉滅

獻公問於卜偃卜偃晉掌卜曰攻虢何月也宜用對

曰童謠有之童童子徒曰丙之晨龍尾伏辰丙丙子

也龍尾尾星也伏隱也辰日月之交會也魯僖五年

冬周十二月夏十月丙子朔之朝日在尾月在天策

也伏辰辰在龍尾隱而未見也均服振振取虢之旂均同也戎服君

也交龍鶉之賁賁天策焯焯火中成軍虢公其奔鶉



火鳥星也賁賁火鳥星兒也天策尾上一星名曰天  
策一名傳說燁燁近日月之兒也火鷄火也中晨中  
也成軍軍有成功也傳曰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  
火中而旦其九月

十月之交乎交晦朔之開也

葵丘之會獻公將如會魯僖九年秋齊桓公盟諸侯於葵丘地名遇宰

周公宰周公王卿士宰孔也為冢宰食菜於周曰君

可無會也夫齊侯好示務施與力而不務德好示自矜其功

以信施示諸侯而不務德也施惠也力功也故輕致諸侯而重遣之輕謂垂索

而入重謂稱載而歸使至者勸而畔者慕懷之以典言懷安也典法也

法言謂陽穀之會以四教令諸侯之屬薄其要結而厚德之以示之信

薄其要結謂束牲為盟皮馬為幣三屬諸侯存亡國三以示之施屬會

也三會乘車之會三也存三亡國魯衛邢也是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

此會也譬之如室既鎮其甍矣又何加焉甍棟也又何加論已

成也吾聞之惠難徧也施難報也不徧不報卒於怨讎

夫齊侯將施惠如出責如出責望其報也是之不果奉果克也奉

行而暇晉是皇暇不暇不暇也雖後之會將在東矣東

方也其後會于淮是也君無懼焉其有勤也公乃還無懼於不勤

有勤勞也宰孔謂其御曰晉侯將死矣景霍以為城景大也

霍晉山名也今在河東澶而汾河涑澮以為淵淵池也水名戎翟之

民實環之環繞也汪是土也汪大也苟違其違誰能懼之

苟遠遠去也今晉侯不量齊德之豐否豐厚也不度



諸侯之勢

強弱釋其閉脩也閉守也脩治也

而輕於行道

失其心矣

失其心守也

君子失心鮮不天昏

天折也昏是狂荒之疾

歲也獻公卒八年為淮之會

八年葵丘後八年也相公復會諸侯於淮在魯

魯十六年傳曰會于淮謀鄆且東略也

桓公在殯宋人伐之

魯僖十七年冬齊桓

公卒五子爭立大子奔宋宋襄公伐齊納之是為孝公也

二十六年獻公卒

獻公二十六年魯僖九年

里克將殺奚齊先告

荀息曰三公子之徒將殺孺子子將如何

荀息奚齊

子申生重耳夷吾徒黨也

荀息曰死吾君

死畜吾君也

而殺其孤吾有

死而已吾蔑從之矣

蔑無也

里克曰子死孺子立死不

亦可乎子死孺子廢焉用死哉荀息曰昔君問臣事

君於我我對以忠貞君曰何謂也我對曰可以利公

室力有所能無不為忠也葬死者養生者死人復生

不悔

得其所任故不悔也

生人不愧貞也吾言既往矣

往行也 豈

能欲行吾言而又愛吾身乎雖死焉辟之

焉得辟之

里克

告丕鄭曰三公子之徒將殺孺子子將何如丕鄭曰

荀息謂何荀息對曰荀息曰死之丕鄭曰子勉之夫

二國士之所圖無不遂也

二國士里克荀

我為子行

之

勸行其事謂彼

子帥士與大夫以待我

士與中

也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驪欬

繫虎特宮山祁也待我待我應也

我使程以動之援

秦以搖之

重耳在翟故欲告程又結援於秦以搖動晉國敗奚齊之黨也

立其薄者



可以得重賂結秦程之援以立二公子厚者可使無

入於已厚者可使二公子不得入立國誰之國也言晉可里凡曰不

可克聞之夫義者利之足也有義然後利立貪者怨

之本也貪則專利廢義則利不立無足故厚貪則怨

生夫孺子豈獲罪於民將以驪姬之惑蠱君而誣國

人蠱化也讒群公子而奪之利使君迷亂信而亡之

信姬之言皆奔亡殺無罪以為諸侯笑無罪謂使百姓莫不

有藏惡於其心中恃逆恐其如壅大川潰而不可救

禦也禦止也是故將殺奚齊而立公子之在外者以定

民弭憂於諸侯且為援弭止也言諸侯義庶幾曰諸

侯義而撫之百姓欣而奉之國可以固固安今殺君

而賴其富賴利也貪且反義貪則民怨反義則富不為

賴不義而富必危故不為利賴富而民怨亂國而身殆懼為諸侯

載載見於書為後戒也不可常也不鄭許諾於是殺奚齊卓子

及驪姬而請君于秦既殺奚齊荀息將死之人曰不

如立其弟而輔之荀息立卓子里克又殺卓子荀息

死之君子曰不食其言矣食偽也既殺奚齊卓子里克

及不鄭使屠岸夷屠岸夷大夫告公子重耳於翟曰國亂

民擾得國在亂治民在擾非亂何入非擾何安子盍

入乎吾請為子鉢鉢導也重耳告舅犯曰里克欲納我



舅犯曰不可夫堅樹在始樹本也始不固本終必

槁落夫長國者唯知哀樂喜怒之節是以道守民長君也

也訓不哀喪而求國難因亂以入殆以喪得國則必樂

喪樂喪以喪為樂樂喪必哀生因亂以入則必喜亂喜亂必

怠德怠懈也是哀樂喜怒之節易也易反也何以道導民民

不我導誰長不我導不從我訓也長君之也重耳曰非喪誰代非亂

誰納我舅犯曰偃也聞之偃子犯名為重耳舅故曰舅犯喪亂有小

大大喪大亂之剡也不可犯也剡鋒也父母死為大喪

讒在兄弟為大亂今適當之是故難公子重耳出見

使者曰子惠顧下人重耳父生不得供備洒掃之臣

洒灑也死又不敢莅喪以重其罪且辱太夫敢辭莅臨也

夫固國者在親衆而善鄰固定也親衆愛士民在因也善鄰善鄰國也

民而順之因民所愛而立之為順民也苟衆所利鄰國之所立大

夫其從之重耳不敢違呂甥及卻稱亦使蒲城午甥卻稱夷吾之徒也蒲城午晉大夫

以求入吾主子主子為子內主也夷吾告冀芮曰呂甥欲納

我冀芮晉大夫卻豹子從夷吾故告也冀芮曰子勉之國亂民擾大夫

無常不可失也無常無常心也非亂何入非危何安亂有所代危得

安幸苟君之子唯其索之索求也所方亂以擾孰適在以求之

禦我大大無常苟衆所置孰能勿從子盍盡國以賂



外內無愛虛以求入外謂諸侯內謂大夫既入而後

圖聚入國乃圖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許諾

呂甥出告大夫曰君死自立則不敢自立立久則恐諸

侯之謀徑召君於外也恐受賂徑自召他公子也則民各有心恐

厚亂各有心所益請君子秦乎秦親晉故大夫許諾

乃使梁由靡告于秦穆公梁由靡晉大夫秦穆公伯

好曰天降禍于晉國讒言繁興延及寡君使寡君之

紹續昆裔紹繼也續嗣也隱悼播越託在草莽未有

所依隱憂也悼懼也播散也又重之以寡君之不祿喪

亂並臻士死曰不祿禮君死赴於它以君之靈鬼神

降衷衷善也罪人克伏其辜罪人驅群臣莫敢寧處將待

君命待君命君若惠顧社稷不忘先君之好辱收其

逋遷裔胄而建立之逋亡也遷徙也以主其祭祀且填

撫其國家及其民人雖四鄰諸侯之聞之也其誰不

傲懼於君之威而欣喜於君之德終君之重愛受君

之重況而群臣受其大德君謂獻公晉國其誰非君

之群隸臣也隸役也秦穆公許諾反使者反報也乃召大

夫子明及公孫枝子明秦大夫百里孟明視曰夫晉

國之亂吾誰使先當先若夫二公子而立之若之也

所立也言晉無君朝大夫子明日君



使繫也

繫秦公子顯也

繫敝且知禮敬以知微敝能竄謀

也

知禮可使敬不隊命也

隊失

微知可否微密故君

其使之乃使公子繫弔公子重耳于翟曰寡君使繫

弔公子之憂又重之以喪

弔亡之憂加寡人聞之得

國常於喪失國常於喪

失喪不可久公子其圖之重耳告舅犯舅犯曰不可

亡人無親信仁以為親

亡人無親者被不孝之名棄

親是故置之者不殆

父死在堂而求利人孰

仁我

人實有之我以微幸人孰信我

不仁不信將何以長利

公子重耳出見使者

使者公曰君惠弔亡臣又重有

命

有它志以辱君義

它志謂為君也

再拜不稽首起而哭

易位而哭

退而不私

公子執轡退弔公子夷吾于梁如平

芮曰公子勉之亡人無猶潔猶潔不行

亡人不可以

之我以微幸不亦可乎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

首起而不哭退而私於公子繫曰中大夫里克與我

矣

與我助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

賈侍中云汾水名汾陽晉地百



萬百萬畝也 嬖大夫不鄭與我矣吾命之以負蔡之田七

十萬地負蔡晉 君苟輔我蔑天命矣命在秦而已 吾

必遂矣遂成也 亡人苟入掃除宗廟定社稷亡人何國

之與有言但得守宗廟社 君實有郡縣言君亦自有

也且入河外列城五河外河東也列成五東盡魏 豈

謂君無有亦為君之東游津梁之上無有難急也津

也梁橋也非謂君無有若此地者欲使 亡人之所懷

挾嬰瓌以望君之塵垢者挾持也嬰馬纓瓌馬帶 黃

金四十鎰白王之珩六雙二十兩為鎰珩佩上飾也

有葱珩下 不敢當公子請納之左右言左右謙也 公

子繫反致命穆公穆公曰吾與公子重耳重耳仁再

拜不稽首不沒為後也沒貪也 起而哭愛其父也退而

不私不沒於利也不沒不貪利國家也 公子繫曰君之言過矣

君若求置晉君而載之載成也 置仁不亦可乎君若求

置晉君以成名於天下成威名也 則不如置不仁以滑其

中滑亂也 且可以進退進退猶改易也 臣聞之仁有置武有置

仁置德武置服仁置有德武置服從 是故先置公子夷吾寔為

惠公

穆公問冀芮曰公子誰恃於晉對曰臣聞之亡人無

黨有黨必有讎讎有與為黨必有與為讎言無黨則必無讎 夷吾之少也不



好弄戲不過所復不過也怒不及色無色也及其長也弗  
改是故出亡無惡於國而衆安之不然夷吾不佞其  
誰能恃乎恃才也言無君子曰善以微勸

國語第八

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晉語第九 常氏解 閩中葉邦榮校刊

惠公入而背內外之賂惠公獻公庶子重耳之第惠公夷吾也外秦內里丕也

與人誦之與衆也不曰佞之見佞果喪其田偽善為佞佞謂

里丕受惠公賂田而納之見佞謂惠公入而不得其賂田詐之

見詐果喪其賂詐謂秦以詐立惠公不置德而置服

得其得國而狂終逢其咎也咎謂敗於韓喪田不懲

禍亂其興謂丕鄭也禍公隕於韓謂貪林之禍也秦

也惠公二年春殺鄭禍公隕於韓謂貪林之禍也秦

里克秋殺丕鄭禍公隕於韓謂貪林之禍也秦

以歸隕其師徒郭偃曰善哉夫衆口禍福之門也偃

大夫善與人禍福之門知是以君子省衆而動也監



戒而謀謀度而行以監察也度揆也察衆口故無不濟

內謀外度考省不倦考校也日考而習戒備畢矣日自考省

習而行之戒備之道畢於是矣

惠公卽位出共世子而改葬之臭達於外共世子申

時申生葬不如禮故改葬之惠公烝於獻公夫人賈君故申生臭達於外不欲爲無禮者所葬也唐以賈

君爲申生妃非也傳曰獻公娶於賈無子國人誦之曰貞之無報也孰是

人斯而有是臭也賈唐云貞正也謂惠公欲以正禮

斯斯世子也誰使是人有是臭者言惠公欲以正禮使之也或云貞謂申生與下相遠似非也貞爲不聽

以正葬之而不見聽也信爲不誠信心行之誠也國斯無刑媮居幸

生刑法也言惠公媮不更厥貞大命其傾正大命將

傾危也威兮懷兮威畏也懷思也言國各聚爾有以待

所歸兮爾有所猗兮違兮心之哀兮言難也違去也

上安土重遷故心安之歲之二七其靡有微兮二七十四歲後

謂子固也若翟公子吾是之依兮謂重耳也鎮撫國家爲

王妃兮言重耳當霸諸侯爲王妃偶郭偃曰甚哉善之難也難難

君改葬共君以爲榮也而惡滋章夫人美於中必播

於外而越於民民實戴之美善也播布也越揚也戴

播于外揚于民也惡亦如之故行不可不慎也必或知之或

下民必知其善否也十四年君之冢嗣其替乎冢嗣太子其數

告於民矣數謂二七也公子重耳其入乎其魄兆於民矣



魄形也若入必伯諸侯以見天子其光耿於民矣猶  
也數言之紀也謂言者紀其數也魄意之術也道也魄兆見  
而民志光明之燿也紀言以敍之也述意以導之  
導也明燿以炤之不至何待欲先導者行乎重耳導謂  
引者可將至矣

惠公既殺里克而悔之曰芮也使寡人過殺我社稷  
之鎮芮冀芮也郭偃聞之曰不謀而諫者冀芮也先  
為君謀而諫使君殺里克者冀芮也言不與人謀而  
過不謀而諫不忠不圖而殺者君也殺里克者君之  
當加不祥罹天之禍受君之罰死戮戮辱也言罹天  
罰也

之禍無後無後嗣也志道者勿忘將及矣志識也及至也

及文公入取公重秦人殺冀芮而施之冀芮既

宮求公不得遂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陳尸曰施

惠公即位乃背秦賂使不鄭聘於秦且謝之謝不而

殺里克曰子殺二君與一大夫二君奚齊卓子為子

君者不亦難乎不鄭如秦謝緩賂緩遲也乃謂穆公曰

君厚問以召呂甥卻稱冀芮而止之問遺也以晉君必出

屬七輿大夫也必穆公使冷至報問冷至秦大夫也

聘且問遺且召三大夫鄭也與客將事客冷至也

呂甥之屬且召三大夫鄭也與客將事客冷至也



冀芮曰鄭之使薄而報厚薄禮幣少也其言我於秦也必

使誘我弗殺必作難不殺鄭必作難於我是故殺丕鄭及七與

大夫七與申生下軍之衆大夫也共華賈華叔堅驪歆曩虎符官

山祁皆里丕之黨也不豹出奔秦豹丕鄭之子丕鄭之自

秦反也而聞里克死見共華曰可以入乎共華曰二

三子皆在而不及二三子七與大夫也子使於秦可

哉可以入也丕鄭入君殺之共賜謂共華共賜華之族晉大夫曰

子行乎其及也將行去也其及也共華曰夫子之入吾謀

也將待及言已誤丕鄭賜曰孰知之共華曰不可知

而背之不信謀而困人不知謀不中困而不死無勇

任大惡三行將安入任荷子其行矣我姑待也子共

不鄭之子曰豹出奔秦謂穆公曰晉君大失其衆背

君賂殺里克而忌處者衆固不說忌惡也處者今又

殺臣之父及七與大夫此其黨半國矣君若伐之其

君必出穆公曰失衆安能殺人言晉君失衆焉能使

夫且夫禍唯無斃斃死也罪不至足者不處罪足不以

處者不足處國者不勝敗若化化言轉化無常也

反殺以禍為違孰能出君去其國誰能出君乎爾

俟我俟待也待我圖之

晉饑穀不熟曰饑在乞糴於秦丕豹曰晉君無禮於

魯僖十三年

三

五

七



君衆莫不知無禮背往年有難今又荐饑難謂殺里

饑曰已失人又失天其殃也多矣失人里克也君其

伐之勿予糴公曰寡人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天殃流

行國家代有代更補之薦薦饑道也不可以廢道於天

下薦進謂公孫枝曰予之乎桑枝子公孫枝曰君有施

於晉君晉君無施於其衆今旱而聽於君其天道也

聽聽命君若弗予而天予之予之年也苟衆不說其君之

不報也則有辭矣苟使晉衆不說惠公不報秦施今

予不如予之以說其衆衆說必咎其君其君不聽然

後誅焉雖欲禦我誰與是故沉舟於河歸糴於晉浮

也歸不反秦饑公令河上輸之粟河上所許魏射曰

弗予賂地而予之糴魏射晉無損於怨而厚於寇厚

疆不若勿予公曰然慶鄭曰不可慶鄭晉已賴其地

而又愛其實賴贏也忘善而背德雖我必擊之我當

亦當弗予必擊我公曰非鄭之所知也遂不予六年

秦歲定惠公六年帥師侵晉至於韓韓

地韓公謂慶鄭曰秦寇深矣奈何深入境深也曰慶

鄭曰君深其怨能淺其寇乎非鄭之所知也君其訊

射也訊問也射公曰舅所病也病短也諸侯謂

慶鄭吉右公戎公曰鄭也不孫言不順不可以家僕



徒為右家僕徒步揚御戎步揚晉大夫御梁由靡御

韓簡由靡晉大夫韓簡虢射為右為簡承次以承公承次

公曰何故簡曰以君之出也處已在秦也處已入也

煩已為秦饑食其糴三施而無報故來今又擊之秦

莫不愠愠怒晉莫不怠受其施而怠惰鬪士是故眾公曰然

今我不擊歸不狃狃狃也不擊而歸秦一夫不可狃

況國乎公令韓簡挑戰先挑戰曰昔君之惠寡人未

之敢忘寡人有眾能合之弗能離也弗能離言君若

還寡人之願也君若不還寡人將無所避穆公衡雕

戈出見使者衡橫也雕鏤也曰昔君之未入寡人之憂

也君入而列未成寡人未敢忘列位也今君既定而列

成君其整列寡人將身見若云朝見客還公孫枝進

諫曰昔君之不納公子重耳而納晉君是君之不置

德而置服也置而不遂擊而不勝遂成也其若為諸侯

笑何君益待之乎待其亂將自弊也穆公曰然昔吾之不納

公子重耳而納晉君是不置德而置服也然公子重

耳實不肯吾又奚言哉殺其內主謂里不也背其外賂秦

也彼塞我施若無天乎云云言也晉所行若有天吾

必勝之天道助順君輯大夫就車君鼓而進之晉師



潰戎馬濘而止濘深泥也止戎馬陷焉公號慶鄭曰載我號呼也

慶鄭曰忘善而背德又廢吉卜卜右慶鄭吉何我之

載鄭之車不足以辱君避也避避難也梁由靡御韓簡輅

秦公將止之輅迎也慶鄭曰釋來救君釋舍也亦不克救

遂止於秦止獲也為秦所獲穆公歸至于王城王城秦地合大夫

而謀曰殺晉君與逐出之與以歸與復之孰利公子

繫曰殺之利以為臣子絕望逐之恐構諸侯構交也以歸則國

家多慝慝惡也恐知國復之則君臣合作恐為君憂

不若殺之公孫枝曰不可耻大國之士於中原又殺

其君以重之子思報父之仇臣思報君之讎雖微秦

國天下孰不患微無也雖無秦國天下諸侯公子繫

曰吾豈將徒殺之徒空也吾將以公子重耳代之晉君

之無道莫不聞公子重耳之仁莫不知戰勝大國武

也殺無道而立有道仁也勝無後害知也公孫枝曰

耻一國之士又曰余納有道以臨汝無乃不可乎雖立

有道君父之耻未刷若不可必為諸侯笑戰而笑諸侯不可謂

武殺其弟而立其兄德我而忘其親不可謂仁若

勿忘是再施而不遂也不可謂知君曰然則若何公

孫枝曰不若以歸以要晉國之成要結也復其君而

質其適子使子父代處秦代更也國可以無害是故歸



惠公而質子圉子懷公也秦始知河東之政秦始

之地而置官司故知河東之政在魯僖十五年

公在秦三月內傳惠公以九月歸聞秦將成乃使卻乞告

呂甥卻乞晉大夫呂甥呂甥教之言令國人於朝曰君

使乞告二三子曰秦將歸寡人寡人不足以辱社稷

二三子其改置以代圉也欲令更命立它公子以代

羣且賞以說眾眾皆哭焉作轅田賈侍中云轅易也

以田易疆界也或云轅車也以田出車賦昭謂此欲賞以說眾而言以田出車賦非也唐云讓肥取境也

呂甥致眾而告之曰吾君慙焉其亡之不恤亡謂在外

而群臣是憂不亦惠乎憂謂改立君賞君猶在外

若何眾曰何為而可何以所施為呂甥曰以輯之病兵

甲盡矣病敗也若征繕以輔孺子以為君援証賦也言

繕甲兵輔子雖四鄰之聞之也喪君有君証賦也言臣輯睦

兵甲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眾皆說焉

作州兵二千五百家為州使州呂甥逆君於秦穆公

訊之訊問也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公曰何故對曰其

小人不念其君之罪而悼其父兄子弟之死喪者謂

之戰也不憚征繕以立孺子曰必報吾讎寧事齊楚齊

楚又交輔之交夾也其君子思其君且知其罪曰必事

秦有死無它故不和比其和之而來故父公曰而無

秦有死無它故不和比其和之而來故父公曰而無

CENTRAL LIBRARY



來吾固將歸君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曰不免君子則

不公曰何故對曰小人忘而不思忘怨也不思大義願從

其君而與報秦君謂子是故云不說言其君子則不曰

吾君之入也君之惠也能納之則能執之能執之則

能釋之德莫厚焉惠莫大焉納而不遂廢而不起以

德為怨君其不然秦君曰然乃改館晉君改更也初

侯於靈臺將後之饋七牢焉牛羊豕為一牢饗饋

公未至蛾析謂慶鄭蛾析晉大夫曰君之止子之罪也止

也今君將來于何侯慶鄭曰鄭也聞之曰軍敗死之

將止死之二者不行又重之以誤人而喪其君誤梁

由靡合君見獲也

有大罪三將安適適之君若來將待刑以

快君志君若不來將獨伐秦獨帥其屬不得君必死之此

所待也所以不去待為此也臣得其志志謂出奔也而使君曹是犯

也曹慙也犯逆也君行犯猶失其國而況臣乎公至于絳

郊聞慶鄭止使家僕徒召之曰鄭也有罪猶在乎慶

鄭曰臣怨君始入而報德不降不自降下而降而聽諫

不戰慶鄭諫公使與秦糶若戰而用良不敗良善也

鄭吉不用良馬故敗既敗而誅又失有罪若鄭出亡

不可以封國封國也臣是以待即刑以成君政君

曰刑之慶鄭曰下有直言臣之行也行道上有直刑



君之明也言刑殺得正也此臣行君明國之利也君雖

弗刑必自殺也蛾督諫曰臣聞之奔刑之臣奔趨也不

若教之以報讎讎秦也君益赦之以報于秦梁由靡曰

不可我能行之秦豈不能能行之謂能赦罪以報也且

戰不勝而報之以賊不武出戰不克入處不安不知

出戰不克謂韓時也入處不安也成而反之不信成平謂今也欲復伐秦故不得安也

秦始平而又失刑亂政不威有罪不殺為失刑失刑反之不信

也出不能用入不能治敗國且殺孺子孺子子圍也秦復惠公而

質子圍君伐秦秦必殺之不若刑之君曰斬鄭無使自殺家僕徒

曰有君不忌有臣死刑思怨也其聞賢於刑之梁由靡

曰夫君政刑是以治民不聞命而擅進退犯政也言慶

進退鄭擅快意喪君犯刑也鄭也賊而亂國不可失也且

戰而自退退而自殺臣得其志君失其刑後不可用

也不可復用戰也君命司馬說刑之司馬軍司馬說其名也司馬說進

三軍之士而數慶鄭曰夫韓之誓曰失次犯令死次行

鄭失次犯令而罪一也鄭擅進退而罪二也女誤梁

由靡使失秦公而罪三也君親止女不面夷而罪四

也鄭也就刑慶鄭曰說三軍之士皆在皆在此也有人能

坐待刑而不能面夷言我能坐待死而不能面夷乎怨君不用忠言忘善背德也

坐待刑而不能面夷怨君不用忠言忘善背德也



趣行事乎

其趣同馬行也

丁丑斬慶鄭乃入絳十五年惠

公卒懷公立

懷公子圉也魯僖二十二年自秦逃歸

秦乃召重耳於楚

而納之晉人殺懷公於高粱

高粱晉地

而授重耳實為文

公

國語第九

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晉語第十 芾氏解 閩中葉邦榮校刊

原

文公在翟十二年

文公晉獻公庶子重耳也避驪姬之難魯僖五年歲在大火自楚奔翟至十六年歲在壽星故在翟十二年

翟至十六年歲在壽星故在翟十二年

狐偃曰日吾來此也

狐偃文公舅子犯也

日往非以翟為榮可以成事也

榮樂也成事成反國之事吾曰奔

而易達

達至也困而有資也休以擇利可以戾也

也戾定也

今戾久矣戾久將底也底止也底箸滯淫箸附也滯廢也淫久

也誰能興之

也興起也盍速行乎吾不適齊楚避其遠也

蓄力一紀可以遠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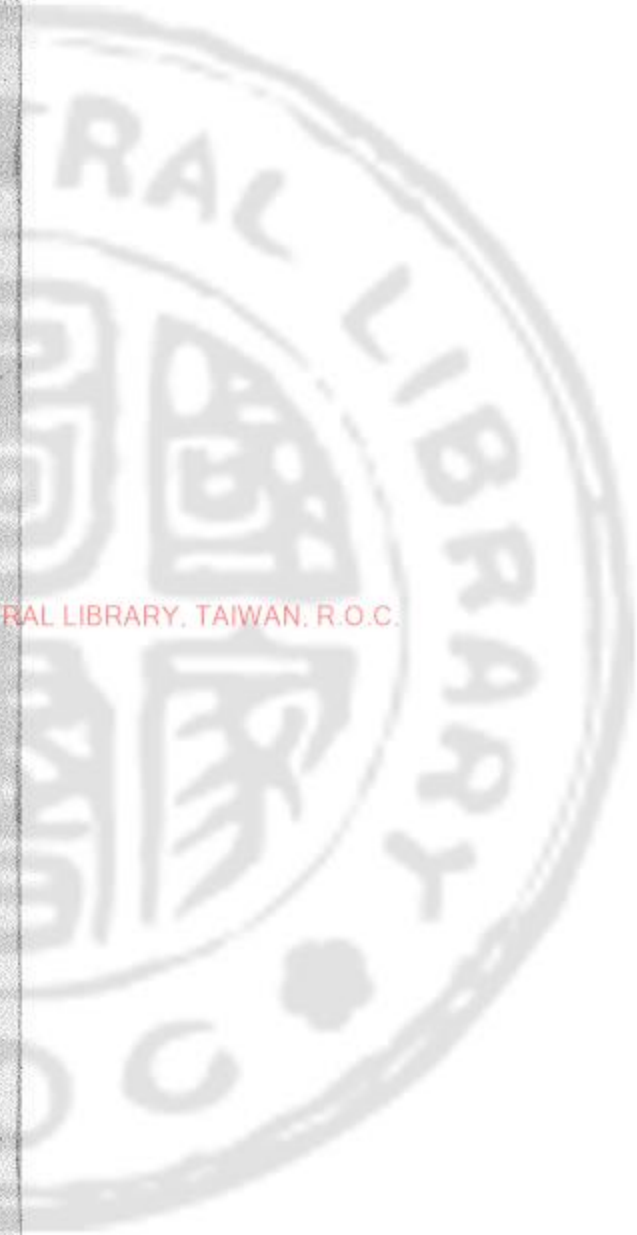
蓄養也一紀十二年歲星一周為一紀齊侯長矣而

欲親晉

齊侯桓公也長老也是歲管仲沒矣多讒在

側

沒終也讒謂易牙豎刁之屬謀而無正衷而思始也衷中也中





道思其初時也夫必追擇前言求善以終前管仲忠善之言厭邇逐

遠遠人入服不為郵矣邇近也逐求也會其季年可也

季未也勸使文公適齊茲可以親此皆以為然乃

行過五鹿乞食於野人五鹿衛邑不見禮故乞食野人舉塊以與

之塊塊也公子怒將鞭之子犯曰天賜也民以土服又

何求焉言民奉土以服公子天事必象必先有象十有二年必獲此

土後十二年必得五鹿二三子志之志識也歲在壽星及鶉尾其

有此土乎歲星也自軫十二度至氐四度為壽星

次歲在壽星謂得塊之歲魯僖十六年也後十一年

歲在鶉尾必有此五鹿地也魯僖二十七年歲在鶉

尾二十八歲復在壽星晉文公伐衛正月六日戊

申取五鹿周正月夏十一月也正天時以夏寅敘歲

在鶉尾天以命矣命告也謂復於壽星必獲諸侯

星謂魯僖二十八年也是歲四月文公敗楚師於城

濮合諸侯於踐土五月獻俘於王王策命之以為侯

伯故得天之道也不過十二數由是始之由從也從有

此其以戊申乎有此五鹿當所以申土也日戊申

申廣土地也再拜稽首受而載之拜天賜受遂適齊齊侯

妻之甚善焉相公以女妻之甚善有馬二十乘四馬為乘將

死於齊而已矣曰民生安樂誰知其它相公卒在齊

而相公卒孝公即位孝公桓公昭也諸侯畔齊子犯

知齊之不可以動動謂求反國也而知文公之安齊而有終

焉之志也欲行而患之患文公不肯去也與從者謀於桑下



從者趙懿妻在焉在桑上也莫知其在此也妾告姜氏姜氏

殺之殺之以滅口也時諸侯畔而言於公子曰從者

將以子行其聞之者吾已除之矣子必從之不可以

貳貳疑也無成命疑則不天命詩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詩大雅大明之七章也上帝天也女女武王也言天臨護女伐紂必克無有疑心先王其知

之矣貳將可乎言武王知天命不可子去晉難而極

於此極至也自子之行晉無寧歲民無成君成定也謂

殺死惠公無親內外惡之天未喪晉無異公子同生九人有晉國

者非子而誰子其勉之上帝臨子矣貳必有咎天予不取

故必公子曰吾不動矣必死於此姜曰不然周詩曰

莘莘征夫每懷靡及詩小雅皇皇者華之首章也莘言臣奉命當念在公每輒懷私將無所及夙夜征行不遑啓處猶懼無及

夙蚤也行道也遑暇也落跪也處居也況其順身縱欲懷安將何及矣

人不求及其能及乎求及時也日月不處人誰獲安西

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疚大事西方謂周也詩云誰將西歸又曰西

方之人皆謂周也鄭詩云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

畏也詩鄭風將仲子之卒章也仲祭仲也懷思也言雖欲從心思仲猶能畏人自止見可懷思可畏

也昔管敬仲有言小妾聞之敬仲夷吾字也曰畏威如疾民

之上也此畏威如畏疾病從懷如流民之下也從心所

流行此民見懷思威民之中也威畏也見可懷則思

之下行此民



畏威如疾乃能威民

言能畏上威在民上弗畏有刑

不能威民故在刑罪從懷如流去威遠矣故謂之下威

遠言不能威民也其在辟也吾從中也

辟罪也弗畏有刑故從中也鄭詩之言吾其從之

從之多言也此大夫管仲

之所以紀綱齊國裨輔先君而成霸者也子而棄之

不亦難乎裨補也齊國之政敗矣晉之無道久矣從者

之謀忠矣時日及矣公子幾矣幾近也言重耳得君

國可以濟百姓而釋之者非人也齊成也敗不可處

敗謂齊也時不可失忠不可棄懷不可從子必速行吾聞

晉之始封也始封謂唐叔虞歲在大火闕伯之星也實紀商

人商殷也自氏五度至尾九度為大火之次闕伯陶

唐氏之火正居於商丘祀大火死以配食相土因紀商之吉凶也商之饗國三十一王自湯至紂晉史之

記曰唐叔之世將如商數晉史知天道者今未半也自唐叔

十四世故亂不長世不長世亂當公子唯子子必有

晉若何懷安公子弗聽姜與子犯謀醉而載之以行

醒以戈逐子犯曰若無所濟吾食舅氏之肉其知厭

乎舅犯走且對曰若無所濟余未知死所誰能與豺

狼爭食戰死原野公子將走不暇若竟有成公子無

亦晉之柔嘉是以其食無亦不亦也柔偃之肉腥臊

將焉用之遂行過衛衛文公有邢翟之虞不能禮焉



衛文公宣公之孫昭伯頑之子燬也虞備也是歲魯  
衛十八年冬邢人翟人伐衛園蒐園文公師于訾婁  
以還之故甯莊子言於公莊子衛正卿穆仲曰夫禮  
不能禮焉

國之紀也親民之結也君親其親所以結善德之建

也建立也言能善國無紀不可以終民無結不可以

固德無建不可以立此三者君之所慎也今君棄之

無乃不可乎晉公子善人也而衛親也君不禮焉棄

三德矣晉祖唐叔武王之子衛祖康叔文王之臣故

云君其圖之康叔文之昭也唐叔武之穆也自祖以

一穆故康叔為文周之大功在武謂始伐紂天胙將

在武族族嗣苟姬未絕周室而俾守天聚者必武族

也聚財武族唯晉實魯晉胤公子實德晉仍無道仍

也衆也天胙有德晉之守祀必公子也若復而脩其德鎮

撫其民必獲諸侯以討無禮君弗蚤圖衛而在討小

人是懼敢不盡心公弗聽自衛過曹曹共公亦不禮

焉共公曹昭公之聞其骭脅欲觀其狀骭并止其舍

謀其將浴設微薄而觀之謀候也微薄也僖負羈之妻

言於負羈負羈曹曰吾觀晉公子賢人也其從者皆

國相也以相一人必得晉國得晉國而討無禮曹其

首誅也子盍蚤自貳焉貳猶僖負羈餽殮寘璧焉孰

曰殮寘置也公子受殮反璧負羈言於曹伯曰夫晉



公子在此君之匹也君不亦禮焉曹伯曰諸侯之亡  
公子其多矣誰不過此亡者皆無禮者也余焉能盡  
禮焉對曰臣聞之愛親明賢政之榦也榦榦也禮賓於  
窮禮之宗也宗本也禮以紀政國之常也紀理也失常不  
立君所知也失常則國君無親國以無親親僚以官相  
相先君叔振出自文王文王也晉祖唐叔出自武王武王也  
親文武之功實建諸姬故二王之嗣世不廢親今君  
棄之是不愛親也晉公子生十七年而亡也亡也奔卿材  
三人從之可謂賢矣三人狐偃也而君蔑之是不明賢  
也晉公子之亡不可不憐也比之賓客不可不禮也

失此二者是不禮賓不憐窮也守天之聚將施於宜  
宜而不施聚必有闕宜義也王帛酒食猶糞土也愛  
糞土以毀三常三常政之榦也失位而闕聚是之不  
難無乃不可乎君其圖之公弗聽公子過宋自曹與  
司馬公孫固相善固宋莊公之孫大司馬也公孫固言於  
襄公曰晉公子亡長勿矣襄公宋桓公也而好  
善不厭父事狐偃師事趙衰而長事賈它長兄也狐偃  
其舅也而惠以有謀趙衰其先君之戎御趙氏之弟  
也而文以忠貞趙衰晉卿公明之少子成子衰也先  
戎賈它公族也而多識以恭敬賈它狐偃之子狐射



姬姓也食邑此三人者實左右之公子居則下之動

則咨焉成幼而不倦至成人也始有禮矣樹於有禮

必有艾艾樹種也商頌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長發之

降下也躋升也言湯之尊賢下下降有禮之謂也已降

於有君其圖之襄公從之贈以馬十二乘公子過鄭

鄭文公亦不禮焉文公鄭厲子捷叔詹諫曰臣聞之叔詹

夫親有天所啓也用前訓前訓先禮兄弟資窮困

也天所福也今晉公子有三胙焉天將啓之啓閭同

姓不婚惡不殖也殖蕃也狐氏出自唐叔狐氏重耳外

叔與晉同祖唐叔狐姬伯行之子也實生重耳伯行

空成而雋才離違而得所言成人而有雋才也遂去

父約而無釁一也釁瑕也同出九人唯重耳在同出同

離外之患而晉國不靖二也靖治也晉侯日載其怨外

內棄之載成也重耳日載其德狐趙謀之三也在周頌

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天作之首章也作生也高山

則山使與雲雨大王荒大之也大天所作可謂親有天

矣晉鄭兄弟也吾先君武公與晉文侯勦力一心股

肱周室夾輔平王武公鄭桓公之子滑突也文侯晉

平王勞而德之而賜之盟質曰世相起也質信也起

若親有天獲三胙者可謂大天三胙謂成而雋才也



若用前訓文侯之功武公之業可謂前訓業事也前

心之若禮兄弟音鄭之親王之遺命可謂兄弟同音鄭

王之遺命又使若資窮困亡在長幼還軫諸侯可謂

窮困軫車後橫木也還軫猶回棄此四者以徼天禍

無乃不可乎前徵要也四者有天君其圖之弗聽叔詹

曰若不禮焉則請殺之諺曰黍稷無成不能為榮稷

也無成謂死黍不為黍不能蕃庶為成也蕃滋稷不

為稷不能蕃殖殖長所生不疑唯德之基所生謂種

弗聽遂如楚楚成王以周禮享之九獻庭實旅百成

楚武王之孫文王之子熊頹也九獻上公之享禮也

庭實庭中之陳也百舉成數也周禮上公出入所享

饗饒九牢米百有二十簠醢醢百公子欲辭當禮子

犯曰天命也君其饗之天命天使之亡人而國薦之

薦進也以國君非敵而君設之非體敵而設非大誰

啓之心既饗楚子問於公子曰子若克復晉國何以

報我公子再拜稽首對曰子女王帛則君有之楚有之

多也子女羽旌齒革則君地生焉羽鳥羽也翡翠孔

也齒象牙也革犀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又何以

報也波流王曰雖然不穀願聞之曲禮曰四夷之大國

對曰若以君之靈靈神得復晉國晉楚治兵會于中



原其避君三舍治兵謂征伐也古者師行三十里而舍三舍為九十里司馬法曰進退不

禮也若不獲命不獲楚還師之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橐鞬

以與君周旋爾雅所以擊馬傳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

張也言以禮避君君不旋乃敢左執弓右屬手於房以取矢與君周旋相馳逐也令尹子玉

曰請殺晉公子子玉楚若敖之曾孫令尹成得臣也弗殺而反晉國必

懼楚師王曰不可楚師之懼我不脩也我德不脩也我之

不德殺之何為天之胙楚誰能懼之楚不可胙冀州

之士其無令君乎晉在冀州且晉公子敏而有文敏達也文有文

章約而不諂辭不諂屈也三材傳之天胙之矣謂趙賈三人也天之所興誰能禦之子玉曰則請止狐偃謂

留為質也王曰不可曹詩曰彼已之子不遂其媾郵之也

曹風蟋蟀之三章也媾厚於其寵也郵過也夫郵而郊之郵又甚焉郊郵

非義也於是懷公自秦逃歸懷公子圉也為質於秦魯僖二十二年逃歸秦

伯召公子於楚秦伯穆公也楚子厚幣以送公子于秦秦

伯歸女五人懷嬴與焉歸嫁也懷嬴故子圉妻子子圉逃歸立為懷公故曰懷嬴與焉與為勝也公子使奉匭沃盥既而揮之媵御奉匭盥揮

灑嬴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匹敵也卑賤也公子懼降服

囚命懼嬴之訴降服徹上服秦伯見公子曰寡人之

適此為才適適妃子也子圍之辱備嬪嬙焉辱質於秦時嬪嬙婦官也

欲以成婚而懼離其惡名非此則無故懼以為子圍



妻恐離其惡名非不敢以禮致之歡之故也不敢以

有禮致之而令與於五公子有辱寡人之罪謂降服

不備禮故令公子卑唯命是聽聽聽此女命公子欲辭

嫌於骨肉相取已司空季子曰同姓為兄弟季子晉

欲辭讓不取官也司空季子曰同姓為兄弟大夫晉

臣曰季也後為司空賈侍中云兄弟婚姻之稱也昭

謂同姓為兄弟謂同父而生得姓同者乃為兄弟以

言惠公重耳其禮不同則子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

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陽與夷鼓皆為已姓其二人

德故俱為已姓青陽青陽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魚

氏之甥也帝取於西陵氏之子曰累祖實生青陽弟

妹之子曰甥其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子別為十二

聲雷累同

姓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唐尚書云繼別為小宗非

孫乃為其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得姓以德居也

十四人為已故十二姓姬酉祁已滕歲任荀偃媯依

是也唯青陽與倉林氏同于黃帝故皆為姬姓五宗

唯青陽與倉林德及同德之難也如是言德自黃帝

黃帝同姓為姬也

是昔少典取于有蟠氏生黃帝炎帝賈侍中云少典

有蟠諸侯也炎帝神農也虞唐云少典黃帝炎帝之

父昭謂神農三皇也在黃帝前黃帝滅炎帝滅其子

-15 145 35 885



也異德之故也

齊當為擠擠滅也傳曰黃帝戰于阪泉是也

異姓則異德

異德則異類異類雖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

重耳懷嬴之舅

故又言此以勸之也近謂有屬名也相及相嫁取也

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

同心則同志同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畏黷敬也

類黷則生怨怨亂毓災灾毓滅姓也

毓生是故取妻避

其同姓畏亂灾也故異德合姓同德合義

姓合姓合二姓為婚姻

也合義以義以道利有義則利以阜姓也

姓利相

阜厚

更成而不遷

更續也遷離散也

乃能攝固保其土房

攝持也保其土房

也房居

今子於子圍道路之人也

言德姓具也

取其所棄以

齊大事不亦可乎公子謂子犯曰何如對曰將奪其

國何有於妻唯秦所命從也

言將奪其國何辭於妻初奚齊卓子死秦伯欲

納重耳子犯難之以為及可今更言此者子圍無道害重耳使孤突召子犯及其兄毛突不召而殺之故

重耳子犯皆怨之

謂子餘曰何如

子餘趙衰字

對曰禮志有之曰

將有請於人必先有入焉

必先有以自入也

欲人之愛已也

必先愛人欲人之從已也必先從人無德於人而求

用於人罪也

言不先施德於人而求人為已用者是罪也

今將婚媾以從

秦重婚曰媾從

受好以愛之

受其所好聽從以德之

使已懼其未可也又何疑焉乃歸女而納幣且逆之

歸女納幣更成

他日秦伯將饗公子使子犯從子

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

文文辭也

請使衰從乃使子餘從



秦伯饗公子如饗國君之禮子餘相如賓如賓禮也

卒事秦伯謂其大夫曰為禮而不終耻也言此為明

中不勝貌耻也勝當為稱中不稱華而不實耻也華有

色而無不度而施耻也不度已力施而不濟耻也濟

實事也耻門不閉不可以封五耻之門不閉塞者不非此

用師則無所矣非能閉此五耻之二三子敬乎敬此

明日燕秦伯賦采菽采菽二章屬小雅王賜諸侯命

何錫予之雖無餘使公子降拜降下秦伯降辭子

餘曰君以天子之命服命重耳重耳敢有安志敢不

降拜成拜卒登子餘使公子賦黍苗黍苗亦小雅道

諸侯也其詩曰芃芃黍苗陰子餘曰重耳之印君也

若黍苗之印陰雨也若君實庇蔭膏澤之使能成嘉

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在宗廟君若昭先君之榮東

行濟河整師以復疆周室重耳之望也先君謂秦襄

功賜爵為伯重耳若獲集德而歸載集成也使主晉

民成封國其何實不從言實君若恣志以用重耳使

征伐四方諸侯其誰不惕惕以從君命秦伯嘆曰是

子將有焉豈專在寡人乎秦伯賦鳩飛鳩飛小雅小

詩曰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

不寐有懷二人言已念晉先君泊穆姬不寐以思安

集晉之君臣也詩序云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公子賦



河水河當作沔字相似誤也其詩曰沔彼秦伯賦六月詩云王于出征以匡王國其二章曰以佐天子其秦伯降辭子餘曰君稱所以佐天子匡王國者以命

重耳重耳為君必霸諸侯以匡天子子餘使公子降拜

尚有晉國辭也禮曰某子尚享之得貞屯悔豫皆八

也內曰貞外曰悔震下坎上屯坤下震上豫得此兩

悔皆不動故曰皆筮史占之皆曰不吉筮史筮人掌

入謂爻無為也筮之名一夏連山二殷歸藏三周易閉而不通爻無

為也險阻閉塞不通無所為也司空季子曰吉是

在易皆利建侯建立也以周易占之二卦皆吉也屯

師不有晉國以輔王室安能建侯我命筮曰尚有晉

國筮告我曰利建侯得國之務也吉孰大焉務猶趨也震

車也易坤為大車震為動為雷今云車坎水也坤土

也屯厚也豫樂也車班外內順以訓之車雷也班編

謂屯之內有震豫之外亦有震坤泉原以資之資財

象艮山坎水水在山上為泉源流而不竭也土厚而

樂其實不有晉國何以當之屯豫皆有坤象重坤震

雷也車也坎勞也水也衆也易以坤為衆坎為水王

雷與車內為也而尚水與衆坎象皆在上車有震武也

主也

而尚水與衆

車有震武也

車有震武也

車有震武也



震威也車聲軒隆象有威武衆而順文也坤為衆為順為文象文

武具厚之至也故曰屯屯厚其繇曰元亨利貞勿用

有攸往利建侯繇卦辭也亨通也貞正也攸所也往

師侯行王震雷長也故曰元為諸侯故曰元元善之長

也衆而順嘉也故曰亨嘉善也衆順服善故內有震

雷故利貞屯內有震賈侍中云震以動之利也車

上水下必伯車震也水坎也車動而上威也水動小

事不濟壅也故曰勿用有攸往濟成也小事小人之

為險阻故曰一夫之行也一夫一人也易曰震一索

勿用有所往利建侯覆述坤母也震

長男也母老子彊故曰豫豫樂其繇曰利建侯行師

居樂出威之謂也居樂母在內也出威震在外也是

二者得國之卦也二者屯十月惠公卒十二月秦伯

納公子內傳魯僖二十三年九月晉惠公卒而此云

魯失閏以閏月為正月晉以九月為十月而置閏也

秦伯以十二月始納公子公子以二十四年正月入

泉及河子犯授公子載璧載祀也曰臣從君還軫

巡於天下惡其多矣巡行臣猶知之而況君子不忍

其死請由此亡也亡奔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

如河水沈璧以質如往也質信也言若不與舅氏同

自誓董因迎公於河因晉大夫周太史辛有之後也



有董公問焉曰吾其濟乎對曰歲在大梁將集天行

元年始受實沈之星也歲在大梁謂魯僖二十三年歲星在大梁之次也集成也

行道也言公將成天道也公以辰出晉祖唐叔所以封也而以參入晉星也元年謂文公即位之年魯僖二十四年歲星去大梁在實沈之次受於大梁也

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為大梁自畢十二度至東井十五度實沈之虛晉人是居所以興也虛次也是居

曰實沈實沈之虛晉人是居所以興也居其次也是居

主祀也傳曰高辛氏有子季曰實沈遷于大夏主祀參唐人是因成王滅唐而封叔虞南有晉水子燮改

為晉侯故今君當之無不濟矣當歲星在實沈參為晉星君之行

行也歲在大火大火闕伯之星也是謂大辰謂魯僖

五年重耳出奔時歲在大火大火大辰也傳辰以成

曰高辛氏有子曰闕伯遷于商丘祀大火善后稷是相唐叔以封之成善謂辰為農祥周先后稷之所經緯以成善道相視也

謂視農祥以戒農事封史記曰嗣續其祖如穀之

者唐叔封時歲在大火謂視農祥以戒農事封史記曰嗣續其祖如穀之

滋必有晉國續其祖明趣同也言晉子孫將繼續其

先祖如穀之蕃臣筮之得泰之八乾下坤上泰遇泰

三至五震為侯陰爻不動其數皆八曰是謂天地配

亨小往大來陽下陰升故曰配亨小論子圍大論今

及之矣何不濟之有且以辰出而以參入皆晉祥也

辰大火也參伐也而天之紀也所以大紀天時也

伐亦為大濟且秉成必霸諸侯秉執子孫賴之君無

懼矣公子濟河召令狐曰衰桑泉皆降三者皆晉邑

晉人懼懷公奔高梁高梁晉地呂甥冀芮帥師甲午軍于



廬柳甲午魯僖二十四年二月六日廬柳晉地軍猶屯也秦伯使公子繫如師

告曉呂冀師還次于郇師聽命也辛丑狐偃及秦晉大夫

盟于郇壬寅公入于晉師甲辰秦伯還秦伯送公子于河上公入

而丙午入于曲沃丁未入于絳即位于武宮戊申刺

懷公于高粱刺殺也

初獻公使寺人勃鞞伐公於蒲城勃鞞寺人披也伐蒲城在魯僖五年

文公踰垣勃鞞斬其袪袪袂也及入勃鞞求見公辭焉

曰驪姬之讒爾射予于屏內樹謂之屏禮諸侯內屏困余于蒲

城斬余衣袪又為惠公從余于渭濱濱涯也重耳在翟從翟君獵於

渭濱勃鞞為命曰三日若宿而至命使三日一宿若惠公就殺之

干二命以求殺余干犯也二命獻惠之命余於伯楚屢困何舊

怨也伯楚勃鞞字也屢數也數見困有何舊怨也還而思之異日見我對

曰吾以君為已知之矣故入知為君為臣之猶未之

知又將出矣猶未知之將復失國出奔也事君不貳是謂臣好惡

不易是謂君也易反君君臣臣是謂明訓訓教明訓能

終民之主也二君之世蒲人翟人余何有焉當獻惠世君

為蒲人翟人耳二君之所惡也於我有何義而不殺君乎除君之所惡唯力所及

何貳之有今君即位其無蒲翟乎獨無有所畏惡如蒲翟者乎伊

尹放太甲而卒以為明王太甲湯孫太丁子也不明而伊尹放之桐宮三年太

甲改過伊尹復之卒為明王管仲賊桓公而卒以為侯伯賊謂為子糾射



也相公乾時之役申孫之矢集于栢鉤乾時之戰在魯莊九年申孫矢名鉤帶鉤近於祛而無怨言近害近也鉤在腹祛在手佐相以終

成令名今君之德宇何不寬裕也宇覆也惡其所好

其能久矣言已忠臣君所當好而反惡之能久為君乎君實不能明訓而

棄民主棄為民主之道余臯戾之人也又何患焉勃鞞闞士故曰臯戾

之且不見我君其無悔乎於是呂甥冀芮畏偪悔納

公謀作亂此二子本惠公黨畏見逼害故謀作亂將以已丑焚公宮丑魯僖二十四年三月朔時以為二月晦

公出救火而遂殺之伯楚知之

故求見公公懼遽見之遽疾也曰豈不如女言然是吾

惡心也惡心惡謂不怨也吾請去之伯楚以呂卻之謀告公

公懼乘駟自下脫會秦伯于王城駟傳也自從也下道也脫會道行

告之亂故及已丑公宮火二子求公

不獲遂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

文公之出也豎頭須守藏者也不從豎文公內豎里

公入乃求見公辭焉以沐謂謂者曰

沐則心覆謂告也覆反也沐心覆則圖反宐吾不得

見也從者為羈紲之僕馬曰羈犬曰紲言二者臣僕之役也居者為社

稷之守何必臯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眾矣謁者

以告公遽見之

元年春公及夫人羸氏至自王城文公元年魯僖二十四年賈侍中云



是月失閏以三月為四月故曰春而不言其月明四月為春分之月也嬴氏秦穆公女文嬴也或云夫人辰嬴也傳曰辰嬴賤班在秦伯納衛三千人實紀綱

之僕所以設國紀綱也公屬百官賦職任功屬會也授職事任為之備衛僕使也棄責薄歛施舍分寡棄責除宿責也

財也救乏振滯匡困資無救乏救乏絕也振拯也拯分少救乏振滯匡困資無救乏救乏絕也振拯也拯

子無財者輕關易道通商寬農除盜賊也通商利商政不奪其時茂稽勸分省用足財勸勉稼穡也

也省減減國用也利器明德以厚民性也利器利器用足財備凶年也舉善援能官方定物其常官以定百事

族之愛親戚明賢良明顯尊貴寵國之貴臣賞功勞事厚其情性舉善援能官方定物其常官以定百事

耆老禮賓旅旅客友故舊故舊為公胥籍狐筮樂郤胥籍狐筮樂郤

栢先羊舌董韓寔掌近官十一族晉之舊諸姬之良諸姬之良

掌其中官諸姬同姓也異姓之能掌其遠官遠官縣

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受公庶人食力各由工商食官

冬襄王避昭叔之難居于鄭地汜文公元年冬也襄叔襄王第大叔帶也是為甘昭公故曰昭叔惠王生



之未及而卒昭叔奔齊襄王復之又通於襄王之后翟懼王廢隗氏翟人伐周故襄王避之于汜汜地名

使來告難亦使告于秦亦使左鄆父告秦子犯曰民

親而未知義也親親君也未知義故未和也君盍納王以教之義

使知專上之義若不納秦將納之則失周矣失所以何以求

諸侯無以為諸侯盟主不能脩身而又不能宗人人將焉依

宗尊也繼文之業定武之功文晉文侯也平王東遷

重耳之祖武公啓土安疆於此乎在矣君其務之此在

納王公說乃行賂于草中之戎與麗土之翟以求東

道二邑戎翟二年春公以二軍下次于陽樊二軍左

東行曰下右師取昭叔于温殺之于隰城温隰城皆

叔通翟后與俱左師迎王于鄭王入于成周遂定之

于郊成周東都王饗醴命公胙侑饗設饗禮也傳

饗醴飲醴酒也命加命服也昨賜祭公請隧弗許

云隧王之墓禮昭謂隧六隧之地事見周語曰王章也章表也所以表明

不可以二王二王無無若政何無以為賜公南陽陽樊

温原州陘絺鉏欒茅之田八邑周之陽人不服不肯

公圍之將殘其民倉葛呼曰倉葛陽君補王闕以順

禮也補王失位之闕陽人未狎君德狎習也而未敢承

命君將殘之無乃非禮乎陽有夏商之嗣與有周室

之師旅典法也旅衆也言有夏商之後樊仲之官守



焉樊仲宣王臣仲山其非官守則皆王之父兄甥舅

也君定王室而殘其姻族民將焉放放依敢私布之

於吏布陳也吏唯君圖之公曰君子也乃出陽人降出

也又公伐原原不服令以三日之糧三日而原不降

公令䟽軍而去之䟽微謀出曰原不過一二日矣間

也軍吏以告公曰得原而失信何以使人夫信民之

所庇也不可失也庇蔭乃去之及盟門而原請降門

原地也請降退一舍而請降

文公立四年楚成王伐宋四年曾僖二十七年冬也

公率齊秦伐曹衛以救宋曾僖二十八年春晉侯侵曹伐衛傳曰楚始得曹而

宋人使門尹班告急於晉門尹班公告大夫曰

宋人告急舍之則宋絕絕不救宋則宋告楚則不許

我告謂請宋於我欲擊楚齊秦不欲其若之何先軫

曰不若使齊秦主楚怨先軫晉中軍原軫也主楚怨

楚公曰可乎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使宋置晉

藉之告楚藉與齊秦之勢我分曹衛之地以賜宋人

楚愛曹衛必不許齊秦齊秦本與晉俱伐曹衛今晉

齊秦不得其請必屬怨焉屬結然後用之蔑不欲矣

也用齊秦公說是故以曹田衛田賜宋人衛侯欲與

晉侯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令尹子玉使



宛春來告宛春楚大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

圍釋解也舅犯愠曰子玉無禮哉臣取二君取一必擊

之愠怒也臣子玉也君文公也先軫曰子與之與許也

我不許曹衛之請是不許釋宋也宋眾無乃彊乎許不

釋宋宋降於楚其眾益彊是楚一言而有三施子一言而有三怨

三曹衛也怨已多矣難以擊人不若私許復曹衛以攜

之攜離也執宛春以怒楚怒楚令必戰既單而後圖之圖圖復曹

衛公說是故拘宛春於衛子玉釋宋圍從晉師楚師

陳晉師退舍軍吏請曰以君避臣辱也時楚王避元

中使子玉去宋子玉不肯固請戰故云避臣且楚師老矣必敗何故退老

也圍宋父與師罷病子犯曰二三子忘在楚乎言在楚時偃也

聞之戰鬪直為壯曲為老若韓之戰秦師少而鬪士

未報楚惠而抗宋我曲楚直抗救也其眾莫不生氣不

可謂老若我以君避臣而不去彼亦曲矣退三舍避

楚楚眾欲止子玉不肯至于城濮果戰楚眾大敗濮城

地衛君子曰善以德勸善先軫子犯也

文公誅觀狀以伐鄭及其埤賈侍中云鄭復效曹觀

尚書云誅曹閔狀之臯還而伐鄭昭省內外傳鄭無

觀狀之事而叔詹云天禍鄭國使淫觀狀謂淫放於

曹不禮公子與閔狀之臯同耳反撥也埤鄭人以名

寶行成名寶重寶公弗許曰予我詹而師還詹鄭卿叔詹伯也文公過



鄭時詹請禮之鄭詹請往鄭伯弗許鄭伯鄭詹固請

伯不聽因請殺之詹請往鄭伯弗許文公也詹固請

曰一臣可以救百姓而定社稷君何愛於臣也鄭人

以詹予晉人晉人將亨之亨煮也詹曰臣願獲

死固所願也公聽其辭詹曰天降鄭禍使淫觀狀業

禮違親淫放也放曹國不禮於君臣曰不可夫晉公子賢明其左

右皆卿才若復其國而得志於諸侯禍無赦矣今禍

及矣尊明勝患知也明謂公子勝猶過也殺身贖國忠也乃就

亨據鼎耳而疾號曰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

將軍

晉國饑公問於箕鄭箕鄭晉大夫曰救饑何以對曰信公

曰安信對曰信於君心不以愛憎証人信於名名

官尊卑之號信於令謂使民事各得其時信於事謂使民事各得其時公曰然則若何對

曰信於君心則美惡不踰不相踰也信於名則上下不

干干犯也信於令則時無廢功不奪其時則有成功信於事則民

從事有業業猶也於是乎民知君心貧而不懼藏出如

入何匱之有出其帑藏以相振救如入於家故不乏也公使為箕為箕大夫及

清原之蒐使佐新上軍清原之蒐在魯僖三十一年秋

公問元帥於趙衰元帥上卿對曰卻縠可行年五十矣卻

晉大夫守學彌惇彌益也夫先王之法志德義之府



也志記夫德義生民之本也能惇篤者不忘百姓也

請使卻縠公從之公使趙衰為卿辭曰欒枝貞慎晉

大夫欒共子先軫有謀胥臣多聞皆可以為輔晉

若也乃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城濮戰前也取五

鹿先軫之謀也五鹿卻縠卒使先軫代之從下軍之

尚德也胥臣佐下軍軫代先公使原季為卿原季趙衰也文公二年辭曰夫三德

者偃之出也偃狐偃也賈唐云三德欒枝先軫胥臣

襄王以示臣義伐原以示信大蒐以示民禮故以三

德紀民昭謂欒枝等皆趙衰所進非狐偃也三德紀

民之語在以下虞得之以德紀民其章太矣不可廢也童著使狐

偃為卿辭曰毛之知賢於臣其齒又長毛偃之毛也

不在位不敢聞命乃使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尚助

軍或言新上軍非也時未有新軍傳曰使狐偃將上軍讓于狐毛而佐之是也狐毛卒使趙

衰代之虞唐云代將新軍辭曰城濮之役先且居之

佐軍也善先且居先軫之子蒲城軍伐有賞伐功善

君有賞能其官有賞領治其官職使不謬誤君得以

且居有三賞不可廢也言且居有是三

先且居將上軍代狐公曰趙衰三讓三使為卿三讓

人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以趙衰之



故蒐于清原作五軍清原晉地晉本有五軍新上下也使

趙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胥嬰將新下軍先都佐之

子犯卒蒲城伯請佐或云蒲城伯狐毛也賈侍中云蒲城伯先且居也昭謂上章狐

毛已卒使先且居公曰趙衰三讓不失義義宜讓推

賢也義廣德也德廣賢至有何患矣請令衰也從子

從從先乃使趙衰佐新上軍此有新字誤也趙衰佐

且居為升一等新上軍之將位在上軍之佐

文公學讀書於臼季三日臼季胥臣也曰吾不能行也咫

咫咫尺聞則多矣對曰然而多聞以待能者不猶愈

乎使能者行之不猶愈於不學乎

文公問於郭偃郭偃卜曰始也吾以國為易易易治也今

也難對曰君以為易其難也將至矣以為易而輕忽

君以為難其易也將至矣以為難而勤脩

文公問於胥臣曰吾欲使陽處父傳謹也而教誨之

其能善之乎陽處父晉大夫陽子襄公名對曰是在謹也籊

籊不可使俛籊籊偃人戚施不可使仰戚施偃人焦

僂不可使舉焦僂長三尺侏儒不可使援侏儒短者

援矇矂不可使視矇矂無眸子而無見日嚚瘖不可使言

口不道忠信之言聾聵不可使聽耳不別五聲之和

僅昏不可使謀僅無知昏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



可竢也言質性將自善而賢良之傳若有違質也

教將不入其不入其心其何善之為言不能使善臣聞昔者大任

娠文王不變娠有身也不變動也少浚于豕牢而得文王不

加病焉時如小浚於廁而得文王不加病痛言其易在傳弗勤處師弗

也文王在母不憂變故不憂也敬友二虢善兄弟為友二

煩事王不怒奉事父王季敬友二虢善兄弟為友二刑于大姒

統叔而惠慈二蔡惠愛也三君云二蔡文刑于大姒刑法也大姒

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詩大雅思齊之二章寡妻御治也於是

乎用四方之賢良輔以自及其即位也詢于八虞也賈

唐云八虞周八士皆在虞官伯達伯而咨于二虢也

也度於闕天而謀於南宮皆周賢臣度亦謀諏於蔡

原而訪於辛尹諏訪皆謀也蔡蔡公原原公重之以

周召畢榮周周文公召召康億寧百神億安而柔和

萬民柔安故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恫亦思齊之二

專教誨之力也言因公曰然則教無益乎對曰胡為

文益其質言有美質加故人生而學非學不入不入

於公曰奈夫八疾何八疾籛條對曰官師之所材也

師長也材戚施直鑄直主擊鑄籛條蒙瓊蒙戴也

古裁字戚施直鑄直主擊鑄籛條蒙瓊蒙戴也



能俛故使之戴磬侏儒扶盧扶綠也盧矛戟之矇瞍脩聲無

於音聲審故使脩之聾聵司火審故使主火僮昏嚚瘖僂

官師所不材也材所用不能以實裔土裔荒夫教者因體

能質而利之者也能才也因其身體有質若川然有

原以印浦而後大印迎也言川有原因開

文公即位二年善言此者終迷欲用其民伐也用征子

犯曰民未知義未知尊益納天子以示之義天子避

難在鄭地記乃納襄王于周公曰可矣乎對曰民未知信

益伐原以示之信乃伐原信謂上令以三日之曰可

矣乎對曰民未知禮益大蒐備師尚禮以示之蒐所以明

尊卑順少長習威儀也乃大蒐于被廬被廬晉作三軍唐尚書

軍之上下也昭謂此章使卻縠將中軍以為大政大政

謂掌國政也卻縠佐之卻縠晉大夫都至之子犯曰可矣

即可也用也遂伐曹衛在魯傳二出穀戍釋宋圍敗楚師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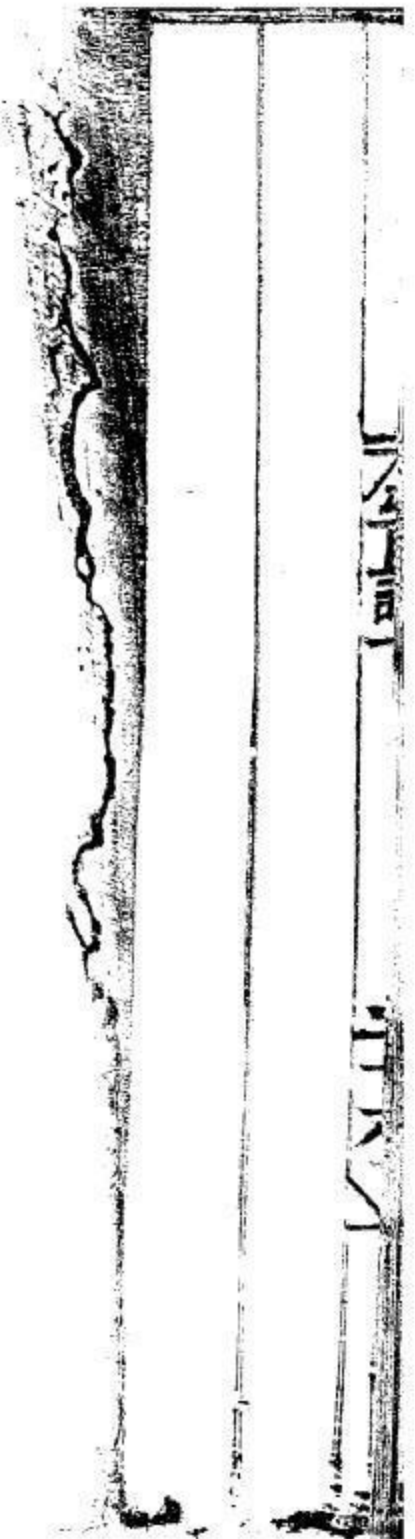
城濮於是乎遂伯取較使申公叔侯戍之二十六年楚伐齊

楚圍宋晉伐曹衛以救之二十八年楚

使申叔去穀子玉去宋避晉畏其疆也

國語第十 晉









晉語第十一 常氏解 閩中葉邦榮校刊

曰季使舍於冀野曰季齊臣也冀外曰野冀缺耨其妻饁之

冀缺郤之子也耨蒔也野饋曰饁詩云饁彼田畝敬相待如賓夫婦相敬如賓也從

而問之冀芮之子也與之歸既復命而進之曰臣得

賢人當以告文公曰其父有臯可乎文公元年冀芮畏偏與呂卻謀

弑公焚公宮秦伯殺之故也對曰國之良也滅其前惡滅除是故

舜之刑也殛鯀其舉也興禹殛誅也今君之所聞也

齊桓親舉管敬子其賊也敬子管仲之謚公曰子何以知其

賢也對曰臣見其不忘敬也夫敬德之恪也恪於德

以臨事其何不濟公見之使為下軍大夫在文公時而於此言



之者以襄公能繼父志用冀缺也傳曰襄公以父命賞晉臣曰舉卻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卻缺為卿復予之冀故云冀缺

陽處父如衛反過甯處父晉太傅陽子也如衛聘甯

脩武舍於逆旅甯嬴氏舍之也嬴其姓而嬴謂其妻曰

吾求君子久矣乃今得之舉而從之也舉起陽子道與

之語及山而還曰及温而還其妻曰子得所求而

不從之何其懷也懷思曰吾見其兒而欲之聞其言

而惡之夫兒情之華也容兒者情言兒之機也者容

兒之機身為情於成於中言身之文也言文而發

之合而後行離則有釁合謂情也兒也言也三合陽

子之兒濟其言謬非其實也濟成也言不副若中不

濟而外疆之謂疆不足而為之其卒將復復又也及中外

易矣異也若外內類而言反之瀆其信也瀆輕也夫

言以昭信奉之如機如樞機歷時而發之言思察胡

可瀆也今陽子之情譏矣譏辨以濟蓋也濟成也成

蓋其且剛而主能而高尚其材能也不本而犯怨之

所聚也義也犯人也吾懼未獲其利而及其難是

故去之期年乃有賈季之難陽子死之賈季晉大夫

姑也食采於賈字季忠唐尚書云晉蒐于夷舍二軍

昭謂初晉作三軍魯文五年晉四卿卒至六年晉蒐

于夷舍二軍領放國之制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



姑怨陽子之易其班也使  
低鞠居後陽處父而奔翟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以為司馬

宣子晉正卿趙衰之子宣孟盾

也獻子韓萬之玄孫子鎮之子厥也河曲之役

河曲地

魯大十二年秦趙孟使人以其乘車于行也趙孟宣子

伐晉戰于河曲韓厥必不沒矣

也其

主朝升之而莫戮其車

其主入車車僕也獻子因趙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曰吾聞事君者比而

不黨

比此義也夫周以舉義比也忠信舉以其私黨也夫軍事無犯犯而不隱義也

為義吾言汝於君懼汝不能也舉而不能黨孰大焉事君而黨吾何以從

政吾故以是觀汝

觀汝能否汝勉之苟從是行也

是行今臨長晉國者非汝其誰臨監也皆告諸大夫

曰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

於罪矣

宋人殺昭公

宋人宋成公之子文公鮑也昭公鮑之兄杵臼也殺昭公在魯文十六年

宣子請師於靈公以伐宋公曰非晉國之急也對曰

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為明訓也

言尊卑各得其也今宋人殺其君是反天地而逆民則也

天必誅焉晉為盟主而不脩天罰

脩行將懼及焉公許之乃發令于太廟召軍吏而戒樂正



令三軍之鐘鼓必備趙同曰國有大役後事也趙同

原同不鎮撫民而備鐘鼓何也宣子曰大罪伐之小

罪憚之憚懼也襲侵之事陵也輕曰襲無鐘鼓曰是故

伐備鐘鼓聲其罪也其罪也戰以錙于丁寧做其民

也錙于形如碓頭與鼓相和丁寧謂鉦也做或也襲

侵密聲為聽事也無備也今宋人殺其君罪莫大焉

明聲之猶恐其不聞也吾備鐘鼓為君故也為欲尊

也乃使旁告於諸侯治兵振旅鳴鍾鼓以至於宋振

也伐宋在魯

靈公虐趙宣子驟諫文公十七年公患之患疾使

鉏麇賊之鉏麇力士晨往則寢門辟矣辟開盛服將

朝蚤而假寐寐不用冠帶而麇還歎而言曰趙孟敬哉

言夙興夫不忘恭敬社稷之鎮也鎮重賊國之鎮不

忠受命而廢之不信享一名於此不若死享受也殺

不殺為不信觸廷之槐而死廷外朝之廷也周禮王

故得一名也靈公將殺趙盾不克魯宣二年秋晉

則諸侯位焉趙穿攻公於桃園趙穿晉大夫趙夙

甲將攻之趙穿攻公於桃園趙穿晉大夫趙夙

而走故不克逆公子黑醫而立之寔為成公逆迎也

也黑醫晉文公子襄逆公子黑醫而立之寔為成公逆迎也

也黑醫晉文公子襄逆公子黑醫而立之寔為成公逆迎也

也黑醫晉文公子襄逆公子黑醫而立之寔為成公逆迎也



人觀而笑之

郤子將升婦人使觀郤獻子怒

歸請伐齊范武子退自朝武子會也曰燮乎吾聞之

燮武子之子也干人之怒必甚焉夫郤子之怒甚矣不

逞於齊必辱晉國建也怒於晉國不得政何

以逞怒得也余將致政焉以成其怒致歸也無以內

易外也爾從二三子以承君命唯敬二三子晉諸卿也承奉也

乃老乃告也

范文子莫退於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廋辭

於朝廋隱也謂以隱伏譎詭之言問於朝也大夫莫

之能對也吾知三焉解其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

讓父兄也父兄長也爾童子何知而三掩人於朝掩蓋也

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筭委委兒冠也筭筭也

靡笄之役韓獻子將斬人靡笄齊山名魯成二年晉將斬人以戮罪在可赦之者郤獻子駕將救之至則

既斬之矣郤獻子請以徇其僕曰子不將救之乎獻

子曰敢不分謗乎言欲與韓子分謗共非也

靡笄之役郤獻子傷傷於矢也傳曰流曰余病喙喙短

氣張侯御曰三軍之心在此車矣張侯晉大夫解張也在此車謂車進

則進車退也其耳目在於旗鼓耳聽鼓音目視旗表車無退表鼓

無退聲表旂旗也車表鼓音進退異數軍事集矣集成也吾子忍之不

二八



可以言病受命於廟將行告廟受戒命也受脰於社脰宜社之

罷甲冑而效死戎之政也帶甲纓冑死而後已此兵之常政病未若

死祗以解志也祗適也乃左并轡右援枹而鼓之馬逸不

能止三軍從之也逸奔也齊師大敗逐之三周華不注之

山周匝也華齊地不注山名

靡笄之役卻獻子師勝而反范文子後入文子時武

子曰燮乎女亦知吾望爾也乎兵凶事文子後入對

曰夫師卻子之師也卻子請伐齊又為元帥其事臧臧善也謂

若先則恐國人之屬耳目於我也故不敢注屬猶也武子

曰吾知免矣知免於咎

靡笄之役卻獻子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力功也對曰克

也以君命命三軍之士三軍之士用命克也何力之

有焉范文子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燮也受命於

中軍以命上軍之士上軍之士用命燮也何力之有

焉武子晉卿樂枝之孫樂公曰子之力也

夫對曰書也受命於上軍以命下軍之士下軍之士

用命書也何力之有焉

靡笄之役也卻獻子伐齊齊侯來齊侯來以靡笄之

也在魯獻之以得隕命之禮獻致饗也獻籩豆之數

禮也以得言不得也伐國獲君若秦獲晉惠是為隕命今齊雖敗頃公不見得非隕命也故苗棼皇以卻



不知禮司馬法曰其有隕命曰寡君使克也不腆弊

行禮如會所爭義不爭利也

邑之禮為君之辱敢歸諸下執政以懋御人歸饋也

事也懋願也御人婦人也願苗焚皇曰郤子勇而不

知禮關伯焚之子也矜其伐而耻國君矜大也其與

幾何言將不終命也

梁山崩梁山晉望也崩以傳召伯宗傳驛也伯宗晉

大夫孫伯糾之子遇大車當道而覆大車牛立而辟之曰辟傳辟使

下道如捷而行有出伯宗喜問其居曰絳人也絳晉伯宗

曰何聞曰梁山崩而以傳召伯宗伯宗問曰將若何

對曰山有朽壤而自崩將若何朽腐也不言政失所

夫國主山川主為山川主也孔子故川涸山崩君為

之降服出坎涸竭也川竭則山崩降服乘纁不舉策

於上帝纁車無文也不舉不舉樂也策於上帝以簡

國三日哭以禮焉以禮於神也周禮四鎮五嶽崩命去樂

是而已其若之何問其名不告請以見弗許以見伯

宗及絳以告而從之以車者之言其妻曰子兒有喜何也曰

伯宗朝以喜歸朝罷而歸吾言於朝諸大夫皆謂我知似陽子知辨智也陽對

曰陽子華而不實主言而無謀也主尚是以難及其身



子何喜焉伯宗曰吾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  
 之曰諾既飲其妻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不能  
 戴其上久矣戴奉也上賢也難必及子子盍亟索士  
 憇庇州犁焉五疾也索求也憇願也庇覆也得畢陽界  
 也晉士及欒弗忌之難諸大夫害伯宗將謀而殺之欒  
忌晉大夫伯宗之黨也三郤害弗忌畢陽實送州犁  
故諸伯宗并殺之在魯成十五年于荆荆楚為大宰

國語第十一 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晉語第十二

芾氏解

閩中葉邦榮校刊

趙文子冠

趙文子趙盾之孫趙朔之子

趙朔始冠見欒武子武子

曰美哉

武子欒書也禮既冠奠贄于君遂以贄見於卿大夫先生美美成人也

昔吾建

事莊主

莊主趙朔嘗將下軍欒書佐之

華則榮矣實之

不知請務實乎

榮者有色兒也實之

見中行宣子宣

子曰美哉

宣子晉大夫中行荀庚也

惜也吾老矣

德所至也

見范文子

文子范

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賢

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為寵驕

知不足者得寵而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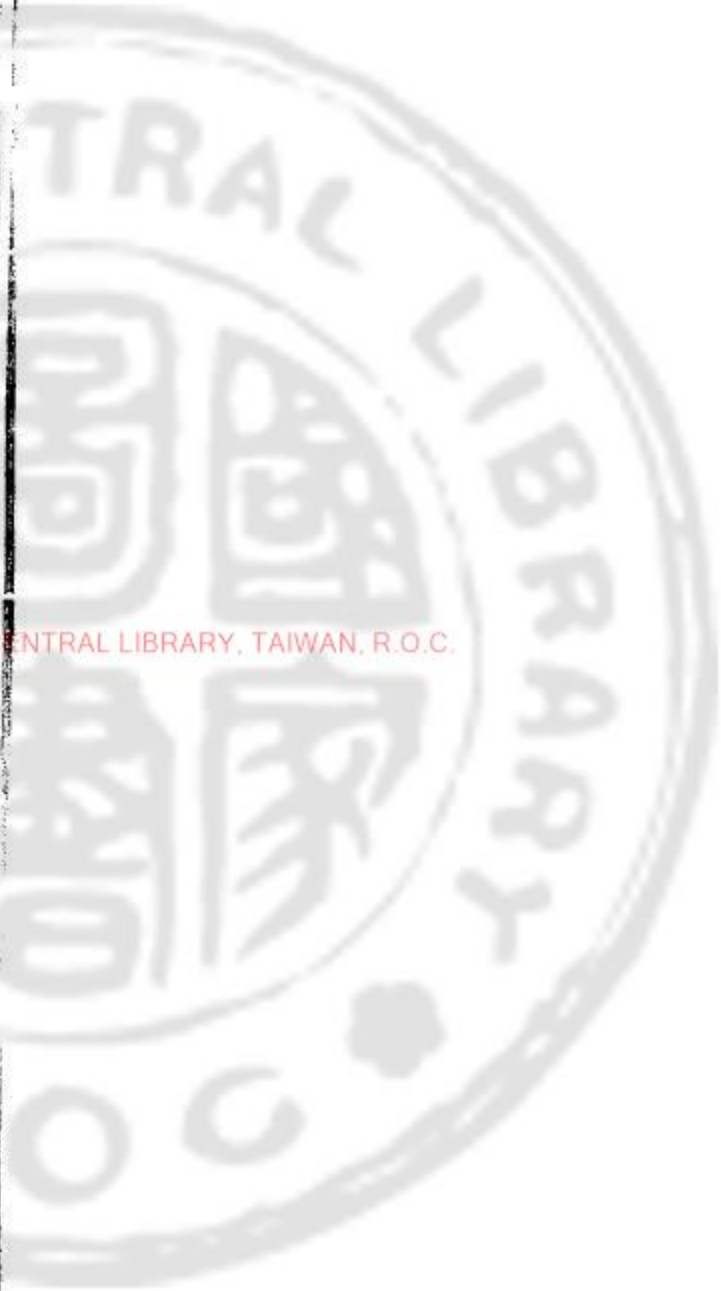
故與王賞

諫臣逸王罰之吾聞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聽於民

詢于芻蕘聽謗譽也

於是乎使工誦諫於朝

工矇矂也誦誦讀前世箴諫之語





在列者獻詩使勿堯列位也謂公卿至於列風聽臚

言於市風采也臚傳也采聽辯妖祥於謠辨別也妖

也行歌曰謠丙之辰考百事於朝百官職事問謗譽於路

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也術道先王疾是驕也見卻

駒伯駒伯曰美哉駒伯晉卿然而壯不若老者多矣

特年見韓獻子獻子晉卿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

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蔑由至矣蔑無始

與不善不善進不善善亦蔑由至矣如草木之產也

各以其物物類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牆屋也糞除

而已何又加焉糞除諭見知武子武子曰吾子勉之

武子晉卿荀首之子荀瑩也成宣之後而老為大夫非耻乎成季

子曾祖趙衰也宣宣子文子祖父趙盾也言文子二

成子之文宣子之忠其可忘乎夫成子道前志以佐

先君道法而卒以政可不謂文乎道達也志記也

以政得夫宣子盡諫於襄靈襄公文公子以諫取惡

不憚死進也可不謂忠乎吾子勉之有宣子之忠而

納之以成子之文事君必濟濟成見苦成叔子苦成

也叔子曰抑年少而執官者衆執官為吾安容子

見溫季子溫季子季子曰誰之不如可以求乎言汝

誰可以求其次見張老而語之張老晉大張老曰善



矣從欒伯之言可以滋滋益也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

之戒可以成物備矣志在子物事也人事以備能行與否在子之志也若

夫三卻亡人之言也何稱述焉稱述不足知子之道善矣

道訓也是先主覆露子也先主謂成宣也露潤也

厲公將伐鄭厲公晉景公之子州蒲也代鄭鄭從楚故也在魯成十六年范文子

不欲曰若以吾意諸侯皆畔則晉可為也為治也唯有

諸侯故擾擾焉凡諸侯難之本也畔輒伐之故為難本得鄭憂

滋長安用鄭楚必救之故憂益長卻至曰然則王者多憂乎文

子曰我王者也乎哉言俱諸侯也夫王者成其德而遠人

以其方賄歸之故無憂方賄在方今我寡德而求王者

之功故多憂我晉行不得息子見無土而欲富者樂乎哉末富

厲公六年伐鄭六年魯成十六年且使苦成叔及欒廩與齊

魯之師苦成叔卻擘欒廩欒書之子相子也卻擘如齊欒廩如魯皆乞師楚恭王帥

東夷救鄭恭王莊王之子歲也或楚半陳公令擊之

欒書曰君使廩也與齊魯之師請侯之卻至曰不可

楚師將退我擊之必以勝歸將退無關心故可勝也夫陳不違

忌一聞也違避也忌謂晦也開隙也晦陰氣蓋兵亦陰故忌之經書六月甲午晦晉侯及楚子

鄭伯戰子鄭陵夫南夷與楚來而弗與陳二聞也南夷據在

與陳不夫楚與鄭陳而不與整三聞也雖俱陳不且



其士卒在陳而譁四間也譁為夫衆聞譁則必懼五

間也鄭將顧楚楚將顧夷莫有鬪心不可失也公說

於是敗楚師於鄢陵樂書是以怨卻至怨其反已

鄢之戰卻至以誅芻之跗注三逐楚平王卒三君云

誅鄭後司農說以為誅茅蒐也誅聲也昭謂茅蒐

今絳草也急疾呼茅蒐成誅也凡塗一入為線跗注

兵服自要以下注於跗見王必下奔下下車退戰王使工尹襄

問之以弓工尹楚官襄曰万事之殷事成事也有誅

芻之跗注君子也屬見不殺而下無乃傷乎屬適也

也卻至甲冑而見客免冑而聽命免脫也脫曰君之

外臣至以寡君之靈間蒙甲冑蒙被也被介不敢當

拜君命之辱為使者故敢三肅之禮軍事肅拜肅君

子曰勇以知禮禮禮也

鄢陵之役大夫欲爭鄭與楚范文子不欲曰吾聞人

臣者能內睦而後圖外睦親不睦內而圖外必有內

爭益姑謀睦乎也且考訊其阜以出則怨靖訊問也

靖安也言內且謀相親愛乃考問百姓知其虛實然後出軍用師則怨惡自安息也

鄢陵之役晉伐鄭荆救之荆楚大夫欲戰范文子不

欲曰吾聞君人者刑其民以刑正成而後振武於外

也成平是以內蘇而外威威畏今吾司寇之刀鐸日弊

刀鐸小人之刑也弊而斧鉞不行斧鉞大刑也不內

敗也日敗用之數也而斧鉞不行行不行於大臣



猶有不刑而況外乎夫戰刑也言用兵猶刑之過也

刑殺有過者過由大臣也而怨由細小怨望者由細民也故以惠誅

怨誅除也以忍去過忍以義也細無怨而大不過後可

以武刑外之不服者今吾刑外乎大人外者刑而忍

於小民忍行刑於小民將誰行武武不行而勝幸也幸也幸

以為政必有內憂且唯聖人能無外患又無內憂距

非聖人必偏而後可距猶自也偏有一也偏而在外猶可救

也在外外疾自中起是難益姑釋荆與鄭以為外患

乎釋置也

鄆陵之役晉伐鄭荆救之欒武子將上軍范文子將

下軍上下中軍之上下也傳曰欒書將中軍欒武子

欲戰范文子不欲曰吾聞之唯厚德者能受多福無

德而服者眾必自傷也不義而彊其弊必速稱晉之德諸侯皆

叛國可以少安稱副也副晉之德而為之宜諸侯皆

唯安有諸侯故擾擾焉凡諸侯難之本也且唯聖人

能無外患又無內憂距非聖人不有外患必有內憂

益姑釋荆與鄭以為外患乎諸臣之內相與必將輯

睦不後征伐無所爭也今我戰又勝荆與鄭吾君將伐知而多

力知功也將自伐其怠教而重斂大其私暱而益婦

人田暱近也私謂嬖臣也不奪諸大夫田則焉



取以益此諸臣之委室而徒退者將與幾人徒空也與辭也

幾人言必多也戰若不勝則晉國之福也戰若勝亂地之秩

者也亂地亂故地也秩常也其產將害天盍姑無戰乎言其生也

變將害大臣欒武子曰昔韓之役惠公不復舍韓之役秦魯僖十年師於邲在魯宣

五年邲之役三軍不振旅楚敗晉師於邲在魯宣

能振旅而箕之役先軫不復命晉人敗翟于箕先軫死

僖三十年晉國固有太耻三今我任晉國之政武子時

為上不損晉耻又以違蠻夷以重之違避也蠻夷楚也雖有

後患非吾所知也慮遠范文子曰擇福莫若重擇禍

莫若輕有二福擇取其重禍擇取其輕福無所用輕禍無所用重

晉國固有大耻與其君臣不相聽以為諸侯笑也不相

聽謂惠公不與慶鄭相聽以殞於韓先殺不與林父相聽以敗於邲先軫不與襄公相聽以亡於箕盍

姑以違蠻夷為耻乎欒武子不聽遂與荆人戰於鄆

陵大勝之鄆地於是乎君伐知而多力怠教而重斂

大其私暱殺三卻而尸諸朝三卻錡華至也尸陳納

其室以分婦人納取也室妻妾貨賄也於是乎國人弗蠲蠲絜

絜公遂殺諸翼葬之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翼故晉

氏也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鄆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

其左右欲以晉童夷羊午長魚矯為卿故殺三卻長

魚矯又以兵劫欒書中行偃將殺之公不忍而後其

位魯成十七年冬厲公游于匠麗氏欒書中行偃執

公十八年正月使程滑殺厲公之所以死者唯無德



而功烈多服者衆也

烈業也服者衆謂魯成十二年會于瑣澤敗狄于交剛十三年

敗秦于麻隧十五年盟于戚會吳于鍾離十六年

鄢陵之役荆厭晉軍

厭謂掩其不備也傳曰甲軍吏

患之將謀

距所以范匄自公族趨過之

公族爲公族大夫

曰夷竈堙并非退而何

夷平也堙塞也使必死不復飲食非退而何言楚必退也傳范文子執

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命也童子何知焉且不及而

言姦也必爲戮

言義不及句而句言之苗棼皇曰善

逃難哉

女子欲句讓大臣不既退荆師於鄢陵將穀

穀處其館食其穀也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

曰君幼弱諸臣不佞也

佞才吾何福以及此吾聞之天

道無親唯德是授吾庸知天之不授晉且以勸荆乎

庸用也焉用知天不先授晉以福君與二三臣其戒

使勝楚而以勸楚脩德以報晉乎夫德福之基也無德而福隆猶無基而厚墉

也其壞也無日矣

隆盛也墉牆也

反自鄢范文子謂其宗祝

宗宗人祝曰君驕泰而有

烈也夫以德勝者猶懼失之而况驕泰乎君多私

今以勝歸私必昭也昭顯也昭私難必作

難吾恐及焉凡吾宗祝爲我祈死也先難爲免

於七年夏范文子卒

晉厲公十七年冬難作始於三郤



卒於公公殺三郤樂中行畏誅乃殺公既戰獲王子發鉤發鉤楚公

日囚楚欒書謂王子發鉤曰子告君使告君曰郤至使

人勸王戰及齊魯之未至也言勸楚王使與晉戰也

至言晉可敗也且夫戰也微郤至王必不免微無也言郤至

王得免吾歸子子告晉軍如此發鉤告公公告欒書欒

書曰臣固聞之固又郤至欲為難使苦成叔緩齊魯

之師已勸君戰已郤戰敗將納孫周孫周悼事不成

故免楚王然戰而檀舍國君而受其問不亦大罪乎

問謂引也且今君若使之於周必見孫周公曰諾欒書使

人謂孫周曰郤至將往必見之郤至聘於周公使覘

之見孫周覘微是故使胥之昧與夷陽午刺郤至苦

成叔及郤錡胥之昧胥童也及夷郤錡謂郤至曰君

不道於我我欲以吾宗與吾黨夾而攻之雖死必敗

國國敗君必危其可乎郤至曰不可至聞之武人不

亂勇而不義知人不詐為詐則仁人不黨不羣夫利

君之富富以聚黨利君寵祿以得富利黨以危君君

之殺我也後矣後晚且衆何罪鈞之死不若聽君之

命鈞等也等一死是故皆自殺傳曰三郤將謀於樹

自殺取其不校自殺之道既刺三郤欒書殺厲公乃納孫周而立

之是為悼公



長魚矯既殺三卻乃脅樂中行謂與晉童共脅之也

中行而言於公曰不殺此二子者憂必及君言二子懼誅必

將圖公曰一旦而尸三卿不可益也對曰臣聞之亂

在內為軌在外為姦禦軌以德禦姦以刑禦止也德以德緩

誅除也今治政而內亂不可謂德除鯁而避強不

可謂刑也鯁害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脆弱弗能忍侯

也乃犇翟三月厲公殺魯成十七年十二月長魚矯奔翟閏月樂中行殺晉童十

厲公殺樂武子中行獻子圍公於匠麗氏匠麗氏晉大夫也乃召韓

獻子獻子辭曰殺君以求威非吾所能為也求威求

威行為不仁事廢為不知威行於君為不仁事廢不成為不知享一利

亦得一惡非所務也昔者吾畜於趙氏畜養也韓獻

趙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孟姬趙盾之子趙朔之妻晉

子能違其兵難卒存趙氏未可脅與殺君也在魯成

年八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尸主二

三子不能事君安用厥也中行偃欲伐之樂書曰不

可其身果而辭順果謂敢行順無不行果無不徹順

人從之故無不行果者志犯順不祥伐果不克克勝

夫以果戾順行民不犯也戾帥也以果敢帥順吾雖

欲攻之其能乎乃止



國語第十二 晉





晉語第十三

韋氏解

閩中葉邦榮校刊

既弒厲公欒武子使知武子彘恭子如周迎悼公武子

樂書也知武子荀彘也彘恭子士魴也庚午大夫逆于

清原清原晉境公言於諸大夫曰孤始願不及此也及至孤

之及此天也引天以自重抑人之有元君將稟命焉元善也稟

受也若稟而棄之是焚穀也穀所仰其稟不材是穀不

成也不材不可用也穀之不成孤之咎也成而焚之

三三子之虐也孤欲長處其願出令將不敢不成不為敢

也政二三子為令之不從故求元君而訪焉訪謀也為

善夫之命故求孤之不元廢也其誰怨廢以不元而以





虐奉之二三子之制也制專也若欲奉元以濟大義將

在今日若欲暴虐以離百姓反易民常亦在今日易

事上也圖之進退願由今日悼公承篡殺之後嫌

厲大夫對曰君鎮撫群臣而大庇蔭之無乃不堪君

訓而陷於大戮以煩刑史刑官司寇也史辱君之

允令允信也敢不承業乃盟而入承奉也辛巳朝于武

宮武宮武廟定百事立百官議定百事而立其官使主

育門子選賢良門子大夫適子周禮曰其正室皆謂

也興舊族出滯賞舊族舊臣之子孫滯賞謂有功畢

故刑赦囚繫故刑若今被刑居作者畢之不復作宥

閒罪薦積德閒作刑罰之疑者宥赦也逮鰥寡也逮及

及之振廢淹振起也淹久也謂本賢人養老幼養有

恤孤疾無父曰孤疾廢疾也年過七十者公親見之謂賢知稱

曰王父王父不敢不承稱曰王父尊而親之所以盡

二月乙酉公即位先館於外至此乃就官朝也使呂

宣子佐下軍宣子呂錡之曰邲之役呂錡佐知莊子

於上軍上當為下字之誤也呂錡廚武子也知莊子

尚書云荀首時獲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以兒子

羽連尹楚官名子羽知莊子之子瑩之字也邲之戰

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歸魯

成三年晉人歸楚穀臣與襄老之尸以求知瑩楚人



許之故曰鄢之役親射楚王而敗楚師魯成公十六年晉楚戰于鄢陵

鄢陵呂錡射楚恭王中目楚師敗楚養由基射呂錡中項而死以定晉國而無後無後子孫無石

顯位者其子孫不可不崇也崇高使彘恭子將新

軍曰武子之季文子之母弟也季少子也武子士會

母弟武子宣法以定晉國至於今是用宣明也法文

子勤身以定諸侯至於今是賴定諸侯謂為軍師能

也夫二子之德其可忘乎故以彘季屏其宗屏藩也使

令狐文子佐之文子魏犢之孫魏顆之曰昔克潞之

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卻退秦師于輔氏親

止杜回其勲銘于景鍾克勝也魯宣十五年六月癸卯晉荀林父將滅赤翟潞氏

七月秦相公伐晉次于輔氏欲敗晉功壬午晉景公治兵以略翟士及洛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輔

氏晉地杜回秦力士也鍾至于今不育其子不可不與

也育遂君知士貞子之帥志博聞而宣惠於教也使

為太傅貞子晉卿士穆子之子士渥知右行辛之能

以數宣物定功也使為司空右行辛晉大夫賈辛也

能以計數明事定功故使為司空知欒糾之能

御以和於政也使我戎御欒糾晉大夫卞糾也政口

荀賓之有力而不暴也使為戎右荀賓晉大夫戎右

而不暴故欒伯請公族大夫欒伯欒武子公族大夫

公曰荀家惇惠荀家晉大夫荀禮文敏荀禮荀檜荀廡也果敢



歷樂書之無忌鎮靖無忌韓厥之子公族穆子相子也鎮重也靖安也使茲四

人者為之也夫膏粱之性難正也膏肉之肥者梁

肥美者率多驕放其性難正也故使惇惠者教之道教之使文敏者道

之道其使果敢者諗之諗告也告使鎮靖者脩之脩治

其氣惇惠者教之則徧而不倦倦憊文敏者道之則

婉而入婉順也果敢者諗之則過不隱鎮靖者脩之則

壹壹均也使茲四人者為公族大夫公知祁奚之果而

不淫也使為元尉祁奚晉大夫高梁伯之子也知羊舌職

之聰敏肅給也使佐之敏達也肅敬也給足也知

魏絳之勇而不亂也使為元司馬魏絳魏犢之子莊子也元司馬中軍

也司馬知張老之知而不詐也使為元候張老晉大夫張孟也元候

中軍候知鐸遏寇之恭敬而信疆也使為輿尉遏寇

夫輿尉上知藉偃之惇率舊職而共給也使為輿司

馬藉偃晉大夫藉季之子藉知程鄭端而不淫且好

諫而不隱也使為贊僕程鄭晉大夫荀驩之曾孫程

乘馬御也始合諸侯於虛打以救宋虛打宋地宋魚

楚伐宋取彭城以封之故悼公使張老延君譽于四

方且觀道逆者延陳也陳君之稱譽於四方且呂宣

子卒宣子相公以趙文子為文也文子趙武也而能恤

大事使佐新軍說云新軍中軍也昭謂三年公始合



諸侯

悼公三年魯襄之二年也悼公元年始合諸侯于虛打此復言始合者謂四年將會于雞丘於

此始四年諸侯會於雞丘

雞丘雞澤在魯襄三年在於是乎布令

結援脩好申盟而還

令謂朝聘之數同好惡救災患之屬申尋也令狐文

子卒

文子公乃以魏絳為不犯不犯以非法也使佐新

軍

傳曰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然則讓武使為將而絳佐之使張老為司馬

代魏使范獻子為候奄

代張老候奄元侯也獻子公族昆弟士富也

舉違於戎

戎諸戎無終子之屬五年諸戎來請服使魏莊子盟

之於是乎始復伯

莊子魏絳也繼文公後故曰復霸

四年會諸侯於雞丘

述上魏絳為中軍司馬公子揚

于亂行於曲梁

揚子悼公之弟行魏絳斬其僕也

公謂羊舌赤

赤羊舌職之子曰寡人屬諸侯屬會鬼

絳戮寡人之弟為我勿失

戮辱也為我執之勿失也赤對曰臣聞

絳之志有事不避難有罪不避刑其將來辭

辭陳其辭狀也

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而伏劍

僕人掌傳命聞士魚

張老交止之

交夾也僕人授公公讀書曰臣誅於揚干

不忘其死

誅責也日君之使使臣狃中軍之司馬日目前也

狃正也臣聞師衆以順為武

順令也軍事有死無犯為敬

有死其事無犯其令是為敬命君合諸侯臣敢不敬

敢不敬奉其職君不說

請死之

請就死公跣而出跣徒也曰寡人之言兄弟之禮

也子之誅軍旅之事也請無重寡人之過反役與之



禮食及役自役及也禮食公食大夫之禮令之佐新軍上章曰以魏絳為不犯使佐新

也軍是

祁奚辭於軍尉辭請老也公問焉曰孰可誰可對曰臣之

子午可人有言曰擇臣莫若君擇子莫若父午之少

也婉以從令婉少順也游有鄉處有所好學而不戲不

弄其壯也疆志而用命此壯謂未二十時也命父命也守業而不

淫淫事業也其冠也和安而好敬冠二也柔惠小物柔仁也惠

愛而鎮定大事鎮安也言知也有直質而無沈心沈放也

非義不變言從也非上舉動也放若臨大事其可

以賢於臣也軍事臣請薦所能擇而君比義焉薦進也

能擇父能擇子也此比方也義宜也公使祁午為軍尉沒平公軍無稅

政沒終也平公悼公之子彪也稅以穀諭也

五年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

餽諸戎悼公五年魯襄四年無終山戎之國今為縣在比平子爵也嘉父名孟樂嘉父之臣莊子

魏絳也和諸戎諸戎欲服從於晉也公曰戎翟無親而好得不若伐之

無親無恩親好得貨財魏絳曰勞師於戎而失諸華諸華華夏也

諸侯必叛故失之諸侯雖有功猶得獸而失人也安用之

且夫戎翟荐處荐聚也貴貨而易土貴重也易輕也與之貨而

獲其土其利一也邊鄙耕農不做其利二也戎翟事

晉四鄰莫不震動其利三也震懼也君其圖之公說故



使魏絳撫諸戎於是乎遂伯

韓獻子老

韓獻子韓厥也說云為公族大夫老而辭位昭謂韓厥晉卿也魯成十六年傳曰韓厥將下軍十八年晉悼公

即位傳曰韓獻子為政

使公族穆子受事於朝

厥之子無忌也唐尚書云獻子致仕而用其子為公族大夫昭謂悼公元年使無忌為公族大夫後七年

獻子告老欲使為卿有廢疾讓其弟起公聽之更使掌公族大夫在魯襄七年

亂無忌備公族不能死

亂謂見殺公族同姓也

臣聞之曰無功

庸者不敢居高位

國功曰庸

今無忌知不能匡君使

至於難仁不能救勇不能死敢辱君朝以忝韓宗請

退也固辭不立悼公聞之曰難雖不能死君而能讓

不可不賞也使掌公族大夫

掌主也初為公族大夫今使主之以是為賞

悼公使張老為卿

卿佐新軍也

辭曰臣不如魏絳夫絳之

知能治大官

大官卿也

其仁可以利公室不忘

不忘利公室也其

勇不疚於刑

疚病也勇能斷決也

其學不廢其先人之職若在

卿位外內必平且雞丘之會其官不犯

不犯戮

而辭

順不可不賞也公玉命之固辭乃使為司馬使魏絳

佐新軍

事已見上欲見張老之讓故復言之

十二年公伐鄭軍於蕭魚

悼公十二年魯襄十一年鄭從楚故伐之軍蕭魚鄭

也鄭伯嘉來納女工妾三十人女樂二八

嘉鄭僖公于簡公也

女美女工樂師傳曰賂晉以師媵師觸師觸是也妾給使者工妾凡三十人女樂今伎女也八人為伶備

八音也或云女工有伎巧者也與傳相違失之矣賈侍中云妾女樂也下別有女樂二八則賈君所云似



非歌鍾二肆歌鐘歌時所奏肆列也凡及寶罇罇寶鄭輅車十五乘也傳曰廣車也車轉車也十五各十五

百乘淳公賜魏絳女樂一八歌鍾一肆曰子教寡人

和戎翟而正諸華於今八年七合諸侯寡人無不得

志請與子共樂之八年和戎翟後八年也七合諸侯

會于鄒三謂八年會于邢丘四謂九年同盟于戲五

謂十年會于祖六謂十一年會于亳城北七謂會于

蕭魏絳辭曰夫和戎翟臣之幸也幸幸而八年七合

諸侯君之靈也靈神也二三子之勞也謂諸臣焉得之

焉得公曰微子寡人無以待戎無以濟河微無也濟

二三子何勞焉子其受之君子曰能志善也志識也

悼公與司馬侯升臺而望曰樂夫司馬侯晉大夫汝

殷富也對曰臨下之樂則樂矣德義之樂則未也善善

惡惡也公曰何謂德義對曰諸侯之為日在君側為行

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對曰羊

舌肸習於春秋肸叔嚮之名春秋紀人事之善惡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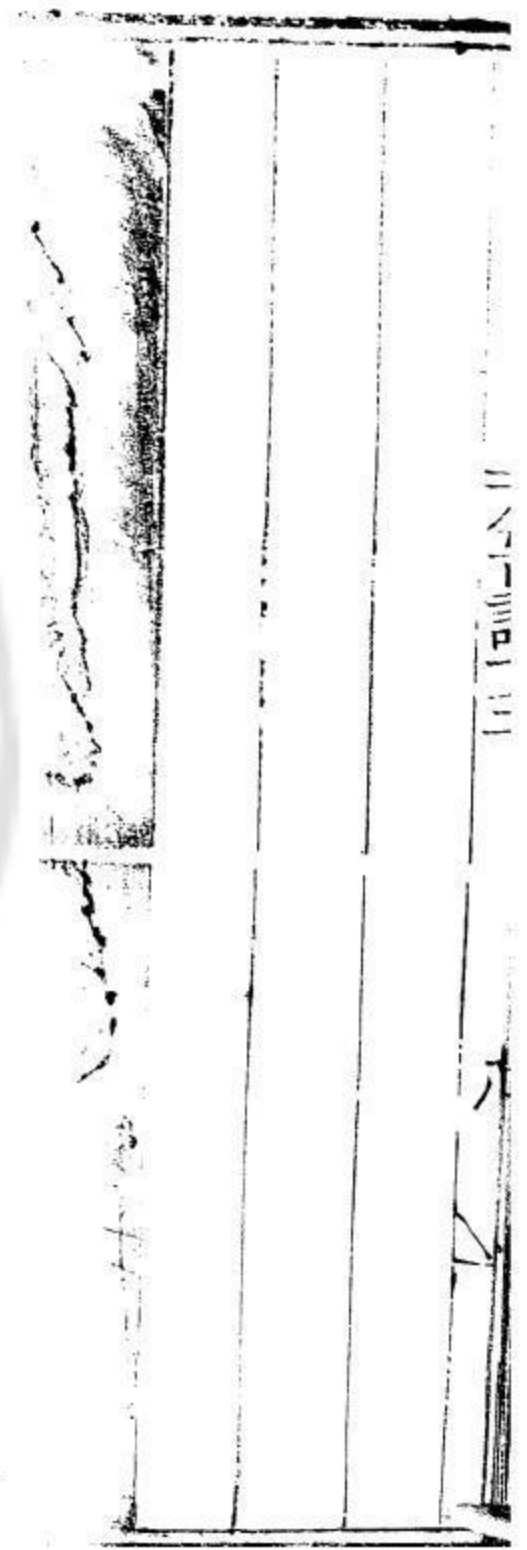
孔子未乃召叔嚮使傳太子彪彪平

國語第十三 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晉語第十四 常氏解 閩中葉邦榮校刊

平公六年平公悼公之子彪也箕遺及黃淵嘉父作

亂不克而死箕遺黃淵嘉父皆晉大夫欒盈之黨也

卒祁與其老州賓通盈患之祁懼愬諸宣子曰盈將

將逐之箕遺黃淵等知之而作亂宣子公遂逐群賊

殺遺淵嘉父及司空靜羊舌虎等十人謂陽畢曰自穆侯以

至於今亂兵不輟陽畢晉大夫穆侯唐叔八世之孫

也民志無厭禍敗無已離民且速寇恐及吾

身若之何也陽畢對曰本根猶樹本根亂本謂欒

枝葉益長本根益茂是以難已也今若大其柯柯斧柄所





操以去其枝葉絕其本根可以少閒閒息也謂滅欒氏而去其黨

公曰子實圖之陽畢曰圖在明訓訓教也明訓在威權

言既有明教當威權在君在臣君掄賢人之後有常有威權以行之

位於國者而立之掄擇也常位謂世有微者亦掄逞志虧功烈於國而中

君以亂國者之後而去之逞快也是遂威而遠權遂申也遠

權權及後嗣民畏其威而懷其德莫能勿從言皆若從則從君若從則

民心皆可畜皆可畜養而教導之畜其心而知其欲惡民孰偷

生欲惡情欲好也若不偷生則莫思亂矣且夫欒氏之

誣晉國也久矣誣罔也以惡取善曰誣謂欒書雖殺厲公然人被其德不以爲惡傳曰武

子之德在人如周人之思邵公欒書實覆宗殺厲公以厚其家覆敗也宗

大宗也謂殺厲立悼以取重於國厚其家也若滅欒氏則民威矣威畏也今

吾若起瑕原韓魏之後而賞立之則民懷矣瑕原軫韓韓萬魏畢萬之後皆晉賢人有常位於國者

威與懷各當其所則國安矣

君治而國安欲作亂者誰與君曰欒書立吾先君先君

悼欒盈不獲罪如何言盈不得罪於國爲其母范祁所譖耳如何可滅陽畢

曰夫正國者不可以暱於權暱近也言常遠行權不

可以隱於私以私恩隱蔽其罪無以正國也暱於權則民不道道不可

也行權隱於私則政不行政不行政何以道民民之不

道亦無君矣與無君同則其爲暱與隱也復產害矣且勤

君身復反也勤勞也反君其圖之若愛欒盈則明逐



羣賊而以國倫數而遣之羣賊盈之黨倫理也厚戒箴國以待

之箴猶教也彼若求逞志而報於君罪孰大焉滅之

猶少猶少耳彼若不敢而遠逃乃厚其外交而勉

之以報其德不亦可乎謂賂其所適之國厚公許諾

盡逐羣賊而使祁午及陽畢適曲沃逐欒盈祁午中

沃欒盈出奔楚遂令於國人曰自文公以來有力

於先君而子孫不育者將授立之得之者賞授之爵

之居三年後三欒盈書入為賊于絳欒盈在楚一年

宣子以公入于襄公之宮襄宮完固故就之傳欒盈

不克出奔曲沃傳曰晉人遂刺欒盈滅欒氏刺殺也

人克欒盈于曲沃是以没平公之身無內亂也欒懷

子之出懷子盈也執政使欒氏之臣勿從執政正卿

從欒氏者為大戮施施陳也陳欒氏之臣辛俞行從

盈也吏執而獻之公公曰國有大令何故犯之對曰臣

順之也豈敢犯之執政曰無從欒氏而從君是明令

必從君也臣聞之曰三世仕家君之三世為大夫家

也再世以下主之大夫事君以死事主以勤君之明

令也自臣之祖以無大援於晉國世隸欒氏於今三

世矣臣故不敢不君今執政曰不從君者為大戮臣



敢忘其死而叛其君以煩司寇敢不敢也言不敢忘

寇以刑公說執義其固止之不可也肯厚賂之辭曰臣

嘗陳辭矣心以守志辭以行之所以事君也若受君

賜是隋其前言隋壞也臣無二君若君問而陳辭未

退而逆之何以事君也逆反君知其不可得也乃遣之

叔魚生其母視之叔魚晉大夫叔向母弟曰是虎目

而豕喙虎視眈眈豕喙長而銳也鳶肩而牛腹鳶肩肩井井出谿

壑可盈是不可饜也谿注川曰必以賄死後為贊理

而抑刑侯遂弗視不自養揚食我生揚叔向邑也食

刑侯殺之叔向之母聞之往及堂聞其號也乃還曰

其聲豺狼之聲也終滅羊舌氏之宗者必是子也宗同

宗也食我既長黨於祁盈盈獲罪晉殺盈及

魯襄公使叔孫穆子來聘聘在襄二范宣子問焉宣

晉正卿曰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言身死而穆

子未對宣子曰昔甸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言在

不改在夏為御龍氏夏夏后孔甲之世也傳曰陶唐

堯號在商為豕韋氏商謂武丁

豕韋氏初祝融之後彭姓為大彭豕韋二國為商

伯其後商滅豕韋劉氏自御龍代豕韋故傳曰以更

之後在周為唐杜氏周武王之世唐杜二國名豕韋

唐而封弟唐叔虞遷周卑晉繼之為范氏其此之謂



乎甲王室微也晉繼之者謂為盟主總諸侯也為范氏者杜伯為宣王大夫宣王殺之其子隰叔去周

適晉生子與為晉理官其孫士會對曰以豹之所聞

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世祿世食官邑魯先大夫臧文仲其

身沒矣其言立於後世言有立言可法者謂若教行父事君告糴於齊之屬此

之謂死而不朽

范宣子與蘇大夫爭田久而無成成平也蘇晉邑之大夫也爭田之疆

界久而宣子欲攻之問於伯華伯華羊舌赤也魯襄三年代父職為中軍

尉之伯華曰外有軍內有事赤也外事也言主不敢

侵官非其官與且吾子之心有出焉可徵訊也出以軍旅

出也徵召問也問於孫林父林父衛大夫孫文子魯襄十四年逐衛獻公立公孫剽二

十六年寧喜殺剽而納孫林父曰旅人所以事子

也唯事是待族客也言客時問於張老中軍司馬也

昭謂魯襄三年悼公以張老為司馬至襄十六年張

老曰老也以軍事承子非戎則非吾所知也戎兵問

於祁奚祁奚既老平公元祁奚曰公族之不恭公室

之有回也回邪也內事之邪內朝也大夫之貪是吾罪也夫

公族大夫然若以軍官從子之私懼子之應且憎也

外應受我非問於藉偃馬藉游也藉偃曰偃以斧鉞

從於張孟孟張曰聽命焉若夫子之命也何二之有

夫子張釋夫子而舉釋舍也是反吾子也吾子宣子







荆之盟

文子武子之子燹也晉使上燹盟楚於宋西門之外在魯成十二年豐兄弟之

國使無有間隙

豐厚也間隙瑕釁也兄弟鄭衛之屬晉楚為好不相加戎所以厚兄弟之

國是以受郇欒

郇欒晉二邑也今吾子嗣位於朝無姦行於

國無邪民於是無四方之患而無外內之憂賴三子

之功而饗其祿位

三子子與武子文子今既無事矣而非

也於是加寵將何治為

晉加寵於子將何所為治乎宣子說乃益

蘇田而與之和

以所爭田益之與之平和

訾柘死范宣子謂獻子

獻子宣子之子范鞅曰鞅平昔者吾有

訾柘也吾朝夕顧焉

顧門也以相晉國且為吾家今吾

觀女也專則不能謀則無與無賢臣也將若之何對曰鞅

也居處恭不敢安易

易簡也不敢自安而為簡略敬學而好仁和

於政而好其道

言已為政貴和而好說其道謀於眾不以賈賈求

私志雖衷不敢謂是也必長者之由

善也

宣子曰可以免身

平公說新聲

說樂也新聲者衛靈公將如晉舍于濮水之上聞琴聲焉甚哀使師洵以琴寫

之至晉為平公鼓之師曠撫其手而止之曰止此亡

水之中聞此聲者

師曠曰公室其將果乎師曠晉主樂大師子

野君之明兆於衰矣

兆形也夫樂以開山川之風開通也

八音以耀德於廣遠也

耀明也風德以廣之風風宣其德廣

之於四方作樂各象

風山川以遠之遠遠其德也周禮每樂一變各

其德韶夏漢武是也



有所致謂鱗介毛羽之物山林川澤天地之神祇也風物以聽之言風化之動物莫不傾耳聽脩詩以詠之脩禮以節之夫德廣遠而有時節有時動有禮節是以遠服而邇不遷

平公射鵠不死鵠鳥也使豎襄搏之失豎內豎襄名也公怒

拘將殺之叔向聞之夕夕至於朝君告之叔向曰君必殺

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為大甲兕似牛而青善

先君唐叔射鵠不死搏之不得是揚吾君之耻者也

君其必速殺之勿令遠聞殺之益聞詭辭以諫君忸怩顏乃趣

赦之忸怩慙兒

叔向見司馬戾之子撫而泣之撫捫也口自此其父之

死吾羨與比而事君矣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謂所建為及諫爭相為終始以成其事也

我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無不皆從藉偃在側曰君子有比乎君子周而不比故偃問之叔向曰

君子比而不別比德以贊事比也贊佐也引黨以封已

秦景公使其弟鍼來求成景公秦穆公之玄孫桓公之子鍼后子伯車也在魯

叔向命召行人子貢行人掌賓客之官貢名也行人子朱

曰朱也在此叔向曰召子貢子朱曰朱也當御當直也御

叔向日盱也欲子貢之對客也子朱怒曰

應直事進也言次叔向日盱也欲子貢之對客也子朱怒曰



皆君之臣也班爵同與自同也何以黜朱也黜還也撫劍就

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集也成子

孫饗之饗饗其福也不集三軍之士暴骨必復戰也夫

子貞道賓主之言無私子常易之易變也姦以事君者

吾所能禦也拂衣從之拂塞也人救之乎公聞之曰晉

其庶乎庶幾也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侍曰公室懼卑

其臣不心競而力爭

諸侯之大夫盟于宋盟在魯襄二十七年晉兵楚令尹

子木欲襲晉軍子木屈到之子屈建也傳曰將盟楚人衷甲襲掩也曰若盡晉

師而殺趙武則晉可弱也趙武晉正卿文子也文子聞之謂叔

向曰若之何叔向曰子何患焉忠不可暴不可信不

可犯犯陵也忠自中自中出也而信自身身行也其為德也深

矣其置本也固矣故不可捐也捐動也今我以忠謀諸

侯謀安侯諸侯而以信覆之覆驗其忠荆之逆諸侯也亦云亦云欲弭

兵為忠信是以在此若襲我是自背其信而塞其忠

也塞絕也信反必弊弊路也忠塞無用無以用諸侯也安能害我

且夫合諸侯以為不信諸侯何望焉此行也荆敗我

諸侯必叛之以弭兵召諸侯而衷甲以襲晉故諸侯必叛之子何愛於死死

而可以固晉國之盟主何懼焉言晉有信諸侯必歸之是行也

以蕃為軍蕃籬落也攀輦即就也輦車輦引也輦輦車



引車就水草便利之地而舍之候遮扞衛不行則候望遮夜則扞衛扞  
衛謂羅圍狗附也張羅圍去壘五十步而陳周軍之前後左右橫弩注矢以誰何謂之羅圍又二十人為曹輩去壘三百步畜犬其中或視前後或視左右謂之狗附皆昏而設明而罷候遮二十人皆狗附處以視聽候望明而設昏楚人不敢謀畏晉之信也守信而罷不行者不設之

宋之盟弭兵之盟也楚人固請先歆楚人于木也叔向謂

趙文子曰夫伯王之勢在德不在先歆子若能以忠

信贊君贊佐也而裨諸侯之闕闕裨補也歆雖後諸侯將

戴之何爭於先若違於德而以賄成事政以今雖先

歆諸侯將棄之何欲於先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岐

陽楚為荆蠻荆州之蠻也置茅莖設望表與鮮牟守燎鼓

不與盟置立也莖謂束茅而立之所以縮酒望表謂

今將與狎主諸侯之盟唯有德也狎更子務

德無爭先務德所以服楚也乃先楚人讓使楚先

魏之會諸侯之大夫魯人食言食偽也言魯使

叔孫穆子為戮令尹圍楚樂王鮒求貨焉弗與鮒晉大夫

趙文子謂叔孫曰夫楚令尹有欲於楚欲欲得

少懦於諸侯懦弱也諸侯為弱諸侯之故求治之不求致也

故事也又欲治之其為人也剛而尚寵尚好也好若



及必弗避也以事及於臯者必加以治戮無所避也子盍逃之不幸必及

於子對曰豹也受命於君以從諸侯之盟為社稷也為欲衛社稷也

若魯有罪而受盟者逃魯必不免不免於討是吾

出而危之也若為諸侯戮者魯誅盡矣必不加師請

為戮也夫戮出於身實難難難難居也自它及之何害何害於義

苟可以安君利國美惡一也美生惡死文子將請之於楚

樂王鮒曰諸侯有盟未退而魯背之安用齊盟齊一也

縱不能討又免其受盟者晉何以為盟主矣言無以復齊一

諸侯必殺叔孫豹文子曰有人不難以死安利其國可

無愛乎若皆卹國如是則大不喪威而小不見陵矣

若是道也果果必行也可以教訓何敗國之有吾聞之三

善人在患弗救不祥惡人在位弗去亦不祥必免叔

孫固請於楚而免之

趙文子為室室宮也斲其椽而斲之椽椽也斲磨也張老夕焉

而見之見見匠人為之不謁而歸謁告也文子聞之駕而往曰

吾不善子亦告我何其速也速去也對曰天子之室斲

其椽而斲之加密石焉密密理石謂砥也先諸侯斲

之無密石也大夫斲之不斲也士首之斲其首也備其物義也物備

從其等禮也從尊卑之禮今子貴而忘義富而

忘禮吾懼不免何敢以告文子歸令之勿斲也匠人



請皆斲之通更文子曰止為後世之見之也為使其

斲者仁者之為也其斲者不仁者之為也

趙文子與叔向游于九京京當為原九原晉墓地曰死者若可

作也作起也吾誰與歸叔向曰其陽子乎陽子文子曰

夫陽子行廉直於晉國不免其身廉直剛而無謀其為孤射姑所殺

知不足稱也稱述也叔向曰其舅犯乎文子曰舅犯見

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見利見全身之利謂與晉文避難至將及國無

輔佐安國之心授璧請亡故其仁不足稱稱也鄭後司農以為詐請亡要君以利也其隨武子

乎武子范會納諫不忘其師於師之言聞之言身不失其友善行

稱友事君不援而進進進也不阿而退阿隨也退退不

必欲進賢退不肖

秦后子來奔后子景公之弟鍼也趙文子見之問曰秦

君道乎問有對曰不識故曰不識文子曰公子辱於

敝邑必避不道也對曰有焉道有不文子曰猶可以久

乎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言國無道而年穀和孰天不譴

夕不相及誰能僕五鮮不至五年而亡文子視日曰朝

也者曰趙孟將死矣夫君子寬惠以恤後猶恐不濟今

趙孟相晉國以主諸侯之盟思長世之德歷遠年之

數猶懼不終其身今忼日而渴歲忼偷也怠偷甚矣



怠懈也非死逮之必有大咎逮及也大咎非常之禍冬趙文子

卒平公有疾秦景公使醫齋視之齋名也出曰疾不可

為也為治也是謂遠男而近女遠師傳近女色也惑以生蠱惑

臣不生天命不佑佑助也良臣謂趙若君不死必失

諸侯趙文子聞之曰武從二三子二三子音諸卿以佐君為

子胡曰良臣不生天命不佑對曰自今之謂從今和

聞之曰直不輔曲明不規言文子不能以明直規

也感搖木不生危危高險也松柏不生理理喻文子不以

也存也吾子不能諫惑使至於生疾又不自退而寵其政

也寵榮也八年之謂多矣已為多矣何以能久文子曰醫及國

家乎對曰上醫醫國止其注惑是謂醫國其次疾人固醫官也

官猶職也文子曰子稱蠱何實生之對曰蠱之愚穀之飛

實生之愚惡也言蠱之為惡害于嘉穀物莫伏於蠱

莫嘉於穀伏藏也穀與蠱伏而章明者也章明者也

不朽蠱而人食故食穀者書選男德以象穀明選擇

有德者而親近之以宵靜女德以伏蠱靜安也伏

象人食穀而有聰明當安女之有德者以禮自節以去已今君一之

蠱害之病言蠱害穀猶女害男也書一

也是不饗穀而食蠱也蠱論女也是不昭穀明而皿蠱也

也是不饗穀而食蠱也蠱論女也是不昭穀明而皿蠱也

也是不饗穀而食蠱也蠱論女也是不昭穀明而皿蠱也

也是不饗穀而食蠱也蠱論女也是不昭穀明而皿蠱也

也是不饗穀而食蠱也蠱論女也是不昭穀明而皿蠱也

也是不饗穀而食蠱也蠱論女也是不昭穀明而皿蠱也

也是不饗穀而食蠱也蠱論女也是不昭穀明而皿蠱也



山罷也言為盡夫文蟲皿為盡吾是以云文字文子

曰君其幾何對曰若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

年諸侯服則過是晉之殃也過十年荒淫是歲趙文

子卒諸侯叛晉從楚十年平公薨在魯昭十年

秦后子來仕避景公其車千乘從車千乘楚公子干來仕

其車五乘子干恭王之庶子公子比也魯昭叔向為

太傅實賦祿韓宣子問二公子之祿焉宣子韓起也

對曰大國之卿一旅之田公之孤四命五百人上

大夫一卒之田上大夫一命百人夫二公子者上夫

夫也皆一卒可也宣子曰秦公子富若之何其鈞之

也對同對曰夫爵以建事事職也祿以食爵隨爵德以

賦之功庸以稱之稱副也若何其以富賦祿也夫絳之

富商韋藩木楨以過于朝韋藩韋蔽前後唯其功庸

少也言無功庸雖富不得服其而能金玉其車文錯

其服文錯其服以其無位爵故不得為耳則上為韋

無大績於民故也績功也且楚秦匹也若之何其

回於富也回曲也乃均其祿

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簡公倍公之子嘉也成子

子國之平公有疾韓宣子贊授客館贊導也客問君疾對



曰寡君之疾久矣上下神祇無不徧諭也諭謂祭祀告謝也

而無除今夢黃能入于寢門夢公夢也不知人殺乎

抑厲鬼邪厲人殺主殺鬼惡鬼也子產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

其何厲之有大政美政也僑聞之僑子產名昔者鯀違帝命殛

之於羽山帝堯也殛放化為黃能以入于羽淵羽山淵

鯀既死而神化也實為夏郊禹有天下而郊祀之三代舉之舉謂不廢其祀夫

鬼神之所及所及所及非其族類則紹其同位紹繼也殷周祀之是

也是故天子祀上帝上帝天也公侯祀百辟以死勤事功施於民者

自卿以下不過其族族親也今周室少卑卑微也晉實繼

之謂為盟主統諸侯也其其者未舉夏郊邪宣子以告祀夏郊

為周祀也董伯為尸董伯晉大夫神不歆非類五日公見

子產祭後五日平公賜之莒鼎莒鼎出於莒也傳曰

方鼎鼎方上也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鄉

之名而無其實實財也無以從二三子從隨也隨其屬吾

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纘武子無一卒之田大

夫一卒之田樂書為其官不備其宗器宗官官宣其

德行順其憲則使越于諸侯越發也諸侯親之戎狄懷

之懷歸也以正晉國行刑不疚疚病也以免於難難免殺君

及栢子驕泰奢侈貪欲無藝藝極也栢子樂略則行

書之子厲也

略則行

略則行



志略犯也假貸居賄居蓄也宜及於難而賴武之德以

沒其身及懷子改栢之行而脩武之德懷子栢子可

以免於難而離栢之罪以亡于楚亡奔也夫卻昭子昭子

也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富寵以泰于國

奢泰於國其身尸於朝其宗滅于絳不然夫八卻五大夫

三卿三卿卻錡卻至卻欒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

哀也唯無德也今吾子有樂武子之貧吾以為能其

德矣能行其德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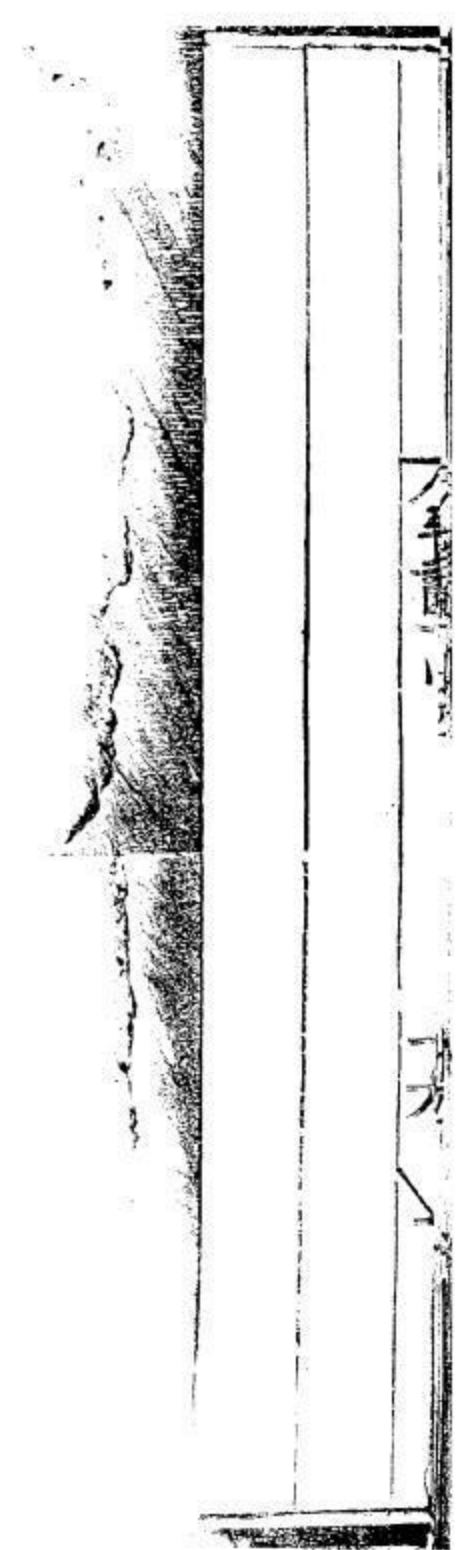
將弔不暇何賀之有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將亡賴

子存之非起也敢專承之專獨也其自栢叔以下嘉

吾子之賜栢叔韓氏之祖曲沃栢叔也栢叔生子萬受韓以為大夫是為韓萬

國語第十四 晉







晉語第十五

韋氏解

閩中葉邦榮校刊

士景伯如楚

景伯晉理官士彌牟如楚聘也

叔魚為贊理

叔魚羊舌鮒也贊佐

也景伯如楚故叔魚攝理

邢侯與離子爭田

二子皆晉大夫也邢

侯楚申公巫臣之子也巫臣奔晉晉與之邢離

納其女於叔魚以求直

不直故納其女及蔽獄之日

叔魚抑邢侯

蔽決也邢侯殺叔魚與離子於朝韓宣

子患之叔向曰三姦同罪請殺其生者而戮其死者

陳尸為戮

宣子曰若何對曰鮒也鬻獄也

鬻賣也

離子賈之以

其子邢侯非其官也而干之

官司寇也

夫以回鬻國

之中

回邪也與絕親以買直與非司寇而擅殺其罪

中平也

與絕親以買直與非司寇而擅殺其罪





一也邢侯聞之逃遂施邢侯氏施施劫也而尸叔魚與

雖子於市死時在朝故尸於市在魯昭十四年

中行穆子率師伐翟圍鼓穆子晉卿中行偃之子荀吳中行伯也翟鮮虞也鼓

白翟別邑在魯昭十五年鼓人或請以城畔穆子不受軍吏曰可

無勞師而得城子何不為穆子曰非事君之禮也夫

以城來者必將求利於我利爵賞也夫守而二心姦之大

者也賞善罰姦國之憲法也許而弗予失吾信也若

其予之賞大姦也姦而盈祿善將若何盈滿也且夫翟

之憾者以城來盈願憾恨也晉豈其無豈無也是我以鼓

教吾邊鄙貳也貳二心也夫事君者量方而進進進也不能

則退不以安賈貳賈市也安謂不勞師而得鼓令軍吏呼城倣將

攻之未傳而鼓降傳著也

中行伯既克鼓以鼓子宛支來宛支鼓子為鞮也穆子既克鼓以為鞮歸

既獻而反之其後又畔魯昭二十二年荀吳襲鼓滅之以為鞮歸使涉它守之也令鼓人各

復其所非寮勿從寮官也鼓子之臣曰夙沙釐以其孥

行釐將妻子也軍吏執之辭曰我君是事非事土也名

曰君臣豈曰土臣今君實遷遷徙也臣何賴於鼓賴利也

穆子召之曰鼓有君矣君謂涉也爾止事君吾定而祿

爵定安也對曰臣委質於翟之鼓未委質於晉之鼓

也質贊也士贊以也臣聞之委質為臣無有二心委質



而策死古之法也言委質於君書名於策示必死也君有烈名臣無

畔質烈明也敢即私利以煩司寇而亂舊法其若不虞

何即就也虞度也若就私利是為畔君畔君有罪故

煩司寇舊法策死之法也若臣皆如是是將有不

意度而至之穆子歎而謂其左右曰吾何德之務

而有是臣也吾當脩務何德而得若此之臣乎乃使行既獻獻賦言

於頃公言釐之賢於頃公頃公頃公之子去疾也與鼓子田於河陰河陰晉河

南之田使使夙沙釐相之

范獻子聘於魯獻子范宣子之子子士鞅也魯昭二十二年問具山敖山

魯人以其鄉對言其鄉也獻子曰不為具敖乎對曰先

君獻武之諱也獻伯禽之曾孫微公之子獻公敖也獻子

歸徧戒其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

諱為笑焉唯不學也言學則必知諱不見笑也禮人

之有學也猶木之有枝葉也木有枝葉猶庇蔭人而

況君子之學乎

董叔將取於范氏董叔晉大夫也范氏范宣子之女叔向曰范氏富

益已乎言富必驕驕必曰欲為繫援焉欲自繫綴它

日董祁愬於范獻子祁董叔之妻獻子之妹也范姓祁名也曰不吾敬

也獻子執而紡於庭之槐紡縣也叔向過之曰子盍為

我請乎叔向曰求繫既繫矣求援既援矣欲而得之

又何請焉



趙簡子曰魯孟獻子有鬪臣五人我無一何也晉簡子

趙文子之孫景子之子趙鞅志父也孟叔向曰子不

欲也若欲之胙也待交梓可也此言欲勇則勇士至

梗陽人有獄將不勝梗陽魏氏之請納賂於魏獻子

獻子將許之獻子晉正卿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

賂以女樂獻子將受之或云大宗為訟者納賂閻沒謂叔寬

也昭謂大宗訟者之大宗為訟者納賂閻沒謂叔寬

曰與子諫乎閻沒閻明叔寬女齊之子叔襄也吾主

以不賄聞於諸侯主獻子也不貪財也今以梗陽之賄殃之

不可殃猶病也二人朝而不退獻子將食問誰在庭曰閻

明叔襄在召之使佐食佐猶也比已食三歎既飽獻子

問焉曰人有言曰唯食可以忘憂吾子一食之間而

三歎何也同辭對曰吾小人也貪饋之始至懼其不

足故歎中食而自咎也曰豈主之食而有不足是以

再歎主之既食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

已是以三歎屬適也厭飽也已止也獻子曰善乃辭

梗陽人善二子善諭而不逆獻子能覺改也

下邑之役董安于多下邑晉邑董安于趙簡子家臣

十三年簡子殺邲鄆大夫趙午午之子稷以邲鄆畔

午荀寅之甥也荀寅士吉射之姻也二人作亂攻趙

氏之宮簡子奔晉陽晉人趙簡子賞之辭辭不受也固賞

之對曰方臣之少也進秉筆贊為名命稱於前世義







典刑典常也而去其師保在公宮故基於其身以克

復其所身基始也始更脩之於及景子長於公宮景子

之子簡子之父趙成也從其生母在公宮未及教訓而嗣立矣亦能纂脩

其身以受先業無謗於國順德以學子學教擇言以

教子擇師保以相子今吾子嗣位有文之典刑有景

之教訓重之以師保加以父兄同宗之子皆疏之

以及此難苟上夫尹鐸曰思樂而喜思難而懼人之

道也委土可以為師保吾何為不增言見壘培可以

何為是以脩之庶曰可以鑑而鳩趙宗乎鑑鏡也若

罰之是罰善也罰善必賞惡臣何望矣簡子說曰微

子吾幾不為人矣微無以免難之賞賞尹鐸免難之

也言見戒而懼懼則初伯樂與尹鐸有怨伯樂無以

其賞如伯樂氏如之曰子免吾死敢不歸祿祿所得

辭曰吾為主圖非為子也怨若怨焉若如也怨

鐵之戰趙簡子曰鄭人擊我吾伏殺略血鼓音不衰

鐵衛地弋弓衣也晉中行寅范吉射以朝歌畔齊鄭

與之魯哀公二年齊人輸范氏粟鄭罕達駟弘送之

范吉射逆之簡子禦之遇於戚遂戰於鐵鄭人擊簡

子中肩斃于車中伏弋上猶能擊鼓面汚血曰略

今日之事莫我若也衛莊公為右莊公衛靈公太子

不成奔晉簡子許納曰吾九上九下擊人盡殪殪死

之時為簡子車右今日之事莫我加也郵無正御無正王良

上九下車今日之事莫我加也郵無正御御簡子



也曰吾兩鞍將絕吾能止之鞍制也能止馬徐行故不絕今日之

事我上之次也言次也駕而乘材兩鞍皆絕乘轅也材橫木也

衛莊公禱禱謂將戰時請福也曰曾孫蒯聵以諄趙鞅之故諄諄

也敢昭告于皇祖文王昭明也皇大也烈祖康叔文王康叔之父

也文祖襄公言文有文德也襄公蒯聵之父昭考靈公昭明也靈

公蒯聵之父夷請無筋無骨夷傷也戰鬪不能無傷無筋無絕筋無骨無折骨也

面傷面傷於也無敗用用兵也無隕懼隕墮也死不敢請言不歸也

簡子曰志父寄也志父簡子之後名也春秋書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後得反

待于門史黯晉大夫史墨也時為簡子見之曰何子史犬田犬也簡子見之曰何

父寄寄禱也趙簡子由于螻螻晉君史黯聞之以犬

為曰有所得大欲試之茲囿茲此也簡子曰何為不告

對曰君行臣不從不順言君從法臣從君也主將適螻而麓不

聞麓主君苑囿之官也傳曰山林之木衡麓守之臣敢煩當日當日直日也

敢煩主之直日以自白也簡子乃還言主將之君

少室周為趙簡子右少室周趙簡子臣之姓名也右戌右也聞牛談有

力牛談簡子臣請與之戲戲角力也弗勝致右焉致右於談簡子許

之使少室周為宰宰冢也曰知賢而讓可以訓矣於談簡子許

趙簡子歎曰吾願得范中行之良臣范吉射史黯侍中行寅

曰將焉用之簡子曰良臣人之所願也又何問焉對

曰臣以為不良故也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諫過臣救其惡



順其美賞善將薦可而替薦進也替去也傳曰君所謂可不而有不焉臣獻其不以成其可

君君所謂不而有可焉獻能而進賢擇才而薦之朝夕

誦善敗而納之道之以文行之以順勤之以力致之

以死死其難也聽則進不則退今范中行氏之臣不能匡

相其君使至於難難謂為亂見逐伐君而敗見君出

在外以朝歌畔魯哀又不能定而棄之則何良之為

若弗棄則主焉得之夫二子之良將勤營其君使復

立於外死而後止何日以來立於外有辭若來乃非

良臣也簡子曰善吾言實過矣

趙簡子問於壯馳茲壯馳茲晉大夫蓋吳人也曰東方之士孰為

瘡瘡賢也壯馳茲拜曰敢賀簡子曰未應吾問何賀對

曰臣聞之國家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為不足其亡也

若有餘今主任晉國之政而問及小人又求賢人吾

是以賀

趙簡子歎曰雀入于海為蛤雉入于淮為蜃小曰蛤大曰蜃

皆介物蚌類也鼃鼃魚鼃莫不能化化謂蛇成龜鼃石唯人

不能哀夫竇犖侍竇犖晉大夫曰臣聞之君子哀無人賢人

也不哀無賄哀無德不哀無寵哀名之不令不哀年

之不登登高也夫中行范氏不恤庶難而欲擅晉國今

其子孫將耕於齊宗廟之犧為畎畝之勤純色為犧論二子皆



名族之後當為祭主於宗廟今反人之化也何日之

放逐賦賦之中是亦人之化也

有趙襄子使新穉穆子伐翟襄子晉正卿簡子之子

也襄子將食尋飯有恐色侍者曰狗之事大矣勝大謂

也而主色不怡何也怡說襄子曰吾聞之德不純純

也而福祿並至謂之幸夫幸非福德不能服必致非

德不當雖當猶任也德者任以福祿為和樂也雖和也言唯有誰不為幸樂則

不為幸也吾是以懼

知宣子將以瑤為後知宣子晉卿荀躒之子甲也知

果曰不如宵也知果晉大夫知氏之族宣子曰宵也

很很很庚對曰宵之很在面瑤之很在心心很敗國

面很不害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不仁美鬢

長大則賢鬢髮類也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給足

巧文辯惠則賢巧文巧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

仁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待猶

若果立瑤也知宗必滅弗聽知果別族于太史為輔

氏太史掌及知氏之二唯輔果在善其

知襄子為室美襄子知伯瑤士茁夕焉士茁知伯家

知伯曰室美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知伯

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



生草木志記也峻峭也原陸也言松柏之地其土不

肥言上茂盛冬夏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言不

室成三年而知氏亡晉陽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知

伯行水魏相子御韓康子驂乘知伯曰吾始知水可以

以亡人國也汾水可以灌安邑安邑魏也絳水可以

灌平陽平陽韓也相子肘康子康子履相子之跗趙

襄子夜使張孟私於韓魏韓魏與之合遂滅知伯而

分其地在春秋後

還自衛三卿宴于藍臺也還自衛知襄子伐鄭自魏還

子藍臺地名也知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康子韓宣子之

虎也段規魏知伯國晉大夫曰主不備

難必至矣曰難將由我我不為難誰敢與之對曰

異於是言所聞夫卻氏有車轅之難爭田執而浩之

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嬌嬖於趙有孟姬之讒趙

厲公而滅三卻在魯成十七年趙有孟姬之讒趙

同趙括也孟姬趙文子之母莊姬也通於趙嬰兄同

括放之孟姬慙怨讒之於景公景公殺之在魯成八

年樂有叔祁之愬樂樂盈也叔祁范宣子之女盈之

之於宣子范中行有函冶之難函冶范臯夷之邑也

而欲為亂於范氏中行寅與范氏相睦故皆主之所

知也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三失三怨豈在明明著

不見是圖不見未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或大而亦

不在小起禍難或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物事今

主一宴而耻人之君相君康子又弗備曰不敢與難



無乃不可乎夫誰不可喜而誰不可懼螭蟻逢蠱萬皆

能害人况君相乎弗聽自是五年乃有晉陽之難自

臺之後五年也段規反首難而殺知伯于師言段規首為策

遂滅知氏

晉陽之圍知襄子圍趙襄子於晉陽也魯悼四年知

於趙趙弗與瑤帥韓魏攻趙襄子張談曰先主為重

器也為國家之難張談趙襄子之宰孟談益姑無愛

寶於諸侯乎以求助也襄子曰吾無使也張談曰地

也可地趙襄子之臣襄子曰吾不幸有疾不夷於先子夷平

病也言已行有關不德而賄賄言無德而以夫地也求

飲吾欲言地求飲食我以是養吾疾而干吾祿也養

也干吾不與皆斃斃皆俱也襄子出曰吾何走乎從者

曰長子近且城厚完長子晉襄子曰罷民力以完之

又斃以守之其誰與我斃誰與我同力也從者曰邯鄲

之倉庫實邯鄲晉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浚煎

若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也也讀

先主簡子也謂無以尹鐸尹鐸之所寬也民必蘇矣

乃走晉陽晉師圍而灌之晉師三卿之師也沈窳產

鼃民無畔意沈窳縣金而炊也產鼃





國語第十五  
晉

二〇二〇年一月

七二



鄭語第十六

韋氏解

閩中葉邦榮校刊

原

相公為司徒

相公鄭始封之君周厲王之少子宣王弟相公友也宣王封之於鄭幽王八年為司徒

甚得周眾與東土之人

周眾西周之民東土陝以東也問於史

伯曰王室多故

史伯周太史故猶難也

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

逃死史伯對曰王室將卑

戎狄必昌不可偪也

昌盛也偪

迫當成周者

成周維也南有荆蠻申呂應鄧陳蔡隨唐

皆姬姓也應武王子所封鄧曼姓陳媯姓也

北有衛

燕翟鮮虞路洛泉徐蒲

衛康叔之封燕邵公之封皆姬姓也

在翟者路洛泉徐蒲皆赤翟隗姓也

西有虞虢晉隗霍楊魏芮

虞仲之後西虢也

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鄒莒

齊姜姓魯曹滕皆姬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姓宋子姓薛妘姓鄒曹姓莒已姓東夷之國也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

則皆蠻荆戎翟之人也王支子母弟姬姓是也甥舅異姓是也蠻荆楚也戎翟此

翟路洛泉徐蒲非親則頑不可入也親謂支子甥舅是也戎或為夷非親則頑謂蠻夷戎翟

也其濟洛河潁之間乎謂此四水之間可逃也是其

子男之國虢鄆為大是是四水也虢東虢虢仲之後

子男此二國為大虢叔恃勢鄆仲恃險此虢叔虢仲之後叔

險阨皆恃之而不脩德是皆有驕侈怠慢之心而加

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孥與賄焉不敢不許

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桓公甚得周衆奉直若

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桓公甚得周衆奉直若

克二邑二邑皆若前莘後河右洛左濟莘莘國也主芟騶而食漆

洧芟騶山名主為之神主也孔子曰夫顓脩典刑以

守之唯是可以少固其後卒如公曰南方不可乎南

當成周之南申鄧之間對曰夫荆子熊嚴生子四人伯霜中雪

叔熊季紉荆楚子熊嚴楚子鬻熊之後十四世也伯

在濮耳叔逃難於濮而蠻季紉是立遠氏將起之禍又

不克叔能逃奔濮而從蠻俗能霜死國人立季紉遠

氏將起叔能立之又是天啓之心也啓開也天開季

有禍難而不能立也立有又甚聰明和協蓋其先王言季紉又聰明能

字誤和協其民臣之心

言克虢鄆則此

莘莘國也

夫顓

南

伯

也

世

也

季

紉



功德蓋其先王也。臣聞之天之所啓十世不替也。夫其子

孫必光啓土不可偪也。且重黎之後也。重黎官

曰顓頊乃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言楚之先為此二官。夫黎為高辛氏火正

高辛帝嚳也。黎顓頊之後吳回也。顓頊生老童老童

生重黎及吳回吳回生陸終陸終產六子其季曰季

連為芊姓楚之祖也。季連之後為鬻熊事周文王其

曾孫熊繹當成王時封於荊蠻為楚子黎當高辛氏

為火正傳曰吳回以淳耀惇大天明地德光昭四海

為黎黎火正也。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淳大也耀明也惇厚也言

明厚大天明地德故命之為祝融祝始也融明也大

昭四海使上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

章顯也。虞夏商周是也。是成天地之功者。虞慕能聽協風以成

樂物生者也。虞慕舜後虞思也協和也言能聽知和

也周語曰警告有協風夏禹能單平水土以品處庶

類者也。單盡也庶衆也品高下之品也禹商契能和

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保養也五教父義母慈兄

友弟恭于孝也魯語曰契而民輯周棄能播殖百穀疏以衣食民人者也。棄后

播布也殖長也百穀黍稷稻粱麻麥其後皆為王公

侯伯謂其後杞宋及幕後陳侯也。祝融亦能昭顯天

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柔潤也嘉善也善其後

八姓於周末有侯伯。八姓祝融之後八姓已董彭禿

佐制物於前代者。前代夏殷也。昆吾為夏伯矣。昆



祝融之孫陸終第二子名樊為己姓封於昆吾昆吾  
衛是也其後夏衰昆吾為夏伯遷于舊許傳曰楚之  
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 **大彭豕韋為商伯矣** 大彭陸終第三子  
曰錢為彭姓封于

大彭謂之彭祖彭城是也豕韋彭姓之  
別封於豕韋者殷衰二國相繼為商伯 **當周末有未**  
侯已姓昆吾蘇顧温董 五國皆昆吾之後 **董姓駸夷**  
別封者莒其後

**秦龍則夏滅之矣** 董姓已姓之別受氏為國者有膠  
帝舜賜姓曰董氏曰秦龍封之駸夷於孔甲前而滅矣傳曰孔甲不能食龍而未獲

秦龍氏劉累學擾龍 **彭姓彭祖豕韋諸稽則商滅之**  
於秦龍氏以事孔甲 **矣** 彭祖大彭也豕韋諸稽其後別封也大彭  
豕韋為商伯其後世失道殷復興而滅之 **禿姓舟**

**人則周滅之矣** 禿姓彭祖之 **妘姓鄆鄆路偃陽** 陸終  
子曰求言為妘姓封於鄆鄆今 **曹姓鄒莒** 陸終第五  
新鄭也鄆路偃陽其後別封也 子曰安為

曹姓封 **皆為采衛** 皆妘曹也采采服去王城三千里 **或**  
於鄆 **在王室或在夷翟莫之數也** 或或六姓之後也在王  
室蘇子温子也在夷翟

**而無令聞必不興矣** 斟姓無後 斟姓曹姓之  
陽也 **融之興者其在莘** 少康滅之非也傳有斟灌斟尋澆

**姓乎莘姓夔越不足命也** 夔越莘姓之別國也楚熊  
楚人廢之立其弟熊延摯自棄 **蠻芊蠻矣** 蠻芊謂叔  
於夔其子孫有功王命為夔子 熊摯有惡疾

**唯荆實有昭德若周衰其必興矣** 昭明 **姜嬴荆**  
蠻俗

**芊實與諸姬代相干也** 姜齊姓嬴秦姓芊楚姓代更  
也干犯也言其代疆更相犯

**姜伯夷之後也** 伯夷堯秩宗炎帝 **嬴伯翳之後也**  
伯翳舜虞官少 **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者也** 秩宗之  
俾之後伯益也 官於周



為宗伯漢為太常掌國祭祀書曰伯翳能議百物以

典朕三禮謂天神人鬼地祇之禮

佐舜者也議使各得其宜其後皆不失祀而未有

興者與謂為周衰其將至矣至於公曰謝西之九州

何如謝宣王之舅申伯之國也今在南陽謝西對曰

其民沓貪而忍不可因也不義因就也忍忍行惟謝邾之

間間謂邾南謝比號邾在焉邾後屬鄭鄭衰楚取其

冢君侈驕冢大其民怠沓其君而未及周德怠慢也

周言民慢驕其君而未及於忠信也若更君而周訓之是易取也與君

道導之則易取也且可長用也長用久公曰周其弊乎弊敗

對曰殆於必弊者也殆近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大誓周書言民惡幽王紂欲令之亡天必從之也今王棄高明昭顯而好

讒慝暗昧王幽王也高明昭顯謂明德之道也惡角犀豐

盈而近頑童窮固角犀謂類角有伏犀豐盈謂類輔

陋也謂皆暗昧窮去和而取同和謂可否以相濟同

同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陰陽和而萬物以它平它

謂之和謂陰陽相生故能豐長而物生之土氣和而

民附之若以同禪同盡乃棄矣禪益也同者謂若以

所成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雜合也

謂若鑄治煎亨之屬是以和五味以調口剛四支以衛體剛彊

和六律以聰耳聰和則正七體以役心七體



心視耳為心聽口為心談鼻為心芳也 平八索以成人 平正也入索謂八體以應八卦

也謂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離為目兌為口坎為耳艮為手 建九紀以立純德

建立也純純一不有駁也九紀九藏也正藏五又有胃旁胱腸膽也紀所以經紀性命立純德也周禮曰

九藏之動賈唐合十數以訓百體 此所謂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賈唐云

十數自王以下位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卑卑臣與與臣 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百

體百官各有體屬也合此十數之名以訓導百官之體也 出千品具萬方 百官官有微品

十於王謂之千品五物之官計億事材兆物收經入陪屬萬位謂之萬方方道也

行姦極 計筭也材裁也賈唐說皆以萬萬為億鄭後司農云十萬曰億十億曰兆從古數也經常

也姦備也數極於姦萬萬曰姦自十等至千品萬方轉相生故有億事兆物王收其常入舉九姦之數也

故王者居九咳之田收經入以食兆民 九咳九州之極數也楚語

曰天子之田九咳以食兆民王取經入焉以食萬官 周訓而能用之 蘇樂如一

忠信為周訓教也言以忠信教導之其民蘇樂如一室也 夫如是蘇之至也 至極也

於是乎先王聘后於異姓 同則不繼 求財於有方 使各以其方

來方之所無則不貢也 擇臣取諫工而講以多物務和同也 官工

也講校也多聲一無聽 五聲雜然後可聽也 物一無文 五色雜

也味一無果 五味合然後可食果美也 物一不講 講論也 王將棄是

類而與剽同 類猶和也 天奪之明欲無獎得乎夫號石父

讒諂巧從之人也而立以為卿士與剽同也 石父號君之名

也巧從巧於媚從也 棄聘后而立內妾好窮固也 聘后申后內妾衰姒

儒戚施寔御在側近頑童也 侏儒戚施皆優笑之人御侍也 周法不



昭而婦言是行用護慝也不建立卿士而妖試幸措

行暗昧也試用也措置也不建立有德以為卿士而妖嬖之臣用之於位倭幸之人置之於側

也是物也不可以久且宣王之時有童謠宣王父曰

厭弧箕服實亡周國山桑曰厭弧弓也箕木名服矢房也於是先王聞

之有夫婦鬻是器者鬻南賣也王使執而戮之戮之於路府之

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懼而棄之府王內之此人也

收以奔襲此人責孤服者欲取也襲人有獄而以為入襲人襲君始也

獄罪也入天之命此久矣其又可為乎為治訓語有進之於王

之訓語曰夏之衰也襲人之神化為二龍以同于王

庭襲人襲君共處曰同而言曰余襲之二君也二先夏后上殺

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也留上請其祭而藏之吉

所吐沫龍之精氣也乃布幣焉而策告之布陳也幣王帛也陳其王帛以簡策之書

告龍而龍亡而祭在櫝而藏之櫝櫃也傳郊之傳祭於郊及

殷周莫之發也及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末末年不發

流於庭不可除也言流於庭前謂取而發之也王使婦人不悻而

諛之裳正幅曰帟化為玄龜以入于王府龜或為蛇

象府之童妾未既齩而遭之既盡也遭遇也齩齒日

七歲而既笄而孕孕任身也女當宣王而生厲王不

十四年死十五年宣王立立四十六年幽王在位十一年而滅不夫而育育生故懼

而棄之為弧服者方戮在路夫婦哀其夜號也而取



之以逸逃於褒也逸亡褒人褒姒有獄而以為入于王

褒姒褒君也王遂置之置赦而嬖是女也使至於為后而

生伯服使以邪僻取愛曰嬖天之生此久矣其為毒也

大矣將俟淫德而加之焉加遺也遺毒之酋腊者其

殺也滋速精孰為酋腊也滋益也申繒西戎方彊申姜姓幽王

咎之舅也繒姒姓申之與國也西戎亦黨于申周衰故戎翟彊也王室方騷騷擾將

以縱欲不亦難乎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

太子將奔申申人弗界必伐之界與若伐申而繒與西戎

會以伐周周不守矣言幽王無道無與共守者繒與西戎將德

申申脩德于二國二國亦欲助正激其後福申吕方彊吕申同姓其隕愛太子

亦必可知也隕隱王師若在在在其救之亦必然矣

王心怒矣虢公從矣言石父在亦從王而怒凡周存亡不三稔

矣稔年也君若欲避其難速規所矣時至而求用恐無

及也時難也公曰若周衰諸姬其孰與對曰臣聞之

武實昭文之功武武王文文之胙盡武其嗣乎子孫

魯衛是也胙盡謂衰也嗣繼也武王子孫當繼之而興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君

云不在時已亡也昭謂若已亡無宣說也近宣王時命韓侯為侯伯其後為晉所滅以為邑以賜相叔之子萬是為韓萬則其亡平王時也應則存焉上史伯云南有應鄧是也不在言不在應韓當在晉也其

在晉乎距險而隣於小謂虞虢霍楊韓衛芮之屬若

加之以德可以大啓國既險固若增之以德可以大開土宇後魯閔元年晉成魏霍

元年晉成魏霍



僖五年滅公曰姜嬴其孰與對曰夫國大而有德者

近興秦仲齊侯姜嬴之雋也且大其將興乎秦仲嬴姓附庸

秦公伯之子為宣王大夫詩序云秦仲始大齊侯齊莊公姜姓之有德者此二者為姜嬴之雋且國大故

也近興公說乃東寄拏與賄號鄆受之十邑皆有寄地

十邑謂號鄆郟濮補丹依陳歷莘也後桓公之子武公竟取十邑之地而居之今河南新鄭是也賈侍中

云寄地猶幽王八年而桓公為司徒即位八年九年而王

室始騷騷謂適戍交爭也十一年而斃幽王伐申申繒召西戎以伐周

殺幽王於麗山及平王末而秦晉齊楚代興代更也平王即

位五十秦景襄於是乎取周土景當為莊莊公秦仲之子襄公之父取周

土謂莊公有功於周周賜之土也及平王東遷襄公

左之故得西周豐鎬之地始命為諸侯三君皆云秦

景公宣王季年伐西戎破之遂有其地昭謂幽王為

西戎所殺故史伯云申繒西戎方彊至平王時秦襄

公猶征伐之故詩序云襄公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

戎方疆而征伐不休是也又景公乃襄公十世之孫

而云宣王時破之晉文侯於是乎定天子文侯文侯

遂有其地誤矣齊莊僖於是乎小伯莊齊太公後十二世

於洛邑齊莊僖於是乎小伯莊公購也僖莊公之

子祿父也小伯楚蚡冒於是乎始啓濮蚡冒楚季紉

子熊率濮南蠻之子熊率濮南蠻之子熊率濮南蠻之子

國語第十六 鄭





二〇〇〇年一月



楚語上第十七

韋氏解

閩中葉邦榮校刊

莊王使士亶傳太子蒧

蒧王楚成王之孫穆王之子也士亶楚大夫蒧恭王名

辭曰臣不材無能益也王曰賴子之善善之也

賴恃也

對曰夫善在大子太子欲善善人將至若不欲善善

則不用故堯有丹朱

朱堯子封於丹

舜有商均

均舜子封於商啓有

五觀

啓禹子也五觀啓子大康昆弟也觀洛汭之地書序曰大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傳曰夏

有觀湯有大甲

大甲湯孫大丁之子不遵湯法伊尹不能正放之於桐

文王有

管蔡

管蔡文王子周公兄也

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夫

豈不欲其善不能故也若民煩可教訓也

煩亂蠻夷戎

翟其不賓也久矣

賓服也

中國所不能用也王卒使傳



之問於申叔時叔時楚賢大夫申公也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為

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以天時紀人事謂之春秋聳與也抑貶也

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世先王之世繫也昭顯也幽闇也昏亂也為之陳有明德者世顯而闇亂者世廢也

以休懼其動休嘉也動行也使之嘉顯而懼教之詩而為之道廣顯德以耀明其志道開也顯德謂

若成湯文武周召信公之屬詩所美者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則法也教

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疏滌也樂者所以移風易俗盪滌人之邪穢也鎮重

也浮輕也教之令使訪物官令先王之官法時令也訪議也物事也使使議知百官之事

業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語治國之善語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故志謂所記前世成

敗之書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訓典五帝之書也族類謂若悻

敘九族比義義之與比也若是不從不見動而不悛也悛改則文詠物以行之文文詞也詠風也謂以文求賢良以翼

之翼輔也悛而不攝則身勤之攝固也勤勤多訓典刑以納之刑法也務慎惇篤以固之攝而不徹徹通也則明

施舍以道之忠施已所欲原心舍過謂之忠恕明久長以道之信信有然後可明度量以道之義義宜也言度量所宜也明等級以道

之禮等級貴賤之品明恭儉以道之孝恭儉所明敬戒以道

之事敬戒於事則無敗功明慈愛以道之仁明昭利以道之文

昭明也言利人及物明除害以道之武除害去亂也明精意以道

言利人及物昭明也明除害以道之武除害去亂也明精意以道

言利人及物昭明也明除害以道之武除害去亂也明精意以道

言利人及物昭明也明除害以道之武除害去亂也明精意以道

言利人及物昭明也明除害以道之武除害去亂也明精意以道

言利人及物昭明也明除害以道之武除害去亂也明精意以道



之罰

明盡精意

明正德以道之賞

正德謂不明齊肅私所愛也

以耀之

齊壹也肅敬也耀臨事也

若是而不濟不可為也

濟成也為師傳也

且夫誦詩以輔相之威儀以先後之體兒

以左右之明行以宣翼之

宣編也

制節義以動行之恭

敬以臨監之勤勉以勸之孝順以納之忠信以發之

德音以揚之教備而不從者非人也其可與乎

與猶成也

夫子踐位則退

夫子太子退謙退也

自退則敬

自退則敬見敬也

不則報

報懼也不自退則恒憂懼

恭王有疾

恭王太子蒧也疾在魯襄十三年

召大夫曰不穀不德失

先君之業

業伯業也

覆楚國之師不穀之臯也

覆敗也謂鄢陵之戰

為晉所敗

若得保其首領以沒

保首領免刑誅也

唯是春秋所以

從先君者請為靈若厲

亂而不損曰靈殺戮不辜曰厲言春秋禘祫當以主謚序昭穆從先君於廟堂也

昭穆從先君於廟堂也

大夫許諾王卒及葬子囊謚

尹公大夫曰君王有命矣子囊曰不可夫事君者先

其善不從其過

先其善先舉君之善事以為稱不從其過行也赫赫楚國而

君臨之

赫赫顯盛也

撫征南海訓及諸夏其寵大矣

正也南海羣蠻也訓教也寵榮也

有是寵也而知其

過可不謂恭乎

謚法既過能改曰恭

若先君善

先其善事則請為恭

大夫從之

屈到楚卿屈蕩子夕也

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



家臣曰老宗曰祭我必以芟及祥祥祭也宗老將薦芟

屈建命去之建屈到之子子木也宗老曰夫子屬之夫子屈子到也

木曰不然夫子承楚國之政承奉也其法刑在民心而

藏在王府上之可以比先王下之可以訓後世雖微

楚國諸侯莫不譽微無也雖使無楚國之稱皆譽之以為善也其祭典

有之曰國君有牛享諸侯以太牢也大夫有羊饋羊饋小牢也士

有豚犬之奠特牲以庶人有魚炙之薦庶人祀籩豆脯

醢則上下共之共之以多為差也不差珍異不陳庶侈差進也庶

衆也多也猶多也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干犯也

湫舉娶於申公子牟湫舉楚大夫伍參之子伍奢之子伍舉也子牟申公王子牟也

子牟有臯而亡亡奔也康王以湫舉為遣之康王恭王之之子康王

也昭也湫舉奔鄭將遂奔晉鄭小而近故欲奔晉蔡聲子將如晉蔡聲

子蔡公孫歸生子家也唐云楚滅蔡蔡聲子為楚大夫昭謂蔡時尚存聲子通使於晉楚耳在魯襄二十

年遇之於鄭郊饗之以璧侑饗食也璧侑以璧侑食曰子尚良

食尚猶強也二先子其皆相子相助也二先子謂湫

諸侯主主盟也辭曰非所願也若得歸骨於楚死且不

朽自謂也聲子曰子尚良食吾歸子使子得歸湫舉降三拜

拜善言也納其乘馬聲子受之四馬曰乘受而還見令尹

子木子木屈建也傳曰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子木與之語曰子雖兄弟



於晉然蔡吾甥也蔡晉同姓謂吾甥者吾謂之甥二國孰賢對曰晉

卿不若楚順說之辭也時趙武為晉正卿不及子木之忠然而有德其大夫則賢

賢於楚其大夫皆卿才也若杞梓皮革焉楚實遺之

杞梓良材也大夫也雖楚有材不能用也子木曰彼有公族

甥舅若之何其遺之材也對曰昔令尹子元之難元

楚武王子文王弟王子善也欲盡文夫人遂處或譖

王孫啓於成王啓子元子也或譖啓與父同鼻王弗是也

王孫啓奔晉晉人用之及城濮之役晉將遁矣晉楚戰於

城濮在魯魯信二十八年道逃退也王孫啓與於軍事謂先軫中軍帥

曰是師也唯子王欲之子王楚令尹得臣也與王心違王不欲戰子王

固請王怒故唯東宮與西廣實來東宮西廣楚軍營名諸侯之

從之畔者半矣畔舍子王也若敖氏離矣若敖氏子王同族離謂不欲戰

也楚師必敗何故去之先軫從之大敗楚師則王孫

啓之為也昔莊王方弱方弱未申公子儀父為師儀父

申公鬬班之子王子燮為傅燮楚公子使師崇子孔帥師

以伐舒師崇楚太師潘崇也子孔舒羣舒也燮及儀父施二帥

而分其室施舉於二帥二帥潘師還至則以王如廬

師子孔潘崇之師也二子懼故以王如廬廬楚邑也

傳曰初鬬克囚于秦秦有殺之敗而使歸求成成而

不得志公子燮求令尹不得故作廬戢黎殺二子而

復王戰黎廬大夫也二或譖析公臣於王析公臣楚大夫也或



諸之言與知 二子之亂 王弗是析公奔晉晉人用之實讒敗楚

使不規東夏則析公之為也 規猶有也東夏蔡沈也

矣析公曰楚師輕窳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諸華繞角之後在魯成六年昔離子之父兄譖離子

於恭王 離子楚大夫父兄也 王弗是離子奔晉晉人用

之及鄢之役晉將遁矣 鄢鄢陵也在魯成十六年 雍子與於軍事

謂欒書曰楚師可料也 欒書晉正卿料數也 在中軍王族而已

唐云族親族同姓也昭謂族部屬也傳曰欒范以其族夾公行時二子將中軍中軍非二子之親也 若

易中下楚必歆之 中下中軍之下也歆猶貪也易欒

范易行以誘之鄭司農以為易行中軍與 若合而函

上下軍易卒伍也中軍之卒良故易之

吾中 合合戰也函美也中中軍也 吾上下必敗其左右 晉上下軍必敗楚之

左右也 則三萃以攻其王族必大敗之 萃集也時晉有新軍七人而上下及

中軍乃三集以攻之 欒書從之大敗楚師王親面傷

則離子之為也 王楚恭王也面傷 昔陳公子夏為御

叔取於鄭穆公 御叔取鄭穆公少妃姚子之女夏姬

也生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 子南夏徵舒之字也御叔蚤死陳靈

公與孔寧儀行父淫夏姬徵舒殺使子南戮於諸侯

靈公楚莊王以諸侯討之而滅陳 莊王既以夏氏之室賜申公巫臣則

又界之子反卒於襄老 界子也巫臣楚申公屈巫子

老楚連尹也初莊王欲納夏姬巫臣諫王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臯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



為太罰王乃止將以賜巫臣則又與子反  
子反欲取之巫臣又難之卒以與襄老  
襄老獲於

邲二子爭之未有成  
晉楚戰於邲在魯宣十二年晉  
知莊子射襄老獲之以其尸歸

二子子反巫臣也  
也恭王使巫臣聘於齊以夏姬行巫  
爭爭夏姬成定也

導夏姬使歸託以求襄老之尸  
恭王遣焉巫臣  
聘諸鄭鄭伯許之及使適齊至鄭遂以夏姬行遂奔

晉晉人用之實通吳晉使其子狐庸為行人於吳  
子反

殺巫臣之族巫臣在晉請使於吳吳子壽  
而教之射

御道之伐楚至于今為患則申公巫臣之為也  
今湫

舉取於王子牟子牟得臯而亡執政弗是  
也執政謂湫

舉曰女實遣之彼懼而奔鄭緬然引領南望  
也緬猶貌

也曰庶幾赦吾臯又弗圖也乃遂奔晉晉人又用之

矣彼若謀楚其亦必有豐敗也哉  
豐大也子木愀然

也曰夫子何如召之其來乎對曰亡人得生又何不  
也

來為子木曰不來則若之何對曰夫子不居矣  
不居言當

奉命於春秋相事以還軫於諸侯  
軫車後橫木也言

回車於若資東陽之盜使殺之其可乎  
資賂也東不

然不來矣子木曰不可我為楚卿而賂盜以賊一夫  
賂楚比邑

於晉非義也子為我召之吾倍其室  
倍其室益乃使

湫鳴召其父而復之

靈王為章華之臺  
靈王楚恭王之庶子靈王熊虔也  
章華地名吳語曰乃築臺於章華

之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  
伍舉湫舉對曰臣聞國君



服寵以為美

服寵謂以寵服是謂美也

賢受

安民以為樂

以能安聽民為樂

德以為聰

德用有德也

致遠

以為明

能致遠人

木之崇高形鏤為美

鏤謂丹楹謂刻榑也

而以金石匏竹之昌

大囂庶為樂

金鐘也石磬也匏笙也竹簫也

昌盛也

庶眾也

不聞其以

觀大視侈淫色以為明

而以察清濁為聰

察審也清濁宮也

先君莊王為匏居之臺

匏居臺名

高不過望國氛

大不過容宴豆

言宴有折俎

木不妨守備

不廢時務

官不易朝常問誰

用不煩官府

財用不藏

民不廢時務

官不易朝常問誰

宴焉則宋公鄭伯

言二國朝事

問誰相禮

則華元駟駢

相駟駢也

問誰贊事則陳侯蔡

導也華元宋卿華御事之子右駟也

師元也駢鄭穆公之子駟也

侯許男頓子

贊佐也

其大夫侍之

各侍其君

先君是以除亂

克敵而無惡於諸侯

今君為此臺也

國民罷焉

財用

盡焉

年穀敗焉

敗廢民之時務

百官煩焉

為之徵發

舉國留之

數年乃成願

得諸侯與始升焉

諸侯皆距無有至

者而後使太宰啓疆

請於魯侯

啓疆楚卿蒧子也魯侯招公也事在昭七年

年懼之以蜀之役

蜀魯地魯宣公使求好於楚楚莊位受盟於晉楚子怒使公子嬰齊帥師侵魯至

而僅

得以來

僅猶劣也

使富都那豎贊焉

富於容兒都閑也豎未冠者也

臣不知其美

而使長鬣鬣之士相焉

須臾也

臣不知其美

也夫美也者

上下外內

遠邇皆無害焉

故曰美

也夫美也者

上下外內

遠邇皆無害焉

故曰美



若於目觀則美於目則美德則不也縮於財用則賈縮取也是聚

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為也封厚也胡何夫君

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言安得獨肥且有鬼

夫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

遠者距違騷愁也離畔也邇境內遠隣國也天子之貴也唯其以公

侯為官正正長也而以伯子男為師旅師師旅也其有美名

也唯其施令德於遠近而小大安之也若斂民利以

成其私欲使民蒿焉忘其安樂而有遠心蒿耗也遠心畔離也

其為惡也甚矣安用目觀故先王之為臺榭也積土曰臺

無室曰榭榭不過講軍實講習也軍實實戎士也臺不過望氛祥凶氣為氣

吉氣為祥故榭度於大卒之居大卒王士卒也度謂足以臨見之臺度於

臨觀之高榭足以臨下觀上使屋不蔽目明而已其所不奪稽地稼穡之地

其為不賈財用也為作也其事不煩官業業事也其日不廢

時務以廢隙也瘠磽之地於是乎為之不害穀土也城守之

本於是乎用之城守之餘然後用之官寮之暇於是乎臨之暇

也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隙空間也故周詩曰經始靈

臺經謂經度之立其基趾也天子曰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

之攻治也天子曰靈臺經始勿亟庶民子來亟疾也子來如子為父也

王在靈囿麋鹿攸伏囿域也鹿攸鹿也攸所也視也夫

為臺榭將以教民利也臺所以講軍實而禦寇亂皆所



以利不知其以價之也也知聞若君謂此臺美而為之

正以爲得楚其殆矣殆危也

靈王城陳蔡不義三國楚別都也魯昭八年楚滅陳使穿封成爲陳公十一年滅蔡使

公子棄疾爲蔡公今賴川定陵使僕夫子皙問於范

無字子皙楚大夫僕皙父也范無字也曰吾不服諸夏而

獨事晉何也不服心唯晉近我遠也今吾城三國賦

皆千乘亦當晉矣禮地方十里爲成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步卒七十二人甲

又加之十三人三國各千乘其地三千成也以楚諸侯其來乎對曰其

在志也國爲大城未有利者志記也言在書籍所記國作大城未有利者

昔鄭有京櫟京嚴公弟叔段之邑櫟鄭子元之邑魯相十五年鄭厲公因櫟人殺檀伯而遂

居櫟檀伯子元也衛有蒲戚蒲甯殖之邑戚宋有蕭蒙蕭蒙宋公

魯有弁費弁費季氏之邑齊有渠丘渠丘齊大夫晉有

曲沃曲沃樂盈之邑秦有徵衙徵衙秦相公之子景叔段以

京患嚴公鄭幾不封叔段圖篡嚴公不克出櫟人實

使鄭子不得其位魯嚴公十四年厲公自櫟侵鄭獲大夫傅瑕與之盟而赦之使殺鄭

衛蒲戚實出獻公甯殖孫林父逐嚴公子子儀也衛獻公獻公奔

宋蕭蒙實殺昭公昭公兄鮑殺昭公而魯立在魯文十六年

弁費實弱襄公襄公十年季武子甲公室作三軍而自征之二十九年又取卞以自予

齊渠丘實殺無知魯嚴公八年無知殺襄公而立九年雖廩殺之晉曲沃實

納齊師樂盈奔齊齊嚴公納之盈以曲沃之秦徵衙甲晝入爲賊於絳在魯襄二十二年



實難相景公子鍼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難謂皆志

於諸侯此其不利者也皆見記錄且夫制城邑若體

性焉有首領股肱至于手拇毛脉拇大指也大能掉

小故變而不勤掉作也變動也勤勞也地有高下天有晦明民

有君臣國有都鄙古之制也先王懼其不帥帥循也故

制之以義旌之以服行之以禮謂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辯之以

名名號也書之以文書其名位及其所掌主道之以言既其失也

易物之由易物易其尊卑服物之宜也夫邊境者國之尾也譬之

如牛馬處暑之既至處暑在七月節處止也畜籜之既多而不

能掉其尾臣亦懼之大口重小曰蠶不能掉尾益不重也以言三國亦將畔也

然是三城也豈不使諸侯之心惕惕焉惕惕懼也子皙復

命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咫言少也言少知天是道耳何如治民之法是

言誕也誕虛也右尹子革侍子革楚大夫字故鄭大夫子然之子然丹也曰

民天之生也知天必知民矣是其言可以懼哉三年

陳蔡及不美入納棄疾而殺靈王城後三年也在魯昭十三年棄疾恭

王之靈王之弟平王也靈王為無道棄疾入國為亂三軍畔之於乾谿王自殺言殺者王之死由三國也

左史倚相廷見申公子亶倚相楚左史也子亶楚申公史老也廷見於廷見之

子亶不出左史謗之舉伯以告舉伯楚大夫也子亶怒而出

曰女無亦謂我老耄而舍我而又謗我八十曰耄舍棄也左



史曰唯子老耄故欲見以交傲子交夾也若子方壯能

經營百事倚相將奔走承序承受事業也於是不給而

何暇得見給供也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武公衛

師長士師長大夫士衆士也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謂

志而納之以訓道我言謗譽之言也在輿有旅賁之規

規規諫也旅賁勇力之士掌執戈楯夾車而趨車止則持輪位宁有官師之典中

謂之宁師長也典常也倚几有誦訓之諫誦訓工

於几也居履有誓御之箴誓近也臨事有警史之道

事戎祀也誓樂太師掌詔吉凶史太史也掌詔禮事宴居有師工之誦師樂師

也誦謂箴諫也史不失書職不失誦以訓御之御進也於是乎

作懿戒以自儆也三君云懿戒書也昭謂懿詩大雅

亦以自儆也及其没也謂之叡聖武公叡明也書

王至于日中具不皇暇食日映日具易惠于小民唯

政之恭文王猶不敢惰今子老楚國而欲自安也老

國也恃楚也以禦數者王將何為禦止也數者謂箴戒誹謗

何若常如此楚其難哉難治也子亶懼曰老之過也老

也亶名乃驟見左史



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子張楚大夫白公也王患之謂史老曰

吾欲已子張之諫若何史老子也對曰用之實難已

之易矣若諫君則曰余左執鬼中右執殤宮甲身也禮曰其

中邊然天死曰殤殤宮殤之居也執謂把其錄凡百籍制服其身知其居處若今世云能使殤也

箴諫吾盡聞之矣寧聞它言不欲聞白公又諫王如

史老之言對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于神明武丁高宗

也聳敬也至通也通以入于河遷于自河徂亳從河于神明謂夢見傳說

也都毫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默諒闇也思道思君人

三年不言卿士患之患其不言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

是無所稟令也稟命也武丁於是作書以書解卿士也賈唐云書

說命也昭曰非也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

故不言類善也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

思賢而夢見之識其容得傳說以來升以為公公上

書序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之傳巖作說命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

用女作礪使磨礪若津水用女作舟喻遭若天旱用

女作霖雨天旱自比苗稼也啓乃心沃朕心啓開也

之雨也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以藥論忠言也瞑眩

也若跣不視地厥是用傷以失道比跣而若武丁

之神明也通於其聖之獻廣也其知之不疚也猶自

謂未乂也乂治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制



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為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

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脩余無余棄也今君或者

未及武丁而惡規諫者不亦難乎難以保國齊桓晉文皆

非嗣也非嫡也還軫諸侯不敢淫逸還軫謂出奔也心類德音

以得有國類善也近臣諫遠臣謗與人誦以自誥也與

也誦誦善敗也誥告也是以其入也四封不備同備滿也地

至於今為令君同方欲美之而至於有畿田曰畿方千里以屬諸侯屬會

自逸也無乃不可乎周詩有之曰弗躬弗親庶民弗

信言為政不躬親之則眾民不信也臣懼民之不信君也故不敢不

言不然何急其以言取臯也王病之曰子復語病不能然

使復不穀雖不能用吾愁寘之於耳愁猶願也對曰

賴君之用也故言賴恃也不然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

盡乎其又以規為瑱也犀犛生也規諫也瑱所以塞

真難盡也而又以規諫為之乎今象出徼外其三遂

趨而還歸杜門不出七月乃有乾谿之亂靈王死之

乾谿楚東地也

司馬子期欲以其妾為內子子期楚平王之子子西

馬卿之適訪之左史倚相曰吾有妾而愿欲笄之其

可乎愿怒也笄內子對曰昔先大夫子囊違王之命

首服衡笄也



謚遠厲以子夕嗜芟子木有羊饋而無芟薦子木遠

羊饋易君子曰違而道違命穀陽豎愛子反之勞也父命以

而獻飲焉以弊於鄢穀陽豎子反之內豎也弊踣也

師敗績王傷目明日將復戰王召子反穀陽豎獻飲

自羊尹申亥從靈王之欲以隕於乾谿羊尹申亥申

乾谿之役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王不誅惠孰大焉

進退周旋唯道之從夫子木能違若敖之欲若敖以

之道而去芟薦吾子經楚國經經而欲薦芟以干之

干犯也以妾為妻其可乎子期乃止

循以芟當祭也

國語上第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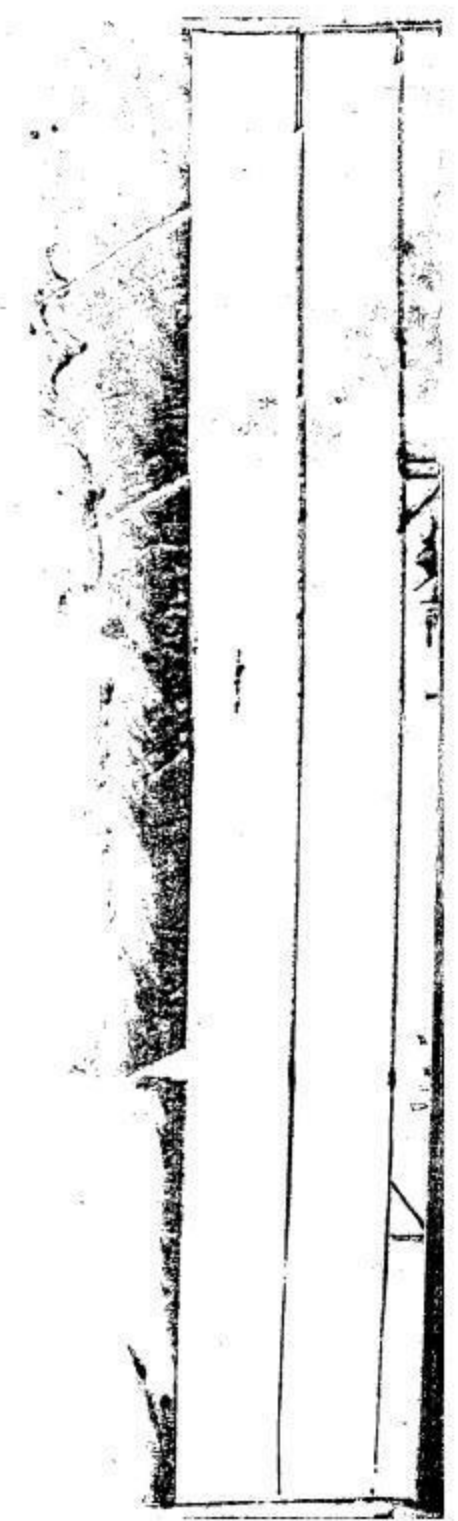
楚

Table with 10 vertical columns and 1 horizontal line at the top and bottom. The columns are empty.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楚語下第十八

常氏解

閩中葉邦榮校刊

昭王問於觀射父

昭王楚平王之子昭王熊軫也觀射父楚大夫也

曰周書

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

周書謂周穆王之相甫侯所作呂刑

也重黎顓頊掌天地之臣也呂刑曰乃命重黎絕地以屬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

登天乎

若重黎不絕天地民豈能上天乎

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

神不雜

雜會也謂司民神之官各異

民之精爽不惱貳者而又能

齊肅衷正

爽明也懽離也貳二也齊一也肅敬也衷中也

其知能上下比義

義宜也

其聖能光遠宣朗

聖通也朗明也

其明能光照之其聰

能聽徹之

徹達也

如是則明神降之

降下也

在男曰覲在





女曰巫巫覡見鬼者周禮男亦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王處居也位

祭位也次生次其尊卑先後也而為之牲器時服牲牲之毛色小大也器所當用也時

服四時服也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烈明也而能知

山川之號號名也高祖之主高祖廟之先也宗廟之事昭穆之

世父昭子穆先後之次也春秋躋僖公謂之逆祀齊敬之勤齊莊也禮節之宜

威儀之則容兒之崇崇飾也忠信之質質誠也禋潔之服

繫祀曰禋而敬恭明神者以為之祝祝太祝也掌祈福祥使名姓之

後能知四時之生名姓謂舊族若伯夷炎帝之後為堯秩宗生嘉穀北邙之屬犧

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彝六彝器也豆量大小也

次主之度疏數之度屏攝之位周氏云屏者并攝主人之位昭謂屏屏風也攝形如

今要扇皆所以分別尊卑為祭祀之位近漢亦然壇場之所除地也上下之神

氏姓之出出所自也而心率舊典者為之宗宗宗伯也掌祭祀之禮

於是乎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謂之五官類物謂別善惡利器

用之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

能有明德明德謂降福祥不為災孽也民神異業業事也敬而不瀆

故神降之嘉生嘉生善物也民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不

匱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少皞黃帝之子金天氏也九黎黎氏九人也

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同位故雜糅方猶別也物名也夫人作享家為

巫史夫人人人也享祀也巫主接神史次位序言人人自為之無有要質質誠也民

匱于祀而不知其福言民困匱於祭祀而不獲其福丞享無度民神



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齊同也嚴敬也威畏也神狎民則不

蠲其為狎習也則法也蠲絜也其為所為也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

荐臻莫盡其氣荐重也臻至也氣受命之氣顛頊受之少皞氏沒顛頊氏作

受承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南陽位正長也司主也屬會也所以會羣

也神使各有分序不相干亂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唐尚

也周禮則宗伯掌祭祀書云火當為北北陰位也周禮則司徒掌土地人民也使復舊常無相侵瀆

也是謂絕地天通絕地民與天神相通之道其後三苗復九黎之

德其後高辛氏之季年也三苗九黎之後也高辛氏衰三苗為亂行其凶德如九黎之為也克與而誅

之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育長也堯繼高辛氏

平三苗之亂繼育重黎之後使以至于夏商故重黎後與天地之官義氏和氏是也

氏世敘天地而別其分主者也敘次也其在周程伯

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程國

爵也休父名也失官守謂失天地之官而以諸侯為大司馬詩曰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是也寵神

其祖以取威于民曰重實上天黎實下地寵尊也言

世尊神其祖以威耀其民言重能舉上遭世之亂而

莫之能禦也亂謂幽平也禦止也不然夫天地成而不變言

地體成不復改變也何比之有言不相比近也

子期祀平王子期楚平王之子結也祭以牛俎於王

致牛俎王問於觀射父曰祀牲何及王感俎肉而對

曰祀加於舉加增也舉人君朔望之盛饌天子舉以大牢祀以會



大牢牛羊豕也會會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大牢特一

三大牢舉四方之貢諸侯舉以特牛少牢大夫舉以特牲祀以少

牢特牲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魚上下

有序民則不慢主曰其小大何如對曰郊禘不過藹

栗角如藹栗郊烝嘗不過把握握長下王曰何其小

也對曰夫神以精明臨民者也故求備物不求豐大

備物體具而精潔者是以先王之祀也以一純二精一而純二

精玉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七事天地民四

也八音九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九祭九州助祭也十

于至亥也擇其吉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咳

數以奉之千品五物之官陪屬萬為萬官官有十醜

為億醜天子之田九畝以食兆民王取經入以食萬官也明德以昭之昭昭孝

聲以聽之中和之聲以告徧至則無不受休至神至

也毛以示物物色血以告殺明不因接誠拔取以獻

具為齊敬也接誠於神也拔毛取血獻其備物也齊

也敬不可久民力不堪故齊肅以承之肅疾也王曰

芻豢幾何草食曰芻穀食曰豢對曰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日

遠謂三牲近謂鷄鶩王曰祀不可以已乎已止對曰

祀所以昭孝息民昭孝養使撫國家定百姓也不可

以已夫民氣縱則底氣志氣也縱底則滯滯久不震



滯廢也震懼也言無祭祀則民無所畏忌無所  
畏忌則志放縱志放縱則遂廢滯難復恐懼也

生乃  
不殖生人物也長神不降以福也

是以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

不可以封也封國也是以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

大夫舍月有祭也士庶人舍時歲乃祭也天子徧祀羣神品

物品物謂若八蜡所祭也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

山川三辰日月星也祀天地謂三王後卿大夫祀其

禮禮謂五祀及士庶人不過其祖祖王父也日月會于龍

糝糝龍尾也謂周十二月夏十月也日土氣舍收舍收

收縮萬物天明昌作昌盛也作起也謂天氣百嘉備

舍嘉善也時物畢成舍入室也羣神類行類並也並行國於是乎

丞嘗家於是乎嘗祀丞冬祭也嘗嘗百物也月令百

姓夫婦擇其令辰辰十二辰也奉其犧牲敬其齋盛潔其

糞除慎其采服禮其酒醴帥其子姓子姓同姓也

其時享虔其宗祝宗主祭祀祝道其順辭以昭祀其

先祖肅肅濟濟如或臨之於是乎合其州鄉朋友婚

姻比爾兄弟親戚合會也於是乎弭其百苛姪其讒

慝弭止也苛虐也姪覆也合其嘉好結其親暱合結

於此更止覆謂解怨除恨之辭億其上下億安也以申固其姓上所以教民虔

也下所以昭事上也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牲



也王后必自春其粢器實曰粢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

牛割羊擊豕割刺也擊殺也夫人必自春其盛在器曰盛上言粢下言盛

互其文也況其下之人其誰敢不戰戰兢兢以事百神天

子親春禘郊之盛帥后春之王后親練其服服祭服也祭義云夫人練

三盆則王后其一盆與周語曰王耕一墾班三之自公以下至於庶人其誰

敢不齊肅恭敬致力于神民所以攝固者也若之何

其舍之也攝持也舍廢也王曰所謂一純二精七事者何也

對曰聖王正端冕以其不違心帥其羣臣精物以臨

監享祀無有苛慝於神者謂之一純端玄端之服也冕大冠也監視

也不違心謂心思端正服則端冕王帛為二精明潔為精天地民及四時

之務為七事王曰三事者何也對曰天事武乾稱剛健故武

地事文地質柔順故文民事忠信以忠信為行王曰所謂

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咳數者何也對曰民

之徹官百徹達也自以名達於上者有百官也王公之子弟之質能言

能聽徹其官者質有賢質也能言其官職也而物賜之姓以監

其官是為百姓物事也以功事賜之姓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若司馬太史之屬是也姓

有徹品十於王謂之千品謂一官之職其寮屬徹於王者有十品百官故有千

品五物之官陪屬萬為萬官五物謂天地人民類物之官也臣之臣為陪屬

謂有寮屬轉陪貳相佐助復有十等千品故萬官也官有十醜為億醜醜類也

承萬為十萬十萬曰億古數也今人乃以萬萬為億天子之田九畝以食兆民



九咳九州之內有咳數也食兆王取經入焉以食萬  
民耕而食其中也天子曰兆民王取經入焉以食萬  
官經常也常入徵稅也

鬪且廷見令尹子常鬪且楚大夫子常子常與之語子囊之孫囊瓦也

問蓄貨聚馬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

不免乎吾見令尹令尹問蓄聚積實如餓豺狼焉實財

也殆必亡者也夫古者聚貨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馬

不害民之財用貨珠王之屬自然物也貨馬多則養求者衆妨財力也國馬足

以行軍國馬民馬也十六井為丘有戎馬一疋牛三頭足以行軍也公馬足以稱

賦公馬公之戎馬也稱舉也賦兵賦也不是過也公貨足以賓獻賓饗也

也獻貢家貨足以共用夫家大也不是過也夫貨馬郵則闕

於民郵過也闕缺也民多闕則有離畔之心將何以封矣封

也昔鬪子文三舍令尹子文鬪伯比之子於菟也舍去也無一日之

積恤民之故也積儲也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成王

楚文王之子願也於是乎毋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

糗寒粥也筐器名也羞進也至于今令尹秩之秩常也成王毋出子

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祿奉也復反也人謂子文曰人生

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庇覆也

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曠空也是勤民以自封也勤勞也封也

也厚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故莊王之世滅若敖

氏唯子文之後在至于今處鄭為楚良臣莊王成王孫也若敖



氏子文之族也魯宣四年子文之弟子鬬椒為亂莊  
王滅若敖氏之族子文之孫蒧尹克黃使於齊還而  
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也曰子文無後  
何以勸善使復其所其子孫當昭王時為鄭公

先恤民而後已之富乎今子常先大夫之後也先大夫

也囊而相楚君無令名於四方民之羸餒日日已甚羸瘠

也言日四境盈壘盈滿也壘壁也言壘壁滿於四境之內道殣相望道

日殣詩云行有盜賊司目民無所放放依也是之不恤

而蓄聚不厭其速怨於民多矣速召也積貨滋多蓄怨

滋厚不亡何待夫民心之愠也愠怒也若防大川焉潰

而所犯必大矣犯敗也子常其能賢於成靈乎成不禮

於穆願食熊蹯不獲而死成成王穆王商臣之父也

臣圖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靈王不顧於民一國棄之

如遺迹焉靈王不君罷弊楚國三軍叛子常為政而

無禮不顧甚於成靈其獨何力以待之待猶也期年乃

有柏舉之戰子常奔鄭昭王奔隨柏舉楚地隨漢東

於楚子常欲其佩唐成公亦朝焉子常欲其驕駟焉

二君不子而留之三年後子之乃得歸歸與吳伐楚

大敗之在魯定四年奔隨自鄭奔隨也

吳人入楚昭王出奔濟於成吳人闔閭也出奔隨

見藍尹亶載其孥藍尹亶楚大夫也王曰載予對曰自

先王莫隊其國隊失也當君之世而亡之君之過也遂

去王王歸又求見王王欲執之子西曰請聽其辭夫



其有故子西平王之昭王之廢兄王使謂之曰成

曰之役而棄不穀今而敢來何也而汝對曰昔瓦唯

長舊怨以敗於柏舉故君及此瓦子常名也今又效

之無乃不可乎臣避於成曰以傲君也庶倭而夏乎

倭改也今之敢見觀君之德也曰庶懼而鑒前惡乎鑒

也君若不鑒而長之君實有國而不愛臣何有於死

其位以無忘前敗楚謂司寇唯君圖之子西曰使復

吳人之入楚楚昭王奔鄭鄭楚邑也鄭公之弟懷將殺王

鄭公令尹子文孫之鄭公辛止之懷曰平王殺吾

父平王昭王考也父蔓成然也成在國則君在外則

讎也見讎弗殺非人也鄭公曰夫事君者不為外內

行不為外不為豐約舉豐盛也約衰苟君之尊卑一

也且夫自敵以下則有讎讎敵也非是不讎下虐上為

殺上虐下為討而況君乎君而討臣何讎之為若皆

讎君則何上下之有乎吾先人以善事君成名於諸

侯自鬪伯比以來未之失也今爾以是殃之不可殃

也害懷弗聽曰吾思吾父不能顧矣鄭公以王奔隨避

也王歸而賞及鄭懷子西諫曰君有二臣或可賞也

或可戮也君王均之羣臣懼矣均同也賞罰王曰夫

無別故懼也



子期之二子邪吾知之矣子期曼成然字或禮於君或禮於父均之不亦可乎

子西歎於朝藍尹亶曰吾聞君子唯獨居思念前世

之崇替崇終也替廢也與哀殯喪塗木於是有歎其

餘則不君子臨政思義義公也飲食思禮同宴思樂在

樂思善無有歎焉今吾子臨政而歎何也子西曰闔

閭能敗吾師柏舉之戰闔即世吾聞其嗣又甚焉嗣嗣子夫

差也甚謂政德過於父也吾是以歎對曰子患政德之不脩無患

吳矣夫闔閭口不貪嘉味耳不樂逸聲逸淫也目不淫

於色身不懷於安朝夕勤志恤民之羸羸病也聞一善

若驚得一士若賞若受賞也有過必悛悛改也有不善必懼

是故得民以濟其志濟成也志戰克也今吾聞夫差好罷民

力以成私好縱過而翳諫翳輒也一夕之宿臺榭陂池

必成六畜玩好必從夫先自敗也已焉能敗人子脩

德以待吳吳將斃矣

王孫圉聘於晉王孫圉楚大夫也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

相定公晉頃公之子午也簡子趙鞅也鳴玉其佩玉以相禮問於王孫圉曰楚

之白珩猶在乎珩佩上之橫者對曰然簡子曰其為寶也幾

何矣幾何世也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言以賢為寶

寶不以寶為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言以訓辭交結諸侯使無以



寡君為口實

口實毀弄也

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敘

百物

敘次也物事也

以朝夕獻善敗于寡君使寡君無忘先

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乎鬼神順道其欲惡

說媚使神也

無有怨痛于楚國

痛疾也

又有數曰雲連徒洲金木竹

箭之所生也

楚有雲夢數澤也連屬也水龜珠齒角中之可居也洲徒其名也

龜珠齒角

皮革羽毛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也

龜珠所以備吉凶所以禦

火夾角所以為弓弩齒象齒所以為甲冑羽鳥羽也所以為旌毛旌牛尾所以注

竿首賦兵賦虞度也所以共幣帛以賓享於諸侯

者也

享獻也

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辭

不虞之備而皇神相之

能媚於神故皇神相之皇大也相助也

寡君其

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

保安也

此楚國之寶也

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

玩玩美之物

圉聞國之寶

六而已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王足以

庇蔭嘉穀使無水旱之灾則寶之

王祭祀之王也

龜足以憲

臧不則寶之

憲法也取善惡之法

珠足以禦火灾則寶之

以禦火灾

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

金所以為兵也

山林藪澤足以

備財用則寶之若夫謹蓄之美

謹蓄猶謹說謂若鳴玉以相

楚雖

蠻夷不能寶也

微刺簡子

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

惠王昭王子越女之子章也梁楚北境也文子平王之孫

司馬子期子魯陽公也

文子辭曰梁險而在北境懼子孫之有



貳者也貳二也夫事君無憾憾則懼偏憾恨也無恨謂得志也偏偏上

也偏則懼貳偏則懼誅故貳也夫盈而不偏盈志也憾而不貳

者臣能自壽也壽保也不知其它它子孫也縱臣而得以其

首領以沒懼子孫之以梁之險而乏臣之祀也恃險而貳

將見也王曰子之仁不忘子孫施及楚國敢不從子與

之魯陽子西使人召王孫勝王孫勝故平王太子建之子白公勝也初費無

極為太子少師無寵太子取於秦而美勸王納之遂

譖太子曰建將叛太子奔鄭又與晉謀鄭鄭人殺之

勝奔吳在魯哀十六年沈諸梁聞之沈諸梁楚左司馬沈尹見

子西曰聞子召王孫勝信乎曰然子高曰將焉用之

曰吾聞之勝直而剛欲實之境實置也傳也召之子使處吳境為白公子

高曰不可其為人也展而不信展誠也誠謂復愛而

不仁外愛人內無仁心也詐而不知以詐行謀而非知毅而不

勇毅果也直而不衷衷中也君子惡周而不淑周密也淑善也

復言而不謀身展也復言言可復不欺人也愛而不

謀長不仁也外愛人計終身也以謀蓋人詐也蓋掩也彊忍犯

義毅也彊忍犯義也直而不顧不衷也不顧也周言棄

德不淑也取周其言而不以德是六德者皆有其華而不實者

將焉用之彼其父為戮於楚其心又猶而不潔猶者

之志不從人也若其猶也不忘舊怨而不以潔潔已悛德

悛改也思報怨而已則其愛也足以得人其展也足以



復之復復其前其詐也足以謀之其直也足以帥之帥帥

也衆也其周也足以蓋之言其周密足以覆蓋其惡也其不潔也足以

行之而加之以不仁奉之以不義蔑不克矣夫造勝

之怨者皆不在矣怨謂譖太子費無極之徒若來而無寵速其怒

也速疾也若其寵之殺貪而無厭既而入而曜之以

大利曜示也不仁以長之長其利欲也思舊怨以脩其心脩其報讎也

之苟國有釁必不居矣釁隙也非子職之其誰乎職主也言

子西將主此禍彼將思舊怨而欲大寵大寵令尹司馬也動而得人

愛故得人怨而有術故有術也若果用之害可待也余愛

子與司馬故不敢不言司馬子西之子馬子期也子西曰德其忘

怨乎言緩之以德必忘怨也余善之夫乃其寧寧安也子高曰不

然吾聞之曰唯仁者可好也可惡也可高也可下也

好之不偏惡之不怨高之不驕下之不懼不仁者則

不然而人好之則偏惡之則怨高之則驕下之則懼驕

有欲焉欲專也懼有惡焉惡其上也欲惡怨偏所以生詐謀

也子將若何若召而下之將戚而懼為之上者將怒

而怨詐謀之心無所靖矣靖安也有一不義猶敗國家

全壹五六而必欲用之不亦難乎吾聞國家將敗必

用姦人而嗜其疾味其子之謂乎嗜貪也疾味味為已生疾害諭好不

也善也夫誰無疾善也皆皆也能者蚤除之舊怨滅宗國之疾



皆也為之關籬蕃籬而遠備閑之猶恐其至也蕃籬墜落也

也開也是之為日惕惕懼也若召而近之死無日矣人有

言曰狼子野心怨賊之人其又可善乎若子不我信

盜求若敖氏與子于子哲之族而近之若敖氏莊王所滅闕極也

子于子哲恭王庶子公子比公子黑肱也平王所殺而代之何獨不召而近也安用勝也其

能幾何言危不昔齊驕馬繻以胡公入於貝水齊驕馬繻大夫

也胡公齊太公玄孫之子胡公靖也貝水水名胡公虐馬繻殺胡公內之貝水郟歆閻職

戕懿公於囿竹戕殘也歆職皆齊臣懿公齊桓公之

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則之而使歆僕納閻職之妻而後職勝乘魯文十八年懿公游于申池二人殺公

而內之晉長魚矯殺三郟於榭長魚矯晉大夫也殺

矯爭田執而拮之與其父母妻子同魯國人犖殺

子般於次國人養馬者子般魯莊公太子次舍也雩

子般鞭之莊公薨子般即位次于黨氏公子慶父通

於夫人夫人欲立之慶父使犖賊子般於黨氏在魯

莊三十一年夫是誰之故也非唯舊怨乎故事是皆子所

聞也人之求多聞善敗以鑑戒也今子聞而棄之猶

蒙耳也蒙覆也吾語子何益吾知逃而已逃勝之子西

笑曰子之尚勝也言子論議好不從遂使為白公子

高以疾間居于棘棘魯國楚滅之及白公之亂子

西子期死白公請伐鄭以報父讐子西既許之未起

亂殺二子於朝葉公聞之曰吾怨其棄吾言而德其



治楚國楚國之能平均以復先王之業者夫子也夫

也子西以小怨寘大德吾不義也將入殺之殺白師方

城之外以入殺白公而定王室定王室謂兼令尹司

乃使子西之子寧為令尹子葬二子之族子西子期

期之子寬為司馬而老於葉

國語下第十八 楚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吳語第十九 常氏解 閩中葉邦榮校刊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句踐起師逆之江伯夫差泰

闔廬之子姬姓也句踐祝融之後允常之子芊姓也

鄭語曰芊姓夔越世本亦云越芊姓也魯定十四年

吳伐越越敗之于檇李闔廬傷而死後三年夫差伐

越報檇李也越逆之江至于五湖吳人夫敗之於夫

椒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在魯哀元年

大夫種乃獻謀種越大夫

曰夫吳之與越唯天所授王其無庸戰庸用也夫申胥

華登簡服吳國之士於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申胥

夫伍奢之子子胥也名自魯昭二十年奢誅于楚負

奔吳吳子與之申地故曰申胥華登宋司馬華費遂

之子也華氏作亂於宋而敗登夫一人善射百夫決

拾化之猶一人善射而百夫競著決拾而放之勝未



可成成猶也夫謀必素見成事焉而後履之素猶豫也履行也

不可以授命授命猶命也王不如設戎約辭行成以喜其

民戎兵也約卑也成平也言不如設兵自守甲約其辭以求平於吳吳民必喜以廣後吳

王之心也侈大也吾以上之於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

不吾足也言越不將必寬然有伯諸侯之心焉寬緩足畏也

既罷幣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燼奪之食稱燼之屬也燼餘也

乃無有命矣吳無復有天命矣越王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

於吳諸稽郢越大夫曰寡君句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

行禮也布陳也幣王帛也顯猶公露也敢私告於下執事曰昔者越國

見禍得罪於天王見禍於天得罪謂傷闔廬也言天王尊之以名天王親趨

王趾以心孤句踐趾足也孤棄也而又宥赦之宥寬也君王之

於越也繫起死人而肉白骨也繫是也使白骨生肉德至厚也孤不

敢忘天灾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句踐申禍無良

申重也良善也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垂之小

怨遠邑稱鄙言吳優越之邊垂心懷怨恨也以重得罪於下執事重得罪謂報見

也侵也句踐用帥二三之老家臣稱老言此謙也親委重罪願於

邊委猶歸也邊邊境也今君王不察盛怒屬兵將殘伐越國理

也屬會也殘伐謂陳會稽也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箠

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若禦寇之號令句踐請盟一不嫡

女執箕箒以駭姓於王宮一不一人駭備也姓庶姓也曲禮曰納女於天子曰



備百一不嫡男奉槃匝以隨諸御槃承盥器也晉語曰奉匝沃盥御近

臣宦豎之屬春秋貢獻不解於王府大王豈辱裁之豈能辱意

裁制亦征諸侯之禮也征稅也此亦天子之禮夫諺曰狐

埋之而狐搢之是以無成功埋藏也搢發也今天王既封殖

越國以明聞於天下封殖以草木論也壅本日封殖立也明顯也聞於天下言天下

備聞也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芟草曰刈雖

四方之諸侯則何實以事吳實實事也敢使下臣盡辭唯

天王秉利度義焉秉執也義宜也

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於齊齊欲伐也吾

將許越成而無拂吾慮拂絕也若越既改吾又何求若

其不改反行吾振旅焉伐齊及振旅而討之申胥諫曰不可許

也夫越非實忠心好吳也又非懾畏吾甲兵之彊也

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吳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

志還轉也玩弄也膠本日股夫固知君王之蓋威以好勝也蓋猶尚也

故婉約其辭以從逸王志婉順也約卑也從隨也使淫樂於諸

夏之國以自傷也使吾甲兵鈍弊民人離落而日以

憔悴離畔也落殞也憔悴瘦病也然後安受吾燼夫越王好信以

愛民四方歸之年穀時孰日長炎炎炎炎進兒及吾猶可

以戰也為虺弗摧為蛇將若何虺小蛇大也傳曰封豕長蛇吳王

曰大夫奚隆於越奚何也隆盛也越曾足以為大虞乎虞度也



若無越則吾何以春秋曜吾軍士乃許之成將盟越

王又使諸稽郢辭曰以盟為有益乎前盟口血未乾

未乾喻近也足以結信矣以盟為無益乎君王舍甲兵之

威以臨使之而胡重於鬼神而自輕也吳王乃許之

荒成不盟荒空也

吳王夫差既許越成乃大戒師徒將以伐齊申晉進

諫曰昔天以越賜吳而王弗受夫天命有反者及謂盛衰

禍者今越王句踐恐懼而改其謀舍其愆令舍廢也

輕其征賦施民所善去民所惡身自約也裕其衆庶

裕饒也其民駭眾殷盛也以多甲兵譬越之在吳也猶人

之有腹心之疾也夫越王之不忘敗吳於其心也戚

然服士以伺吾間戚猶惕也今王非越是圖而齊魯

以為憂夫齊魯譬諸疾疥癬也疥癬在外為害微也豈能步江

淮而與我爭此地哉將必越實有吳土壤地接而王越脩德也

盍亦鑑於人無鑑於水鑑鏡也以人為鏡見成敗以

于水鑑當于民鑑昔楚靈王不君君不得為道其臣箴諫以不入

也乃築臺於章華之上章華地名闕為石郭陂漢以象

帝闕穿也故壅漢水使旋石郭以象之體水旋罷弊楚

國以閒陳蔡閒候也候其隙而取之魯昭昭昭不脩方城

之內北方城楚踰諸夏而圖東國諸夏陳蔡也東三歲



於沮汾以服吳越

沮汾水名楚東鄙沮汾之間乾谿也魯昭六年楚令尹子蕩帥師伐

吳師于豫章次于乾谿

其民不忍飢勞之殃三軍叛王於乾谿

殃害也民罷國亂中外王親獨行屏營僂惶於山林

之中三日乃見其消人疇也疇名也王呼之曰余

不食三日矣疇趨而進王枕其股以寢於地王寐疇

枕王以璞而去之也璞塊也王覺而無見也乃匍匐將入

棘闞棘闞不納棘楚邑闞門也乃入芋尹申亥氏焉申亥楚大夫芋尹無字之子

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而弗誅惠孰大焉乃求王遇

諸棘王縊申亥負王以歸而土埋之其室申亥以其

二女殉之此志也豈遽忘於諸侯之耳乎志記也言此

諸侯之耳而未忘也今王既變鮌禹之功王夫差也變易也魯

功而高高下下以罷民於姑蘇高高起臺榭下下深

吳西近湖天奪吾食都鄙荐饑天奪吾食和蠻也都國

王將很天而伐齊也很遠也夫吳民離矣有離體有所傾

譬如羣獸然一个負天將百羣皆奔傾傷也言衆獸

彼矢則百羣皆走以言吳民臨王其無方收也方道

陳就戰或小有傾傷亦復然也也越人必來襲我王雖悔之其猶有及乎王弗聽十

二年遂伐齊夫差十二年齊人與戰於艾陵艾陵地齊

師敗績吳人有功傳曰獲齊國書革車

吳王夫差既勝齊人於艾陵乃使行人奚斯釋言於



齊奚斯吳大夫釋解也以寡人帥不腆吳國之俊

遵汶之上汶汶齊水名也不敢左右唯好之故也

今大夫國子與其眾庶以犯獵吳國之師

徒國子齊卿國書也天若不知有臯則何以使下國

勝下國吳自謂也言天若不知吳王還自伐齊乃訊

申胥訊告也曰昔吾先王體德聖明達於上帝先王闔

也帝天譬如農夫作耜以刈殺四方之蓬蒿一耜為耜

先王其猶耕耜也以立名於荆此則大夫之力也立

於荆謂敗楚於柏昭王奔隨時也今大夫老而又不自安恬逸恬猶

逸樂而處以念惡處居也居則念出則罪吾眾罪吾

吳民離矣體有所傾之屬撓亂百度撓擾也以妖孽吳國妄為妖

也襲吳今天降衷于吳衷善也齊師受服孤豈敢自多先

王之鍾鼓寔式靈之式用也敢告於大夫申胥釋劍

而對釋解也曰昔吾先王世有輔弼之臣言闔廬以能

遂疑計惡遂法也以不陷於大難今王播棄黎老播

也黎凍黎壽徵也而孩童焉比謀孩幼也曰余令而不違不

遠也夫不違乃違也道也夫不違亡之階也夫天之

所棄必驟近其小喜小喜勝敵之喜而遠其大憂憂

在後故王若不得志於齊而以覺寤王心吳國猶世

世也吾先君之得之也必有以取之得謂克楚也傳



味勤郵其民其亡之也亦有以棄之亡之謂不正其師以班處宮復為楚

取之謂此也用能援持盈以沒盈滿也而驟救傾以時以時不失

也今王無以取之言無政德而天祿亟至亟數也是吳命之

短也貞不忍稱疾辟易以見王之親為越之禽也貞

請先死辟易狂疾將死曰而縣吾目於東門以見越之入

吳國之亡也遂自殺王愠曰孤不使大夫得有見也

乃使取申胥之尸盛以鴟夷而投之於江鴟夷革囊

吳王夫差既殺申胥不稔於歲稔孰也謂後年不至

以哀十一年殺申胥乃起師北征闕為深溝於商魯

之間闕穿也北屬之沂沂水名出秦山蓋西屬之濟

於是越王句踐乃命范蠡舌庸二子越率師泅海泅

淮以絕吳路公順也逆流而上曰泅循海而敗王子

友於姑熊夷姑熊夷吳郊也王子友夫差太子也夫

越王句踐乃率中軍泅江江吳江也或以襲吳入其

郭郭郭也焚其姑蘇徙其大舟大舟王舟吳晉爭長未

成長先也邊遽乃至以越亂告遽傳也吳王懼乃合大

夫而謀曰越為不道背其齊盟齊同也今吾道路悠遠

悠長也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先晉令王孫雄曰

夫危事不齒王孫雄吳大夫也齒雄敢先對二者莫

年也不以年次對

吳晉一



利無會而歸越聞章矣民懼而奔遠無正就正適齊也

宋徐夷曰吳既敗矣宋今睢陽徐今大徐夷淮夷也將夾溝而膠我

曰膠我無生命矣會而先晉晉既執諸侯之柄以臨

我將成其志以見天子以侯伯之禮見天子也吾須之不能不

待見去之不忍若越聞俞章俞益也吾民恐畔必會而

先之先使吳先歆也王乃步就王孫雄曰先之圖之將若何

王孫雄曰王其無疑吾道路悠遠必無有二命焉可

以濟事欲決一計求先晉也濟成也王孫雄進顧揖諸大夫曰危

事不可以為安死事不可以為生則無為貴知矣言人不能以危易安以死易生則何貴於知矣民之惡死而欲貴富以長沒也

與我同長老也雖然彼近其國有遷我絕慮無遷遷轉

道遠也絕慮彼豈能與我行此危事也哉言晉不能以死與我爭

事君勇謀於此用之勇而有謀正謂今時今夕必挑戰以廣民

心挑晉求戰以廣大民心示不懼也請王厲士以奮其芻勢朋羣也勉厲士

卒以奮激其羣黨勸之以高位重畜重畜寶財備刑戮以

辱其不厲者備具也令各輕其死彼將不戰而先我推先

也我既執諸侯之柄為盟主故執柄以歲之不獲也無有誅

焉獲收也誅責也責諸侯之貢賦而先罷之罷遣諸侯令先歸也諸侯必說

也說喜也既而皆入其地入其國境王安挺志挺寬也一日惕一

日留惕疾也留徐也以安步王志步行也必設以此民也封於



江淮之間乃能至於吳設許其勸勉者以此民封之於江淮間以恐之必速至也

吳王許諾

吳王昏乃戒令秣馬食士秣粟也夜中乃令服兵擐甲

夜中夜半也服執也探貫也甲鎧也係馬舌出火竈有係縛也縛馬舌恐有聲也出火於竈

外燭陳士卒百人以為徹行百行徹通也以為萬人通

人謂之行頭皆官帥三君皆云官帥大夫也昭謂下言十行一

方陳大此一行空為士周禮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行頭皆官帥擐擐拱稽

戰也鄭後司農以為稽計兵稽也建肥胡奉文犀之渠肥胡

名藉也周禮聽師田以簡稽稽也建肥胡奉文犀之渠肥胡

文犀犀之有文理者也十行一嬖大夫十行千人嬖

產謂于南曰子督也建旌提鼓析羽為旌挾經秉枹挾

日挾經兵書也秉執也十旌一將軍十旌萬人也載常建鼓挾

經秉枹日月為常鼓晉鼓也周禮將軍為萬人以為

方陳人百行故曰萬皆白常白旂素甲白羽之矰望之

如茶交龍為旂素甲白甲也矰矢王親秉鉞載白旗

以中陳而立熊虎為旗此左軍亦如之亦如中軍載

乘枹之屬皆赤常赤旗丹甲朱羽之矰望之如火鳥隼為

左陽也丹彤也朱羽染為朱也右軍亦如之皆玄常玄旗黑甲烏羽

之矰望之如墨黑漆甲也尚為帶甲三萬帶甲以勢

攻雞鳴乃定既陳去晉軍一里昧明王乃秉枹親就

鳴鍾鼓丁寧錡于振鐸丁寧謂鉦也唐尚書云錡于

錡非也錡于與錡各異物軍



行鳴之與鼓相應也勇怯盡應三軍皆譁釳以振旅譁釳呼也其

聲動天地晉師大駭不出周軍飭壘周統也乃令董

褐請事董褐晉大夫司馬演請問也曰兩君偃兵接好日中為期

偃匿也今大國越錄錄第也而造於弊邑之軍蟲敢請

亂故敢問先期吳王親對之曰天子有命周室卑約

貢獻莫入上帝鬼神而不可以告言無以告祭無姬

姓之振也振救也徒遽來告孤日夜相繼徒步也遽匍

匍就君君今非王室不安平是憂億負晉眾庶不式

諸戎翟楚秦億安也負恃也安恃其眾而將不長弟

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國弟言幼也言晉不帥長幼之

魯衛之屬或云謂晉滅虞虢韓衛然虞虢孤欲守吾

先君之班爵爵次當進則不敢不敢過退則不可

及也不可今會日薄矣薄迫也恐事之不集以為諸侯笑集

也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言欲戰以

則服事君若為使者之無遠也孤用親聽命於藩

之外藩離壁董褐將還王稱左畸曰攝少司馬茲與

王士五人坐於王前賈唐二君云稱呼也左畸軍左

人皆罪乃皆進自剄於客前以酬客賈唐二君云剄

報客使死士自剄以示其威行軍士用命也昭謂魯

定十四年吳伐越越王使罪人自剄以誤吳故夫差

効董褐既致命致命於乃告諸趙鞅趙鞅晉正卿曰



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類似也傳曰肉食者無墨

小則嬖妾嫡子死不則國有大難大難反畔大則越入吳

將毒不可與戰毒猶暴也言若猛主其許之先無以

待危主趙也然而不可徒許也徒空也趙鞅許諾

晉乃令董褐復命曰寡君未敢觀兵身見觀示使褐

復命曰曩君之言曩向也周室既卑諸侯失禮於天子

謂不朝請貞於陽卜收文武之諸侯貞正也龜曰卜

陽言吳欲正陽卜收復文武之諸侯以奉天子孤以下密邇於天子無所

逃罪孤以下密邇於天子無所訊讓日至訊告曰昔吳伯父不

失春秋必率諸侯以顧在余一人此晉述天子告讓

曰伯父吳伯父吳先君也不失四時必今伯父有蠻

荆之虞禮世不續今謂夫差也虞度也言夫差有蠻

前人之職用命孤禮佐周公以見我一二兄弟之國以休

君憂休息也周公周之太宰諸侯之師也君有蠻荆

今朝聘天子息今君掩王東海以淫名聞於天子蓋

也淫猶僭君有短垣而自踰之垣者踰禮防雖短不

也名號也況蠻荆則何有於周室言吳姬姓而自僭號况

可僭夫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命圭受賜圭

伯執躬圭吳本諸侯是以敢辭辭不事夫諸侯無二

君而周無二王君若無卑天子以干其不祥也干犯而



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長弟許諾長先也吳王許

諾乃退就幕而會幕帳也吳公先歆晉侯亞之吳王既

會越聞愈章恐齊宋之為已害也乃命王孫雄先與

勇獲帥徒師以為過賓於宋以焚其比郛焉而過之

勇獲吳大夫也徒師步卒也郛郛也託為過賓而焚其郛去其守備使不敢出

吳王夫差既退于黃池乃使王孫苟告勞于周王孫苟吳

大夫勞曰昔者楚人為不道不承共王事以遠我一

二兄弟之國遠疏也吾先君闔廬不貫不忍貫赦也被甲

帶劔挺鉞搢鐸挺拔也搢振也以與楚昭王毒逐於中原栢

舉栢舉之戰在魯定四年天舍其衷衷善也言天舍善於吳楚

師敗績王去其國昭王奔隨遂至于郢郢楚都也王總其百執

事賈侍中云王往也百執事百官也昭謂王闔廬也

王不避天子故知以奉其社稷之祭言脩楚祀也其父子

昆弟不相能夫槩王作亂是以復歸于吳昆兄也夫槩王闔廬

之弟也傳曰夫槩王先歸今齊侯任不鑒于楚任齊景公

兄弟之國說云謂齊納樂盈以伐晉昭謂兄弟魯也

夫差不貫不忍被甲帶劔挺鉞搢鐸遵汶伐博齊博

別葢葢相望於艾陵唐尚書云葢夫須也昭謂葢葢

陵之戰在上傳曰五月克博至于贏是也天舍其衷齊師還言敗而還夫差葢

月克博至于贏是也天舍其衷齊師還言敗而還夫差葢



敢自多文武實舍其秉文武二歸不稔於歲言伐齊

不至於殺執而復出師也余沿江沂淮闕溝深水出於商魯之間

以徹於兄弟之國兄弟諸夫差克有成事敢使苟告

於下執事克能也成周王荅曰苟伯父命女來明紹

享余一人若余嘉之周王景王子敬王也紹繼也

昔周室逢天之降禍遭民之不祥說云謂民

余心豈忘憂恤不唯下流厲王於

伯父若能然余一人兼受而介福而女也伯父多歷

年以沒元身元善也伯父秉德已侈大哉侈猶廣也

吳王夫差還自黃池息民不戒戒傲越大夫種乃倡

謀發始曰吾謂吳王將遂涉吾地今罷師而不戒以

忘我我不可以怠也日臣嘗卜於天日昔日也卜於

存饑市無赤米赤米米之效而困鹿空虛鹿鹿其

民必移就蒲贏於東海之濱蒲深蒲也贏蚌天占既

兆兆見人事又見謂怨我蔑卜筮矣王若今起師以

會奪之利無使失悛悛改夫吳之邊鄙遠者罷而未

至罷歸吳王將耻不戰必不須至之會也不待兵而以

中國之師與我戰中國國若事幸而從我言從我

而戰我

CENTRAL LIBRARY



遂踐其地其至者亦將不能之會也言吳遣鄒雖

戰吾用禦兒臨之禦兒越北鄙在今嘉興言吳邊吳

王若愠而又戰愠怒幸遂可出使出若不戰而結成

成平王安厚取名而去之越王曰善哉乃大戒師將

伐吳楚申包胥使於越申包胥楚大夫越王句踐問

焉曰吳國為不道求殘我社稷宗廟以為平原弗使

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徼要唯是車馬兵甲卒伍

既具無以行之行猶請問戰奚以而可以用包胥辭

曰不知謙王固問焉乃對曰夫吳良國也良善能博

取於諸侯取貢敢問君王之所以與之戰者問政惠

王曰在孤之側者觴酒豆肉簞食未嘗敢不分也觴

名豆肉器飲食不致味致極也不極聽樂不盡聲盡

五聲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

戰也王曰越國之中疾者吾問之死者吾葬之老其

老敬長慈其幼長其孤問其病求以報吳願以此戰

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此小惠未徧王曰越

國之中吾寬民以子之忠惠以善之吾脩令寬刑施

民所欲去民所惡稱其善掩其惡求以報吳願以此

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富

者吾安之不專貧者吾予之救其不足裁其有餘裁



有餘則使貧富皆利之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

稅之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

則齊西南北皆以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賓服焉未

嘗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蔑以加焉

然猶未可以戰也夫戰知為始仁次之勇次之不知

則不知民之極也極中無以銓度天下之衆寡銓稱不

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饑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

發大計越王曰諾越王句踐乃召五大夫五大夫舌庸若成大

夫種范蠡曰吳為不道求殘吾社稷宗廟以為平原

不使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唯是車馬兵甲卒伍

既具無以行之吾問於王孫包胥既命孤矣命告文

訪諸大夫問戰奚以而可句踐願諸大夫言之皆以

情告無阿孤孤將以舉大事阿曲大夫舌庸乃進對

曰審賞則可以戰乎王曰聖審賞賞不失大夫苦成

進對曰審罰則可以戰乎王曰猛能罰則大夫種進

對曰審物則可以戰乎王曰辯說云別物善惡昭謂

屬辭大夫彘進對曰審備則可以戰乎王曰巧備守

別也大夫臯如進對曰審聲則可以戰乎王

曰可矣聲謂鍾鼓進退之聲王乃命有司大令於國

曰苟任戎者皆造於國門之外國門城王乃令於國



曰國人欲告者來告三君云告不任兵事也昭謂告者謂有善計策及職事所當陳

白者不任兵事則下所謂眩瞽之疾筋力不足以勝甲兵者告是也告孤不審將為戮

不利詐非實也過及五日必審之使孰思計之也過五日道

將不行道術也過五日則晚矣王乃入命夫人王背

屏而立夫人向屏屏向夫人南向王曰自今日以

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內政婦職外政國事內有辱是子也外

有辱是我也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夫人送王不

出屏婦人禮送迎不出門乃闔左闔填之以土閉陽開陰去筭

側席而坐特也禮憂者側席而坐王背檐而立大夫向檐說云檐屋外邊壇也唐尚書云屋名王也昭謂檐謂之摘摘門戶掩陽也

命大夫曰食土不均地之不脩內有辱於國是子也

均平也脩整也軍士不死外有辱是我也自今日以後內政

無出外政無入內國政外軍政也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

大夫送王不出檐示當守備也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側席

而坐示憂戚無飾也王乃之壇列壇在野所以講列鼓

而行之至於軍軍所軍之地也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以

環瑱通相問也環金玉之環瑱塞耳問遺也通行賂以亂軍明日徙舍斬

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從其伍之令明日徙舍斬

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用王命明日徙舍至於禦

兒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淫逸不可禁也王乃命



有司大徇於軍曰有父母者老而無昆弟者以告

日者七  
十日老

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母者老而子

為我死子之父母將轉於溝壑

轉入

子為我禮已重矣

與子圖之明日徇於軍曰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

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昆弟四五人皆在

此事若不捷則是盡也

捷勝也

擇子之所欲歸者一人

明日徇於軍曰有眩瞽之疾者告王親命之曰我有

大事子有眩瞽之疾其歸若已

若汝也

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於軍曰筋力不足以勝甲兵志行

不足以聽命者歸莫咎明日遷軍接餼

罪者以徇曰莫如此志行不果

之心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謂二三子歸而不歸

處而不處

不右身斬妻子

於是吳王起師軍于江北

軍

人為中軍

戰於江及昏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以須

亦令右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

吳語

十一

江去吳五十里越王軍于江南越王乃中分其師以為左右

澤傳曰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以其私卒君子六千

人為中軍私則君子王所親近有志行者明日將舟

戰於江及昏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以須須須後

亦令右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夜中乃令左軍



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須夜中夜半也吳師聞之大

駭曰越人分爲二師將以夾攻我師乃不待旦亦中

分其師將以禦越不知越復有中軍故越王乃令其

中軍銜枚潛涉潛黑也不鼓不譟以襲攻之吳師大

北軍敗奔走曰北越之左軍右軍乃遂涉而從之又

大敗之於沒沒地又郊敗之郊郭外也三戰三北三戰笠澤也

也郊乃至干吳越師遂入吳國圍王宮王宮姑蘇吳王懼

使人行成曰昔不穀先委制於越君不言越委制於吳謙而反之也

君告孤請成男女服從孤無柰越之先君何言越先君與吳

好畏天之不祥不敢絕祀許君成以至于今今孤不

道得罪於君王君王以親辱於孤之典邑孤敢請成

男女服爲臣御越王曰昔天以越賜吳而吳不受公

天以吳賜越孤敢不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乃不

許成因使人告于吳王曰天以吳賜越孤不敢不受

以民生之不長長久也王其無死民生於地上寓也寓寄

也其與幾何言幾何持寡人其達王於甬句東也甬

東海口夫婦三百唯王所安以沒王年夫婦各三百人以奉

之在所安可與居者夫差辭曰天既降禍於吳國不在前後當

孤之身實失宗廟社稷凡吳土地人民越既有之矣

孤何以視於天下夫差將死使人說於子胥也說告曰



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其有知吾何面目以見貞也

遂自殺越滅吳在魯哀二十二年冬十一月上征上國上國中宋

鄭魯衛陳蔡執王之君皆入朝王珪也夫唯能下其羣

臣以集其謀故也集成也言下其羣臣以明吳不用子胥之禍

國語第十九 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越語上第二十

韋氏解

閩中葉邦榮校刊

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之上

山處曰棲會稽山名在今山陰南七里吳敗越于夫

椒遂入越越子保于會稽在魯哀元年

乃號令於三軍

號呼曰凡我父

兄昆弟及國子姓

號令三軍而言父兄昆弟者方在危阨親而呼之也國子姓年在衆

子同姓之列者

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知越國

之政

為知政謂

大夫種進對曰臣聞之賈人

賈人買賤賣貴者

夏則資皮

資取也

冬則資絺

絺葛也精曰絺

早則資舟水

則資車以待乏也夫雖無四方之憂然謀臣與爪牙

之士不可不養而擇也譬如蓑笠時雨既至必求之

今君王既棲於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無乃後乎





後晚句踐曰苟得聞子大夫之言何後之有執其手

而與之謀遂使之行成於吳傳曰使種因吳大宰嚭以求成也曰寡

君句踐之無所使使其下臣種不敢徹聲聞於天王

徹達也私於下執事曰寡君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不

以屈辱君親來討也願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請句踐女女於

王進女為女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越國之寶器

畢從寡君帥越國之衆以從君之師徒唯君左右之

左右在君所用也若以越國之罪為不可赦也將焚宗廟為

不血係妻孥係繫也死生同命沈金玉於江不欲吳

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乃必有偶偶對也是以帶甲

萬人以事君也言赦越罪是得帶甲萬人專君也無乃即傷君王之

所愛乎與其殺是人也寧其得此國也其孰利乎寧安

也言戰而殺是萬人與安而得越國二者誰為利乎夫差將欲聽與之成子胥

諫曰不可夫吳之與越也仇讎敵戰之國也三江環

之民無所移環統也三江松江錢塘浦陽江也言此

有吳則無越有越則無吳言勢不兩立也將不可改於是矣

言滅之計不可改易也負聞之陸人居陸水人居水夫上黨之

國黨所也上所之我攻而勝之吾不能居其地不能

乘其車言習俗之異也說云吳是時未知以車戰申

成公時也至此哀元年歷五公夫越國吾攻而勝之矣非未知也吳地勢自習水耳



吾能居其地吾能乘其舟此利也不可失也已君必  
滅之失此利也雖悔之亦無及已越人飾美女八人  
納之大宰嚭上言請大夫女於大夫故因此而納  
楚大夫伯州黎之子也魯昭元年州黎為楚  
靈王所殺嚭奔吳唐尚書云平王殺之非也曰子苟  
赦越國之罪又有美於此者將進之大宰嚭諫曰嚭  
聞古之伐國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夫差  
與之成而去之成平也句踐說於國人說解也曰寡人不  
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與大國執誰執猶也以暴露百  
姓之骨於中原此則寡人之罪也寡人請更更改也於  
是葬死者問傷者養生者弔有憂賀有喜送往者迎

來者去民之所惡補民之不足然後卑事夫差宦士  
三百人於吳將三百人入其身親為夫差前馬前馬  
前驅在馬前也句踐之地南至于句無今諸暨有句無亭是也北至于  
禦兒今嘉興語兒鄉是也東至于鄞今鄞縣西至于姑蔑姑蔑今大  
湖是也廣運百里言取境內近者百里之中耳東西為廣南北為運乃致其父  
兄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  
若水之歸下也今寡人不能將帥二三子夫婦以蕃  
蕃息也命壯者無取老婦令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  
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禮二十  
娶二十而嫁今不待禮者務育民也將免者以告免乳也公令醫守之醫乳



也醫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犬陽畜

豚主內生三人公與之母母乳母也人生生二人公

與之餼餼食當室者死三年釋其政當室適子也禮

支子死三月釋其政支子必哭泣葬埋之如其子令

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宦其子宦仕也仕其子而

其達士潔其居潔其美其服賜衣飽其食廩餼也而摩

厲之於義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禮之於廟句踐

載稻與脂於舟以行稻糜脂國之孺子之游者無不

舖也無不歡也必問其名為後將非其身之所種則

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織則不衣十年不收於國民居

有三年之食古者三年耕必國之父兄請曰昔者夫

差耻吾君於諸侯之國今越國亦節矣有節請報之

句踐辭曰昔者之戰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寡人之罪

也如寡人者安與知耻請姑無庸戰姑且也父兄又

請曰越四封之內親吾君也猶父母也子而思報父

母之仇臣而思報君之讎其有敢不盡力者乎請復

戰句踐既許之乃致其衆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

君不患其衆之不足也而患其志行之少恥也少恥

不念功臨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億有三千言多也

難苟免豕而大今徵外所送有山犀有水犀水犀之皮有不

珠甲山犀則無億三千所謂賢良也若今備衛士



患其志行之少恥也而患其衆之不足也今寡人將

助天滅之言夫差天所不與故曰助天也吾不欲匹夫之勇也匹夫輕儻

微功要利者欲其旅進旅退也旅俱也進則思賞退則思刑

如此則有常賞進不用命離伍獨也退則無耻不畏如

此則有常刑果行國人皆勸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婦

勉其夫言得一國之歡心曰孰是君也而可無死乎孰誰也

惠如是君者可不為之死乎是故敗吳於囿魯哀十七年又敗之

於沒沒地名在哀十九年又郊敗之在哀二十年十一月越圍吳夫差行成

曰寡人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請以金玉子女賂君

之辱句踐對曰昔天以越與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

子越越可以無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吾請達王

甬句東甬甬江句東境也吾與君為二君乎待之若

夫差對曰寡人禮先壹飯矣言已年長於越王覺差

也君若不忘周室而為弊邑宸宇宸屋雷宇邊也言

故以屋宇之亦寡人之願也君若曰吾將殘女社稷

滅女宗廟寡人請死余何面目以視於天下乎越君

其次也次舍也遂滅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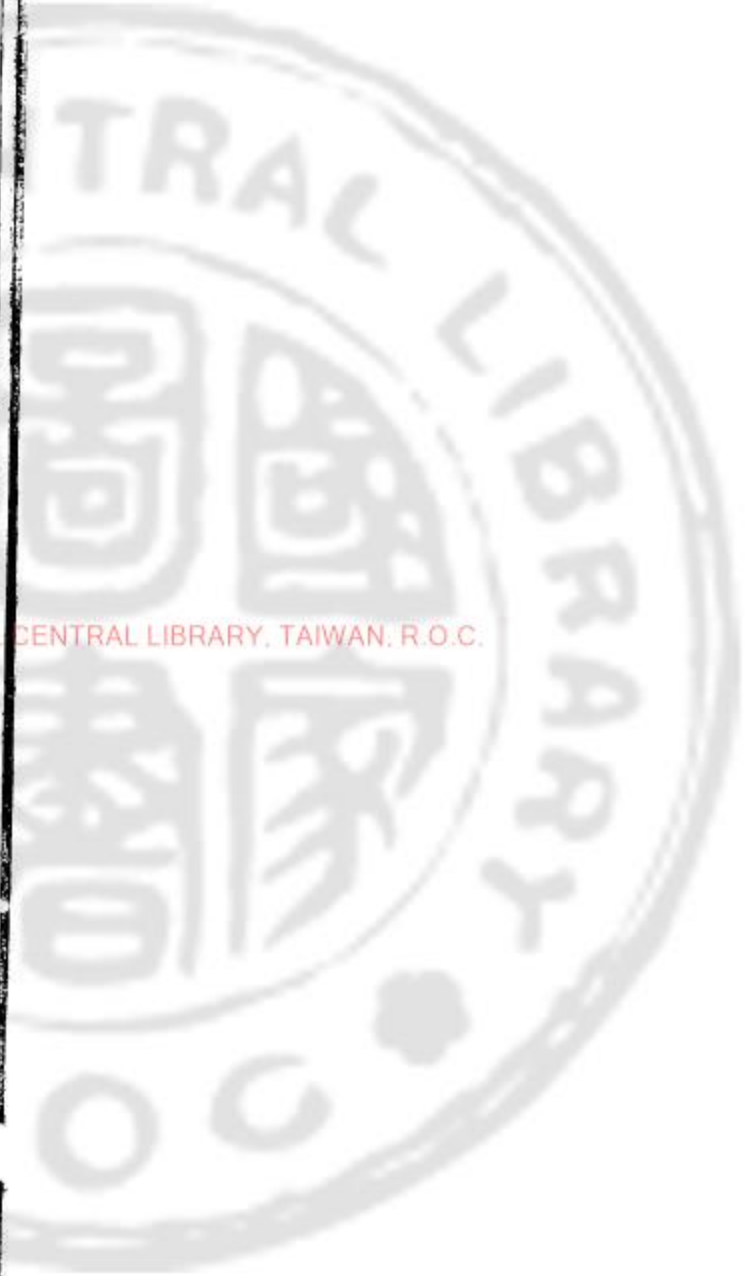
國語上第二十一

越









越語下第二十一 韋氏解 閩中葉邦榮校刊

越王句踐即位三年而欲伐吳句踐三年魯哀之元年范彖進

諫曰夫國家之事有持盈持守也有定傾定安也有

節事節制也王曰為三者奈何范彖對曰持盈者與天

與與天法天也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定傾者與人與人取人之心也

中中當卑辭尊禮玩好女樂尊之以名節事者與地不可疆生事不究不

可疆成屬王不問彖不敢言天道盈而不溢陽盛則損月滿則虧

盛而不驕盛元氣廣大時也勞而不矜其功勞動而不已也

矜大也不自大其功施而不德也夫聖人隨時以行是謂守時隨時

則行時則行時天時不作弗為人客天時起也攻者為客起謂天時利害災變之應



人事不起弗為之始

人事謂怨畔逆亂之萌也先動為始

今君王未盈

而溢

未盈國未富實而君意溢也

未盛而驕

道化未盛而自驕泰也

矜其功

未有大其功也

天時不作而先為人客

吳未有天災而

欲伐人事不起而創為之始此逆於天而不和於人

天應未至人事不起故逆於天而失人和也

王若行之將妨於國家靡王

躬身

妨害也靡損也

王弗聽范蠡進諫曰夫勇者逆德也

禮讓勇

兵者凶器也

言害人也

爭者事之末也

言賢者脩其政德而

則攻奪遠方附事之德不行然後用武故曰爭者事之末也

陰謀逆德好用凶器

陰謀逆德也始於人者人之所卒也

始以伐人

淫佚之事

上帝之禁也

淫佚放濫也

先行此者不利王曰無是貳言

也吾已斷之矣

貳二也二言陰謀淫佚也

果與師而伐吳戰於五

湖

五湖今大湖也

不勝棲於會稽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不

用子之言以至於此為之柰何范蠡對曰君王其忘

之乎待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王曰與

人柰何

已在傾危故先問與人

范蠡對曰卑辭尊禮

其禮以求平也

玩如女樂

玩好珍寶也女樂謂士女女樂謂士女女樂謂士女女樂謂士女女樂謂士女尊之以

名

謂之天如此不已

不巳謂吳又身與之市

市利也謂委管

籥屬國家

王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曰請士女

女於士大夫女女於大夫隨之以國家之重器

重器寶器

也吳人不許大夫種來而復往曰請委管籥屬國家



以身隨之君王制之委歸也屬付也管籥取鍵器吳

人許諾王曰蠶為我守於國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

姓之事蠶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

種亦不如蠶也王曰諾令大夫種守於國與范蠡入

宦於吳宦為臣三年而吳人遣之句踐以魯哀元年

而去之句踐改脩國政然後卑事夫差在歸反至於

吳三年而吳人遣之此則魯哀五年也范蠡對曰節

國王問於范蠡曰節事奈何欲更脩政范蠡對曰節

事者與地唯地能包萬物以為一其事不失為一不

失不失生萬物容畜禽獸然後受其名而兼其利受

時也萬物終歸於地也利謂美惡皆成以養生物之美惡各

名受其功名也時不至不可彊生物生各事不究不可彊成

人也其來者而正之不先唱待其因時之所宜而定之同

男女之功功農穡絲除民之害以避天殃田野開闢

府倉實貨財曰府民衆殷殷盛無曠其衆以為亂梯

曠空也梯階也無今空曰廢業時將有反事將有間

使之困乏以生怨亂為禍階也必有以知天地之

恒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恒常也事無間時無反

吳事無釁隙則撫民保教以須之保守王曰不穀之

國家彘之國家也蠶其圖之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



姓之事時節三樂樂三時之務使不亂民功不逆

天時從事有業故功不亂五穀稔孰民乃蕃滋也蕃和

息也滋君臣上下交得其志彘豨不如種也交俱四封

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因陰陽之恒順天地之常

陰陽謂剛柔晦明三光羸縮用兵利鈍之常數也柔而不屈外雖柔順疆而

不剛內雖彊盛德虐之行因以為常唐尚書云言無德行虐習以為

常昭謂德有所懷柔及爵賞也虐謂有所斬伐及黜奪也以為常以為常法也死生因天地

之刑死殺也刑法也殺生必因天地天因人因人善惡而福

禍聖人因天天垂象聖人自生之天地形之見其吉也

凶之象聖人因而成之因吉凶是故戰勝而不報敵家不能

報取地而不反不復反敵家也兵勝於外福生於內甲力甚

少而名聲章明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夫種為

之為治國也

四年王召范蠡而問焉說云魯哀三年昭謂四曰先

人就世不穀即位先人允常就世終世也吾年既少未有恒常

出則禽荒入則酒荒吾百姓之不圖唯舟與車好游田故

唯舟與車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委歸吳人之那不穀

亦又甚焉那於也甚焉言見困苦也吾欲與子謀之其可乎范蠡

對曰未可也蠡聞之上帝不考時反是守考成也言天未成越

當守天時天時彊索者不祥索求得時不成反受其



殃言得天時而人弗能成則反受其殃夫失德滅名

不奪死有奪有子有不予有奪子而復奪也天所授也

也王無蚤圖夫吳君王之吳也王若蚤圖之其事又

將未可知也未可知或時不得也王曰諾

又一年反國五年王召范蠡而問曰吾與子謀吳子

曰未可也今吳王淫於樂而忘其百姓樂聲也亂民功

逆天時信讒喜優優謂俳憎輔遠弼相道為輔聖人

不出聖通也通知之忠臣解骨賈唐二君云解骨子

其如此皆骨體解倦不復念忠也皆曲相御莫適相

非上下相喻其可乎御猶將也言皆曲意取容轉相

且也范蠡對曰人事至矣天應未也王姑待之王

曰諾

又一年反國六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

吳子曰未可也今申胥驟諫其王王怒而殺之其可

乎子胥數諫王不聽知吳必亡使於齊屬其子於范

蠡對曰逆節萌生害殺忠正故為天地未形而先為

之征形見也天地之占其事是以不成雜受其刑雜

俱也刑王姑待之王曰諾

又一年反國七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

吳子曰未可也今其稻蟹不遺種其可乎稻蟹食范



蠡對曰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謂飢困愁怨之事未盡極也王姑

待之王怒曰道固然乎固故也妄其欺不穀邪吾與子

言人事子應我以天時今天應至矣子應我以人事

何也范蠡對曰王姑勿怪夫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

然後乃可以成功參三也天地人事三合乃可以成大功今其禍新民

恐稻蟹新也其君臣上下皆知其資財之不足以支長久

也支猶堪也彼將同其力致其死猶尚殆殆危也言伐吳於事尚危也

王其且馳騁弋獵無至禽荒使越王為此者示不以為念也富甲

之樂無至酒荒肆與大夫觴飲無忘國常肆放也常舊法也

彼其上將薄其德民將盡其力言吳王見越馳騁射獵不以為意必不脩

德而縱私好又使之望而不得食怨望於上而天以盡民力也乃

可以致天地之殛殛誅也王姑待之且待時也自此後四年乃遂伐吳

至於玄月爾雅曰九月為玄謂魯哀十六年九月至十七年三月越伐吳也王召范

蠡而問焉曰諺有之諺俗之善語也曰餽飯不及壺飧餽大也

今歲晚矣子將柰何范蠡對曰微君王之言微無也臣

固將謁之謁請也請也臣聞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

蹶而趨之唯恐弗及蹶走也王曰諾遂興師伐吳至於

五湖吳人聞之出挑戰一日五反王弗忍欲許之不

也其忿也范蠡進諫曰謀之廊廟失之中原其可乎王姑



勿許也臣聞之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天子不取反為

之灾羸縮轉化後將悔之羸縮進退也天節固然固

有轉也唯謀不遷謀必素定不王曰諾弗許范蠡曰臣

聞古之善用兵者謂若黃帝羸縮以為常四時以為

紀以為常隨其羸縮紀猶法也四時有轉運用兵有

無過天極究數而止極至也究窮也無過天道天道

皇皇日月以為常皇皇著明也常象也明者以為法微者則是

行明謂日月盛滿時也微謂虧損薄食也陽至而陰

陰至而陽至極也日困而還月盈而匡困窮也古之善

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俱行隨其運轉虧盈後則

用陰先則用陽後後動先先動也用陰謂沈近則用

柔遠則用剛敵近則用柔順示之以弱後無陰蔽先

無陽察後動者泰舒靜為陰蔽也用人無執往從其

所藝射的也無執無常所也行軍用人之剛疆以禦

陽節不盡不死其野言敵以剛疆來禦已其陽節未

彼來從我固守勿與勿與之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

灾彼有灾又觀其民之飢飽勞逸以參之言雖有灾

則未盡其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彼陽勢已盡而吾

之宜為人客剛疆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先

為客於時宜為人客剛疆力疾陽宜為人主安徐而

數未盡雖輕易人猶不可得取也



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時宜為主人安徐重固

迫凡陳之道設右以為牝益左以為牡陳有牝牡使

為牝在蚤晏無失必順天道晏晚周旋無究究窮也

然也今其來也剛彊而力疾言吳陽勢未王姑待之

王曰諾弗與戰居軍三年吳師自潰魯哀二十一年冬

二十二年冬十一月越圍吳吳王帥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蘇

姑蘇宮之臺也在吳昌門外近湖或云賢賢妃良良

貨唐尚書云重祿寶璧昭謂賢良親近之士猶越言

君子齊言士也吳語曰越王以其私卒君使王孫雄

行成於越王孫姓也曰昔者上天降禍於吳得罪於

會稽使越樓於今君王其圖不穀不穀請復會稽之

和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臣聞之聖人之功時

為之庸庸用也因天得時弗成天有還形還反也天

節不遠五年復反節期也五年再聞天小凶則近大

凶則遠小凶謂危敗大凶謂死滅先人有言曰伐

柯者其則不遠先人詩人也執柯以伐柯其法不遠

不遠今君王不斷其忘會稽之事乎王曰諾不許使

者往而復來辭俞卑禮俞尊俞益王又欲許之范蠡

諫曰孰使我蚤朝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

湖之利者非吳邪夫十年謀之一朝而棄之其可乎

十年不收於國王姑勿許其事將易冀已冀望也易

勤身以謀吳也



也難王曰吾欲勿許而難對其使者子其對之范蠡乃

左提鼓右援枹以應使者提挈也曰昔者上天降禍於

越委制於吳而吳不受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吾王

敢無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王孫雄曰子范子

先人有言曰無助天為虐助天為虐者不祥今吾稻

蟹不遺種子將助天為虐不忌其不祥乎忌惡也范蠡

曰王孫子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子爵也言越本蠻夷

小國於周室爵列不能成子周禮諸子之國封疆方二百里故濱於東海之陂濱

也陂黿鼉魚鼈之與處而鼃龜之與同階鼃龜水邊亦

階日余雖覲然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談談

者乎覲面目之見也談談巧辯之言也方欲王孫雄

曰子范子將助天為虐助天為虐不祥雄請反辭於

王謂以辭告越王范蠡曰君王已委制於執事之人矣執事

謂也子往矣無使執事之人得罪於子無使我為使者

辭反反報吳也范蠡不報於王擊鼓興師以隨使者至於

姑蘇之宮不傷越民遂滅吳事將易莫足也反至五湖范蠡

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於越國矣勉王以德欲隱遁也

王曰不穀疑子之所謂者何也范蠡對曰臣聞之為

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臣

所以不死者為此事也人事已濟矣蠡請從會稽之

...



罰王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其身無終沒

於越國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聽吾言身死妻子為

戮范蠡對曰臣聞命矣君行制臣行意制法也意志也遂乘

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王命工以良金寫

范蠡之狀而朝禮之以善金鑄其形決日而令大夫

朝之從甲至甲為環會稽三百里者以為范蠡地環

也曰後世子孫有敢侵蠡之地者使無終沒於越國

誓告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鄉方也天神地祇四

疆也其封也方神主當征討之正

國語下第二十一 越



終

